


## 玉觀音（"黎明剿匪"故事集）　王一龍·著

神偷李信無意中偷了一尊玉觀音，事後再向失主勒索，不料這尊玉觀音好像聚寶盆一樣，提出任何要求，失主都肯答應，這件事引起悍匪們的垂涎，於是展開了鬥智鬥力的連場好戲。

黎明與秦守仁無意中插手其中，卻因此報了殺父大仇。到底玉觀音藏了什麼秘密？

$4.00

第25年

26

**編者話** 「黎明剿匪」故事集，我們先後也刊出過好幾個，是一部以民初時代作背景，講述當年我國各地流寇悍匪橫行跋扈事蹟，猖獗之處，令人髮指，故事中主角人物——黎明，甚富傳奇性，爲人智勇雙全，所到之處，羣賊辟易。今期刊出之「玉觀音」，故事由一個神偷無意中偷了一尊玉觀音而展開，事後由於這尊寶貝好像聚寶盆一樣，神偷對失主開列條件，全部應允，於是引起了悍匪們的垂涎，展開了連場奪寶戰……黎明與摯友插手其間，無意間報了一件殺父大仇。過程曲折離奇，鬥智鬥力，敬請萬勿錯過。

**　　**　　**

「四大名捕」故事：「骷髏畫」上期已開始連載，由名作家溫涼玉撰寫，他的作品久已膾炙讀者口味。「四大名捕」這個故事，人物個個充滿傳奇色彩，引人入勝，辦案手法，另創一格。過去我們也曾刊出多集，深獲好評，崔護重來，保証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裡出現一位衣著華麗、氣宇不凡、風度翩翩的劍客，欲知詳情，「美劍客」有交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109.00 |
| | 一年港幣 | $21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128.00 |
| | 一年港幣 | $255.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182.00 |
| | 一年港幣 | $364.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72.11.1

#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6期**

（總號12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黎明剿匪”故事集

# 玉觀音

王一龍·文
可飛·圖

## 啞巴的白鴿子

四月中，天氣按說還不熱，可是萊陽城此刻却熱了起來：「趙老爺又要討老婆了！」

這幾天萊陽城的百姓都在談論這件事，趙老爺要討老婆，跟苦哈哈的升斗市民有什麽關係，爲何如此吸引人？

若是外地人自然不知道，但萊陽城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對他們來說，等於叫他們把褲帶再勒緊一點。

× × ×

趙老爺他爹十分坦率，孩子一生下來，便替他改了個吉利的名，再富。他爹叫趙富，在當時已是人人均知的大富翁，可是他很會爲子孫着想，也很想光大門楣，因此要兒子再富，直至比美古時的鄧通。

趙再富也是個好種，沒有辜負他爹的期望，持家之後便盡心盡力地歛財，果然使家道再進一步，如今萊陽城外的田地，大部份都已是他家的財產了，城內的房舍也有不少是他家之物業，連官府內的人，對他都敬畏三分。可是人的慾望是無窮盡的，趙再富的錢越多，歛財的手段便越狠辣，使得萊陽城內外的百姓都叫苦連天。

這一次，他要娶的是第二十四房老婆，以前每次討老婆，都趁機刮了一筆，租他家的房舍田地的，看他老人家臉色吃飯的，莫不帶了厚禮送了去，有誰不送禮的，苦頭便接踵而來，交的穀子又嫌粒子不飽滿，又說有沙石，務使要你多交一點，而且在續約時更加苛刻，有此原因，尚有誰不貼貼服服，所以萊陽城的人，一聽到趙老爺要討老婆的消息全都叫起苦來了。

這一着，比暑天正午的日頭還毒，更令人頭頂冒烟，可是萊陽城的百姓便甘心受他欺壓麽？

世間自有仗義的屠狗輩，但趙再富家內有錢，自然怕死，不但僱了不少打手保鏢，這些保鏢都有些來頭，那保鏢頭子張天佑整日在趙家享福，能讓趙再富像菩薩般供奉他，自然有其原因。

張天佑這人本事不大，不過他有個好處，能說會道，善觀眼色，因此跟附近幾個「保險隊」都有交情，那年頭，所謂「保險隊」，其實就是馬匪、流寇，巧立名目向鄉民收取保險費，便不來騷擾，而且還爲鄉民維持治安，美其名曰「保險隊」，有別於刼匪。

但鄉民們自然亦知道，所謂維持治安，只是他們「保險隊」之間的事，這條村子已爲甲「保險隊」照顧，別人眼紅要來爭，甲「保險隊」自然得拚力防守，說得明確一點，便是互相爭奪地盤。

那年頭，這種「保險隊」，「保護隊」，「鄉民保安隊」多得很，互相間爭奪極力，一條村子，一個城堡，經常數易其手，弱肉強食！

張天佑既然有這個本領，便能使趙家左右逢迎，你爭你的地盤，俺賺俺的錢，各不相干，套個交情，有事請您老大帮個忙，所以張天佑便能得寵於趙家了。

趙再富因爲有這些原因，因此仗義之輩，往往出師未捷身先死，久而久之，也沒人再敢去冒險了，趙再富便更加無所顧忌了。

× × ×

趙再富做第二十四任新郎的大喜日子是在五月初，四月下旬，各方的禮物已流水一般，送到那座大莊院，送禮的人，還需要排隊，讓那些管帳房的，逐一仔細登記下來。

萊陽城內那些有錢有身份地位的人，也忙碌起來了，爲了要巴結這個「土皇帝」，不能不在禮物上面做工夫，挖空心思，四處託人找尋奇珍異寶，以求趙大老爺歡心。

提起趙再富老來娶妻，那已是他家的傳統，趙富便是在六十七歲那年，到濟南討了個歌妓回來，熬不上三夜，便一命嗚呼了。

如今趙再富才五十六哩，日子還長着哩，照看多討幾房，湊足三十個，實在不足爲奇，因爲當面或背後，人人均稱讚他老人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而趙再富他老人家也嘿嘿嘿一陣乾笑，欣然地承受下來。

趙再富的歷史既然如此輝煌驕人，按說也沒人會去打聽新娘子是誰這個問題，心想能給趙大老爺看上眼的，身材樣貌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

可是這一件事，人們不打探，却也自然而然地知道了。

新娘子娘家在城南十八里的馬集庄，她爹叫馬大厤子，做獸醫的，本來家道還不錯，但幾年前，老婆過世前，拉搭在床上，拖了不少時日，把家內的錢都花光了，接着不久，馬大厤子也染上病了。他能醫馬，却不能治人，精神不長，生意便自差啦，又要買藥，又要躺床，欠下了一屁股債。

偏生馬大厤子只生下這個閨女，連自己也看不上獸醫這一行，所以手藝兒，全不敎給女兒，她女兒小寶，雖然勤快，却不能在爹爹躺床時，代替父親的工作。

馬小寶的確是個小寶貝，細白的皮膚，配着一張紅撲撲的臉頰，嬌艷的櫻桃小口，含着兩排貝殼般潔白的牙齒，誰看了不想親她一下？還小的時候，馬大厤子便每天都要親她兩次，頭一次是他幹活之前，第二次是他幹活之後，彷彿這樣便可以振作精神，驅除疲勞，久之也成爲一種不可或缺的習慣。

如今閨女長大了，馬大厤子不再親她，但心頭那份疼愛她的心情，却更加烈如老灶的燒刀子了。

馬小寶不但臉蛋兒生得俏，那身材更是沒可挑剔的，修長的一對玉腿，架着一束纖腰，風大一點，走路時任人看了都替她担心，會讓風吹閃了腰肢，背地裏，鄉民們都在奇怪，馬大痲子那張尊容，加上他老婆黯黑矮小的大脚女人，怎會生出這樣的一個大閨女來，因此有人說馬小寶不是馬大痲子的骨肉。

馬大痲子自然也聽過這種流言，他也不計較，連他自己都覺得這是一個異數，要解釋也解釋不來，唯有認爲這是老天爺對他的眷顧。

不過，漸漸也沒有人挑剔這些了，馬集莊的人，也把馬小寶當作是寶！以她爲榮。

馬集莊的青年那個不夢想討她？不過這只敢在晚上想想，大白天偶爾見到她，連看也不敢多看她一眼，便自慚形穢地垂首疾走而去，所以馬小寶雖然得到上天的眷顧，把人類最好的一切都給了她，但她也有痛苦，便是令人心顫的寂寞！

一個十八歲的大閨女，不但沒有異性朋友，也沒同性閨友，能不寂寞麽？

馬集莊的姑娘，每見到馬小寶，都忍不住要向她投去利刄似的眼光，這眼光雖然有妒忌，也有羨慕，但是都叫人忍受不住。

馬小寶自小便獨自一人，因此善妒的姑娘背後都叫她「啞巴的白鴿子」。

隨着年紀的增大，寂寞令人越是難以忍受，但去年春，情况却有了改變，那時候，馬大痲子精神已開始不行了，便想收個徒弟，傳授本領的念頭，他左挑右挑，在莊內挑了一個最不起眼的青年石老實！

石老實雖然姓石，却不叫老實，原名一個靈字，偏生他一副死心眼兒，人人都說他爹替他起錯了名字，因此叫老實而不名。

石老實雖然也稱得上是五官端正，身子結實，但論條件比他強的人，馬集莊起碼可以挑出幾排人來。

石老實家內尙有年老的父母，他兩個大哥早年抓壯丁時，都糊裏糊塗地把命賠上了，因此一個人要養活三個人，實在也困難得很，偏生他又不靈光，學了一年多的醫馬術，還是沒法自個應付，連馬大痲子都灰了心。

不過石老實也有好處，視師傅如同父親，馬大痲子躺床時，買藥跑腿，挑水劈柴的，他全抓起來做，而啞巴的白鴿子，驟然多了一個伴，話忽然多了起來。

啞巴的白鴿子會唱歌了，馬集莊的小伙子，忍不住再替石老實改了個名：石蛤蟆。

石蛤蟆全不理別人的閑言閑語，只做自己該做的事，馬小寶更加愛他了，她要的不是一個男子的外貌，只要一顆赤誠的心。

石老實起初也不知道這個小師妹竟會看上自己，只覺得小師妹待他好而已，待到白鴿子向他「唱歌」時，不但手足無措，而且幾疑在夢中，接着便覺得這是天下間最最幸福的事了！

女兒對徒弟有意思，做爹爹的自然看在眼內。老實說，馬大痲子也覺得石老實配不起自己的寶貝女兒，不過後來見他如此勤奮，又覺得他實心眼兒，也有好處，起碼對自己女兒會好，是故便任由他倆發展了。

馬大痲子的原意是要等他病好之後，才跟石老實討論這件事，却料不到病越來越重，家內能賣的都賣個精光，還欠下了趙老爺一大筆錢。

也是合該有事，這年春天，趙大老爺好興緻，帶着幾個人到城外踏青，這天馬小寶剛好出來買藥，隔遠被趙再富看到，驚爲天人，决心據爲己有。

「小三，這娘兒是誰家的閨女？許了人沒有？」

那小三是趙再富的堂弟，生成一副猴耳尖腮，一肚子壞水，專替趙再富出壞點子。當下趙小三連忙派人去打探。

那啞巴的白鴿子，馬集莊的人有誰不知道？一問便問到了。趙再富道：「既然還未許人，要討她還不容易！」

一個家丁道：「老爺，聽說那馬大痲子視她如同寶貝，只怕他未必肯……」

趙小三冷哼一聲：「能嫁給老爺那是她三生修來之福，多給他一點聘金還有不行的嗎？」

那家丁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心中想道：「把這一朶鮮花插在牛糞，實在糟蹋了上天的好意！」

趙再富不耐地道：「還不快去問馬大痲子，問他要多少聘金，說不來的，便打斷你的一對狗腿！」

趙小三紙扇兒一搖，忽然道：「老爺，俺想起來，馬大痲子這雜碎好像向咱們借了不少銀子……」

趙再富哈 大笑。「眞是天助我也，何懼美人不入我家？」

趙小三諂媚地道：「不錯不錯，這是天賜良緣！」

趙再富連遊興也沒了，連忙打道回府，叫賬房一查，馬大痲子前前後後欠下了他家八塊大洋，好傢伙，八個袁大頭可不少哇！

趙家之內，有的是三姑六婆，趙再富叫人備了一份禮，當日便叫媒婆乘轎趕去馬集莊說親。

天黑之後，媒婆才神色慌張地回來，趙再富一看便知道事情不順利，粗着聲說道：「砸了是不是？明早再去，告訴他，限他三天之內就得把債淸了，否則就用人抵押！如果他乖乖地答應，賬一筆勾了，再送他二十塊大洋，給他治病，叫他考慮考慮！」

× × ×

趙再富迫親好像一個霹靂，在馬大痲子、馬小寶及石老實三人頭上炸開！八塊大洋可不是少數，三日之內如何籌措？若能籌得到的，當日也不會向趙家借了！

第三天，兩家人合起來，只籌到三個大洋，還不到一半。馬大痲子把心一狠，拉着石老實道：「老實！俺這條命，反正不長啦！小寶便交給你了，你要好好愛護她！」

石老實又驚又喜，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馬大痲子喝道：「傻小子，你不愛小寶麽！」

「愛……」石老實艱辛地自喉管中吐出這個字來。「但，但我沒錢娶她……」



石老實果然是個老實人。「而且我還怕她……她嫁給我會吃苦……」

馬大痲子不由嘆了口氣道：「別再跟俺說傻話啦！俺女兒是這種人麽？你先得向俺保證，這一生都得好好地對待她！」

「這個自然……俺若不能好好對待她，那就眞不是人了……但……」

馬大痲子說道：「不必多說了，這二塊大洋你拿去，把小寶帶走，最好去遠一點！」

石老實吃了一驚，嘴巴張得更大，馬大痲子怒道：「難道你捨得小寶給那老甲魚糟蹋！」

「俺，俺當然捨不得！」石老實緊張得胸膛不斷地起伏。「但你老人家呢？」

「你倆別管俺，還有你爹娘你暫時也不用管，過一段日子再回來偷偷把他倆接走！」

「但，師傅，你老人家有病在身！」

馬大痲子露出一絲安慰之色說道：「什麽事也沒法比救俺閨女更重要！小靈，你立即回家向你爹娘告辭，再來帶小寶離開！」

石老實想了一下，覺得除此之外，別無良策，便連連點頭，轉身回家。馬大痲子又吩咐他帶幾件隨身衣服及乾糧。

石老實去了之後，馬大痲子也把女兒叫來，要她跟石老實逃命去，但馬小寶那裏肯，馬大痲子忍不住垂下淚來。「好乖女，爹這條命，已經不值錢啦，遲早也得去找你娘，但爹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要是你有什麽閃失，叫爹將來在黃泉下．怎向你娘交代？」

「女兒捨不得爹……」

馬大痲子輕輕撫着乖女的頭髮，道：「傻瓜，女大當嫁，爹不能一生陪着你，老實雖然死心眼一點，但正因爲這樣，爹才放心讓你跟着他，他一定會好好照顧你，聽爹的話，快去收拾一下！」

這天半夜，馬小寶果然跟着石老實趁黑逃出馬集莊。第二天，趙再富派人來催債，馬大痲子因爲女兒已不在身邊，便粗着聲道：「錢就沒有，老命就有一條，要命的就下手吧！」

趙家的人發覺不見了馬小寶，也不敢爲難馬大痲子，連忙回城報告去了。張天佑立即派人四處找尋，估計他倆跑不遠，果然才過了幾天，便被趙家的保鏢抓住了，送到趙家去。

趙再富可不是平常人，也懂得女人的心理，到了趙家不但不怪他倆，還要送錢給他們，却讓石老實一口拒絕了。

趙再富臉上沒有一絲怒色，笑笑道：「小寶，你爹有病，快把錢拿去給他治病吧！」

馬小寶見他活像一隻大猴子，被酒色淘空了的身子，有如竹竿一般，嘴裏噴着難聞的氣味，便頭也不回地跑了。

趙家的保鏢要想阻擋，却被趙再富喝退，待他倆去後，趙小三才走上前。「老爺要用水磨功夫？」

趙再富冷哼了一聲，道：「老夫還年輕麽？水磨功夫，俺可等不得！」

趙小三不由有點奇怪，忍不住再問道：「那麽老爺爲什麽又放過他倆？」

趙再富接過一管水烟筒，呼嚕呼嚕地抽了幾口，然後慢條斯理地道：「這是兩隻沒毛的小鴨，還怕他倆會飛上天？」

趙小三立即道：「小的知道了，立即派人到那裏暗中監視！」

「還有，再過兩天，託人送錢過去，他不收就迫他還錢，他若收了，到時還怕他不乖乖把女兒送過來？」

趙小三忽然想起一件事，道：「老爺雖然神機妙算，可也不能讓那石老實再到馬家，預防他倆幹出什麽好事來！」

趙再富用力拍了一拍桌子，道：「小三，你這次倒聰明！」

沒想到馬大痲子脾氣還眞牛，見閨女被押回家，知道沒什麽好結果，忙把女兒送去馬家，却不料又讓趙家的一羣打手阻在大門外。

馬大痲子對趙再富的手段軟硬不吃，可是心頭着急，加上氣，熬不上幾天便一命嗚呼了！

馬小寶死了爹，哭得像淚人兒般，半夜上吊，又被人救了下來，最後趙家派人過來，日夜看守着她。

趙小三再向他堂兄獻了一計，用石老實一家的安危，來脅迫馬小寶答應這頭婚事！那石老實却是個孝子，只急得直跺脚，他娘見兒子如此，爲了免他難過，悄悄投井死了。

這件事立即傳遍了萊陽城外，當然趙老爺多害死幾條人命，也沒有人敢多放個屁！倒是馬小寶見石老實他娘投井，生怕他爹也跟着尋求短見，便寫了張紙條子給石老實，叫他永遠忘記她，同時答應了趙家的婚事。

石老實自然不相信白鴿子會變心，奈何一則無法援助愛人，二來又怕父親步娘後塵，只得默默承受事實。

馬小寶又變成「啞巴的白鴿子」了，趙再富才不管她啞巴不啞巴，立即叫人張羅起婚事來，趁機刮了一大筆。

## 八臂哪吒

趙再富大喜的日子是五月初七，由五月初一開始．趙家便有不少閑人搬到馬小寶家，與她同住了。

隨着馬小寶出閣日子的迫近，石老實心頭越來越沉重，這一天他在家門口晒穀，忽然來了一個乞丐，向他道：「小哥好心，送俺一碗水吧！」

石老實心情不好，可是同是窮棒子，對那乞丐，不免有憐憫之心，當下回屋拿了一碗水給他喝，那乞丐好生不知好歹，當着和尙罵禿子似的問道：「小哥，你們這裏發生了啥事兒，怎地這般多閑人？」

石老實揮揮手，道：「快走快走，沒你的事，要賞錢到別處去吧！」

乞丐道：「小哥，俺是見你好心腸，才問你的．怎發這般大的氣？」

石老實還未答他，趙家的打手已走了過來，喝道：「要飯的，還不快走，再不走便打斷你的狗腿！」

乞丐輕輕嘟噥了一聲，便轉身去了。

五月初七終於到了，趙家的花轎依時才來到馬家，把馬小寶「押」上花轎，又如飛地抬往城內去了。

花轎到了趙家，嘿！趙家可就熱鬧了

，幾班子吹打的，由早到晚吹打個不停，加上人聲笑語，諂媚聲，鞭炮聲，幾乎把趙家鬧翻了！

新郎新娘拜過天地之後，趙再富一顆心才定了下來，他還怕拜堂時，馬小寶會使小性子，讓他難看，但結果出乎意料地好。

宴會時，趙再富抽空到洞房看了馬小寶一下，除了她眼光含恨，不言不語之外，一切都算正常，趙再富暗中吩咐喜娘小心別讓她藏上什麽利器在身上。

鬧了半夜，趙再富才哼着小曲，歪着脚走進洞房，揮手把喜娘趕出去，隨即把門關上。

新娘子像木美人一般，任由新郎擺佈，趙再富把馬小寶的衣衫脫個清光，讓紅艷艷的燭光照在她白緞似的身上，美得像一尊女神。

趙再富喉管呼呼亂响。「小娘子，俺以後晚晚都來陪你了！」說着回頭歪嘴把燈吹熄，騰身壓了下去……

× × ×

自從馬小寶嫁到趙家之後，石老實整天都似失魂落魄般，渾渾噩噩，不知所謂。連太陽也黯淡起來，往日他門口那棵果樹，望一眼都令人心醉，現在只恨不得將它連根拔掉！

趙家的打手，見馬小寶乖乖就範，自然不理石老實的死活，警告了他一番，便回去覆命了。

五月初八日，石老實吃飽晚飯，坐在門外發怔，見到樹上的鳥兒成雙成對，難免長吁短嘆。過了一陣，他忽然見到面前站着一個漢子，臉上掛着笑容，笑得甚是純眞，看年紀只有十三四歲。他覺得有點眼熟，可是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他。

那漢子笑問道：「你認不得俺麽？」

石老實這才記了起來，脫口道：「你是個乞丐！還要討水喝麽？」

那漢子又笑了。「現在俺還像是個乞丐嗎？」

石老實一怔，問道：「那你要什麽？爲何來這裏？」

那漢子道：「俺什麽也不要，俺來找你，就是想問你，你有什麽要求？」

「俺有什麽要求？」石老實呆呆地道：「俺的要求沒有人能替俺辦到……俺都辦不到，還能指望別人麽？」他吸了一口氣，長嘆道：「一連老天爺都不睜眼，還有誰有辦法？」

那漢子悠悠地道：「俺了解你……」

石老實目光一動，淡淡地道：「你知道，又能怎樣？」

「你想得到馬小寶，是不是？」

石老實跳了起來。「誰說俺想得到她，她本就是俺的人！只不過天殺的趙再富搶走罷了！」

「趙再富財雄勢大，你能夠鬥得過他嗎？」

石老實長長吐了一口氣，像鬥敗了的公鷄般一屁股坐下。「俺……俺好恨，恨自己沒用！」

那漢子露出同情的目光，道：「這怎能怪你嗎？拳頭再大也鬥不過子彈！何況你若有了什麽損傷，不但你爹會難過，連她也會不安樂！」

「你說她，她是爲了俺？」

「她不是爲了你，難道會誠心嫁給那老甲魚？」

石老實臉上神情十分奇怪，既有痛苦，也是安慰之色。喃喃地道：「原來她是爲了俺……」

那漢子冷哼一聲，說道：「你以爲她是貪圖富貴？可能她想到死，但她一死，趙再富一定會遷怒於你，不能不使她有所顧忌！」

石老實臉上一亮，問道：「你怎會知道？」

「這是俺聽見有關你們的傳說而推測的，難道你不知道她是個好姑娘？」

「她好……天下間最好的姑娘，就是她……」石老實忽然想起一件事。「你，你是誰？俺可不認識你……俺心裏很多謝你……」

「我叫李信，」那漢子又笑了。「俺不是乞丐，俺是個扒手！」

「你是扒手？」石老實實在料不到這樣好的人，會是個扒手。

「扒手，又叫三隻手，俺有個外號叫八臂哪吒，那是形容俺的本領還過得去，」李信坦然地道：「俺雖然是扒手，但只扒那些爲富不仁的人！」

石老實目光一亮。「你是傳說中的那種刦富濟貧的英雄豪傑？」

「英雄不敢當，石老實，你有什麽話要告訴你愛人的沒有？」

石老實怔住了，呆呆地說不出話來，他簡直不能理解李信這句話的意思。

「趙再富如此可惡，俺想進去幹他一票，教訓他，假如能見到馬小寶的話，俺一定替你把話帶到！」

石老實吃了一驚，道：「你要進去趙家？他們人多，又有槍！」

李信瀟洒地一笑。「你聽見哪吒的故事沒有？哪吒有風火輪，飛得很快，又能飛天鑽地，俺雖然沒有風火輪，不過，還有辦法進出趙家，你不用替我担心，你到底有什麽心腹的話要告訴她？」

石老實紅着臉，想了好一下才道：「你告訴她……俺要她好好活下去……俺很好，叫她別掛着俺……俺祝她一生一世都快樂……就是這些……還有，師父的忌辰，俺一定記得，會替她上香……啊，小寶她爹是俺的師父，你可知道？」

李信點點頭，從身上掏出兩塊大洋，把它放在石老實手中。「這些天來，你無心工作，你爹又有病，這些錢拿去找個大夫吧！」

石老實雙眼含淚地道：「俺怎能拿你的錢？」

李信哈哈笑道：「這不是俺的，不必多說，拿去吧！俺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凡事要看開一點，不然活着便沒意思了！」

石老實又是一怔，喃喃地道：「你不知道俺的心事了，除了小寶，俺再不會去討別的女人了！」

李信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去，石老實叫道：「李大哥，您可得小心哇，假如……假如找不到小寶便不用……」

本信回頭笑道：「你該對俺有點信心才對，等俺的好消息吧！」邁開大步走出村子。



村口有座樹林，李信拐了進去，牽出一輛脚踏車來，輕輕巧巧地跳了上去，雙脚一陣運動，車子如箭一般射了出去。

這架車子費了他不少人情及金錢才買回來，李信視它如命根。當然囉，哪吒若掉了風火輪，你說他會怎樣？

× × ×

李信的胆子雖大，但心却是小的，否則出道七年，爲何從未失過手？

趙再富成親那一天，他便已經乘着人多混了進去，趙家佔地雖大，但那天已讓他踩了一半道，他找到趙再富的新房以及放滿古董的書房，當然退路他一定看清楚了，認爲有把握了，這才決定去幹他一票。

李信的武功不太高，但他有幾個優點，一是手脚輕捷靈活，二是他身上有七柄小飛刀，飛刀的本領雖不致于難覓敵手，但在飛快奔馳的脚踏車上，脫手射出三柄飛刀，都能命中四丈外的標靶紅心，這已令他屢次化險爲夷了！

李信的朋友很多，不過他多數單獨行動，他是個追求自由快樂的人，別人的痛苦，可以令他挺身而出，替痛苦的人消解，所以他的行業雖不太光采，但山東境內，黑白兩道的人對他都很欽佩。

李信做事，只問自己的興趣，全不理別人對他的評論，他有一句口頭禪：「只要俺沒傷害別人，對得住天地良心，別人說我什麽，管他娘的！」所以他也經常得罪朋友。

可是離開他的朋友，事後才猛覺李信的好處來，他坦率眞誠，只不過有時坦率到令人難以接受而已，愛護他的朋友，都暗暗爲他担憂，生怕有一天，他會因此受到傷害，覺得天下沒處可以容納他，不過，還沒有這種痛苦，他仍活得很好，很快樂。

在李信的心眼中，他覺得大多數的人，都是很可愛的，都是值得信任的，所以當他聽到有關石老實與馬小寶的事之後，便决心替他倆做一點事，他雖然早就有心去趙家作虎口拔牙，但最主要的還是基于同情心，畢竟趙再富不是好惹的！

幹他這一行的，做大生意前，必須先踩道及了解「賣主」的情況，他自然知道趙家之內，除了趙再富之外，尚有一個足智多謀的趙小三以及交遊廣闊，在黑道上很吃得開的張天佑！

李信不怕他們，他自信可以在事後溜出趙家，只要他騎上他的「風火輪」，便又可以海闊天空任他遨遊了。

五月十四日，月雖圓，只因烏雲密佈，不時把月光擋住，大地一片黯淡，這是個好日子，所以李信決定今夜行動。

他先把「風火輪」停放在趙家附近的一條橫巷內，用一些破爛把它遮擋着，便向趙家走去，只走了幾步，他那套黑色的緊身衣褲，已與黑夜融爲一體。

趙家的牆頭雖高，却擋不住李信，他用一條細小的繩子，繫着一隻小鐵鈎，勾住牆頭，輕輕借力，一擰腰便躍了上去。

牆內是座小花園，遠處有疏落的燈光，附近却無人。李信又利用繩子縋了下去，現在對他來說，最危險的不是人，而是狗，幸而附近沒有狗，他立即把繩子收起，向趙再富書房的方向走去。

趙家之內打手保鏢不在少數，可是一來根本沒人敢來捋虎鬚，二來李信在黑暗中，輕捷得如同一隻貍貓，是以那些人仍如平日，倚在暗處打瞌睡，李信便輕易地避過好幾道暗樁，來至一座大屋內，趙再富的書房便在裏面。

走廊內有兩個漢子不時在巡視着，證明他們也知道趙再富很担心古董會被偷。

李信沒有把握在毫無警覺下制服那兩個漢子，是故不由猶疑起來，過了一會，那兩個漢子仍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李信只得退了出去，默默計算方位，來到書房窗外。

窗子緊緊閉着，李信伏耳聽了一下，證明裏面沒人，於是自懷中揣出一把小刀來，小心翼翼地把窗子弄開一縫，再湊眼望了進去，窗上沒有任何示警設施，他這才把窗子推開，左手在窗台上一按，輕輕躍了進去。

所謂書房，只是趙再富的附庸風雅而已，裏面擺放的各式古董，比書籍還多。

李信回身把窗子關好，又掏出手電筒來，把它打亮，向架上一照，他雖然不太識貨，也知道上面那件玉觀音，一定是趙再富的命根子，因爲玉觀音外面尚加了一個玻璃罩！

那尊玉觀音，渾體碧綠，沒有一絲兒雜色，而且足足有一尺四五高，可說是罕有之物，李信看準方向，熄了手電筒，走了過去。

幹李信這一行的，周身八寶，他摸出一口長形的黑布袋來，右手立即去抓玉觀音，連玻璃罩提了起來，沒想到玻璃罩下面的木座，還連着一條細小的白鐵鍊子，待得李信發覺時，已來不及了。

只聽「鈴」的一聲响動，外面立即有人叫道：「有竊賊！」

李信一不做，二不休，用力扯斷鐵鍊，把玉觀音放入袋內，自窗子跳了出去。

這時候，趙　的打手都已驚醒，叫喊捉賊之聲，此起彼落，又有人叫開燈。

李信知道現在要逃出圍牆，困難極大，於是反趁對方未到達之前，向內屋竄去，此刻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是內屋！

內屋的人自然亦被驚動，幾個守夜的漢子，一早已經跑了出去，睡夢中的人，在穿衣出去時，李信已經輕輕巧巧爬上橫樑，匿在承塵內。

由于趙家有的是錢，房子建得又高又大，所以承塵甚高，彎着腰便可以在上面走動。

李信如貍貓一般，在上面走動着，承塵相通，他上次已經來踩過道，知道馬小寶住在那裏，可是輕輕用手指，戳破糊紙，向下觀望時，却見下面住的是趙再富的另一房妻妾。

就在此刻，旁邊的糊紙突然亮了起來，李信移動一下方位，走到那裏，只聽下面有個男人的聲音道：「寶貝，你睡吧，俺出去看看！」

沒有人應他，又聽到一個悉悉索索的穿衣聲，門輕「呀」一聲拉開。

「他奶奶的，到底捉到竊賊沒有？」

一個年輕的聲音應道：「老爺……聽說，還未抓到……」

「哼，眞沒用！跟老夫去看看，」

「老爺，您……」

「別再廢話，你們不能保護俺麽？張師傅（張天佑）去了那裏？」

說到這裏，聲音已逐漸去遠，李信立即又戳穿一個小洞，蹲下身望下去，只見床上坐着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婦人，滿臉愁容，似靈魂已經散失地發獃。

李信肯定她便是石老實的心上人，當下輕輕揭起一角承塵，馬小寶毫無感覺，李信大着胆子問：「你是不是馬小寶？」

馬小寶緩緩抬起頭來，驚詫之色在她臉上一掠即過，木無表情地望着李信，李信輕輕道：「我是石老實的朋友……」

馬小寶目光一亮，立即問道：「石大哥……他怎樣啦？」她情急之下，聲浪稍大，外面立即有人道：「二十四奶奶，你跟誰說話？」

李信吃了一驚，連忙把承塵放回，馬小寶驚魂甫定之後，怒道：「姑奶奶自己跟自己說話，行不行？要你來管！」

那人大概是趙家的保鏢，見她發脾氣，連忙陪笑道：「俺怎敢管您，請二十四奶奶包涵！」

「你給我滾開一點！」

李信聽見下面再來一陣脚步聲，由近而遠，知道他已經遠去，當下又把承塵揭起，馬小寶走下床，忙問道：「石大哥可好？」

「他，他很好，他有幾句話叫我帶給你……他祝你一生一世快樂，叫你不要掛着他……」

馬小寶默默垂下兩行清淚，李信心頭一沉，知道馬小寶一定不能忘懷石老實，當下不由發出一道嘆息，輕輕道：「姑娘請莫太過悲傷，天下間有情人不能成爲眷屬的多得很！」

馬小寶嬌軀撲簌簌亂抖，半晌才咬着唇道：「就只這兩句話？」

「還有，」李信忙道：「他說他不會忘記馬師傅教導之恩，做忌辰時，也不會忘記多替你上一柱香……」

馬小寶淚流更急，哽咽道：「我爹死得好慘……」

「姑娘，你有什麽話要俺轉告石老實的？」

「叫他好好活下去，不要掛念着我……」馬小寶嗚咽地道：「我，我根本不値得他愛……叫他另外找一個姑娘吧……啊，對啦，我知道黑妞對他也有情義……」

李信忽然覺得她好像在交代後事，連忙道：「你錯了，石老實不是這種人，他說他絕對不會忘記你，也不會變心，所以他要你一定要活下去，只要你活下去，他便還有一綫機會，你若有什麽不測，除非他不知道，否則他一定跟你共赴黃泉！」

馬小寶臉色一變，驚喜地道：「石大哥，你沒氣我？你不嫌棄我？」

「她知道你嫁給老甲魚是爲了他，所以他自然不會怪你！」

馬小寶忍不住哭了起來，喃喃地道：「石大哥，你對我太好了……我我……我只能在下世才服伺他了……」

「別哭別哭，會讓人聽見！」李信話剛說畢，便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迅速移近，他猛吃一驚：「快睡下，有人來了！」他自己也忙把承塵放下，縮了進去。

馬小寶也吃了一驚，連忙用衣袖拭掉臉上的淚痕，轉身躺在床上。

房門推開，走進幾個人來，爲首那個正是趙再富，背後跟着幾個兇神惡煞的保鏢，還有那個張天佑！

趙再富面上鐵青，見馬小寶雖然雙眼緊閉，裝作在沉睡中，但臉上淚痕未乾，不由冷笑一聲：「小寶，那竊賊呢？是不是讓你藏了起來？」

馬小寶不答，趙再富忍不住把她扯了起來，大聲喝道：「小賤人，你到底說不說？莫以爲老子寵你，便恃寵生嬌！快說，是不是那姓石的臭小子來找你？」

馬小寶也大了胆，回敬道：「何必問我，你家內有的是人，不會搜一搜麽？」

趙再富瞪了她一眼，喝道：「你們快搜，臭婊子，讓老子搜到，不把他的皮剝下來，才奇怪！」那幾個保鏢立即在房內搜查起來。

趙再富怎會跑回來，原來剛才守在門外那個保鏢，不敢逆馬小寶的命令，乖乖離開，但走了幾步之後，又深覺自己沒有聽錯，那情景絕非是一個人在喃喃自語，因此心頭動了疑，又悄悄走回去，聽了一陣，知道房內有一個男子在與馬小寶交談，是故連忙飛報趙再富。

趙再富一聽，這還了得，急忙帶人趕回來，可是房內所有的地方，都已找遍，却不見一人。

趙再富見馬小寶一副有恃無恐的神情，心頭動了疑念，轉頭喝問：「郭良，你奶奶的，到底有沒有聽錯？」

郭良便是守在房外的那個保鏢，見主人臉色不善，忙道：「老爺，小的的確沒有聽錯！」

「那麽人呢？難道他會飛天遁地？」

這句話觸發了郭良的靈感，立即伸手向上指了一指。

趙再富心頭一跳，忖道：「承塵這麽大，要藏十個人，的確沒有困難，當下立即打個手勢叫狗腿子搜查承塵，自己却退開一邊。

馬小寶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道：「不要……不要搜上面。」

趙再富冷笑一聲：「爲甚麽？」

「我……因爲我怕上面有老鼠……」

馬小寶連說話的聲音也變了。

趙再富哈哈一笑。「九成不是怕老鼠，而是怕你那情人會讓老子剝了皮，告訴你，上面經常打掃根本沒有什麽老鼠。」

張天佑一掌震開承塵活板，活板彈開，只飛下幾點塵埃。「快上去，絕不能放走那小子。」

郭良爲了表示自己的「清白」，第一個爬了上去，沒想到只爬了幾步，便「蓬」的一聲，壓斷承塵的架子跌下來。

## 相逢何必曾相識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外，趙再富更是吃驚，顫聲叫道：「眞是反了，反了，那小子還在不在上面，不替俺把他抓下來，你們都回老家去吧。」

郭良躺在地上哼哼哈哈，慢慢爬了上來，張天佑忙問道：「上面到底是什麽光景？」



郭良苦着臉道：「老大，俺什麽也看不到，便糊裏糊塗跌下來啦！」

「他媽的，飯桶！」張天佑轉頭喝道：「還不上去？帶上鎗，捉不到活的，也要死的！」

趙再富一聽到鎗字，有點胆跳心驚，忙道：「老張，你陪俺出去，抓到人再帶來給我發落！」

張天佑唯唯喏喏，趙再富走了幾步，又回頭說道：「二十四，你還是跟老夫出去！」

馬小寶偷偷瞧瞧上面一眼，懷着一顆担憂的心跟在他背後離開。

郭良爲何會自承塵上跌下去？原來李信悄悄用飛刀把一角承塵架子切掉一半，郭良身裁又魁梧，爬了上去，架子承接不住，便跌了下去。

那些保鏢爬上承塵却找不到半個人，不過承塵又無端端弄斷，證明上面曾藏匿過人，因此他們立即跳了下去，向張天佑報告。

張天佑一聽，冷笑一聲：「老子只怕他已插翅飛掉，既然還在屋內，便不怕他能翻出如來佛的五指山了！蔣山，快出去通知，把人都調來這裏！」

蔣山應了一聲，快步出去，張天佑推開一扇房門，向趙再富道：「老爺，那小子還未跑掉！」

趙再富淡淡地道：「活捉！小心老夫那尊玉觀音！」一頓又道：「人死還不打緊，玉觀音碎了，哼！」

張天佑哈腰出去，趙再富的話已很明白，他立即通知手下小心，千萬莫讓子彈打碎老爺的命根子：玉觀音。

李信一見這麽多人進來，便知道不妙，深知匿在上面遲早也會被人發現，是以一邊用飛刀割承塵，一邊暗思退路。

他決定冒險跳下另一間寢室，反而這裏住的都是趙再富的妻妾，只要挾持到任何一人，便有機會脫身。他退了幾丈，揭開另一邊活板，望了下去，房內睡着的是另一位少婦，看來年紀只比馬小寶稍大一些，也不知她是貪睡，這是胆子太大，睡得像死豬一般。

李信暗叫一聲：「眞是天助我也！」當下輕輕跳了下去，剛走至床前，那少婦雙眼倏地睜開，李信大吃一驚，掏出飛刀來，架在她脖子上，輕輕道：「不許亂叫，要不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那少婦點點頭，又輕輕閉上雙眼，對生命十分漠然。

此刻，馬小寶寢室已傳來郭良的落地聲，李信有點着急，又令道：「起來，跟俺出去！」

那少婦幽幽地道：「你以爲我跟你出去，趙再富便會放過你麽？呆賊！」

李信還是第一次讓人罵呆賊，聽了後不由一怔，怒聲道：「俺不信他會毫無顧忌！」

「我却相信！他二十四個老婆，打死一兩個有什麽稀奇？反正家內有的是錢，死了再討有什麽大問題？」

李信又是一怔，問道：「你是他第幾房？」

「二十。」

「二十房？過門才不久嘛，難道他捨得你死？」

「我十六歲讓他搶來的，現在在他心目中已是殘花敗柳，他還有什麽不捨得的？這三個月裏，他一步也未踏進我房一步！」那少婦忽然瞪着他，問道：「你是誰？哦，剛才在喊捉賊，莫非是你？」

「不錯，我便是賊，來偷你的玉觀音的！」

少婦目光一亮，道：「這樣說來，玉觀音已在你手上？」她一雙大眼睛早落在李信的布袋上。

也不知爲何，李信對她十分信任，抬一抬手中的布袋道：「就在裏面！」

少婦驚訝地問道：「既然已得手，你爲何不往外跑，反而跑進來送死？這裏離圍牆可不近！」

「因爲俺替人帶話給馬小寶，二十四奶奶！」

少婦又問：「你是她朋友？」

李信搖搖頭。「嚴格來說，俺只認識她未婚夫！」

「她也怪可憐的！」少婦幽幽吐了一口氣，「玉觀音是老甲魚的命根子，你拿着它比抓住我有用得多！」

李信不好意思地收起飛刀，少婦又問：「你叫什麽名？」

「李信，李子的李，信任的信，專幹偷竊的行當，人人均叫我八臂哪咤！」

「八臂哪咤？」少婦雙眼放光，「你曾經光顧過曾家村的曾剝皮是不是？」

李信點點頭。「四五年前，俺去他家偷了一隻唐代的陶馬！」

少婦道：「我是曾家村人，那年我還未被老甲魚抓來……我聽過你的名，你是個好……好賊！」

李信不由失笑起來：「俺活到現在，從未聽人說過這兩個字！」

此刻外面已傳來一陣脚步聲，少婦忙道：「輕聲一點！李……李，我有一件事求你，不知你能否答應？」

李信微微一怔，不知她有何要求，不由想道：「莫非她要求俺帶她回去？這可不好辦！」

少婦又道：「小事而已，我想託你携點錢給我娘！」

李信暗中舒了一口氣，道：「這的確是件小事，曾家村離此不過四十里路而已，一日已可以來回，就怕我無法出去！」

少婦自床上走了下來，外面月光由紗窗照了進來，她衣衫單薄，李信連忙把頭別開。

少婦在衣櫥內拿出一隻小布囊來，道：「不是很多，我很慚愧……請叫我娘保重……啊，我還有一個弟弟，今年十七歲了，叫他乖，要他代我照顧娘……」

話說至此，脚步聲已來至走廊處，張天佑叫道：「大家聽着，有個竊賊跑了進來，但不用怕，如果發現了，就叫！」

李信這一驚非同小可，要想再爬上承塵，却讓少婦扯住，搖手表示不安全。李信頭一低，要鑽入床底，又讓少婦扯住。

李信驚疑莫定，只聽張天佑又在喝人開門。那少婦向床上一指，李信不由猶疑起來，少婦在他後背一推，恰好房門砰砰地响了起來，李信沒辦法，只得硬着頭皮

鑽入被內。

少婦放下床帳，披上外衣，道：「什麼事兒，三更半夜的！」

「二十奶奶，有賊進來，咱們要搜一搜！」

少婦把門打開，「有賊關我什麼事兒！」轉過身去，鑽入床裏，口中說道：「搜完了，替我把門關上！姑奶奶貪睡，誰不知道的！」

那幾個大漢把衣櫥打開。又用木棍托開承塵，有的則鑽落床底搜查。

少婦側身而臥，背向着外面，把李信的身形擋住。李信的頭臉幾乎貼着她的身子，鼻端嗅到一股如蘭似麝的香氣，心頭怦怦亂跳，如小鹿撞牆，偏生又不能移動，好生難受。

少婦則似沒事人似的，輕輕打着鼻鼾，這刹那，李信心頭突生異樣的感覺。他平日洒脫自如，此刻却不知如何是好，覺得自己好像是個未見過世面的大孩子。

那幾個漢子搜了一下，其中一個，輕輕揭開一角床帳，向內瞥了一眼，沒有發覺，隨即把帳子放下。

「二十奶奶，您好睡吧，咱們不打擾了！」

少婦不應他，繼續打着鼻鼾，房門蓬的一聲被關上，李信立即揭被而起，正想說話，却讓少婦的玉手按住他的嘴角，連連向他打眼色。

李信腦海裏「嗡」的一响，如遭催眠，重新躺下。一回，房門又輕呀一聲，探進一顆腦袋進來，一對老鼠眼左右看了幾下，重新縮了回去，再把房門關上。

李信暗叫一聲好險，少婦這才把身子移開，輕輕道：「你今夜不能離開了！」

李信忍不住問道：「那麼……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匿藏的？」

「就在這裏吧！」少婦毫不思索地道。

「我想這裏最安全了！」

「但是……萬一連累了你，俺心裏可就……」

「不怕！生不如死，死又有什麼可怕的？」少婦幽幽地道：「你知道我剛才爲何一絲都不怕麼？便是我對生已無什麼留戀！」

李信只覺心頭沉實，半晌才道：「螞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只要能夠活下來，便有機會！」

「要想逃出這個魔窟，可沒有這般容易！」

李信只覺熱心向上一湧，忍不住道：「有機會我一定救你出去！」

二十奶奶嫣然一笑，輕輕道：「多謝您啦！嗯，我叫曾白菜……」她雙頰忽然湧上兩團紅暈，「這名字不好聽是不是？是我娘自小叫的……」

李信忙道：「不是不是，很好聽！」

曾白菜雙頰更紅。「我娘人人都叫她十三嫂，因爲我爹排行十三。」

「你爹呢？」

曾白菜目光一黯。「我八歲那年他便過世了！」

「對不起……」

兩人忽然齊覺無話可說，李信要下床，她道：「不要下去，趙再富很狡猾！」

「但……這個，不方便……」

曾白菜雙眼一睁，問道：「是爲你，還是爲了我？若是爲了我的，你大可放心，我一生已毀在趙再富的手中，還有什麼可計較的？」

李信自然不敢下床。曾白菜又道：「你今日都莫出去，晚上再想辦法，我會替你準備吃的。」

李信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剛才他們沒上床搜索，說不定天亮之後會來，我看我還是藏到床底下去，比較安全！」

「整天藏在下面，那可太辛苦了！」

「最重要的是安全！」李信跳了下去，這時候，紗窗上已有朦朧的陽光了。

曾白菜也換了衣服，把被子摺好，吊好床帳，開門喚人拿洗臉水進來。

一個女僕捧了一盆清水進來，曾白菜對她道：「昨夜吵死姑奶奶了，頭有點眩，不出去吃了，睡不着覺肚子有點餓，你替我多拿一個饅頭來！」

那女僕應了一聲出去，曾白菜洗了個臉，便拿出粉盒來，仔細地打扮了一下，女僕把稀飯及饅頭放在桌上，便出去了。

曾白菜不慌不忙把門關上，把那兩個饅頭遞進床底下，又倒了一杯水給李信，自己吃稀飯，吃罷便叫女僕拿出去。

趙家找不到竊賊，緊張得很，一邊派人通知官府，一邊又派人去找保險隊，對持有玉觀音的人，多加留意，自然屋內多派了好些人手巡視。趙再富及張天佑都認爲竊賊已經離開，因此把人手都安排在書房附近，以及幾個出口。

李信在床底下好不容易熬了一整天，終於等到天黑。他決定在晚飯的時間冒險出去，先把意思告訴曾白菜，曾白菜起先不太同意，後來一想，也覺得吃飯的時候，的確是個好時機！

李信又問了她一些途徑，然後叫她晚飯出房去吃，自己有辦法離開。

曾白菜叮囑了一番，忽然道：「李……李大哥，我，我可以叫你李大哥嗎？」

李信微微一笑，道：「有何不可，我以後也叫你妹妹！有機會的話，我一定來救你出去！」

曾白菜感激地道：「你的好意，小妹心領了，千萬莫來冒險！你替小妹送錢回家，小妹已十分感激了！」

李信道：「我若沒有把握，便不會來冒險！快去吧！再見！」

曾白菜去了一陣，李信把門關上，舒動了一下手脚，再輕輕推開窗子向外望了幾眼，外面似乎沒人，他立即手按窗台，輕輕跳了出去。

屋外便是一條寬闊的通道，通道兩旁種了不少花樹，李信竄至一棵樹後，却聽有人問道：「誰？」

## 吾道不孤

李信這一驚非同小可，匿在樹後不敢稍動，右手已伸入懷內掏出一柄飛刀。

接着只見一個年輕的小伙子悄悄走了過來，看模樣不像是趙家的打手，倒像是個伙夫。「是不是小翠？」

李信暗中舒了一口氣，估計這青年必是偷偷約了一個女僕在此幽會，當下隱忍不發，待他走進時，才跳到另一棵樹後。



那青年邊走邊呼，也沒人理他，李信估計附近沒人，便迅速向灶房方向走去。因爲根據曾白菜所述，灶房靠近圍牆，平日那裏的打手也比較少。

李信雖然不知道灶房的詳細方向，但見一股淡淡的炊烟在冒升，不用說也知道是灶房。他一路藏藏走走，終於來至灶房附近，到了那裏却暗叫一聲苦也，原來平日沒有什麼打手防衛的灶房，今日却有點意外。

只見四個荷槍的打手，不斷來回走動着。李信不由怔住了，拿眼向四周瞄射。

灶房旁邊有一個偏門，李信估計他的「風火輪」便停放在偏門外面附近，因此決定行險，當下沉思了一下，見旁邊放了一堆竹籮，便悄悄奔了過去，那四個打手仍然懵然不覺。

李信正想發難，只見那青年伙夫垂頭喪氣走了回來，灶房內却衝出一個縛着圍裙，年紀大約五十餘歲的男人來，劈頭給了那青年一巴掌。「操你奶奶的，叫你捧菜去，你捧到這個時候才回來！」

那青年抬頭道：「師父……」

廚師又再給了他一巴掌。「沒用的傢伙，俺看你也是早點回家抱小孩去吧，整天掛着女人！那個女人有什麼好？年紀又比你大，哼！什麼女人不好找，偏偏要去找她……」

那青年顯然被激怒了，分辯道：「師父，你可以罵我，但不可以罵小翠！咱們兩個是眞正相愛的！」

廚子見他仍還抗辯，怒火更盛，伸手扯住他一隻耳朵，大喝道：「俺難道有說錯？」

青年一掌把他推開，道：「你幹啥動不動就打人？」

廚子一怔，大聲道：「好呀，你敢情是不想混了！好，你現在便給我滾！」

青年沉着臉道：「你是叫我滾的？不給我一次機會？」

「老子早已給你無數次機會了，何況你吃的雖然是趙老爺的飯，但人却是老子挑選的！你不聽話，老子便有權叫你滾！你聽到沒有？」

青年狠狠地道：「既然再無挽回的機會，少爺也不再稀罕你！」說着一拳擊出，正中他師父的胸膛！

那廚子吃了一拳，一時之間，竟然忘了疼痛，呆呆地瞪着徒弟，那年頭師父便是皇帝老子，那裏有做徒弟敢這樣對待師父？

青年大聲叫道：「你既然不再是我的師父，俺還怕你啥？」又一拳搗出！

這次廚子連忙擧臂一格，雖然倉猝，但也只是後退了一步。接着，他也光火了，罵道：「操你娘的蛋！難道老子會怕你打不成？」

兩人立即扭打起來，廚子勝在身高體重，那青年則閃動靈活，兩人雖然胡打一通，但倒也功力悉敵，難分勝負。

那幾個打手都被這場扭打吸引過去，紛紛助威吶喊，有的替廚子助威，有的則替那青年吶喊。李信大喜，悄悄自竹籮堆中走了出來，走至偏門，悄悄把門閂拉開，沒發出一絲聲音，也沒有一人發覺。

李信心中暗暗高興：眞是天助我也，趙再富後會有期！心念未了，把門輕輕拉開。不料，他用力雖輕，那門却發出一道鬼啾似的聲音！

李信心頭一沉，知道這樣一來，一定會驚動了別人，是以立即再把門拉開一點，閃身出去，可是他身子尚未出門時，已讓那幾個打手發覺！

一個粗眉漢子立即喝問道：「誰？站住！」

李信若還停下來，他便是天下第一號傻瓜！出了趙家，稍一辨別方向，立即向藏「風火輪」的橫巷奔去！

那四個打手一邊高呼捉賊，一邊擧槍追了出去，雙方在巷內追逐。

「砰砰！」帶頭那個打手，隨手發了兩鎗，子彈在黑暗中呼嘯而去，李信身子靈活，立即閃在一旁，到了巷口，忽然停了下來，匿在牆後。

那幾個打手不知就裏，繼續衝前，李信突然發難，脫手射出兩柄飛刀。

「颼颼！」爲首那個打手，猝不及防，胸膛被飛刀射個正着，下意識地大叫一聲！

這道叫聲，在寂靜的巷裏頗有驚天動地之感，後面那三個打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期然向後退去。

李信像豹子一般竄了出來，右拳直擊，擂在那打手的小腹上！

「蓬」的一聲巨响，那打手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全身發軟，慢慢跪落地上，李信劈手奪過他的手鎗！

就在此刻，那三個打手已定下神來，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三柄手鎗一齊叫响！

「砰砰砰！」可惜李信得手之後，身子立即一伏，子彈全射在那個打手的後背上！

他知道危機未過，飛起一脚，把屍體踢飛！

這幾個動作全在一瞬之間完成，那三個打手剛發了鎗，便見一團黑壓壓的東西飛了過來，心頭一驚，下意識地又發了一鎗！

李信手中的短鎗也在這時候叫响了！「砰！」子彈鑽入一個打手的心臟，那打手大叫一聲，拋鎗撲倒。剩下的那兩個打手，心頭一寒，實在不想太過冒險，轉身往後跑，不斷回身發鎗，却無一鎗命中！

李信見迫退追兵，心頭才放下一塊大石，連忙向停放脚踏車處跑去。

這時候，趙家的打手及保鏢，都知道此事，紛紛追了出來，半路上遇到那兩個打手，問明了情況，仗着人多胆壯，又追了下去。

李信來至停放脚踏車的地方，把掩蔽物踢開，拉車而出，先把布袋縛在後座上，雙手扶着車手，推了幾步，輕輕巧巧地蹬坐了上去，一踩脚踏，車輪發出沙沙聲，便向前滑出。

這時候，他心情之輕鬆，實在筆墨難以形喻，暗道：「人人均說趙家是龍潭虎穴，其實也不過如此！」心念未了，背後已傳來炒豆似的鎗聲。

李信一顆心登時又再提起，雙脚急踏，車子如風火輪般向前飛去！

出了大街，只聽人聲吵雜，夾雜着馬嘶聲，李信料不到趙家的打手反應這般快

速，又聽叫聲自四面八方而來，心頭怦怦亂跳。總算他歷過風險，危急中仍能迅速冷靜下來，雙手一拐，把車子駛進一條胡同。

胡同狡長，不利人多那一方，而且馬匹也無所施其技，這條胡同不長，很快便馳至盡頭，盡頭之處，緊貼着一條橫街，萬料不到，車子一出去，便讓一個趙家的打手看見了！

「竊賊就在這裏！」

李信慌不擇路，連忙又拐進另一條胡同，背後傳來一陣叫聲及脚步聲，李信咬牙閉氣用力蹬踩。

「砰砰砰！」子彈在背後呼嘯，一顆流彈擦過李信的左肩，火辣辣地一陣疼痛，他咬牙用左手抓穩車手，右手掏鎗，轉身回了一鎗！

這一鎗沒有射中人，但却給對方一個警告，老子也有鎗，莫追得太近！

可是鎗聲叫响之後，城內的各處趙家打手，甚至是巡捕房的人，都向這方圍了過來。

李信自然也知道危險，苦於沒有良策。眨眼又駛出一條胡同，忽然黑暗中閃出一個漢子來，攔腰向李信抱去！

李信猝不及防，連人帶車登時跌倒，那漢子身材十分魁梧，趁勢把他壓住，右拳在他後背不斷擂打！

「俺抓到了，俺抓到了！」

李信苦於沒法反過手去，手鎗及飛刀都派不上用塲！那漢子右膝抵住李信的後腰，使他全身發軟，使不出力來，舉起醋砵般大小的拳頭，向其後腦擊下！

「蓬」一聲在黑暗中响起，那是骨折之聲，令人聽得寒毛直豎！

這一道骨折聲過後，便是一道悶哼聲，接着一切動作都靜止了下來！

奇怪的是爬上來的却是李信，李信轉過頭來，才見後面立着一個呆若木鷄的小伙子！

那小伙子約莫二十出頭，粗眉大眼，獅子鼻，一望便知是個戇直的漢子，他手中仍舉着一塊石頭。昏暗的街燈下，隱約見到石頭染着血，血珠不斷滑落地上。

李信道：「多謝你，他們快追來了，快跑吧！」他不知道這青年爲何要救自己，只知道剛才若非他手中石頭那一擊，自己必定要落在趙家手中！

「他死了……我打死人……」那青年喃喃地自語着，雙手一鬆，石頭跌落，壓在那漢子的身上。

李信拉起車子，輕輕推一推那青年。

「快跑，他們來啦！」

那青年這才驚魂稍定，連忙道：「快跟我來！」洒開大步在前帶路。

李信拖着車子跟在他後面，跑了幾座房子，只見他推開一扇木門，閃了進去。

「快進來！」

李信回頭一望，追兵尚未至，也提着車子閃了進去，那青年立即把門關上。

「這是你的家？」

「是的！」那青年喘着氣道：「你爲何會讓趙家的那羣虎狼追趕？」

李信向來不瞞騙他幹的事。「因爲我到趙再富家，偷了他一尊玉觀音！」

那青年雙眼一亮，道：「偷得好！趙再富眞不是人！」

「你叫什麽名字？」

「他媽的，俺也姓趙！叫小虎！」

李信笑着道：「姓趙的並不是全都壞人！」

「我爹欠他們的租，讓趙家的打手打死的！」

李信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趙小虎忽然發現他肩頭重傷，忙道：「進房去吧，俺替你包紮傷口！」

「不用，輕傷而已！」

「但還在流血！」

李信心頭猛地一跳，暗呼不好，被趙小虎砸死的打手，已被其同伴發現，而此處離現塲又極之接近，很可能會被他們沿着血跡找來，當下忙道：「這裏極不安全，我還是出去吧，別連累了你，叫俺一生不安樂！」

趙小虎道：「他們又沒有看見，怎會知道？」

「俺身上的血！」

趙小虎也想到了，道：「不打緊，咱們自後門出去！貼着我家的是俺的一個老友鄭和子！快走。」

李信道：「你先去開門！」他掏出一條毛巾把血拭乾，然後拉着車子走去。

趙小虎拉開後門，探頭看了一下，四面沒人，於是走至鄭和子的後門簷下，在牆上找出一根鐵綫，把它鑽入門縫內，輕輕一撥，門便悄沒聲息地開了，他閃了進去，回身向李信招手。

李信提着車子走了進去，趙小虎掩上門，叫李信稍候，進去找鄭和子。那鄭和子年紀比趙小虎稍大，身子瘦削，皮膚也較白，但熱情却與趙小虎一般，知道情況之後，立即表示歡迎。

李信感激莫名，鄭和子比較仔細，問道：「小虎子，你後門關好了沒有？家內還有沒有血跡？」

趙小虎像猛虎一般跳了起來，道：「俺過去看看！」

「小心一點，弄好之後立即回來，不能停留！」

趙小虎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幸而李信傷口雖然有血，却沒滴落地上，他悄悄把後門鎖好，便又到鄭家。

鄭和子家內尚有一個妹子，兩個房倒也方便得很，三人關 鄭和子房內，替李信包紮傷口，遠處傳來震耳的拍門聲，李信的心又再提起了，現在他担心的，不單止是自己，還有兩個熱血的朋友！

「兩位兄弟，咱們只是萍水相逢，承你倆瞧得起，救了俺一條命！可是趙家的手段你們也知道，萬一讓他們找到這裏，連累了你們，俺可難以安樂，何况鄭兄弟還有一個妹子！」

趙小虎道：「就算他們找到這裏，也不怕，反正俺巳殺了一個人，多殺一個便有賺了！」

「話不能這樣說，咱們要殺的該是趙再富這種人，那些爪牙雖然也有該死的地方，但總不是對象，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嘛！」

鄭和子道：「我爹娘雖不是讓趙家直接打死，但也是死在被他們苦苦追債之下，俺拚命賺了幾年，加上朋友的帮助，才



勉強還了債，這筆仇恨，俺死也忘不了，有機會也要跟他們拚一拚！」

李信搖搖頭，反問一句：「就算讓咱們殺死趙家十個打手，對趙再富有什麽影响？他有的是錢，大可以再僱幾個！」

鄭和子和趙小虎都是一呆，李信看了他倆一眼，道：「我李信今日便與兩位認了做兄弟吧！俺雖是個竊賊，是個扒手，但却專向那些爲富不仁的人下手！」

趙小虎道：「俺知道你一定是個好人！李大哥，俺孑然一身，不如你就帶俺走吧！」

李信道：「問題是咱們如何渡過這個難關！」

趙小虎抓抓皮頭，道：「要俺動腦筋，可就困難了！」

鄭和子道：「不打緊，後巷有一位賣燒餅的老漢，爲人最是熱心，俺把你送過去！」

趙小虎眼光一亮，道：「你說的是樊伯伯？呵，俺怎地想不起他！」

「事不宜遲，現在就去，小虎你在這裏，俺陪他去！」

「不，俺去比較方便！」趙小虎一手提起脚踏車，跑去前門，李信右手握着鎗，也不跟他爭。

趙小虎開了前門，張望了一下，飛快地竄向斜前方。這區域，住的都是苦哈哈的小人物，屋小巷狹，躲藏倒比較方便，李信不斷跟着趙小虎，終於來至一座破爛的小屋旁。

趙小虎又張望了一下，在窗口輕輕呼道：「樊伯伯，快開門，俺是小虎！」

樊伯伯每天大清早便挑着燒餅上街叫賣，這時候早巳下床張羅了，聽見小虎的叫聲，在窗口張望了一下，問道：「啥事兒，慌慌張張的？」

「快開門，開門再說！」

樊伯伯把門開了，才發現趙小虎手上提着一輛脚踏車，背後還多了一個漢子，有點驚詫，趙小虎不理三七二十一，便把車子推了進去。「李大哥，快進來！」

樊伯伯把門關上，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這位李大哥是個好人，讓趙家的人追殺，俺叫他來你這裏躲一躲！」趙小虎說話像機關槍般，响個不停。「就這樣吧，俺趕着回去啦，明早再說！」說着扯開木門，又張望了一下，才跑了出去。

樊伯伯把門閂上之後，見李信身上紮着汗巾，道：「你受傷了？」

李信微微一笑，道：「吃子彈擦傷，小事兒！」

樊伯伯拇指一豎，讚道：「有點好漢的氣概！子彈有留在身歴？」

「這倒没有！」

樊伯伯把灶膛內的火壓小一點，道：「老漢早年曾經學過兩年草藥，對普通的傷病，還能治一下，你等等，待老漢找點藥給你敷！」

李信不好意思，忙道：「老爺子，你忙你的吧，要敷藥等你賣了燒餅再來！」

樊伯伯瞅了他一眼，不高興地道：「你若是客氣，便是看不起老漢！」

「那就謝啦！」李信心頭彷如通過一道暖流，深覺吾道不孤！天下雖黑暗，但好人還是佔多數的。

樊伯伯拿了一個藥箱出來，仔細地替李信敷上藥，道：「幾天後就會合攏，不用担心！」

「老爺子古道熱腸，令小子感動！」

樊伯伯輕輕一笑，道：「老爺子？俺年紀很大嗎？咳，還不到六十哩！」

李信有點奇怪，單憑外表看他的年紀，早該望七啦，要不然頭頂上怎會只剩下那稀稀疏疏的一撮白髮？而且滿臉滄桑，皺紋像小溝一般深刻？

李信暗暗想道：「他一定有一段傷心的往事！」

樊伯伯沒有提他的傷心往事，又輕輕笑了一下，道：「老漢叫樊有柏，四十多歲那年，便被人尊稱樊伯伯啦！你也不妨叫俺一聲伯伯，老爺子這三個字，老漢却不愛聽！」

「伯伯你忙您的事吧！」

樊有柏把脚踏車推至柴草堆處，再用柴草把他密密地封蓋起來，道：「你到炕上躺一下吧！後背上那幾處瘀傷，等下老漢賣了燒餅回來，再替你治理！」

「您這般相信我？也許俺不值得您這般操心！」李信拉了張矮櫈坐在他身邊。

樊有柏抓了一把乾草塞入灶膛內，邊做邊道：「小虎子的爲人老漢還會不知道？他雖然有點死心眼，但是非分得很清，他說你是好人，便是壞，也壞不到那裏去的！」

李信眼光一亮，覺得與他年紀相差雖然懸殊，但却氣味相投，不由笑了起來：「樊伯伯也有好漢的味道！」

樊有柏爽朗地道：「那是以前的事……咳，你爲什麽會讓趙家的打手追殺？」

李信這才把經過說了一遍，樊有柏點頭道：「盜亦有道，小虎子沒看錯人！」說着燒餅經巳炆好，樊有柏熄了火，準備担子起來。

天色經巳放亮，樊有柏道：「這幾天，你想溜出去，可也不容易，便索性到炕上躺一下吧！大丈夫應該有『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的洒脫氣概！」

李信笑道：「俺不知道算不算得大丈夫，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俺這一覺一定睡得好香好沉！」

樊有柏把燒餅擺在担子上，拿了幾個放在桌上，道：「忙了一夜，該餓了，吃了再上炕吧！」

李信抓起一隻燒餅，望着樊有柏的背影，心頭一陣激動，雙眼有點模糊，只覺得這幾隻燒餅，又酥又香，什麽山珍海錯都不如它！

## 兩個天神

李信果然睡得又香又沉，醒來時只覺得天氣熱得迫人，後背都是汗珠，走出房才知道原來巳經過午，樊有柏正在做飯。

「你醒啦？剛才小虎子跟和子都來過了！老漢叫他倆下午再來！」

李信聽了這話，知道他們沒事，心頭輕鬆不少，樊有柏煮好飯之後，又斟了兩杯酒，道：「你陪老漢喝兩盅吧！唉，這些年來，若沒酒爲伴，老漢的日子一定難過得多！」

李信神色一黯，不想再勾起他的傷心事，忙道：「小可沒有什麽本事，喝酒的量度還馬馬虎虎過得去！」

樊有柏大喜，舉杯虛敬了一下，兩人一仰脖齊把酒喝光。李信覺得這酒有點與別不同，似乎帶着一股子藥味，也有點苦澀。

樊有柏又取出一樽白酒來，道：「剛才那一杯是藥酒，不算，再來一杯！」

「好！」李信豪爽地道：「今午你請俺喝，今晚俺請你！嗯，伯伯，那是什麽藥酒？」

「對你跟對老漢都有益！那藥酒是老漢自己釀製的，能舒筋活血。老漢有風濕病，每日都要喝一杯！」

兩人邊吃邊談笑，菜雖不好，但却吃得十分愉快。飯後，樊有柏替李信推拿了一番，再換了一次藥，道：「行啦！」

「您今早出去賣燒餅，外面有什麽消息？」

「城內的人都知道趙再富家失了一件寶貝！」樊有柏笑道：「咳，今早可緊張啦，趙家的打手，巡捕房的人，都在街上截查生面人，只差沒把地上挖起來！」

李信問道：「會不會來搜屋？」

「若不讓他懷疑的，料趙再富也沒這個胆量，須知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他也不敢在自己的眼底下，做得太過份！」

正說着，房門被敲響了，樊有柏臉色微微一變，說道：「避一下！」指一指內屋。

李信進了房，匿在門外，樊有柏才慢吞吞地問道：「誰呀？」

「樊伯伯，俺是小虎子！」

樊有柏放心地開門，只見小虎子及鄭和子提着菜蔬魚肉走了進來。

「幹什麽的？」

鄭和子用脚把門踢上，說道：「咱們是來請李大哥的，他替咱們出了一口烏氣嘛！」

李信也聽見聲音，走了出來。「趙再富的打手，有沒有找過你們？」

「有！」趙小虎道：「他媽的！他說俺門外有血，竊賊一定是俺救走的！」

李信忙問：「你怎樣答他？」

「俺說俺昨夜到鄭和子家睡覺，什麽也不知道！後來他們到和子家查過，見炕上的確有兩個人睡過的痕跡，才沒有再盤問！」

李信說道：「啊！好險，幸而鄭兄弟小心！」

鄭和子道：「看來，城內一定有一陣好忙，李大哥，你得小心一點！」

樊有柏道：「你倆放心，老漢絕對不讓他離開這裏一步！」

這天四人喝得大醉，鄭和子和趙小虎也不向李信提及樊有柏的往事。

次日天未亮，樊有柏一早便下炕了，李信被驚醒之後，睡不着覺，忽然聽見外面有異聲，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悄悄下床偷窺，這才知道樊有柏在練拳。

李信看了一陣，暗暗嘆服，因爲樊有柏動作雖不快，但勁力十足，而且出手部位準確熟練，當下忍不住走了出去。

樊有柏就像沒事人般，依然繼續他的練習，直至把拳打畢，喘了一口氣，道：「老了，差遠了！差遠了！」說罷搖頭不已。

李信道：「不，您還打得很好！」

「以前更好，十個八個人不用想迫得老漢身邊，現在……唉！」樊有柏嘆了一口氣之後，問道：「你呢？也打一套給老漢看看！」

李信略一沉吟，也立即拉開架式，把自己最熟悉的拳術打了一套。「請老伯指教！」

樊有柏搖頭道：「你有點令老漢失望！架式是不錯，却沒有勁，這種拳怎能打倒敵人？嘿嘿，你一定是怕吃苦，練功時不用全力！」

李信臉上一紅，期期艾艾地道：「老伯說得不錯，俺這個人就是貪多，但對每件事都沒全心全力應付過！」

「你學過氣功沒有？」

李信搖搖頭。樊有柏道：「反正有空，以後老漢便敎你，現在再不敎，唉，這身本領便沒人繼承了！」

李信十分乖巧，立即跪在地上，口呼師父。樊有柏把他扶起，道：「衝着你這一跪，老漢想偷懶也不行啦！不過咱們可不是師徒！」

「爲啥？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嘛！」

「不錯！但是老漢就是不高興，你若不答應，便拉倒！」樊有柏的語氣十分嚴峻。

李信不知是什麽原因，只得唯唯應之，樊有柏自顧自去炊燒餅了，下午樊有柏果然開始教授李信練習氣功。氣功這門功夫，入門不難，難者是一定要有恒心，長年累月勤練才有效。

李信十分聰明，跟了樊有柏學兩天，便能自練了。而這些天來，李信都堅持飯菜錢由他負責，樊有柏起初不許，後來見他執意如此，便不堅持了。

李信學了氣功之後，又向樊有柏請教拳脚功夫，不料只練了一天，鄭和子又來了，李信心頭有點忐忑，因爲樊有柏曾經警告過他倆，爲防萬一，沒事不要過來，如今來了，必定有事，何況鄭和子的臉色也十分緊張。

樊有柏白眉一皺，問道：「是不是要搜屋？」

鄭和子點點頭，道：「正是，聽說要逐條胡同來搜，現在巳開始了。」

李信忙問道：「可有什麽辦法混出去嗎？」

鄭和子道：「就算有辦法，你那輛脚踏車，也帶不出去，那太惹眼了。」

李信臉色一變，道：「那輛車子是俺的命根子，可丟不得。」

樊有柏道：「財物可以失而復得，但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條命。」

李信喃喃地道：「哪吒不能沒了風火輪，俺八臂哪吒也不能沒了那車子。」他想了一下，似乎有所決定了。「俺把玉觀音放在這裏，你們想個辦法把它掩藏起來吧……」

鄭和子吃驚地問道：「李大哥，那你呢？」

「俺騎着車子出去，他們沒人跟我朝過相，不怕會讓他們認出來，何況城內用脚踏車的人又不是絕無僅有。」



「但那只有幾架，他們一定會動疑，屆時，把你截住，一查便要穿了，你身上還有傷。」

樊有柏忙說道：「和子，你先去替小李買一套綢衫來，先讓他改頭換面一番，但是不能買太貴的，要不然便要引人生疑了。」

李信也認爲有理，這套黑色的緊身衣褲，實在不能穿出去，當下拿了錢給鄭和子，鄭和子取了錢，二話不說，便走出去了。

樊有柏道：「依老漢之見，你還是放棄這輛脚踏車吧！」

李信道：「假如趙家的人搜得緊的，車子也沒處可藏！」他邊說邊行，撥開乾柴枯草，自脚踏車後座解下那口黑布囊，取出玉觀音，道：「老伯，這尊玉觀音便交給你吧！」

樊有柏想也不想便接了過來，拿入房中，過了好一陣才出來，而鄭和子也買好衣服回來了。

李信接過衣衫問道：「外面情況怎樣啦？」

「開始搜查了，看來那尊玉觀音是老甲魚的命根子，有非得到不可之勢。」

「哦？」李信輕咦一聲，這一點連他也估計不到，心中忖道：「莫非玉觀音之內，還藏有什麽未爲人知的秘密？」

鄭和子又道：「所以你若要出去，起碼這輛脚踏車便絕對不能帶出去了。」

李信信心大減，喃喃地道：「那麽，車子又該怎麽辦？」

樊有柏道：「把它拆散，分開來收藏，將來待風平浪靜之後，再慢慢把它裝回去。」

李信抬頭望向樊有柏，沉吟道：「假如有危險的話，便索性把它拋掉算啦，將來有錢時再買一輛，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

樊有柏拍掌道：「對！這才像話，大丈夫理該提得起，放得下，事不宜遲，趕快換衣服，趁早混出去吧！」

李信立即入房換了衣服，却把手槍留了下來，把飛刀貼身收好，鄭和子出去把風，見無人在小巷內，便招呼李信離開。

李信如一陣風般穿出那條小巷，拐到另一條去，一直穿過了三四條小巷才發覺通道之處，有些扎眼的人，也許他衣衫華麗，又態度從容，並沒有引起趙家打手的注意。

由鄭和子所住的區域，到另一區域，便聽到來往的漢子倏地多了起來，李信連忙拐向另一區，再穿出大街。

街上行人並不多，站在屋簷下的漢子則人人神色緊張，眼睛不斷向四處瞄射。

李信神色從容地走進一家專賣雀鳥的店子，挑了一隻畫眉鳥，付出昂貴的價錢，然後輕鬆地吹着口哨，走了出去。

他這一副吊兒郎當的神態，使那些趙家打手毫不思疑，李信大搖大擺在他們面前走過，一直向城門走去，那裏却有巡捕房的人。

李信心頭微微一沉，暗中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後仍然漫不經心地走過去。

一個偵緝隊員把長槍一擱，問道：「那裏去？」

「回家去！」李信力持鎭定。

「他媽的，老子可沒空跟你瞎扯蛋，家在那裏？」

「蘇家集！」

「蘇家集離此足有五六十里路，這時候才回去？」

「半路順道找個朋友，咳，城內幾時有規定不許人走夜路的！」

那偵緝隊員也光火了。「老子愛問便問，叫什麽名字？」

「長福。」

「長福？姓什麽的？」

「蘇家集的人，當然姓蘇。」

偵緝隊員上下看了他一眼，伸手在他身上隨便摸了一下，道：「走吧！」

李信心頭大喜，但仍裝作一副半死不活的神態，慢慢走了出來。

却不知城內走了一個身裁高大的大漢過來，道：「諸位辛苦了，俺家老爺派咱來，表示他老人家一點心意，囉，這些錢是俺家大爺送給你們買酒喝的，希望大家多辛苦一點。」

那幾個守城門的偵緝隊員都眉開眼笑起來，其中一個問道：「蘇兄，你是蘇家集的人吧！」

李信聽到這裏，心頭一沉，知道有危險，連忙加快步伐前進，背後那幾個人的說話已聽不到了，猛地又聽到有人在後面大聲喝道：「蘇長福，你停一停。」

李信那裏肯停，轉頭向後一瞄，見他們追了上來，估計已被揭了餡，連忙把那籠畫眉鳥向地上一摔，提步奔跑起來。

「一定就是這個人，快追！」背後一陣大叫，又聽那姓蘇的趙家保鏢大聲道：「俺這就去叫人。」

那幾個偵緝隊員大聲叫道：「再不停下來，咱們就要開槍了。」

李信奔跑更急，「砰」的一聲，後面已開了槍，李信見路旁有樹林，立即飛了過去，那些偵緝隊員邊追邊開槍，李信的飛刀又不能及遠，只有挨打的份兒，雖說這年頭當差的，大都是混口閒飯吃，槍法差勁之至，但亂槍之下，山鷄也有可能射死一兩隻，何況這般大的一個人？

入了樹林之後，李信心頭稍定，起碼多了點安全感，可是那樹林不深，出了林子便是農田，甚難躲藏，待要另改方向，那些偵緝隊員又巳追至樹林邊兒，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只得亡命向前奔跑。

幾個偵緝隊員平日辦事稀稀鬆鬆，沒精打采，可是對李信却一絲也不放鬆，此無他，乃趙再富懸出重賞，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也。

子彈不斷在呼嘯，李信好幾次都從田梗上踩落農田，速度慢了許多，那幾個偵緝隊員雖然邊說邊停下開槍，雙方距離仍然保持原先的尺寸。

「砰！」一顆子彈貫入李信的右後肩，他只覺一陣灼痛，咬牙罵道：「操他媽的臭皮蛋，這批雜碎，今天的槍法怎地這般準確？」

抬頭一望，遠處有座小山包，他想也不想便拐向那裏，忍痛急奔，心中暗暗下決心，即使是死，也得用飛刀幹掉幾個。

上山的速度較慢，雙方的距離縮短了不少，子彈幾乎擦着肉飛過。

李信橫下心，急竄幾步，匿在一塊岩石之後，立即伸手入懷把飛刀掏了出來，接着抓起一柄，慢慢抬高，可是就在此刻，右肩一陣鑽心的疼痛，五指不由一鬆，飛刀立即自手上滑下。

剎那間，李信心頭充滿了悲哀，他不怕死，却不甘心在這種情況白白死掉，死得連拚一拚的機會都沒有，心頭一急之下，眼着那幾個偵緝隊員已開始上山，雙脚倏地盡力一蹬，把巨石踢下

巨石下山之勢，甚是嚇人，那幾個偵緝隊員，大叫一聲，似禾雀受驚般，向四周亂竄。

巨石滾下後，李信才警覺到這下無意識的行動，是多麼地幼稚，連忙翻身向上爬動，可是他忽然覺得力不從心，不但爬不上去，甚至幾乎滑落山坡。

那幾個偵緝隊員驚魂稍定之後，大喊着爬上來。「這小子已不行了，大伙兒上啊！」

眼看大限難逃，李信不由長嘆一聲，剎那間，心頭突然湧現曾白菜的影子，心中喃喃地叫道：「對不起，俺沒法替你代勞了。」

雙眼尚未閉上時，山坡上忽然傳來一陣冷槍，緊接着背後傳來一陣慘叫聲，李信精神倏地一振，艱辛地抬一抬頭，只見山頭露出兩個天神似的青年來，槍管猶冒着寒烟，威風凜凜，教人一望便心服。

李信只叫了幾個字：「你們是誰……」便頭冒金星，不知人事了。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李信才有了點知覺，只覺喉頭冒烟，忍不住呻吟地叫了起來：「水……水……」

身子忽然一輕，李信睜開一絲眼縫，只見面前多了一張和氣而年輕的臉龐，正是那兩個天神的一個，他一手扶着李信，一手拿着一碗米湯，送到李信咀前。

李信貪婪地吸啜着米湯，那一大碗米湯喝乾，精神才稍振作，問道：「多謝相救……這是什麽地方？」

那漢子微微笑道：「不必多謝，這裏安全得很，你命雖然檢回來了，但失血太多，身子還衰弱得很，不要多說話，快睡吧！」

他的話好像有莫大的魔力般，李信如遭催眠，乖乖地閉上雙眼，又昏昏沉沉，進入夢鄉。

到李信再度醒來時，桌上巳點着油燈，眼前景象雖然比較清晰，但身子仍然甚是虛弱，餵他喝米湯那個漢子對他同伴道：「他醒來了。」

兩人一齊走至床前，問道：「兄弟你覺得怎樣？」

李信感激地道：「多謝……俺好一點了……」

「幸好那子彈沒傷着筋骨。」

李信問道：「尚未請教兩位大哥的姓名？」

餵他喝米湯的那個漢子道：「我叫黎明。」

另一個道：「俺叫秦守仁。」

李信向他倆點點頭，說道：「俺叫李信……」

秦守仁目光一亮，問道：「你便是那個『八臂哪咤』的李信？」

李信露出一絲笑容，輕輕點點頭。「還說什麽八臂哪咤，若不是兩位大哥，早已死了。」

黎明道：「咱們剛才來這裏找人，湊巧碰上的，你不要多謝咱們，要多謝多謝岑瘸子。」

「岑瘸子？」李信覺得這名字十分陌生，忍不住問道：「他是誰？」

秦守仁答道：「他是個隱世的名醫，若不是他，你這條命的確檢不回來。」

「他在那裏？」

「這竹屋便是他的住所，他去找藥來給你調補，據他說，還得過一兩天才能回來。」

「那眞是謝了。」

秦守仁道：「咱們雖初次見面，但你的大名巳屢次聽人提及，眞是如雷貫耳，大家都有一夥俠義之心，還客氣什麽？」

黎明又捧來一碗米湯，餵李信喝。「岑瘸子說你還得喝一兩天米湯，才能吃乾飯。」

李信喝了米湯，又睡着了，第三次醒來時，巳是次日近午，到晚上岑瘸子才回來，他的腿只是微跛，年紀看來巳不小，但精神奕奕，不過脾氣有點古怪，也不愛說話。

李信向他說了一大堆感激的話，他都充耳不聞，後來黎明才告訴他，說岑瘸子若要醫人，不但不收取分文藥費，而且不需要別人感激，他若不想替你醫病，就算是送他一百個袁大頭，他連門也不開。

岑瘸子醫術雖然高明，但從不顯耀，所以一般人都只以為他是個專靠賣草藥為生的老人。

那岑瘸子用鷄和藥，燒了濃濃的一碗湯汁，半夜叫醒李信起來喝，喝後又叫他睡覺。

這樣又過了兩天，李信在他的悉心照料之下，精神大有起色，已可以作較長的談話了。

黎明與秦守仁直至此時才知道他為巡捕房追殺的原因及經過，對他的為人及勇氣，都肅然起敬。

黎明道：「這姓趙的老甲魚這般可惡，値得教訓教訓他！」

李信說道：「待俺養好傷，一定同去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一頓，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來：「這裏離俺倒地的山區有多遠？」

秦守仁笑道：「你放心，那幾個偵緝隊員，全部報銷啦！俺們巳把他們掩了起來，包保趙再富找不到。」

李信吃了一驚，道：「那五六個巡捕房的人，全都死啦？」

黎明淡淡地道：「其中有一個俺認得他叫廖長髮，是個土匪，這年頭兵匪難分，殺了便算啦！咱們不殺他，他們可要殺你！」

李信這才稍為寬心。「兩位大哥，俺看來還得將養一段日子，有兩件事要拜托你倆去跑一趟，不知……」

黎明笑嘻嘻地道：「你先別說，讓俺猜一猜，你是不是要咱們替你送錢到曾白菜家以及到城內找那位樊伯伯？」

李信由衷讚道：「黎大哥你好生聰明



，正是這兩件事兒。」

「小事而巳，俺去找樊伯伯，秦大哥去找曾白菜的母親，明早便出發。」

李信喜道：「俺也不想再說甚麼感激的話……」

黎明快口道：「你再說便不是好朋友了！」

李信叫道：「這句話俺生受了，將來兩位大哥有事，只要我李信知道的，上刀山下油鍋，也不皺眉！」

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秦守仁與黎明同時伸出手來，緊緊握着李信的手臂，三人的眼睛在這時候都同時泛起水光。

岑瘸子在外面燒藥，聽後平板的臉目也牽動了一下。

× × ×

黎明來到萊陽城，先在四處溜躂了一下，由於李信走得匆忙，忘了問樊有栢的地址，所以他只得等明天了。

城內的氣氛巳逐漸鬆弛，不過趙家內外却多了不少人，黎明憑他敏銳的眼光，認出這些人若非「保險隊」，便是三教九流的人物，他自然不會貿然單獨去冒險，找了家旅館歇下。

第二天，黎明大清早便出去，走至鼓樓下，果然見到一個鬢髮皆白的老頭在賣燒餅，他見燒餅尚有很多未賣，便在附近溜躂，直至賣燒餅的老頭挑着担子回去，才悄悄跟在他後面。

到了一條小巷裏，那老頭放下担子，裝作掏鑰匙的模樣，黎明立即走前，問道：「老漢可是……」

話音未落，那老頭突然抽出扁担，一招「橫掃千軍」，望黎明的腰腹擊去。

這一招來勢迅猛，事先又毫無預兆，黎明完全沒有準備，退避不及之下，只好舉臂相迎。

「啪」的一聲，扁担擊在手臂上，發出一道驚心動魄的聲音，黎明痛得咬牙露齒，幸好臂骨沒斷。

那老頭大喝一聲，再度提起扁担，一招「力劈華山」筆直砸下！這一招簡直就似與黎明有深仇大恨一般，非把其殺死不能解恨。

黎明雙臂疼痛幾乎不能舉動，只得再向後退，不料那老頭猛吸一口氣，上身暴長，扁担招式突然一變，化砸為刺，尖端戳向黎明的胸膛。

好個黎明，臨危不亂，上身向後一仰，堪堪把這一招避過。

老頭大叫一聲：「好功夫，莫怪敢來行兇！」一跳前一步，左脚一蹴，脚底蹬在黎明的脛骨上，黎明身子失去平衡，一跤摔坐地上。

老頭再走前一步，右脚踏在黎明的小腹上，把扁担高高舉起。

黎明出道幾年，所向無敵，從未像這次敗得如此慘的，細想之下，又大感不値，覺得自己敗得甚是糊塗，當下忍不住叫道：「偷襲攻人不備，算得什麽好漢！」

老頭冷笑一聲：「對付你們這種人，還講什麽道義，講什麽規矩！俺問你，你們把珠子怎辦了？」

黎明一怔，反問道：「你說什麽？俺不明白？」倏地又怒道：「你糊糊塗塗，敢情是打錯了人！」

「你一早便跟着老漢，鬼鬼祟祟地幹什麽？」

黎明冷笑一聲：「俺只不過來找個人而巳，花得着你生這般大的氣？」

老頭把扁担尖端戮在黎明的胸膛上，沉聲道：「找誰？快說。」

「俺要找一個叫樊有栢的人，他是賣燒餅的，俺看你有八分相似，所以跟着你來！」

「為何不在街上問？」

「因為不方便，託俺問他的人有點不方便。」

老頭臉色一變，略一沉吟，道：「現在附近無人，你大可以說了。」

「託俺之人叫李信。」黎明估計自己沒有找錯人。

「他自己為何不來？」

「因為他身上鎗傷很嚴重，恰好俺經過救下了他，所以他託我來……」

「且慢，李信是個什麽樣子的人？是男是女？」

「男的，二十多歲，他有一輛風火輪放在老伯家內，還有他有一個外號，叫做『八臂哪咤』。」

「你叫什麽名？」

「黎明。」

那老頭突然抬脚退後，道：「對不起，是老漢魯莽了！」彎腰扶起黎明。

黎明苦笑一聲。「老伯寶刀未老，實在罕見！」

老頭甚覺尷尬，道：「這事說來話長，請到老漢家中再說吧！」

「這樣看來老伯便是樊有栢了？」黎明一邊撫着手臂，一邊跟在老頭後面。

老頭應了一聲，重新挑起了担子，向前走去，黎明這才知道他本不是住在這裏的。

樊有栢帶着黎明回家，把門關上，道：「假如有人來問你，你說你是俺的外甥，住在仙家寨的，咱們從未見過面。」

黎明心頭一跳，問道：「會有人來查麽？」

樊有栢點點頭，道：「很有可能，老漢先替你推拿一下。」

黎明忙道：「不用啦，等下……」

「等下假如有狗腿子來，你需要動拳脚的，行嗎？」

黎明不由默然。樊有栢替他揉上藥酒，再運上氣功，用力推捏，黎明只覺痛入心脾，但推拿之後，瘀血巳散了不少。

樊有栢道：「你今晚便住在俺這裏，明早再替你推一次！現在老漢去買些好東西來……」說罷長身出去。

黎明忙道：「老伯，俺說了話便走！」但樊有栢充耳不聞，逕自去了。

過了一陣，樊有栢提着一大串魚肉回來，還有一樽二鍋頭，隔壁有人問他，樊有栢呵呵笑道：「老漢一個未見面的外甥來找俺！」說着返回屋內。

黎明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輕輕問道：「老伯，假如有人來問我，該說我爹娘叫什麽名字？」

樊有栢想了一下，道：「俺的確有一位妹妹，她叫有珍，俺妹夫叫劉世傑，你便叫劉俊英吧。」

「俺記住啦。」

樊有栢把魚肉洗淨，下了鍋，坐在灶膛前燒火，招手叫黎明走過去。「李信如何啦？傷得重不重？」

「傷得很重，不過已無性命危險，但看來要完全恢復也沒這般快。」黎明把李信被巡捕房追殺的經過說了一下。「李信要俺來問你這裏可有什麽事發生沒有？」

樊有栢考慮了一陣才道：「老漢這裏是沒什麽事，但鄭和子那邊便……這些事你可不准告訴李信，免得他心頭難安。」

「這個自然。」

「咱們把李信的脚踏車拆散，分開收藏，不料鄭和子被他們搜了出來，趙家便漏夜把他妹子珠子抓去了，却限和子一個月之內，把竊賊交出來，要不然便要毀了珠子……」樊有栢說至此，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眞可憐 和子自小與他妹子相依爲命 兄妹感情極好，他無力保護妹子，又不能把李信交出來……」

黎明插腔道：「其實他也不知道李信現在何處！」

「總之和子便整天窩在家內長吁短嘆，還哭了好幾場，說對不起他爹娘臨死前的交代。」

「這可不關他的事。」

「老漢也是這般勸他，可是他……」

「俺過去看看他如何？」

「不要現在去，」樊有栢突然把聲音放輕：「告訴李信，玉觀音還在。」

「玉觀音藏了什麽秘密，你知道了沒有？」

樊有栢搖搖頭。「老漢還不知道……唉，目前還是救珠子才是最重要的事。」

「現在離限期尚有多久？」

「還有二十七天。」

黎明細數一下，道：「這樣說來，須在六月十八日之前解決。」

「不錯！那姓趙的老甲魚，什麽壞事也幹得出來，老漢本想進去冒險救她，但最近趙再富又請了一隊『保險隊』，都配上長鎗短火，把握很微，連小虎那種脾氣，也知道不好惹，乖乖坐在家內等候變化，希望老天爺會開恩！」

「老天爺很可能會開恩，就怕到時已來不及了。」

樊有栢塞了一塊乾柴入灶膛，問道：「你有什麽良方沒有？」

「沒有，除了拚命之外，但俺又向來反對人家拚命！」

「拚命不打緊，最要緊的是成功的機會。」

黎明忽然想到一件事來。「假如咱們知道了玉觀音的秘密之後，你說老甲魚會不會改變對她的態度？甚至放人？」

「有可能，這人心頭够狠，却不能對他存太大的希望。」

正說着木門忽被人敲响，樊有栢問道：「誰呀？」

「樊伯伯開門，俺是小虎！」

樊有栢回身把門開了，進來的果然是趙小虎，小虎見到屋內多了一個陌生人，不由一怔，樊有栢把門關好，輕聲道：「他是李信的朋友，有話但說不妨。」

趙小虎雙眼發亮，忙問道：「李大哥平安嗎？」

黎明道：「他平安，只是受了點輕傷而已，有大夫照顧他，不用担心！你便是小虎吧？李信向我提及你，俺叫黎明。」

趙小虎叫了聲黎大哥，便轉頭道：「老伯，俺聽人說，老甲魚又請了一隊『保險隊』，聽說這一隊人跟其他的不同，不但人多槍衆，而且個個都是驍勇之輩。」

「隊長叫什麽名堂？」

「這個俺便不知道，現在他們正在進城，咱們要不要去看看？」

樊有栢搖搖頭，黎明却道：「好，理該先看看，你帶俺去。」

趙小虎一口應允，帶着黎明出了小巷，直至大街處才停了下來。

一囘，便看到一彪人馬邐迤地走入城，帶頭那幾個人，全都騎着馬，眞是威風，黎明目光一及，心頭怦怦亂跳，頗覺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之意。

你道他高興什麽？原來這彪「保險隊」的隊長叫許雙鎗，黎明與秦守仁由濟南來這裏，爲的便是要去找他，不想他已搖身一變，由流寇變成「保險隊」隊長，而且還爲趙再富重用。

## 定計

許雙槍昔日是大流寇頭子韓雷的得力助手，憑手中兩管槍，爲韓雷立下了無數功勞。據說其槍法幾乎百發百中，使得山東境內黑白兩道，聞名喪胆。

韓雷「改邪歸正」之後，他賊性不改，又不甘雌伏，招了幾個昔日的弟兄，四處幹打家刦舍的勾當，聲勢頗大。

許雙槍雖然驍勇，却非莽夫之輩，知道老大韓雷的聲威，在山東境內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暗中仍與韓雷來往，不時有所孝敬，韓雷當然樂得有這麽一個兄弟！

自從興起「保險隊」之類的組織後，許雙槍不甘後人也開始佔據地盤了，不過他的地盤離萊陽城較遠，他又不甘寂寞，不斷四出征討搶掠。不過他頗懂得一點軍事常識，了解征討只是爲了財帛，不是爲了地盤，因此事成之後，便立即退兵。

由於他善于駕馭手下，又懂得激發手下的鬥志，恩威並重，訓練比較嚴格，在黑道上聲名越來越大，這一次張天佑特地派人去請許雙槍來萊陽城，許雙槍看在那堆袁大頭的份上，自然不會拒絕，帶了一支人馬，打着「保險隊」的旗號，浩浩蕩蕩開進萊陽城。

當下黎明見到許雙槍及其手下，眞的又驚又喜，驚的是其「軍容」整齊，不好對付；喜的是四處找他不着，却在這裏無意中碰上。

黎明與秦守仁的家都毀在大流寇韓雷的血刀之下，當年許雙槍正是韓雷手下的大將，手上所沾的鮮血，升斗難載！

韓雷已死，黎明與秦守仁下一個對象，便是要對付許雙槍！

馬蹄聲得得，許雙槍的「保險隊」終於走過，趙小虎輕輕拉拉黎明的衣袖，道：「俊英哥，咱們囘去吧！」兩人默默返囘樊有柏家，樊有柏問道：「怎樣啦？」

黎明說道：「假如趙再富請許雙槍來作保鏢，要想救出鄭珠子，可就難以登天了！」

樊有柏雙眉一軒，問道：「許雙槍是啥強人？」



「此人槍法奇準，本來是大流寇頭子韓雷的手下，訓練手下頗嚴，又心狠手辣，不好對付！」

樊有柏臉色一變，默默把飯菜端上桌子，黎明又道：「老伯，不如請鄭和子過來一齊吃飯吧！」

「不，他現在的行動有人監視，一來這裏便壞啦！咱們邊吃邊說！」

三人端起飯碗，默默地吃着。還是樊有柏比較樂觀，不斷替他倆斟酒，「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慢慢想，假如她命不該絕的話，一定死不了！」

趙小虎把飯碗一頓，負氣地道：「假如毀在老甲魚手中，跟死有什麽分別？」

樊有柏嘆了一口氣，道：「現在還有二十多天，你急什麽？吃吧，不吃那裏有氣力跟那些王八蛋拚命！」

趙小虎似乎對樊有柏甚是敬畏，聞言立即又抓起飯碗來，悶聲不响地吃着。黎明覺得氣氛太悶，忙安慰他倆。「俺還有一位朋友，說不定他有辦法，而且許雙槍也不一定會留在趙家！」

樊有柏道：「不錯不錯！玉觀音已失，趙再富留這許多人在家內吃閑飯嗎？若要保護他，現成的人手也已足够！」

吃了飯，氣氛仍沒改變，趙小虎道：「老伯，俺囘去了！」

樊有柏正容道：「小虎，老漢有幾句話想再說一遍！」

趙小虎恭敬地道：「老伯要說的話，俺都知道！您也知道俺愛珠子，若不是這件事，咱們今明年便要成親了……」

「正是如此，老漢才要助你，你一定要冷靜，千萬不可魯莽，老漢告訴你，你們三個都是老漢看着長大的，說句託大的話，老漢一直視你們爲子侄，萬一你們有事，老漢也……」樊有柏說至此已流下兩行淚水。

趙小虎激動地叫道：「老伯，咱們都知道，你對咱的情意……」

樊有柏吸了一口氣，續道：「老漢再告訴一件事，我早已活够了，臨到最後，若俺救不出珠子，老漢這條老命便爲你們拚一拚！」

「這，這可不行……這件事與您老人家無關……」趙小虎雙手亂搖，「俺絕對不能這樣做！」

樊有柏拭淚笑道：「俺的事老漢自有分寸，總之你得答應老漢，不可妄動！」

趙小虎也甚是激動。「俺答應您就是，請老伯放心！」

黎明見他倆一老一少，眞情流露，心頭亦甚是激動，忙笑道：「兩位莫忘記，尚有俺和俺的朋友！更何况咱們尚有一張皇牌！玉觀音！」

趙小虎囁嚅地道：「但那尊玉觀音可是李大哥偷來的，咱們怎可……」

「李信不是這種人！假如他視物比人還重要，又怎會求我來詢問你們的安危？」黎明拍拍胸膛，說道：「這件事便包在俺身上！」

趙小虎看了樊有柏一眼，道：「黎大哥，俺先謝謝你啦！你們談吧！俺先囘去了。」

樊有柏道：「這兩天你都沒睡，現在該放心了吧？囘去便給老漢睡一覺！」

趙小虎去後，樊有柏把門窗關緊，招手道：「小黎，你到老漢房中！」

黎明不知他鬧什麽玄虛，又見他神秘兮兮的，只好跟他入房，樊有柏又把房門關好，然後把炕門打開，此刻是夏天，裏面沒有柴沒有煤，不過仍有一些灰燼。

樊有柏把灰燼抓了出來，伸手進去，不知怎樣，炕前那幅磚牆又多了一個洞，這個洞極大，足可供一個人爬進去，黎明此刻已猜到了幾分，估計李信寄他的玉觀音，必是放在裏面。

樊有柏爬進去之後，手掌在地上撫摸了一陣，又揭開一片紅磚，下面現出一個洞來，樊有柏伸手向內一抓，那尊玉觀音連同玻璃罩便出現在黎明眼前。

房內光綫雖然黯淡，但那尊玉觀音，碧透翠綠得像春天的竹葉，黎明忍不住讚了一聲：「果然是好東西，難怪趙再富緊張！」

樊有柏爬了出來，反問一句：「趙再富爲何會緊張？」

「値　嗎！」

「値錢這是沒錯！但以他家的財產來看，也無須這般緊張！你以爲巡捕房那裏以及請那些『保險隊』的費用會少？你說這件玉觀音能値多少錢？」

「俺對這些不懂，幾千個袁大頭，怕有吧！」

「就算値一萬塊吧！但這只是死物，有幾家人買得起？而請人來追討，可得用現金！」

黎明不由一怔，半晌才道：「老伯，照你看這是什麽原因？」

樊有柏搖搖頭，說道：「老漢也猜不透……」

黎明想了一下，道：「也許玉觀音之內，尚藏有什麽値錢的東西！」

樊有柏濃眉一軒， 稱有理，忙把玻璃罩拿了上來，將玉觀音交給黎明，自己把玻璃罩放囘炕下，再將炕門掩上。

黎明捧住玉觀音，只覺一陣冰凉，知道玉質形成已久，入手平滑。

樊有柏點了一盞油燈，只見玉質更是剔透晶瑩，令人愛不釋手。樊有柏伸手接了過去，就燈一照，看不出裏面藏有什麽東西，再仔細觀看，這尊玉觀音，綫條衣紋雖然精細，但打磨得十分平滑，沒一絲瑕疵，就像是天然生成的。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看來這尊玉觀音的確很値錢！也許沒有秘密，有些人對某項東西有特殊的嗜好，有錢人對古董古玉感興趣，普通人也有的特別喜歡烟桿、烟咀。也許趙再富對玉古董特別感興趣也未定……」

他看了樊有柏一眼，續道：「像他這種人，錢根本不放在他眼中，花些錢請幾個打手來搜索他心愛的東西，並不奇怪，何况這件東西，又很値錢！」

樊有柏嘆了一口氣，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但若只是如此，看來趙再富便不一定肯乖乖聽話了！」

「不過珠子他一定會放！」

「問題是事後咱們如何逃出許雙槍的追殺？」

黎明臉色一變，道：「俺知道了，趙

再富請許雙槍來，爲的便是要追殺偷玉觀音的人！」

樊有柏道：「應該是這樣！」

「這樣俺可有一個辦法了，只不知行不行得通！」

樊有柏道：「快說來聽聽！」

「由俺出面，說玉觀音在俺手中，然後要求趙再富拿錢交換，這樣一來，趙再富必定會派許雙槍帶人帶錢，到指定的地點交易。如此一來，趙家一定比較空虛，你們便可以趁機入去救人！」

樊有柏考慮了一陣，道：「爲什麽不要他們以珠子來交換？」

「假如這樣自然可以達到咱們的目的，但問題是玉觀音一旦到他們手上，他們立即展開追殺，咱們如何逃脫？」

樊有柏神色一動，又道：「但即使這樣，你在事後也跑不掉！」

「俺自然另有辦法！假如多了一個妞兒，行動可要受影响了！」

樊有柏考慮再三，仍不肯答應。「就算這樣，你拿了錢離開，又能逃出許雙槍的魔掌，但咱們也不一定能救出珠子，屆時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黎明一呆，登時答不上話來。「以老漢之見，還是跟他們換人，不過反正尚有二十多天，可以再慢慢推敲，尤其是交換的地點，最是重要！」

商量至此爲止，樊有柏重新把玉觀音收藏起來，兩人出房洗了手，說些閑話。

由於樊有柏對人宣稱黎明是他未謀面的外甥，所以黎明不敢立即離開，在樊有柏那裏住了三天才離開，離開時，他雙臂瘀傷已基本上治好。

黎明返回岑癲子的住所，秦守仁也回來了，兩人交代了所見，李信大是激動。

「黎二哥，把玉觀音交給趙再富，換回鄭珠子的自由吧！」

「不用着急，還有二十多天時間，咱們可以慢慢想辦法！」

「但鄭家妹子可是因小弟而被抓去的，她多失一天自由，俺便多一分難過！」李信霍地坐了起來，「你不去，俺去！」

秦守仁喝道：「你幹什麽？八臂哪吒這般毛燥，還能辦大事麽？」

李信一呆，雙眼發紅，「俺實在……對不起鄭家兄妹……」

秦守仁道：「這件事錯的是趙再富，不是你！就算你有一定的責任，急也不急去一時！」

黎明忙道：「你倆且聽俺說！」他嚥了一口口水，把自己的方案及樊有柏的看法說了一遍。「你們看那個辦法好點？」

李信和秦守仁都不作聲，半晌秦守仁才道：「以玉觀音換錢這主意不錯！那些錢可以拿來救濟災民！趙再富爲富不仁，不敲他一筆，是無天理！」

李信忙道：「但假如樊老伯他們沒法救出珠子，又怎辦？」

黎明點點頭。「這的確有困難，上次你能潛進去，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他們痲痺大意，但現在肯定不一樣了，要想再混進去，困難極大！」

李信急道：「所以理該以救人爲主，錢可以再慢慢想辦法敲他！」

秦守仁道：「這可不容易！」

「別爭！」黎明道：「咱們折衷一點好不好？要他放人，又要他用錢交換，當然這樣錢便不能要求太多！」

秦守仁想了一下，拍掌道：「這果然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外面忽然傳來岑癲子的聲音：「你們打算如何逃出他們的槍口？」

黎明應道：「這點可以慢慢商量！」

岑癲子冷笑一聲。「還有什麽好商量的？他們有馬，你們也可用馬，但他們有長槍，而且你們帶着錢，一定會被他們追上！」

這幾句話好像一盆冷水，照頭淋下，房內三個漢子都作聲不得。良久，李信才道：「咱們可以叫他用銀票，這樣便不影响咱們的速度！」

「趙家勢力這般大，那一家銀號敢不看他的臉色行事？他在事後大可以叫銀號停止支付，到時你們拿到的那張銀票，不過是一張廢紙罷了！」

李信嘴巴像被泥團塞住般，過了半晌重新躺下道：「俺沒辦法，你們想吧！」

秦守仁拉着黎明走了出去。這是一條小農村，只有二十多戶人家，附近都是阡陌，兩人慢慢走上一座小山坡，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秦守仁道：「黎老弟，咱們最重要的目的是殺許雙槍，是故不要只把腦筋花在救人那方面！」

「不過鄭珠子不能不救，錢也要，許雙槍的命也要……」

秦守仁失笑道：「這三個目的，只求一項已經極是困難，三項齊來，俺看你不如死了心吧！」

「咱們分開來實行，一定可以辦到！」黎明說道：「第一項便是先要趙再富放人！」

「他肯聽話麽？」

「無論如何也得試一試！」黎明突然附耳在秦守仁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秦守仁考慮了一下，喃喃地道：「反正還有時間，不妨試一試！」

黎明充滿信心地道：「我看第一個目的，一定可以達到！咱們明早便趕路去萊陽吧！」

× × ×

黎明帶着秦守仁到達樊有柏家，已是晚上。樊有柏聽了黎明的計劃之後，也點頭道：「這辦法是否有效難說得很，不過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不妨試一試！」

黎明問道：「什麽時候開始？」

「當然是越早越好！老漢家內有一張白紙……」

秦守仁道：「好，便由俺來寫，用炭寫！」

樊有柏拿出一張兩尺見方的白紙鋪在桌上，秦守仁抓了一塊炭，奮筆疾書……

## 第一次勝利

夏日，萊陽城居民起得很早，天才朦朦亮，鼓樓附近已有人來往了。

「燒餅，熱燙燙的燒餅！」樊有柏挑着担子，一路吆喝，一路走向鼓樓。他一向都在鼓樓附近擺賣，因爲這裏最熱鬧。

今天有點出奇，大清早鼓樓下便圍了



一大羣人，樊有柏忍不住拉住一個路人問道：「老弟，那邊發生什麽事兒？」

那路人轉頭向四周看了一眼，欲言又止地道：「您自個去看吧！」

樊有柏把担子放在路邊，道：「那就勞駕替老漢看一看！」說着邁着步子走了過去。

人羣中不時傳來吱吱喳喳的討論聲，樊有柏踮着脚望了過去，只見鼓樓柱子上貼了一張大白紙，他忙擠前幾步，抬頭望去。

「趙老甲魚知鑒：玉觀音在俺手中，速把鄭珠子釋放，要不然便把玉觀音毁掉！若你還想要玉觀音的話，俺下次會再通知你如何交換，這只是第一個條件，限三日辦妥。三手神偷白。」

樊有柏看後搖搖頭，喃喃地道：「有誰敢去虎口拔牙？唉，眞是不知死活！」他邊嘆息邊轉身走了出去。回到担子前，已有很多顧客在等候了。

過了一會，樊有柏趁空抬頭看了一眼，人羣已經散去，原來那張白紙已被趙家打手撕下，拿回去給趙再富觀看。

樊有柏賣了燒餅，返回家內，把經過告訴黎明及秦守仁。「現在最要緊的是等候，這期間，你們可不許留在城內，過幾天再來討取消息！」

秦守仁點頭道：「老伯說得有理，那麼咱們現在立即出城，避免趙再富加緊搜城，另生枝節！」

樊有柏道：「且慢，你們再回來時，不要再來這裏，以免引起別人注意，須知如今趙家的人多得很……」

黎明快口問道：「許雙槍跟他的手下還在嗎？」

「還在！聽說老甲魚視許雙槍如同上賓。」

秦守仁却問道：「咱們不來這裏，又如何跟你們聯絡？」

「到鼓樓的對面找老漢，假如趙再富已放了珠子，老漢便答你們『兩位是新主顧，隨便你吧！』若還未放人，便說『你們這麼囉嗦，俺寧願不賣了！』記住了沒有？」

黎明與秦守仁一齊點頭。樊有柏開門向外面看了一下，道：「趁現在沒人，快走吧！」

兩人快步走出小巷，穿入另一條胡同，然後才把脚步放慢。出了大街，兩人聯袂到一家成衣店買了幾套衣件，又買了幾件竹器，然後慢條斯理出城。

× × ×

自從失去玉觀音之後，趙再富沒一覺好睡，連看到馬小寶也沒一絲笑容。

家內上下都知道老爺心情不好，沒人敢惹他，隔遠望見他，便遠遠走開。

趙再富不斷拿婢僕來出氣，馬小寶與曾白菜芳心却暗暗高興，只是她們不知道李信的安危，有一點担心，不過却知道李信沒落在老甲魚手中，否則老甲魚也不會生這麼大的氣！

這件事之後，趙再富也少到馬小寶房內了，馬小寶樂得清靜，而曾白菜却經常來找她談話，兩人年紀相當，遭遇大同小異，不由同病相憐起來。

「二十四妹，李信說會來救姐姐出去，你說他辦得到嗎？」

馬小寶自然不會潑她冷水，笑道：「他是八臂哪吒，自然有辦法，你便等他的好消息吧！」

曾白菜粉臉一紅，嗔道：「妹妹你說到那裏去了？姐姐把他當作親大哥！」

「是親哥哥還是親大哥？」這幾天來兩人感情已頗佳，馬小寶忍不住又取笑了她一句。

曾白菜輕輕一嘆。「姐姐已是殘花敗柳，還敢指望能……妹妹就不同，外面還有一個石大哥在痴痴地等你！」

馬小寶被她提起傷心事，神色一黯，道：「姐姐是殘花敗柳，難道小妹便不是？我……愧見他……」

曾白菜輕輕撫弄她的秀髮。「妹妹這話太傻了，你肯嫁給老甲魚，還不是爲了石大哥？」

「總之是我命苦……」

曾白菜苦笑一聲。「難道姐姐的命便不苦？」

「是有點不同的，你進來時，還沒有意中人……你不會明白的……我愛石大哥，不能把身子給他，却整天讓那老禽獸蹧蹋，你說那是什麼孽！」

「算啦，也許能守得雲開見月明，只要他不嫌棄你，便有幸福的日子過！」

馬小寶柔腸百結，珠淚暗彈，垂着頭坐在床緣。曾白菜歉道：「都是姐姐不好，惹你傷心！」

「這與姐姐無關，是妹妹命苦……」

就在此刻，外面突然傳來一陣焦急的脚步聲。曾白菜以爲趙再富來了，連忙出房。

到了房外才發覺來的是趙再富元配夫人的貼身丫頭小蘭，當下忍不住問道：「小蘭，什麽事兒，這般慌張的？」

小蘭轉過頭來道：「二十奶奶，等下再告訴你！」說罷轉入斜對面那個房子。

曾白菜輕哼一聲，冷冷地道：「就算老甲魚要去她房內，也用不着去報喜！」冷冷地轉身返回馬小寶房內。

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談着話，都希望老甲魚永遠找不到玉觀音。

過了一陣，小蘭跑了進來，道：「二十奶奶，二十四奶奶，你猜有什麽事令我一口氣從前堂跑回來？」

曾白菜冷冷地道：「誰知道你這丫頭在攪什麼鬼！」

小蘭道：「兩位奶奶一定想知道的，是有關玉觀音的事！」

這件事情，果然是曾白菜與馬小寶關心之事，兩人不約而同地道：「快說來聽聽！」

小蘭把手一伸，道：「二十四奶奶來了之後，還未有見面禮給我！」

曾白菜忙向馬小寶打了個眼色，看來小蘭在趙家還有一點地位哩。馬小寶想了一下，摘下頭上的一枝簪花，道：「我剛來什麼也沒有，這個給你吧！」

小蘭老實地不客氣，接過簪花便收了起來。曾白菜罵道：「死丫頭，還不快些說！」

「今早大奶奶有事吩咐我去找老爺，到了書房，老爺正在與張師傅及三叔商量着大事……」

馬小寶插腔問道：「誰是三叔？」

「趙小三，他是老爺的軍師！」曾白菜道：「張師傅是打手的頭子。丫頭，挑重要的說。」

「是。」小蘭道：「我在門外等老爺，無意中聽到，說什麼今早鼓樓被人貼了一張告示，貼告示的人是把玉觀音偷走的竊賊……」

曾白菜與馬小寶心頭都是一跳，神色十分緊張，小蘭撇着嘴道：「兩位奶奶可知道那竊賊叫什麼名字麼？」

曾白菜罵道：「死丫頭你要死呀！竊賊又不是姑奶奶叫他來的，怎會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小蘭伸一伸舌頭，道：「二十奶奶莫生氣，是蘭丫頭一時嘴快說錯！那竊賊叫三手神偷！」

曾白菜與馬小寶都是一怔，兩人互望了一眼，又問道：「告示上說些什麼？」

「叫老爺先放一個叫什麼鄭珠子的女人出去……還說這是第一項條件，限老爺在三日內放人，要不然老爺便別想得到那尊玉觀音！」

．曾白菜忙問：「老爺意下如何？」

「老爺還未決定！」

馬小寶也接着問道：「還有其他的沒有？」

「蘭丫頭知道的，只有這些！」

馬小寶揮手教她出去，臨行時又道：「再有消息，可要來報個訊兒！」

× × ×

老甲魚趙再富肯不肯放人？

書房內坐着四個人，趙再富，許雙槍，趙小三及張天佑。

趙再富道：「老夫最要緊的是要得回那尊玉觀音！」

趙小三道：「但咱們放了人之後，他若不交回玉觀音，甚至連個消息也沒有，咱們豈不是做了冤大頭？」

張天佑道：「不錯！俺也是認爲不用理他，我看他會比咱們還急！」

趙再富轉頭問許雙槍：「許老大，您經驗豐富，請您給老夫一個建議！」

許雙槍道：「老子沒意見！」他聲如霹靂，態度倨傲，咄咄迫人。

趙再富對他自稱「老子」，絕無反感，仍然溫聲問道：「許老大大名遠播，智勇雙全，一定有主意！」

許雙槍哈哈一陣大笑。「因爲你們雙方的意見都對！假如咱們放了人，又怕他從此不再出現；但若不放人，他也可以不出現……」

趙小三道：「但咱們若以鄭珠子的安全爲藉口，俺不信他會繼續躲在暗處！」

許雙槍轉頭望着趙再富，冷冷地笑道：「可惜咱們不是要跟對方鬥智，也不是要殺對方洩氣，重要的是要回那尊玉觀音，是不是這樣，趙翁？」

趙再富鼓掌道：「正是如此！殺死他又有什麼用？老夫要的是玉觀音！聽見沒有？要玉觀音！」

趙小三與張天佑臉臉相覷，作聲不得，趙再富轉過身去，說道：「許老大，拜託拜託，老夫現在心頭很亂，請您指條明路……」

許雙槍道：「簡單得很，立即放人，再做兩件事……」話說到這裏，他故意頓住。

趙小三冷冷地道：「是那兩件事，小弟很想請教！」

「第一件事，派幾個生面人跟着鄭珠子跟她哥哥，依俺之見，她一回家，必定與她哥哥離開本城，去的地方，很可能便是竊賊藏所……」

趙再富鼓掌道：「對對對！第二件事呢？」

「貼出告示，叫對方再開出第二次條件！」

「還要……」

「當然，他掌握了趙翁的命根子，要求會這般低麽？而且告示上已說明這是第一件條件，既有第一件，自然還有第二件！趙翁莫忘記，你要的是玉觀音，問題是你肯不肯不惜任何代價？」

趙再富臉色一變再變，過了半晌才道：「他若要老夫的命，要老夫的全部財產，老夫自然不會答應！」

許雙槍道：「他有了玉觀音，自然不再不開價，何況這尊玉觀音，根本難以脫手！」

趙再富喝了一口茶，說道：「小三，明日便放人，貼告示的事情，也交給你辦吧！」

× × ×

鄭珠子回家，鄭和子疑在夢中。「妹子，你怎回來的？」

鄭珠子伏在哥哥的肩上痛哭起來。「大哥，我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麽會放我回來的！」

「眞是天見可憐！」

鄭珠子道：「大哥，他們沒有難爲你吧？」

「妹子，你……」鄭和子雙手抓住鄭珠子的肩頭，緊張地問道：「你沒事吧，那老甲魚……」

鄭珠子雙頰通紅，垂首道：「我沒事……那老甲魚不知什麽原因，每天還以好魚好肉招呼我，又派了幾個丫頭看着我，其他的倒沒什麽……」

鄭和子噓了一口氣，道：「這樣就好……一定是爹娘在天之靈保祐你……啊，你且回房，待我去通知小虎一下，這幾天小虎爲你担心得吃不下，睡不着！」

鄭珠子臉上更紅，嗔道：「大哥，你胡說什麽？」

鄭和子樂得哈哈大笑。「俺這就去！」說着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鄭珠子驟得自由，心頭又驚又喜，又有點難以置信，怔了一下，才定下神來，到父母的靈前點了香，叩了幾個响頭。

過了一陣，鄭和子返回來了，大聲道：「妹子，小虎說去買一隻鷄來慶祝你重獲自由，俺先去燒水，你準備一下吧！」

鄭珠子入房換了件衣服，仔細梳了頭，抹了點茶油，編了辮子，到灶房要燒火，鄭和子笑嘻嘻地道：「等下吧，你跟小虎先談談！」

鄭珠子一陣甜蜜，輕輕啐了他一口，扭頭回去了。

鄭和子以爲小虎很快便會回來，不想過了好一陣，小虎才到，只見他雙手提了好些菜。鄭珠子開了門，兩人都是又驚又喜，默默相對，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良久，還是鄭珠子先開口。「小虎哥，你好！」

「好……你，你也好吧！」趙小虎連聲音也變了。「能回來就好……我本來該早點來的……因爲我去通知樊老伯……他很好，很關心你……」

鄭珠子「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眞是個傻子，有誰怪你？」

趙小虎傻乎乎地嘻嘻一笑，把菜遞了上去。「俺煮的不好，還是你燒吧！」

鄭珠子接了過去，看了一眼，嗔道：「誰叫你這般破費的！」

「不要緊……你回來，俺好高興，再破費也應該的……咱們要不要請隣居過來吃一頓！」

鄭珠子道：「我叫哥哥出來陪你，你跟他商量吧！」她像春燕一般輕盈地轉了個身，奔進灶房去了。

鄭和子出來之後，道：「小虎，咱們還是別去驚動隣居……」

「爲什麽？」

「俺看趙再富不會無緣無故放過咱們的……」

「那張告示的事你不知道？」

「怎會不知道？但俺相信老甲魚一定派了很多人去附近監視，俺担心李大哥及黎大哥他們若不知道就找上來，可就麻煩了！」

「不會，他們來也會去找樊老伯！」

「小虎，俺跟你商量一件事，你且坐下來。」鄭和子一手把趙小虎按下。

趙小虎驚詫地道：「什麽事兒？」

「俺妹子跟你的事！」鄭和子雙眼緊瞪着趙小虎。「俺問過啦，老甲魚對俺妹子很禮待，我妹子身子還是清白的，現在只問你一句話，你還要不要她？」

趙小虎喘着氣，道：「和子哥，你這是什麽話，難道俺的心意你還不知道？」

「情況有點不同，俺怕你有所誤會，而改變主意，所以一定要問個清楚！」

趙小虎斬釘截鐵地道：「就算珠子被老甲魚毀了清白，俺也要她！她是個好姑娘，俺知道，而且這種事又怎能怪她，所以你不用再問！」這幾句話聲浪極大，連灶房內的鄭珠子也聽見，只覺得心頭怦怦亂跳，甜得膩人！

鄭和子拍了趙小虎一下。「眞是好兄弟，俺不是不相信你，而且俺適才在灶房內，有了一個決定，既然以後是一家人，俺自然要問個清楚！」

「和子哥，你有什麽決定？」

「無論如何，萊陽城對咱們都不是安全的地方，咱們走吧！」

「到那裏去？」

「隨便，憑咱們一雙手，不怕不能重新建立新家園！」

趙小虎被他說得雄心勃勃，大聲道：「好，俺沒意見，幾時起程？」

「這一兩天內便離開！」

「不過咱們沒一點錢在手，可是寸步難行啊！」

「把屋子賣掉吧！」

趙小虎站了起來，道：「俺現在便去找中人，託他去找買主！」說着又一陣風似的出去了。鄭和子搖搖頭，道：「眞是個急性子的憨直漢！」



鄭珠子伏在哥哥的肩上痛哭。

## 强將手下無弱兵

六月初二黃昏，秦守仁與黎明假扮小販挑菜入城販賣，次日一早，便去鼓樓找樊有柏了。

秦守仁見圍在附近的人頗多，便用上與樊有柏訂下的暗語：「這些燒餅不大好，老闆，可不可以讓咱們挑一挑？」

樊有柏含笑道：「兩位是新主顧，隨便你們吧！」

秦守仁與黎明聽罷均是大喜，隨便挑了幾塊，拋下錢便站到附近去哨。猛見樊有柏暗暗向他倆打眼色，秦守仁順着他的眼光望過去，只見鼓樓柱子上貼着一張大紅紙，忙對黎明道：「那裏有張告示，咱們過去看看！」

兩人邊吃邊走，來至鼓樓前，因爲這

張紅紙已貼了兩三天，城內的人全已知道，因此觀着的人寥寥可數。

「三手神偷知鑒，前之所求，經已照嘱辦妥，不知閣下何時有空，請到舍下一坐，談談交回玉觀音的條件，尚祈早日回音是盼，趙再富白。」

兩人看罷，一聲不响，走回對面，與站在樊有柏背後不遠之處。

黎明忽見樊有柏伸手到背後，食指在空中移動着，他連忙通知秦守仁，兩人看了好一陣，才知道樊有柏在那裏「寫字」通知自己：下午，城外。

黎明走上前，道：「這燒餅不錯，咱們再買兩個，下午當點心吃！」

樊有柏知道他已明瞭自己的意思，包了兩個燒餅給他，又連聲道謝。

黎明與秦守仁返回旅館取回担子，空着籮，挑出城去。他倆不知道樊有柏會在那裏與他倆見面，只得分了開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各奔前程，到了下午便開始繞着城找尋起來。

找了好一陣，黎明才看到樊有柏慢吞吞出城，他一直向前走着，黎明只得遠遠吊在後面。

樊有柏走了三四里路，才拐進一座樹林，黎明這才加快步伐跟了上去。

樊有柏見他進林，道：「上來吧！」

黎明一抬頭，見他坐在樹上，神態十分悠閑，不覺也動了童眞，爬了上去，坐在他旁邊的一根樹枝之上。「老甲魚放人了？」

「是的，而且鄭珠子不損毫髮！」

「這結果有點意外！」

「是有點意外！」樊有柏忽然露出笑容，「不過它却告訴咱們一件事，那尊玉觀音一定十分值錢，而且對老甲魚來說，十分重要！」

「不錯，所以俺的第二步計劃可以繼續進行！」

「你打算要他多少錢？」

「叫他拿出一萬個光大頭銀元來救濟災民！」

「一萬個光大頭？」樊有柏不由吃了一驚。

黎明笑道：「不要緊，現在咱們的人已出來，已不必投鼠忌器，先把價錢開高一點，讓他慢慢減價，屆時咱們也可以猜測到玉觀音在他心目中的價值！」

「你莫忘記，鄭氏兄妹仍在城內，老甲魚再翻臉，連鄭和子也抓起來，並非沒有可能！」

黎明沉吟不語，樊有柏道：「不過鄭家兄妹與小虎已決定離開萊陽城，連房子也賣掉，現在在等買主付錢！」」

「如此也不過多等幾天而已！」

樊有柏道：「不過他們即使能離開萊陽城，只怕也甩不掉趙家的釘梢！」

黎明笑道：「這個問題不大，叫他們出城之後向南走，咱們替他拔掉背後的蛆虫！」

樊有柏想了一下，道：「咱們以後仍在這裏會面，還是在城內？」

「在城內！在城內要指示老甲魚比較方便！」

樊有柏道：「城內有一座城隍廟，咱們就在城隍廟見面，第一次見面的日期是鄭家兄妹離城後的第三天中午！」

「好，一言爲定！」

樊有柏道：「你先離開去找你的朋友吧！」

黎明找到了秦守仁，把經過告訴他，秦守仁道：「咱們去準備一下，看來鄭家兄妹也得後天才會出城！」

× × ×

秦守仁的估計有點錯誤，鄭家兄妹及趙小虎出城之日是六月初八。

出城幾里，黎明與秦守仁便發覺了，他們藏在路旁的樹上，目送趙小虎三人離開，仍然匿着不動。

一回，見幾個挑夫自遠處走了過來，黎明向秦守仁打了個手勢，表示這幾個挑夫不是善類！

趙小虎三人已去遠了，那四個挑夫亦去遠了，黎明這才自樹上溜了下來，慢慢跟了上去，秦守仁則依事先訂下的計劃，仍留在樹上守株待兔。

黎明的背影已經消失，萊陽城的方向忽然不徐不疾地馳來一輛馬車，車輪陷泥頗深，看得出車上的人一定不少·那馬車的外壳甚是骯髒，一望便知平日必是載貨物比較多，可是車篷前後都用布簾遮了起來。駕車的是個臂膀粗大的壯年漢子，皮膚黝黑，但駕車的手法却不大在行，車子走起來忽左忽右，秦守仁臉上立即現出笑容。

馬車又過去了，秦守仁再等了一陣，見後面再無扎眼的人，然後溜下去，悄悄跟在馬車之後，馬車走得雖慢，但長途跋涉之下，仍比人快，秦守仁心頭大急，踮着腳看了一回，踏着田梗走捷徑。

六月天日頭又毒又辣，尚未正午，已晒得人們頭髮發燙，鄭和子見妹子滿面汗珠，心頭不忍，道：「小虎，咱們到林內歇一下吧！」

趙小虎從來以鄭和子馬首是瞻，滿口答應，三人入了樹林，在樹林歇着，那幾個挑夫遠遠看見，也在路旁停了下來。

黎明略一沉吟，繼續前進，當他經過挑夫的身前時，那四個挑夫，不禁注視起他來。

黎明若無其事地走到趙小虎面前，跟他交談起來。那四個挑夫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麽，互望一眼，派了一個年紀較大的慢慢走過去。

這人距離樹林還有二三十步，趙小虎與鄭和子已帶着珠子繼續上路了，黎明則含笑斜倚着樹幹。

那漢子微微一怔，不知該對付黎明，還是繼續追趙小虎，下意識地轉頭望向同伴，結果另一個身裁健碩的大漢走向黎明，另兩個則仍然跟着趙小虎三人。

那年紀較大的，見有了伴，胆氣頓壯，來至黎明身前問道：「喂，你是幹什麽的？」

黎明笑應說道：「你看不見俺在乘凉麽？」

那漢子臉色一沉，喝道：「小子，你可別敬酒不吃，偏要吃罸酒！」

「哎，您大爺問得糊裏糊塗，叫俺怎樣答覆您？」

身裁魁梧的漢子道：「你認得剛才那三個麽？」



黎明仍然輕輕鬆鬆地道：「不認識，俺問路而已，難道這也須認識？」

「問路？哼！問路他們爲何會立即離開？」

「這個俺又怎會知道？你倆是什麽人？又不像是巡捕房的人，倒像是刦匪！」

年長的漢子向同伴打了個眼色，兩人同時向黎明撲去。黎明是什麽樣的人？他倆在眉來眼去，豈有看不到之理？是以三人幾乎是一齊動作！

那兩個漢子前進，黎明却後退，他一退之後，身子突然凌空躍起，左右雙脚齊飛，分踢過去！

那兩個漢子撲去之勢甚急，待到發覺不對，要想收勢已來不及，只聽「噗噗」兩聲，兩人的小腹都吃了黎明一脚！

這兩脚是黎明把一切都計算好，拚力踢出的，是以力量極是沉重，痛得那兩個漢子捂着肚子，彎下腰，只覺五內都似要翻過來，連聲音也叫不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黎明雙脚落地之後，踏前一步，再補上一拳！

「蓬蓬！」兩聲如同敲鼓，那兩個漢子在這一瞬息間，簡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兒！

黎明左拳一勾，「噗」一聲，擊在那個身裁魁梧的漢子的太陽穴上，那彪形大漢像死牛一般，癱軟跌倒地上。

那年長的漢子武功顯然較高，只是輪在大意而已，此際戰鬪力雖然尚未完全恢復，但已知危機深重，咬着牙向後退了兩步。

黎明解決了那彪形大漢，又快步迫向那漢子！年長漢子倏地猛吸一口氣，飛起一脚，也是蹬向黎明的小腹！

黎明手一撥，上身向前一俯，右掌又沉重地擊在對方的脅下！

「勒」地一聲，肋骨斷了一根，這一下劇痛，反而使得那漢子精神一振，緩過氣來，驚呼了一聲！

黎明怕那兩個漢子會立即趕來，瘋狂般連擊三拳，那漢子如挨巨鎚痛擊，氣一閉就暈倒了。

黎明把他倆拖至樹後，立即向趙小虎的去路追去。

趙小虎等三人仍然不徐不疾地走着，背後那兩個漢子則亦步亦趨跟着。

黎明快步走來，叫道：「喂喂，你們兩個的同伴不知爲什麽忽然打架起來，快過去看看！」

那兩個漢子聽後都是一怔，忍不住都轉過身來，黎明依法施爲，又使出凌空鴛鴦腿！

不料這兩個頗爲乖巧，心中對黎明早巳生了疑念，因此都能在危急中閃過這致命的一腿！

黎明雙脚落地，那兩個漢子也都抽出武器來，一個用的是明幌幌的刀子，另一個則是一把手鎗！

持鎗的漢子喝道：「相好的，乖乖把手舉起來，否則刀鎗無眼！」

黎明如遭電殛，所有的動作都立即停住！那持刀漢子立即笑駡道：「走過來，小子要想騙大爺們？哼，有眼不識泰山！」右手伸出去搭黎明的肩膊！

他實在料不到這個動作是他今生最大的錯誤！

這刹那間，黎明目光一瞥，見持刀漢子的身形正遮住持槍漢子的鎗管，立即有了決定，身子好像兇猛的豹子一般，雙手齊出，右手一翻，抓住了對方的左手腕，跟着向內一扯，左拳筆直搗出，正中其上腹。

那漢子喉間發出「胡」的一聲响，身子的氣力在這一眨眼間，幾乎全部消失！

黎明右膝一提，這下更慘，撞在那漢子的下陰，痛得他連刀子也抓不住，眼淚似江水一般，滾滾淌下。

持槍漢子只怔了一怔，同伴已完全爲黎明控制，要開槍又會誤傷同伴，只得向旁跑去，希望以另一個角度開鎗！

不料黎明控制局勢之後，立即移動那漢子，始終把他當作盾牌，持鎗漢子幾番没法開鎗，只得陪着黎明團團轉動。

雙方不斷地轉動着，但黎明手上多了一個人，比較吃力，幸而趙小虎等人發覺了，轉身奔了過來。那持槍漢子，立即轉身發了一鎗，這一鎗只是示警，是以没人受傷！

他轉身的刹那，黎明立即把手中的那個漢子向他抛去！那人開了一鎗之後，背後之風聲略有所覺，又轉身開了一鎗！

「砰！」這一鎗射在他同伴的身上，而他同伴也没放過他，臨死時也給了他一下，把他撞倒！

黎明像豹子般撲了上去，先一脚蹬在那漢子小腹上，那漢子立即滾動起來，但手中的鎗仍緊緊握住。黎明扭住對方，卡住對方的手腕，經過了一番搏鬥，才把對方擊暈，同時奪下了手鎗！

趙小虎三人見他没有危險，又遵照黎明的命令，繼續前進了，但這次他們走的都是小路。

黎明剛喘了一陣氣，忽然聽到一個轆轆的車輪聲，轉頭一望，一輛馬車不徐不疾地馳來，到了黎明面前，車夫把馬勒停，問道：「老鄉，發生了啥事兒？」

「没有什麽，遇到兩個土匪！眞他媽的！」

車夫道：「不錯，俺也聽人說過，這附近的土匪可不少！」車夫甚是熱情：「老鄉要去那裏？」

「去金口！」

「順路順路，送你一程吧！」

黎明道：「這怎好意思？咱們可是初次相識！」

「出門相見就是朋友嘛！」車夫笑道：「何況俺也怕土匪哩，多一個人，增一分胆量！」

黎明拱手道：「謝啦，您走您的吧，俺突然想拐去萊西！」

車夫臉色變也不變，冷冷地道：「現在俺要告訴你，俺也是土匪！」

黎明斜掠一步，匿在一棵樹後，再緩緩探頭出去，那車夫不知已去了那裏，而馬車則停在路中。

黎明暗暗吃了一驚，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一陣沙沙的脚步聲，目光一掠，知道自己被包圍了！

× × ×

秦守仁跟在馬車之後，又怕跟得太貼會引起馬車上的人的疑心。吊在遠處又怕

黎明一時不防，會遭毒手，所以抄捷徑而行。

所謂捷徑，其實就是田埂，秦守仁作的是商販的打扮，却急行在田埂上，心思仔細的人，一定會有疑心！

偏生馬車上便有這種人，立即通知車夫催馬急馳，這一來，秦守仁雖然走捷徑，仍然要比對方慢。他見馬車速度快了，也走得更快了。

馬車上有人道：「黃河，韓安山，你們兩個下車，注意田埂上那個人！」

兩個漢子悄悄下去了，而馬車去得更快。

「砰，砰！」前頭突然傳來兩響鎗聲，馬車去得更急，車夫忽然道：「大伙兒跳下車去！俺先去看看！」

× × ×

秦守仁的行藏被對方看破、但對方的黃河、韓安山的行動也落在他眼中，他向來仔細，知道如果行色引起對方生疑，去找黎明，只能更使黎明暴露。是以一發現黃河及韓安山便雙脚一轉，拐向一邊。

黃河及韓安山一怔，因爲秦守仁去的方向，遠離發出鎗聲的地點，不過兩人仍然遠遠跟在後面。

秦守仁見甩不掉，又担心黎明的安危，心頭又驚又急，忽見前頭有座茅厠，心生一計，鑽了進去。

黃河及韓安山互望了一眼，但仍不敢大意，慢慢走了過去。到了茅厠外面，兩人同時把鎗抽了出來。

秦守仁在裏面無機可乘，又驚又怒，忖道：「許雙槍遠近知名，想不到連他的手下也不好對付！」萬般無奈之下，把身上的刀鎗都掏了出來，放在茅厠內，再用樹葉蓋住。然後長長吐了一口氣，舉袖拭汗走出去。「兩位老哥可以進去啦！」

黃河和韓安山突然分左右把他挾住，秦守仁大驚失色，「你們是……是賊？喂，老鄉，請您開恩……」

黃河伸手在他身上摸了一陣，摸不到什麽硬物，喝道：「你幹啥亂跑的？」

「俺急嘛，這條路俺經常來往，知道這裏有座茅厠……兩位是幹啥的，連這個也管？」

韓安山喝道：「你幹什麽活的？」

「俺是販賣山貨的，正想去姜山鎭跑！」

韓安山放下手，鬆了秦守仁，秦守仁一邊撫着手臂，裝作一片酸痛的模樣，一邊聊着。「俺知道了，你兩位一定是巡捕房的大哥，這年頭土匪太多，眞需要你們的保護！」

黃河喝道：「別囉嗦，快滾吧！」

秦守仁向他倆行了一禮，剛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雙手在身上直摸，喃喃地道：「怎地不見了荷包？」轉過身來，陪笑道：「兩位大哥請別開玩笑！」

韓安山怒道：「臭你老娘，你家大爺有的是錢，才不偷你的那幾個臭錢！」

秦守仁抓抓頭皮，哈腰道：「對不起，那一定是掉在茅厠內！」說着直向茅厠走去。

黃河十分精明，閃身在他之前走進茅厠，秦守仁心頭怦怦亂跳，也跟着進去，韓安山則在外面守着。

黃河一眼便見到地上有一堆東西，彎腰去拾，秦守仁至此不得不冒險，伸起一脚，在他後臂上一掃，「卜通」一聲，黃河已跌落茅坑內。

韓安山叫道：「什麽事？」伸頭進來，秦守仁來不及拾槍，一拳筆直搗出，正中韓安山的鼻樑！

「噗」的一聲輕响，鼻骨碎裂，韓安山只覺雙眼一暗，腦袋一陣暈眩，顫魏魏地舉起鎗來，還未發射，已給秦守仁一掌掃落地上。

黃河在茅坑內大聲叫喝，手中那管鎗早已掉在下面，只能徒呼荷荷。

秦守仁拾起鎗來，道：「老鄉，俺才是土匪，把身上的錢抛下，要不然請你吃一頓蓮子羹！」

韓安山血流滿臉，心頭說不出的窩囊，想不到整天打雁，如今却被雁啄眼，苦笑一聲，乖乖把身上的荷包丢在地上。

「很好，請你也跳下茅坑！」

韓安山道：「兄弟，俺以前也是幹這行的，請您高抬貴手吧，俺鼻骨已斷，弄不得髒！」

秦守仁舉槍道：「那麽俺只好打碎你的膝蓋了！」

韓安山如兔子般跳了起來，一陣風衝進茅厠，捂着鼻子跳了下去，許雙槍的手下素來不作無謂的犧牲！

秦守仁哈哈大笑，檢回自己的飛刀及手槍，大步流星走了。



黎明的特點便是反應較快，一個滾地葫蘆，滾到另一棵樹後，他看不準對方有多少人，也不敢肯定對方的藏身之所，所以只能一直往來路退去。

「兄弟，把鎗丢下，咱們好好地談一談！」

黎明手臂一抬，望發聲之處開了一鎗，「砰！」槍聲過後，樹上跌下一個漢子來，只見他雙掌按着大腿，鮮血不斷自他指隙間流出來，又驚又恐地望着黎明。

黎明道：「兄弟，把你的同伴都請出來吧，否則……」話音未落，又是「砰」的一聲槍响，槍是發自馬車車篷內的！

這一鎗來得無聲無息，黎明全然不防，只覺手臂一震，五指不由一鬆，手鎗登時掉在地上！

這一鎗的目的物，肯定是黎明手上的鎗，黎明見對方槍法如此準繩，吃了一驚，立即縮在樹後。

「兄弟，現在大家大概可以慢慢談一談了！」說這話的人仍在馬車內，黎明看不到對方，心頭有點發毛，不過他還有一張皇牌，是對方不知道的。

「兄弟，你是那條綫上的？」

黎明也反問對方：「兄弟，你們又是那條綫上的？」

「許雙槍的『保境安民大隊』！」

「哎呀！許雙槍不是出了名的土匪麽，怎地又幹起什麽『保境安民』來了？」

「說！趙再富的玉觀音可是落在你手中？」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哼，大家不妨明講！」



黎明道：「俺跟你們雖然不是一條綫上的，但玉觀音不是俺拿走的，也不在俺手中！」

「那麽你爲什麽要殺咱們弟兄？」

「是他們要殺俺的，俺若不反抗，豈不白死？」

「咱們絕對不會胡亂殺人！」

黎明淡淡地回答道：「也許是誤會，因爲我去問路，你們的人硬跟我衝突起來了！」

「你問的是不是兩男一女的？」

「是的！那三人根本不是肥羊，你們跟着他們幹啥？」

馬車上那人聲音一變。「兄弟，出來吧，跟咱們去見老大！」

黎明問道：「你是剛才那個車夫？」

「看來俺要用槍才『請』得動你！」

話音一落，「砰」的一响，黎明頭頂半尺之處多了一個彈洞！

這一鎗是在黎明對面的一棵樹上射來的，黎明心頭一沉，只好乖乖走了出來。

「喂，相好的，你們老大在那裏？」

「俺帶你去就是。」馬車上那人道：「把手舉起來，對對！」

黎明邊走邊問：「你們老大在萊陽城吧？聽人說趙再富禮聘他追討玉觀音……」說着已來至馬車前。

車內那人道：「兩把槍對着你，你最好不要妄動，乖乖跟着咱們，包保你平安無事，甚至有發財的機會！現在你輕輕爬上來！」

黎明輕輕撥開布簾，果然見到兩管黑忽忽的鎗管，正指着自己，他手在板上一按，跳了上去，左脚落地，右脚向後一撑，蹬在馬臀上。

那馬兒吃痛，突然標前兩步，馬車內的人視綫被布簾遮擋，看不到這個動作，猝不及防之下，失却重心，上身向後一仰，人一緊張，鎗立即叫响！

「砰砰」兩聲槍聲過後，又是兩聲，馬匹去得更急，沿途狂奔。

這時候，樹上跳下幾個漢子來，叫道：「老馬老馬，他媽的，你攪什麽鬼！」

一個矮瘦的漢子道：「好像有點不對，快追！」

「你奶奶的，那馬發瘋了，能追得上嗎？」

× × ×

秦守仁聽到鎗聲，跑得更快，自田埂上躍上大路，遠遠便看到樹上爬下四個漢子，他脚步一慢，若無其事，裝作趕路地走了過去。

那幾個漢子的對話他都聽見，心頭有點忐忑，不過他有一個預感，黎明一定没事，黎明若是死了，馬車爲何不停下來。

當然詳細情況秦守仁没法知道，他只能繼續前進，因爲馬匹無論牠發不發瘋，都會停下來，那四個漢子商量了一陣，也跟了下去。馬車終於慢下來了，停在一叢灌木前。

× × ×

當馬兒受驚竄前，突然拉動了馬車，使得車廂內的人上身向後一仰，手中的鎗叫响，但子彈都射在車篷上去了！

黎明要爭的便是這個時機，馬車突然移動，因爲他有備在先，所以對他没有影响！

鎗聲叫响之後，黎明已抽出懷內的一柄鎗來，也迅速發了兩响！

這兩鎗全部射在那人的胸膛上！那漢子年紀看來已有四十餘歲，面皮青白，嘴角一扭，要想舉臂開鎗，已被黎明劈手把鎗奪去！

「玉觀音一定在你手中……俺自信没看錯人……」

馬車不斷向前移動，路旁的樹木迅速後退，黎明淡淡地道：「你却看錯了一件事，想不到我身上還有一柄鎗！這柄鎗也是你的同伴的！」

「俺老馬一向敬佩英雄，好……了得……玉觀音落在你手中也不寃……」那漢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俺死在你鎗下，也……也不……」

黎明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連忙問道：「玉觀音如何個值錢法，你可知道？」

老馬眼睛已經閉上，馬車仍然在移動着，馬匹受驚發瘋，跑得雖快，但停得也快，終於慢慢停下來。

黎明在老馬身上搜了一下，除了幾個大洋之外，並無什麽東西，他老實不客氣把錢帶鎗，全部繳了，身子探出車外，把車拉停。

「秦大哥不知去那裏？這裏有叢樹林，俺從這裏下車，再悄悄兜回去，然後回萊陽城找樊老伯！」黎明心 一定便跳下馬車。

他今日幾番都能化險爲夷，心頭十分輕鬆，吹着口哨，繞過那叢樹林。「他媽的，撒泡尿再走！」他不吹口哨，輕聲哼着戲曲：「你這賊禿法海，因何要水浸金山寺……」

一曲末畢，後腰一痛，一個冰冷的聲音道：「這是鎗！快收起法術退水吧！」

黎明打了一個冷顫，鬆下褲脚，裝作輕鬆地道：「你來得眞不是時候！」

「俺一直跟着你，不過現在才是時候！」那人伸手過來，把他身上的三柄鎗都掏了出來，抛在地上。這種情况，本來不是完全没有反抗的機會，不過這一次黎明却不敢冒險！

因爲那柄鎗管十分穩定，一直貼着他的腰眼，儘管那人左手不斷在他身上找鎗，但鎗口從未離過腰！

指揮這柄鎗的是一隻最適合用槍的手，有這種手的人，什麽時候該用鎗，他最透徹，所以黎明完全不敢冒險！

「你就是剛才那個車夫？」

「不錯，現在咱們再上車吧！」

「原來你躱在車廂下！」

「不錯，快上車！」那車夫仍是這麽一句話。「俺對馬匹的脾性很熟悉，你別想再動歪腦筋！」

黎明呆了一呆，他的心事叫人揭破，自然不敢妄動，車夫把鎗管移後。「跳上去！」

黎明慢吞吞地爬了上去，但當他雙脚都上了之後，忽然很快地衝了進去，自車後跳了下去！

「砰！」一顆子彈在他脚邊入地。「站着別動，老子的脾氣不好，不能再忍受了！」

黎明聽聲音才知道那車夫根本没有跟

看他上去。當黎明自車廂後面跳下時，車夫立即蹲下，在車下給他一鎗！

「你找俺幹啥？」

「不是俺要找你，是咱老大想跟你先談一談！」

「談什麽？」

「當然離不開那玉觀音！」

黎明心頭一跳。忍不住忖道：「許雙鎗爲啥對玉觀音這麽重視？莫非他知道它的秘密，而想暗中吞掉？」想到此他心頭怦怦亂跳：「一定是如此！玉觀音一定還有一件什麽未爲人知道的秘密，這秘密必定關係重大，所以趙再富才肯立即把珠子放掉……」

那車夫慢慢走近，手中之鎗仍然對着黎明。「你在想什麽？俺老大要見你，不會辱沒你吧！」

黎明賊忒嘻嘻地一笑。「假如俺說玉觀音不是俺偷的，你會怎樣？」

那車夫臉色一沉，道：「假如玉觀音與你毫無關係，你早已死了幾次！」

黎明心頭一震，暗中道：「不錯！剛才俺便有機會被殺，這樣看來許雙鎗必定非要玉觀音不可了！」

他又對那車夫嘻嘻一笑。「你聽清楚一點，那尊玉觀音絕對不是俺偷的！」

車夫臉色不變。「俺不管是你偷的，還是你搶的，總之它的下落，你一定知道！俺要的也只是這些，其他的自然有許老大跟你說！」

黎明心頭一沉，暗中叫道：「許雙鎗果然不好對付！」吸了一口氣，問道：「假如你抓錯了人，把一個毫無關係的人交給你們老大，你說他會怎樣對付你？」

車夫臉色一變，槍口一抬，冷冷地道：「你不是想告訴我，說我抓錯了人？」

「啊，俺看咱們還是先趕路吧，從早到現今都沒一點水進肚，咳咳……要命！」黎明頭一抬已看見秦守仁了，可是秦守仁背後還有四個漢子。

黎明忽然問道：「喂，趕車的，這些人都是你的同伴嗎？哦，原來你在等他們！唉，既然又要坐馬車，咱們不如先上去吧！」

車夫喝道：「你給俺放光棍一點，沒俺的命令，你不能亂動！」

黎明也大聲叫道：「告訴你，俺若是要害你的，根本容易得很！俺對許老大說，你叫俺悄悄跟你合作，再想個藉口去騙他……」

「操你老娘！俺幾時這般說過！」

黎明聽他氣急敗壞，知道車夫對許雙槍忌憚得很，便又冷冷地道：「俺最不愛聽人呼呼喝喝！」說着慢慢爬上車廂。

車夫左手抓住布簾，右手提鎗，鎗口對着黎明。「現在俺不呼喝你，你也不要再動一下！」

「俺動有啥用？拍馬催車？嘻嘻，什麽動作也快不過你的槍！」

「俺看你在許雙槍手下，槍法一定最準！」

「老大不算，俺排第三，雖是第三，但除非你是蒼蠅，否則都跑不了！」車夫臉上現出傲然之色。

黎明哈哈大笑。「不對！」

車夫怒道：「爲啥不對？你眞要試一試？」

「不對不對！」黎明正容地道：「因爲世界上根本沒有絕對的事！」

車夫一楞，問道：「你這話俺不明白，到底是指什麽事兒？」

「假如俺不是蒼蠅，也有可能不死在你槍下！」

車夫哈哈大笑。「這個當然，只要你合作，俺殺你幹啥！」

「不是這樣……唉，你這人槍法雖好，但腦筋就是不行，教人失望……」

車夫臉上立即換上一片怒容。「你別以爲俺不敢開槍！」

「根本不是這個問題，」黎明躺在車上，一動不動。「唔……你在心裏數一數，數到十，可能便會明白俺的意思，其實那尊玉觀音，根本不值錢……」

「什麽？」車夫大叫一聲，接着是砰砰的槍聲。

車夫身子一抖，雙眼翻白，黎明如豹子般跳了出去，道：「現在你明白了沒有，假如你比俺先死，你槍法天下無雙，也沒屁用！」劈手奪過他手中的手槍，回身射擊起來！

× × ×

黎明爲什麽要大聲問車夫？因爲他要提醒秦守仁，告訴他，他背後的人是許雙槍的手下！然後他再爬上車廂，這樣車夫爲防他再使詐，只得一直注視着他。

黎明又故意說些話引開他的注意力，那車夫一時不察，便中了計。

秦守仁怎會不知道背後跟着的是敵人？只是苦思無計而已！忽見車夫完全不理會他，而附近又恰好有一棵大樹，他心頭大喜，匿在樹後，掏出鎗來，對車夫連發兩槍！

這兩槍自車夫背心貫入，饒得他兇悍，也得到杜死城內報到。

車夫死後，背後那四個許雙槍的手下才緊張起來，想不到秦守仁會突然發難！

那四人掏出槍來後，發了幾响，子彈都嵌在樹幹上，秦守仁夷然無損！

其實黎明也犯了一個錯誤，他應該由車前跳下去，因爲那裏也有他被車夫拋掉的三把鎗！車後對方視野較廣，危機陡增。幸而他動作快，在車夫的屍體尚未落地之時，已跳下奪回他的鎗！

「砰砰！」兩顆子彈射來，竟射在車夫的屍體上，黎明回了兩槍，立即退到車廂後，飛快地跑到灌林處，檢起地上的鎗，左右雙鎗連環發射！

「砰！」一顆子彈貫穿了一個許雙槍手下的腦袋，對方火力稍減，秦守仁冒險探頭回敬一槍！

由於他與對方距離近，這一鎗又要了一條命，剩下的那兩個漢子大驚，落荒而逃！

黎明跳上馬車，驅車追趕，終於把最後兩個漢子都解決了！

遠處的路人，及較近的農夫，聽見卜卜的槍聲，早就避到不知甚麽地方去了。

黎明與秦守仁會合之後，慢條斯理地把他們身上的錢及子彈搜了，然後駕車跑了。

秦守仁叫道：「好厲害的許雙槍！他的手下跟其他的，果然大不相同！」



「俺聽到一個消息，許雙槍表面上給趙再富僱請，但暗中好像有意吞掉玉觀音！就不知道幹啥這般值錢！」

「哦？不管如何，咱們得好好利用這尊玉觀音！」秦守仁道：「現在咱們去萊陽城找樊老伯！」

「不，先下車，兜一個圈，後天才回去！許雙槍好生厲害，咱們不能够不小心一點，否則殺不了他，反而要死在他槍下了！」

秦守仁忽然一嘆。「我忽然覺得咱們兩個人，力量實在太單薄了！」

「莫忘記還有一個樊老伯！」

「樊有柏年老，李信受重傷……唉，可惜你那意中人不在這裏……」

黎明腦海中突然浮上了夏玉蓮的笑容來……

## 化敵爲友

六月初十，好一個艷陽天，大地都在發熱，萊陽的石板又滾又燙，是以正午的時候，連狗都不出門。

狗可以不出門，人却有種種的原因，不能不出門，樊有柏便是這樣，臂上掛着一隻竹籃，裏面放着菓品，頂着日頭，戴了頂發黃的草帽，快步走向城隍廟。

城隍廟的香火還盛，這年頭生活難熬，有那座廟宇不鼎盛的？不過，這時候，廟內却沒啥人！

廟祝早準備吃午飯去了，殿上只有兩個善男，樊有柏一望身形，便知道這兩個正是與自己約定見面的黎明和秦守仁。

樊有柏把菓品放在神案上，插上燭，點上香，恭恭敬敬地向菩薩拜了幾拜。

黎明與秦守仁較他早來，燒了金紙走向殿後，殿後有個小小的花園，還有個亭子，佈置得倒也有幾分像樣。

黎明與秦守仁坐在亭內等樊有柏。過了一陣，樊有柏來了。劈頭便問：「鄭和子他們安全嗎？」

黎明道：「跟梢他們的人，都讓咱倆解決了，不過却費了咱們很大的勁！俺教他們先去諸城避一避。相信不會有啥問題的！」

樊有柏道：「跟梢他們的一共有幾個人？」

「先後兩撥，共十餘人！」秦守仁道：「都是許雙槍的手下，難吃的菓子！」

樊有柏雙眼閃亮。「你們怕不怕？還幹不幹？不幹的話大家就拉倒，老漢把玉觀音交給你們，請你們帶給李信！」

黎明忙道：「沒有玉觀音時，咱倆尚且要與許雙槍見個高下，誰怕他？」

樊有柏道：「好，玉觀音是啥寶貝兒，咱們先別去理它，總之它是一件極有價值的東西，這便已足够！老漢認爲該向他提出第二個條件了！」

「第二個條件便是要他拿錢出來，救濟災民而已，但這些錢不好處置！叫他交給官府，嘿嘿，大家知道這是啥回事兒，若要他直接交給災民，又費時失事……眞不好辦！」

樊有柏道：「叫災民去他家內領！總之要他派發咱們規定的數目！」

秦守仁道：「這是個好辦法！就這樣決定！」

樊有柏又道：「小心，不要把告示貼在鼓樓下，那裏有狗！老漢先走了。」說着出亭而去。

秦守仁和黎明假意遊玩了一下，也收起菓品出廟了。

兩人到一家旅館住下，借了紙筆，由秦守仁奮筆疾書，寫了滿滿一張紙。

這封信用七首釘在街頭的一棵榆樹上，信封寫着趙再富親收。

× × ×

趙再富看了信之後，身子撲簌簌亂抖。他從來未被人這般欺侮過的，可是這一次實在倒霉到了家！

書房內有四個人，許雙槍雙眼閉起，衣襟却敞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架起二郎腿，十分悠閑，當然囉，玉觀音又不是他老許的，抓得到竊匪，大功一件，賺他一筆，抓不到人，拍拍屁股，他趙再富敢在背後放個屁兒？說不定還可以順手牽羊，把玉觀音吞了！

這件事有百利無一害，他能不悠閑？

趙小三及張天佑則是臉色陰晴不定，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趙再富手掌在案子上一拍，罵道：「眞是豈有此理，簡直欺人太甚！」

許雙槍淡淡地道：「趙爺何必生氣，條件太過苛刻的，便不用答應！」

趙再富長長一嘆，趙小三問道：「老爺，到底他開出甚麽條件？」

趙再富把信交給他。「你唸吧！」

趙小三輕輕唸了起來：「再富吾兄台鑒：前蒙吾兄高抬貴手，放了鄭家小妹，使弟十分感動。心想外間之傳說有關吾兄爲人刻薄、貪婪、凶殘……等等，必是謠言矣！」

趙小三唸至此，故意頓一頓，抬頭看了趙再富一眼，才續唸下去。「又承吾兄提醒，要弟開出第二次條件，弟考慮再三，敢不從命乎？弟之第二個條件，則要吾兄拿出三萬個袁大頭來作爲善欵，濟賑貧困之仕，限一個月之內完成，每人只能領取一枚。

「此事雖是小弟之要求，實限吾兄名利實歸，屆時誰不高呼趙再富萬歲乎？弟有心成全，所以不把此信內容公開，吾兄當能理解弟之一片苦心，幸甚幸甚。」趙小三聲音十分苦澀。「又是三手神偷！」

趙再富大聲叫道：「三萬個大洋，他媽的，可以娶幾個老婆，買不少塊田地！他奶奶的，好狠啦，還寫得挺好聽的！」

張天佑道：「對，這三手神偷眞是吃昏了頭，一個玉觀音怎值得三萬個袁大頭！老爺不必理他，三萬塊已可以買幾好尊了！」

趙再富怒道：「哼，你懂得甚麽？」

許雙槍輕咳一聲：「趙爺，張兄說得不錯，俺相信沒有一尊玉觀音，價值會超過三萬塊的！除非它眞的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趙再富嘆了一口氣。「那尊玉觀音的價值就是不止三萬塊！」

趙小三道：「不可能吧……」

趙再富對他可不客氣：「難道你比老夫還清楚？」

許雙槍不悅地道：「趙翁不肯告訴咱

們眞相，又要跟咱們商量，這個……嘿嘿，俺看一切還是趙翁作主吧，俺坐了不少天，人都懶了，也想出去走走！」

趙再富道：「這個……許老大，老夫是誠心誠意請您來的，是不是嫌老夫付的錢太少？」

許雙槍哈哈笑道：「錢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您請俺來幹啥？吃飯？拉矢？」

趙再富道：「老夫當然是請您來捉那個竊賊！」

「好！老許答應替你捉他，不過你不得干涉俺的行動！」

「這個自然……」趙再富沉吟了好一陣才道：「不過，捉竊賊是次要……」

「要緊的是玉觀音，對嗎？」許雙槍快口道：「不過，玉觀音被竊賊摔破，那一槍打碎，那怎麽樣？」

趙再富不思索地說道：「老夫絕不怪你！」

「好，就這樣，由今日起，你我互不相管，捉到人時，俺自會來領賞！」

× × ×

趙家的回信乃在鼓樓柱上，這封信表示難以答應，因爲條件太高！

這封信是趙再富親自寫的，他爲何突然改變了主意？原來他想通了一個關鍵，知道玉觀音的秘密還沒人知道，所以拒絕對方條件的語氣十分堅決。

這封信黎明與秦守仁自然看到，他倆都有點詫異起來，對那尊玉觀音的價值更覺神秘。

於是過了兩天，秦守仁再寫了一封信，這次把條件降爲兩萬個袁大頭！

不料，趙再富的答覆跟上次一樣，仍不接受條件。

黎明火了。「他奶奶的，難道只值一萬塊不成？」

秦守仁比較沉得住氣道：「慢慢來，現在咱們完全沒有後顧之憂，怕甚麽？」

黎明怒火一消，笑嘻嘻地道：「正是正是，咱們出來已久，還是到岑癘子那裏看看李信的傷勢吧！」

秦守仁道：「你甚至可以去諸城，找你的意中人一訴相思！」

黎明道：「是的，咱們故意作弄那老甲魚一下也好！不過得通知聲樊老伯！」

秦守仁自然不反對。次日一早，黎明與秦守仁又到鼓樓附近找樊有柏。樊有柏仍風雨不改，在那裏擺賣燒餅。

黎明走前買了一大包，自言自語道：「俺要去找個親戚，好一段日子都沒機會吃到您的燒餅啦！」

樊有柏一怔，又碍着有人在旁，只得淡淡地道：「找親戚也用不了多少天！」

「不！俺親戚住在很遠，一來一往，連躭誤的，起碼半個月！」

樊有柏瞪了他一眼，道：「路上小心，現在天氣暑熱，早晚較好行路。」

黎明付了錢，向他打了個眼色，便走了。

× × ×

出了萊陽城，秦守仁去岑癘子處，黎明則是去諸城，要見他未婚妻一面。

黎明還未到諸城——實際上，剛與秦守仁分了手不久，背後便有兩匹快馬，馳了上來，馬上的漢子身手矯捷，神情慓悍，黎明一看便知道來者不善，立即把手放入衣襟內。

前頭那個漢子向黎明行了一禮，隨即掏出一封信來，道：「請兄弟過目！」

黎明聽得心頭一震，暗忖道：「莫非趙再富已識穿了咱的身份？」當下一邊伸手接信，一邊問道：「兩位兄弟是那裏來的？」

前頭那個漢子笑道：「您看了信就知道！」

黎明把信撕開，上面只有寥寥幾字：「令友在俺手中，請跟來人走，俺有事要與你商量。許雙槍。」

黎明心念電轉，他雖然未與許雙槍謀過面，但自己年初跟韓雷搗蛋，最後把韓雷迫死，消息傳到許雙槍耳中，自己與他見面，便凶多吉少了，但若不去呢？這個「令友」又必危矣！

想到此，他猛地覺得「令友」兩字十分籠統，當下問道：「你們老大抓到的人，叫甚麽名字？」

「咱們能夠告訴你的，信上必有寫，信上沒有寫的，請兄弟莫多問！」

黎明冷笑一聲：「俺怎地知道，你們說的是眞的，還是假的。」

一個漢子問道：「哦？兄弟指的是何事？」

「俺那一位朋友被你們抓去的？」

「一個賣燒餅的老頭！」

黎明臉色一變，脫口問道：「是什麽時候的事？」

那漢子洋洋得意。「這證明咱們沒抓錯人！」

「他是俺舅舅，你們抓他幹什麽？」

「什麽？他是你舅舅？」那兩個漢子神情都是一怔，說不出話來，良久，其中一個才問道：「若果他眞的是你舅舅，爲什麽你住在旅館，不住在他家？」

這個問題十分尖銳，黎明呆了一呆，霍地大聲道：「這是咱們的事，與你無關！俺問你，你們把他怎樣處置？」

「他很好，一直受咱們的照顧，只要你合作，他一定會長命百歲，而且活得很快樂！」

黎明瞪着他們道：「你要俺如何合作法？」

「跟咱們去見老大，咱們不想難爲你，但你也莫作弄咱們，否則……後果你自然知道。」

× × ×

樊有柏如此仔細，又怎會露出破綻，被許雙槍逮住？

犯錯誤的並不是樊有柏，而是鄭和子和趙小虎，他倆千不該，萬不該，在六月初八日晨，離開萊陽城時，去向樊有柏告別。

那時候，趙家的人已知道鄭趙兩家賣房子的事，便猜到他們要離開萊陽，自然格外留意其舉止。

趙小虎與鄭和子兄妹，什麽人都不向其告辭，只向樊有柏告辭，於是便開始引起趙家方面的留意，可是樊有柏非常謹愼，而且年紀老邁，再說他家內亦已搜索過了，並無窩藏竊匪和收藏贓物的跡象。

所以趙家的人對他雖然有所懷疑，但始終沒有行動，而且漸漸也放鬆了對他的



監視。

許雙槍決定了自己幹之後，一邊買通趙家的人，掌握了各方資料，對樊有柏的確找不到什麽異處，可是秦守仁和黎明經常到鼓樓對面買燒餅，又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這兩人不是本城人氏，可是最近又經常在城內出現，漸漸也引起許雙槍手下的留意。

黎明臨行時向樊有柏「辭行」，隨即與秦守仁出城，這行動報告到許雙槍面前時，許雙槍立即親自帶人去樊家抓人。

許雙槍很禮貌地對樊有柏說了一聲請，樊有柏也禮貌地問道：「大爺請老漢上路？」

許雙槍搖搖頭。「俺想跟你的朋友談談，所以非你不能請得動他！」

樊有柏呵呵地笑道：「老漢有什麽朋友？」

「今早買燒餅的那兩個！」

樊有柏臉色一絲不變，說道：「總之您老大是要扣押老漢，對不對，等老漢收拾一下！」

許雙槍斜視着他，點了點頭，說道：「俺當你是朋友，是貴賓，你莫自己糟蹋了。」

樊有柏默默地把東西收拾好，便說道：「帶路吧，嗯……對啦，要不要帶米去煮？」

「三餐都有魚肉有酒，您不用担心，讓你住在萊陽旅店！」

樊有柏滿意地道：「這家旅店聽說是本城最貴的，不賴不賴……』

× × ×

許雙槍對他手下的命令是，無論如何把黎明及秦守仁請回來，兩個一齊請最好，否則起碼得帶一個回來。

許雙槍對這件事很有信心，因爲他知道竊賊是個俠盜，否則不會要趙再富救濟災民，而這種人最有道義，只要朋友有難，他們便決不會捨棄。

許雙槍的手下，見到黎明之後，立即把他帶回萊陽，沿途小心翼翼，生恐得罪了他。

許雙槍早已搬出趙家，包下了萊陽旅館，所以當黎明在大廳上坐下，他便出來了。「兄弟，久仰啊！」

黎明熱情地跟他打了個招呼，長身問道：「老大久仰小弟的大名，哎，這樣說來，老大是知道小弟的姓名了！」

許雙槍不斷咧開的嘴巴，突然停住，半晌又笑道：「說實在的，俺老許就是喜歡像你這種爽快人，好好，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您貴姓大名。」

黎明也收起了笑容。「敝姓劉，小名俊英，您大爺是……」

「俺姓許，人人都叫俺許雙槍，他娘的，就叫許雙槍吧！劉兄弟一向在那裏發財？」

「沒固定，做點小買賣，完全不能跟許大爺您比。」

許雙槍乾笑了一陣，道：「您老家在那裏？」

「離此不過一兩百里路！老大是幹什麽買賣的？」黎明故意跟他閑扯。

許雙槍也坦言相告。「像咱們這種人，還有什麽好幹的？以前是土匪，現在，是『保險隊』，他媽的，左右不過是想發點財嘛，哎，最近蹇得很！沒什麽奔頭，不像老弟你，一出手，他奶奶的，把整座萊陽城都震動啦！使俺佩服到五體投地！」說完哈哈大笑。

黎明也哈哈大笑起來，半晌才問道：「老大您佩服小弟的是哪一件事兒？」

「哎，老弟你這樣便有點過份啦，俺對你完全沒有敵意呀，你怕什麽？」許雙槍把嘴湊前。「大家合作，說不定以後咱們都不用再混啦，回老家享福去！」

黎明道：「小弟幹的買賣有幾件，還是請許老大明挑吧！」

許雙槍臉色一沉，雙眼如同一對無形的七首，緊緊抵在黎明的臉上，一字一頓地道：「不問別的，只問玉觀音！」

黎明臉色不變，淡淡地道：「俺見過的，的確不錯，通體碧透，也不知是什麽造成的。」

許雙槍雙眼不斷閃動，嘴上打着哈哈。「翠玉嘛，値錢呀！」

黎明後背在沙發上一靠，道：「許老大，你說值多少錢？」

許雙槍忙道：「請劉老弟到房內談！喂，送些吃喝的進來。」

黎明忽然道：「許老大，聽說你把俺舅舅請來，俺想看看他！」

許雙槍一楞，望一下陪黎明來的手下，一個大漢在他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許雙槍哈哈大笑：「令舅身子好得很，每天都吃幾碗乾飯……嗯，請他老人家一齊過來吧！」

進了許雙槍的房子，許雙槍又奉烟又送茶，黎明一一拒絕。「好朋友不以烟茶爲媒！」

許雙槍目光一亮。「咱們已是好朋友了麽？」

黎明含笑道：「有利益關係時，自然可以做朋友！」

許雙槍哈哈大笑。「劉兄弟眞爽快，俺就是喜歡這樣！」一頓問道：「玉觀音在那裏？」

「等等，」黎明長身向走進來的樊有柏道：「舅舅，請恕甥兒來遲了。」

樊有柏雙眼一翻，怒道：「你早來遲來，與舅舅有什麽關係？」

「他們把您老人家請來，其實是爲了見甥兒……」

黎明還未說畢，樊有柏已給了他一巴掌。「你幹的好事！」

許雙槍忙道：「老哥請息怒，這與你甥兒完全無關……』

「與他無關，就是與你有關！」

黎明道：「舅舅，我正要與許老大商量發財的事……」

樊有柏冷哼一聲：「發你媽的夢，叫他拿錢救濟災民，咱們有什麽好處？」

「下一步就是咱們的好處來了。」

樊有柏雙眼一睜。「叫他送一萬個大洋給你娘，你怎樣去拿，不跟他換錢，自己拿去賣肯定不值錢。」

許雙槍聽後嘴角不由噏笑，知道自己可以在這件事中混到大魚。「劉老弟，你想要多少？」

黎明反問道：「老大，以你看能值多

少？」

許雙槍沉吟道：「能值多少俺還摸不準，不過……這件事可要看你有沒有義氣了！」

「您明說。」

「他倆老少要賺趙再富的錢，根本很困難，能拿到的亦不值得多少，假如有俺插手，利錢翻倍，困難減倍。」許雙槍悠悠地道：「當然，天下間沒有白痴，沒有人肯白幹！」

樊有柏問道：「老漢想聽聽，有你加入，咱們有什麼好處？」

「好處很多，」許雙槍傲然地道：「現在趙再富完全相信俺，俺叫他拿多少錢出來，他便不會少拿一塊，至於收錢時的安全，則由俺負責。」

「好，你想分多少成？」

「五五分賬！幹不幹？」

黎明道：「五五分賬太多吧？玉觀音在俺手裏哩！」

許雙槍冷冷地笑道：「五五分賬是最公平的，沒有俺，我看兩位嘛……」

黎明道：「咱們不用回去對不？嘿嘿，咱不回去，你也得不到玉觀音！」

「俺就不信你骨頭比刀槍還硬。」

黎明哈哈笑道：「你可以試試，因爲就算我肯告訴你，你也得不到。」

「爲什麼？」

「因爲玉觀音不是我的！」

「是誰的？」

「偷玉觀音的那個人！」

「那你算什麼玩意兒？」

「俺是他的代理人，一切由我主意，因爲他受傷了！」

許雙槍想了一下，臉色晴陰不定，最後終於大笑起來。「有意思，那劉兄弟有什麼意見？」

「五五分賬可以，不過，俺有兩個條件，這兩個條件對別人來說是頭等大事，對許老大來說，只是雞皮蒜皮的小事！」

許雙槍道：「別歪纏，有話你就明說吧。」

「偷玉觀音的那個人，喜歡小白菜，俺喜歡小白鴿，你老大當然知道該怎樣做啦！」

許雙槍雙眼圓睜，道：「俺不明白，什麼小白菜，小白鴿的！」

「小白菜是趙再富的第二十房老婆，小白鴿是他最後的一房，你都明白了？這兩個美人兒一到手，咱們一齊跟趙再富做一筆買賣！」

許雙槍後背在椅上一靠，考慮了一陣，道：「俺老實告訴你，這玉觀音很值錢，但咱們雙方，隨便少了一方都不成！你最好想明白一點，這筆生意如果一切順利，他奶奶的，俺便不混了，討幾個老婆享享福。」

黎明跟他擊掌爲號。「俺一定跟你合作！」

「好，過幾天，你們再來討消息。」

許雙槍說着，叫人把酒菜送進來。

## 聚寶盆

樊有柏與黎明返回樊有柏家，兩人半夜裏又研究觀察了好一陣那一尊玉觀音，就是不知道它值錢在什麼地方。

過了幾天，許雙槍派人來通知，說今晚下手，把曾白菜及馬小寶劫出來。

黎明連忙告訴來人，說那兩個女子都想逃出魔窟，所以下手時不妨老實告訴她們，如果她們肯合作的話便會比較順利。

到了晚上，黎明與樊有柏悄悄到萊陽旅館等待好消息，半夜，兩個女的果然送來了，黎明道：「老大借光一下，俺要跟她倆談一談！」

許雙槍在旅館內早已佈了不少持槍的暗樁，所以完全放心。

房門關上，黎明忙道：「你倆聽着！等下跟俺說話時，要把聲音壓低一點！」他待那兩個女的都點過頭之後，才續道：「俺是李信的朋友。」

曾白菜與馬小寶目光都是一亮，齊聲問：「李大哥現在那裏？」

「他傷還未養好，住在我朋友處，要把你倆救出來的是他的主意！不過你倆現在還不能回家，因爲老甲魚找不到人，一定會到你們家裏去！」

「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現在俺還不知道，不過俺一定負責送你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黎明笑嘻嘻地道，「你們以後都叫我劉大哥吧！」

「多謝劉大哥相救！」

「你們沒事連房門也莫出去，而且外面也有人守着，有事的時候不要隨便告訴別人，除了俺及樊老伯之外，外面那些人都是『保險隊』的人馬！」

曾白菜與馬小寶花容失色，黎明笑道：「不用怕，有俺在，他們不敢動你們一根毫毛！」

× × ×

許雙槍哈哈笑道：「劉兄弟，你提的條件，俺已替你辦到，什麼時候拿玉觀音來？」

黎明問道：「俺想問你一句話，你知不知道玉觀音值錢在什麼地方麼？」

許雙槍一怔，脫口道：「什麼？連你也不知道？這豈不是笑話？」

黎明不悅地道：「什麼笑話？」

許雙槍把臉一沉。「你若不知道的，爲何一開口便是三萬個袁大頭？」

「俺要試試它的價值，因爲老甲魚太過緊張了，若不是太值錢的，他絕對不會這般緊張！不過，他現在連兩萬個袁大頭也不肯給！」

許雙槍道：「你眞的不知道這個秘密嗎？」

「所以才想問你。」

「可惜俺也不知道！」許雙槍沉思道：「不過，老子敢肯定那玉觀音一定藏有什麼秘密！」

黎明心頭一跳。「你憑什麼推測？」

「你知道不？你提出三萬個袁大頭，起先趙再富幾乎答應了，若不是趙小三那雜碎……咳咳，若不是這樣，俺也不會跟你合作！」

黎明心頭怦怦亂跳。「可惜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它藏着什麼秘密！因爲它渾身通透晶瑩……」

許雙槍快口道：「也許你拿出來，咱們一齊研究，可以探到眞相！」

黎明道：「好，俺答應你，不過拿錢的時候，俺要跟着去，否則拉倒！」



許雙槍眉開眼笑，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

「俺的舅舅，和那兩個妞兒，留在這裏做人質，玉觀音到了之後，你才放人，你認爲怎樣？」

「劉兄弟通情達理，好極了！」許雙槍再問：「兄弟準備幾時去取？」

「天亮就走！不過，俺留人在這裏做人質，你大概知道原因何在！」

許雙槍一楞，黎明續道：「因爲俺的朋友受傷很重，俺不想別人知道他的住址，所以你們不能跟着俺，而且請您備一匹馬用一用！」

許雙槍不由一楞，沉吟了好一陣，才點點頭。「劉兄弟，俺的脾氣你知道，你別想擺我！弄得好的，大家永遠是好兄弟，因爲俺的確有點累了，不想再幹下去！如果你敢三心兩意，就別怪姓許的心狠手辣！」

黎明道：「如果你眞的有誠意的話，俺自然也不二志，如果你另有企圖，俺又非傻子，起碼也得爲自己鋪後路！否則你有人有槍，一反臉，別說錢，連俺的一條小命也保不住！」

許雙槍哈哈大笑。「說得好！俺已把話說清楚，以後大家坦誠相對最好！你放心，俺絕對不派人跟着你！」

天亮之後，許雙槍果然給了一匹馬與黎明，黎明跳上馬，在黎明時分出了萊陽城，他不斷看後，不見有人跟踪，心頭稍稍安心，爲防萬一，他故意兜了一個大圈，再把馬匹寄放在一家農夫處，最後才拐去岑瘋子所住的地方。

秦守仁見到黎明，便忍不住取笑道：「俺還以爲你會多住幾天哩！」

「在那裏多住幾天？俺根本沒去諸城！」黎明問道：「李信在裏面嗎？」

「在裏面……喂，你到底攪什麼鬼？」秦守仁跟着黎明入內。

李信傷口已經合攏，不過失血太多，臉色仍然十分靑白，他聽見黎明的聲音，跳下床迎了上去。

「兄弟，你好啦？」

李信含笑道：「走路還不太穩當！」

「俺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曾白菜與馬小寶已得脫離趙家了！」

李信大喜。「黎大哥，是你救的？」

「且等等，俺再問你一件事，那件玉觀音，你眞的肯交由我處理？」

李信正色道：「小弟答應的事，怎會反悔？」

「好！現在俺便告訴你……」黎明吸了一口氣，把被許雙槍在來路「邀請」到萊陽城，在半被迫的成份下，答應與他合作的始末，詳詳細細說了一遍。黎明說罷，才發覺岑瘋子也坐在門口傾聽。李信道：「那尊玉觀音由現在開始，已屬於你的了！你要怎樣處置，已與俺無關！」

秦守仁却跳了起來：「俺反對你跟他合作！這等於送羊入虎口！」

「也未必……」

「未必？」秦守仁截口道：「你先後已殺死了他幾個手下，他雖然沒有提出來，但這更加可怕，誰知道他心中有什麼打算？」

「俺不排除他，在事成之後他會殺我滅口，但是，看他的動態，他的確有可能要想收山，而在洗手不幹之前幹一票大的！只憑這一點，便已有合作的可能性了，起碼在錢未到手之前，他不會立即下毒手的！」

秦守仁又截口道：「這還不够麼？」

「嗯！咱們可以防他，也可以反勝爲敗！」

秦守仁目光一亮，忙問：「你已有良策？」

「還想不到！因爲還不知道趙再富的要求是什麼，因爲他可能會提出條件，在他家內交易，一手交玉觀音，一手交錢！也可能是先付一半錢給咱們，咱們把玉觀音交給他，再拿回另一半錢……」

李信說道：「何必管他，總之玉觀音在咱們的手上，主動權在我方，咱提出的條件，一定要對方接受，否則寧願再拖下去！」

黎明道：「但莫忘記還有一個許雙槍，這人不好對付，他一定要對其有利才肯做！」

秦守仁嘆了一口氣，說道：「說來說去，又是沒有結果！但這次跟以前任何一次都不同，因爲一不小心，就得把命賠上去！」

岑瘋子忽然插腔道：「都是些呆鳥！玉觀音在誰手中？」

三人都是一怔，因爲岑瘋子一向十分沉默，除非不開口，否則一開口必有其見地。

「黎明你回去時，先別把玉觀音拿出來，先跟許雙槍談好條件，才拿出玉觀音！」岑瘋子不慌不忙地道：「他既然想洗手不幹，多數會答應。」

黎明嘆息道：「但假如他不答應，俺也沒可奈何！」

「爲甚麼？」

「因爲咱們有三個人質在他手中！」

黎明道：「老先生可能剛才沒聽到！」

岑瘋子眉頭一皺，想了一下，道：「許雙槍有限你幾時回去沒有？」

「這個倒沒有！」

「那你多住幾天吧，一來可以詳細考慮，二來李信身子若是恢復健康，對你總有帮助！」岑瘋子一頓忽又問：「那樊有柏的武功很厲害？」

黎明及李信齊聲應是。岑瘋子雙眼閃過一點光芒，忽又問了一句奇怪的話：「咱們有多少槍彈？」

× × ×

秦守仁比黎明還先出去，然後是黎明去取了那匹馬，策之返回萊陽城，巡捕房的人見他出入萊陽旅館，只道他是許雙槍的得力助手，所以態度頗爲恭敬，須知他們巡捕房這碗飯，也不太好吃，若是那些「保險隊」不給面子，整天生事，他們可吃不着兜着走。

黎明到萊陽旅館，直趨許雙槍的寢室。「老大，俺回來了！」

許雙槍道：「坐吧！俺不想聽你說玉觀音還未拿到！」

「可惜！俺正要說這句話！」

許雙槍手掌在桌上一拍，叫道：「崔

「且慢！」黎明長身伸手一攔，轉頭問許雙槍。「老大有意把事弄僵？」

「要弄僵的，不是老子，而是你這不識抬舉的小子！」許雙槍雙手按在腰上，這動作含有恫嚇的成份十分高，但黎明却臉色如恒。

黎明皺眉道：「俺有俺的困難，你有沒有替俺設想過？」

許雙槍臉色稍霽，問道：「你有什麽困難？」

「萬一把玉觀音交到你手中，你來個翻臉不認人，嘿嘿，俺這條命不足惜，俺還有一個舅舅，還有兩個女人，她們總不能陪俺死吧！」

許雙槍怒道：「這可是你自己要求用他們作人質的！」

「是啊！所以俺並沒怪你，不過俺回來了，便以俺作人質，你放人吧！今天晚上放，明天玉觀音便送到！」

許雙槍哈哈笑道：「俺還以為你顧慮甚麽，原來是這種小事，好！一切遵照你的意思辦！今天晚上便放她們離開，不過她們可還不能露面，你得好好想一想！」

「你送她們到俺舅舅家裏就行了！」

許雙槍想也不想便又答應了。

× × ×

許雙槍派人連夜把樊有柏及曾白菜、馬小寶送到樊家。

第二天早上，秦守仁便在樊有柏家出來，挑着燒餅，却到萊陽旅館叫賣。

黎明聽到聲音，便道：「玉觀音來了，許老大，請您派人帶那個賣燒餅的上來吧！」

許雙槍大喜，叫人帶秦守仁上來，秦守仁看到黎明，便從担子裏掏出一物來，那是一隻大黑布袋，黎明接了過來，伸手進去，把玉觀音掏了出來，輕輕放在桌子上。

燈光下，只見玉觀音閃閃生亮，翠綠碧透，令人愛不釋手，許雙槍深深吸了一口氣，「眞是件好寶貝！」

黎明道：「你看它值多少錢？」

許雙槍一呆，道：「這個俺倒不敢說，但若說它價值超過三萬個袁大頭，俺又不大相信！何況這種東西，有價無市！」

「那您準備開多少？」

「六萬塊！」

黎明跳了起來：「什麽？六萬塊？」

「六萬塊，一人才分三萬塊，不多不多！就六萬吧！」

「他肯麽？」

「你要求的他當然不肯，有俺在，他自然肯！」許雙槍道。「上次那張告示是誰寫的！」

秦守仁道：「是俺寫的！」

許雙槍叫人把紙筆拿了過來，令秦守仁要求六萬塊，秦守仁一一照辦。

但許雙槍自己却也好像沒有太大的信心，不斷地覗着那尊玉觀音，可惜查不出什麽來。

信發出之後，隔了一天便有回音了，奇怪的是趙再富竟然一口答應，不過交換的日期却須在七月初一，因為六萬塊並不容易籌辦。

黎明與秦守仁又驚又詫，望着那尊玉觀音，只覺得它好像是聚寶盆一樣，要多少便能有多少！但許雙槍却大聲罵起娘來了……

## 峯迴路轉

黎明知道許雙槍罵娘的原因，忍不住冷笑道：「也許你多求他一塊，他也不肯哩！」

許雙槍哈哈笑道：「小劉，你懂個屁？這尊玉觀音，大概只值一萬塊，其他的錢，是買他的命！」

黎明一怔問道：「這話是啥意思？」

「那封信，俺叫人放在他枕頭下，你說他怕不怕？」許雙槍得意洋洋地道：「早知他這般怕死，又有這許多錢，應該多搾他幾萬塊！」

黎明與秦守仁這才恍然大悟，半晌問道：「老大，咱們準備如何跟他交換？」

「他一定要求咱們在他家內交換！」

「誰去？」

「你！」許雙槍道：「因為俺去不方便，這件事傳出去，俺跟手下的弟兄都別混了！」

「俺一個人去？」黎明道：「他一槍送俺上西天，老大你也沒好處嘛！所以交換地點，咱們可以另擇！」

許雙槍反問：「你認為在那裏對咱們比較有利？」

「這個小弟一時也想不出來，慢慢再商量研究！」

許雙槍道：「俺有些事要辦，玉觀音仍交由你保管！」

六月廿四日，黎明與許雙槍決定與對方在城外交換。秦守仁立即離開萊陽去通知李信、岑瘸子和樊有柏。

可是六月廿六日，趙再富來信反對，他一定要在家內交換，因為玉觀音需保持完整，一絲破損却沒有，才肯付六萬袁大頭。

黎明當然要紙幣，不過要到趙家交易，黎明却有點害怕，而且趙再富說得斬釘截鐵，絕不更換地方。

許雙槍拍胸膛道：「兄弟，你放心，有許老大在，誰敢動你一根毫毛？俺陪你去！」

黎明心中暗暗冷笑，忖道：「你奶奶的，趙再富出錢請你來捉賊，你反而要謀他的財產，向老子保證又有甚麽用處？」

許雙槍似乎看出他的担憂，忙又道：「你跟趙老甲魚不一樣！」

黎明故意裝着笑臉問他：「如何不一樣？不都是人？」

許雙槍「哈哈」笑道：「他有錢，你沒錢！」

「現在沒錢，俺不怕，但有了三萬塊之後，就怕了！」

許雙槍也怒了。「你道你暗中聯絡你的弟兄，俺不知道？你怕俺謀害你，難道俺便不顧忌你？」

黎明心頭一跳，暗道：「俺怎地沒想到這點！」當下道：「老大是個明白人，這點小弟清楚得很，俺的勢力跟你沒得比，但若沒有幾分把握，也不敢學人家吃熱山芋！」

許雙槍說道：「好了，不用再說，總之這件事大家扯平，一人一半，事後分贓



的地點任人選擇，而贓金也由你保管，這樣你便放心了吧！」

「眞的如此，俺自然放心，而且寧願少要一點！」

許雙槍冷冷地說道：「不用！你還是把精神放在七月初一到趙家交涉這上面去吧！」

黎明立即又把秦守仁派了出去，叫李信他們早作準備，他們人手雖然多，但每個人都有特長，而且武功都有一定的造詣，所以黎明與秦守仁對應付兩個強敵雖無太大的把握，但仍有幾分信心。

× × ×

七月初一，太陽大清早便露了出來，陽光晒在萊陽城的石板街上，發出黃澄澄的光芒。

這是個好日子，又是一個艷陽天，也是個大日子。

今日是黎明與趙再富交易的大日子，萊陽城的居民有四五成人知道，他們與此事雖無關連，但仍起了個大清早，希望能知道結果。

許雙槍、黎明與秦守仁也都起了個大清早，他們三人一齊吃早餐，許雙槍伸手在黎明肩上拍了一下，道：「小伙子，好好幹吧！」

這剎那間，黎明忽然覺得許雙槍並不是那麽壞，起碼他對下屬或拍檔都有一份熱誠！

「也許以後咱們可以做個朋友，俺會到上海去！」許雙槍道：「你不相信俺？單看他們如何肯聽話，這一點已可以告訴你很多東西了！」

黎明沉吟了一下，道：「可惜俺沒有太多的時間去體會！」

許雙槍道：「很簡單，俺素來對手下對拍檔眞誠，否則他們怎肯為俺賣命？你跟俺雖還談不上什麽交情，但在這交易的過程中，你不必顧慮俺會暗中下手！」

黎明雙眼目光如同刀刃，緊緊地瞪在許雙槍的臉上，許雙槍毫不逃避，坦然相向。

「事後呢？」

這一句話好像炸彈一般，使得許雙槍心頭猛地一跳，臉上也變了色。說道：「以後的事，以後再商量吧，許某人捨命陪君子！」

「隨你的便！」黎明神色十分平淡，心中却暗笑不已。

許雙槍拭乾淨嘴巴，長身道：「俺得先到趙家，等下你倆由後門離開，接着便有人接你們去趙家，還有，俺每人送兩柄槍給你！」說着頭也不回地走了。

過了一會，許雙槍的手下送上衣服及手槍，黎明與秦守仁換好了衣服，抓上手槍，再帶上玉觀音，從後門走了。

他倆先在附近兜了一圈，再到周記餅店那裏，兩個許雙槍的手下立即跟了上來，這兩人從未在趙家面前露過相，權充黎明的兄弟，以壯行色。

× × ×

太陽逐漸昇高，牆上的掛鐘指針已指向九點，鐘聲叮叮噹噹地响着。

趙再富緊張起來了，趙家的打手也緊張起來了。

黎明與秦守仁就在此刻到達趙家。

剎那間，大廳內的人全部站了起來，秦守仁有意無意地揭開一角衣袂，讓人看到他身上縛着炸彈！

這個暗示很明顯，你們別打歪主意，否則就大伙兒一塊兒碎了！

黎明笑嘻嘻地道：「請大家坐下，別忙！」

趙再富問道：「帶來了沒有？」

「來了，錢在那裏？」

趙再富雙掌一拍，喝道：「把錢拿上來！」

幾隻布袋放在桌上，趙小三把袋口打開來，說道：「都在裏面，現在要看你的了！」

許雙槍把錢推開，示意黎明把玉觀音拿出來，黎明把玉觀音放在桌子上，由天窗照下來的陽光，恰好照在上面，只見那玉觀音綠得像春天的竹子一般，油亮亮、水汪汪的，觀音菩薩在陽光下，和靄的笑容，更顯得聖潔。

廳上的人全都不由自主地發出一片讚嘆聲，心中都道：「難怪老爺這般緊張，這寶貝眞的有錢也買不到嘛！」

黎明和許雙槍的眼光却沒離開過趙再富的臉龐，只見趙再富緩緩伸出手來，抓起觀音，在陽光下照看了一下，臉上神色不斷變化着。

黎明道：「趙老爺，這玉觀音可是沒一絲損毀啊，交易吧！」

趙再富忽然把玉觀音放在桌上，許雙槍發覺他一向氣色甚好的臉龐，如今却充滿了憔悴，雙眼浮腫，似乎沒一覺好睡。

「趙爺，有什麽不對？」

趙再富不答他，負手于背，在廳上慢踱起步來，所有的人都覺得十分詫異，而黎明與秦守仁身在龍潭虎穴，更是緊張之至。

趙再富踱個不停，大廳內呼吸聲此起彼落，黎明忍不住道：「趙翁不想交易了，那好啊，咱好來好去，把貨帶走，您幾時要，便通知咱們！」說着伸手去抓玉觀音。

趙再富忽然道：「且慢！劉兄弟，這玉觀音不是你在老夫書房內竊走的吧？」

黎明一怔，反問：「這玉觀音到底是不是你的失物？」他心中認為只要這是你失去的，你管是誰偷的？

「這是老夫失去的！」趙再富雙眼圓睜。「你還沒有答覆老夫！」

黎明沉吟了一下，點頭道：「不錯，偷的另有其人，因為他受了傷，所以託俺處理！」

趙再富噓了一口氣，廳上的人則更加奇怪了，趙再富苦苦追求這個問題作甚？連許雙槍也忍不住問：「趙翁，這有甚麽分別？」

趙再富再問：「你那位朋友就拿這尊玉觀音給你？」

黎明毫不思索地點點頭，趙再富一對眼睛睜得更大。「老夫是指這一尊！這一尊玉觀音只是這些？」

這句話聽得衆人都摸不着頭腦，黎明嘆了一口氣。「俺不明白你的意思！」

「與玉觀音有關的，就只這一尊？」

這句話還是令人難明，不過黎明在這剎那心頭忽然一跳：「他說得吞吞吐吐，

莫非玉觀音的秘密不在玉觀音身上？那麽……」他忽然道：「趙翁，俺朋友就只交這尊玉觀音與俺。」

趙再富身子一抖，霍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黎明問道：「你還要不要？」

趙再富呻吟似地道：「六千塊，你賣不賣？」

「什麽？六千塊？」黎明叫了起來，廳內的人也都張大了口，須知這件交易已經一早講好，是六萬塊，但忽然之間少了十倍，實在令人詑異！

秦守仁忍不住說道：「趙翁，你說什麽？」

「六千塊！」趙再富揮揮手，「一口價，不賣拉倒！」

黎明偷偷瞥了許雙槍一眼，只見他臉色十分難看。他笑嘻嘻地道：「趙翁，您得給說出個道理來呀！明明是青龍刀，怎會變成破柴刀！」

「生意不成仁義在！你不賣老夫也不勉強，有生意的時候再來吧！」趙再富連說話也有氣無力。

「好，那俺把它收起來了。」黎明收了玉觀音，眼光不斷瞥向廳上那些打手。

趙再富精神似乎一振，道：「你把玉觀音帶走，等你朋友的傷治好，叫他來找俺，屆時，俺再跟他談！」

「一定非他來不可？」

趙再富想了很久，不置可否，良久才道：「你把今天的經過告訴他，也許他會明白！送客！」

黎明與秦守仁抓起布袋便出去了。

趙再富忽然道：「許老大，老夫有話跟你說，您到老夫書房裏吧！」

許雙槍望一望黎明與秦守仁的背影，終於跟着趙再富走了進去。到了書房外，趙再富道：「你等一等。」

許雙槍忽然覺得今日的趙再富跟以前似乎有點不同，但仍不放在心上。

「進來！」書房內傳來趙再富的聲音。許雙槍推門走進去，神色登時一變！他看不到趙再富，只看到四把槍。

這一着實在大出其意料，他手掌剛落向腰上，對方的槍已叫响。「別動！」

這兩個字，就好像是聖旨般，許雙槍乖乖地垂下雙手。「這算是甚麽玩意兒？他媽的，叫你們老爺出來！」

趙再富的聲音自隔壁房間傳來：「許老大，這是俺的意思。」

「你想殺我？」

「不敢。」趙再富道：「老夫只想提醒你一件事，不能迫人太甚，既要賺老夫的錢，又跟姓劉的勾勾結結，借用你的口頭禪，這是甚麽玩意兒？」

許雙槍臉色一陣青一陣紅，半晌才道：「那有此事？趙翁你誤會了！」

趙再富嘆了一口氣。「是不是誤會，你我心裏都明白得很，俺也不想殺你，但若是這樣放你出去，老夫以後可又沒有安穩覺睡……」

「那你想怎樣？」

「老夫也想不出辦法來……」

趙再富的話音尚未消失，許雙槍身子忽然滾落地上，接着一對手自腰上掏了出來，已多了兩管烏黑光亮的鎗來！

沒人能形容他這個動作的速度，只聽「砰砰砰砰」四响，書房內那四個趙家打手，連子彈都來不及發一顆，便已癱倒地上，呻吟聲也聽不到一絲，子彈便已鑽入其心房！

許雙槍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喝道：「趙再富，你有種的便出來說個清楚！」

「我這房子安穩得很，不怕你！」趙再富的聲音仍由隔壁傳來，「老夫若要殺你的，你早已死了！」

許雙槍乾笑道：「有這般容易麽？」

「老夫若在書房內多安排四個人，你說機會如何，甚至完全不打招呼，在你一進書房，便立即亂槍掃過去，老夫相信你也是血肉之軀吧！」

許雙槍身子連打冷顫，霍地溜出書房，走到隣房，伸脚踢門，「砰！砰」連聲，房門踢不開，許雙槍脚骨却幾乎折斷，痛得他踣了下去。

「這房的門窗都是鐵鑄！」趙再富的聲音又傳了過來。「書房有門與這密室相通，不過那扇門也是鐵鑄的……」

許雙槍這才發覺聲音是自頭頂上兩尺左右的一排氣孔傳出來的，他不由生氣地道：「你便準備做一輩子縮頭烏龜吧！」

趙再富悠悠地道：「老夫現在坐在房內喝茶、抽烟、吃點心，你呢？你在做什麽？」

兇悍的許雙槍，忽然覺得自己不再是一頭雄獅，半晌狠狠地道：「姓趙的，算你有種，你想跟老子拚命？俺在這裏的人雖然不如你們多，但許雙槍的手下，個個都是好漢，以一敵三的好漢！」

趙再富的聲音一絲都不急，看來他眞的好像在喝茶抽烟。「許老大啊，槍聲响了這許久，爲什麽一個人都沒見到？既沒有老夫的人，爲什麽連你的人也不過來看你？」

許雙槍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轉身向走廊望去，果然一個人影也看不到。

趙再富哈哈笑道：「不用緊張，老夫若要殺你們早已動手了……」

許雙槍喉頭上下移動，怒道：「那你爲什麽還不動手？」

「俺只想叫你以後別再踏進萊陽城一步而已！當然，老夫要你寫下一張字條作憑！」

許雙槍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連眼淚水都淌了下來。「你說老子會答應你麽？哈哈，就算俺答應你，以後再來找你霉氣，那又怎樣？」

趙再富悠悠地道：「你手下今天早上大清早就來了！」

許雙槍怒道：「這有何不對？」

「趙家請你們的早餐是一大碗熱豆漿，兩條油條，兩個燒餅……」

許雙槍冷冷地道：「還不錯嘛，他們就算不十足，也有八九分飽了……」

「不，現在一定又軟又餓了……」趙再富再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爲那些豆奶，是用黃豆和巴豆一起磨的！」

許雙槍呻吟了一聲，幾乎一跤跌坐地上，喝了巴豆有什麽後果，只怕連三歲小孩都知道。

「他們的刀鎗全繳了，大概已在等老大你去領！」趙再富打了一個呵欠，「老



夫今日心情緊張，醒得太早，現在睏了，你去領走你的弟兄吧，以後也不用再見啦，祝你幸運！」

許雙槍幾乎被氣炸了肺，快步走出大廳，只見廳上只有一個趙家的打手。「請老大等一等，三叔就來！」

許雙槍粗着聲喝道：「俺的人呢？」

那個打手臉上神色十分奇特，似乎用最大的努力去強忍着笑般，說道：「他們髒得很，聽說有的爲了爭馬桶，還兄弟鬩牆哩！」

許雙槍氣得七竅生烟，不久，趙小三寫着一張大紅紙走過來，道：「請老大簽個名，您的兄弟便可以帶走了！」

許雙槍接過大紅紙一看，只見上面工工整整地寫着兩行字：「趙再富老先生仁義滿天下，善心感神佛，余等都是受其再生之恩者，將來若敢對他不敬，便天誅地滅，豬狗不如，各方人共其棄之。」

這兩行字之下，便是潦草糊塗的一些字，有的還蓋上指印，劃花押的，形形式式，看得許雙槍幾乎氣破肚皮！

趙小三把毛筆遞上，恭敬地道：「老大的名請寫大一點，工整一點，好讓大家一看就知道！」

許雙槍幾乎想一鎗斃了他，可是最後還是工工整整地在信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這刹那，許雙槍忽然又有一個感覺，就算自己是一頭雄獅，趙再富却是一個深藏不露，狡猾多智的老練獵人！

這一個跟斗栽得實在够大，當許雙槍欲看他那些平日雄糾糾如今好像全被打斷了雙腿的手下離開趙家，他幾乎想找個地洞鑽下去。

趙家的打手押着他們離開萊陽城。

一出了城，許雙槍再也忍不住了。「操你們娘的臭皮蛋，給老子丟了個大面，他媽的，今天才出來混呀？」

一個打手呻吟似地道：「老大，你有沒有想到，那老甲魚，爲什麽會突然聰明起來？」

許雙槍一怔，喃喃地道：「不錯，那老甲魚聰明得有點過份……」他忽然跳了起來：「莫非是劉俊英？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暗中通知了趙再富，他媽的，俺不剝了他的皮，便不姓許！」

「若俺不剝了許雙槍的皮，便姓劉不姓黎！」

許雙槍抬起頭來，只見樹後走出一個人來，正中一個賊忑嘻嘻地道：「老許，你說你的皮好不好剝？」

許雙槍好像跌落冰窖，手脚一陣冰冷，良久却說不出話來。

## 決鬥

黎明與秦守仁出了趙家，便向樊家走去，那兩個許雙槍的手下一直跟着他。

黎明與秦守仁自然知道這兩人是許雙槍派來監視他倆的，那兩個大漢亦知道自己的任務，手掌一直握着鎗柄。

黎明與秦守仁穿入一條胡同內，一個打手問道：「你倆要去那裏？」

「去捉那個偷玉觀音的竊賊呀！嘿嘿，六萬塊變成六千塊……」

話音未落，後面傳來「卜卜」兩個清脆的聲音，黎明與秦守仁轉過身去，只見李信與樊有柏手上都抓着一條木棍，笑嘻嘻地望着他倆，那兩個打手則倒在地上。

秦守仁一俯身，把他們的鎗都拾了起來。

岑癘子忽然也在胡同內出現。「先把玉觀音收起來，到城外去吧！」

黎明忙問道：「趙老甲魚肯聽你的話麽？」

岑癘子點點頭。「俺剛離開，許雙槍那批人已開始在爭馬桶了！」

黎明和秦守仁與李信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樊有柏豎起一隻拇指，讚道：「咱們一直在打趙老甲魚的主意，却想不到要利用趙家牽制許雙槍，幸好岑大夫臨時改變了主意！」

岑癘子道：「決定得太倉猝，幸而城內的巴豆存貨不少，否則……」

黎明快口道：「就算沒有巴豆，也有別的東西，可以令許雙槍跌一個跟斗，最重要的是咱們由先對付趙老甲魚，改爲先對付許雙槍，若不是這樣，咱們實在沒有多大的把握可以制勝。」

秦守仁忽然道：「這個計劃的改變，若不是倉猝，也有可能會露出破綻，讓許雙槍有所準備！」

樊有柏又道：「在萊陽旅館內的幾個人，也要給咱兩個解決了！」

岑癘子道：「事不宜遲，快出城等許雙槍吧！」

× × ×

許雙槍與他的手下的鎗支在離開趙家時，已全部被繳了，此刻人人均瀉得雙脚發軟，在黎明五人的鎗管下，好像是一羣待宰的羔羊。

許雙槍忽然大聲叫了起來：「劉俊英，你奶奶的熊！俺有那裏對不起你，你要置俺於死地！」

黎明冷冷地道：「劉俊英不是俺的名，俺叫黎明！」

許雙槍跳了起來。「你……是黎明？俺老大是你迫死的？」

「韓雷是第一個對象，而你正是第二個！」

「爲什麽？」

「這問題問得太好笑了，你們這些幹的是什麽事，難道連自己也不知道？」黎明也激動了。「生活艱難，一時挺而走險，尚有原諒之道，但你們是慣匪，不但搶、偷，還奸淫殺掠，俺一家便毀在你們手上！」

秦守仁道：「還有俺父母也是死在他們手上的！」

樊有柏忽然長長一嘆。「俺的一個兒子，一個徒弟不是被你們殺死，而是被你們害死！」

許雙槍怒道：「你們什麽屁都可以加在俺頭上！」

樊有柏悲傷地道：「不全怪你……假如他們自愛的便不會受你們誘惑，跟你們做了土匪……」這幾句話洩露了樊有柏傷心的原因，黎明與秦守仁不覺向他投過一瞥同情的眼色。

許雙槍雙眼發紅，戟指罵道：「姓黎的，你他媽的不是人，俺當你是兄弟，你當俺是肥羊……」

黎明冷笑一聲：「你別清高，你奶奶的，趙再富那六萬塊若果到手，你不殺俺，連鬼都不能相信！」

許雙槍雙眼閃動。「這只是你的猜測，總之俺尚未做出對不起你的事來……」

黎明大聲叫道：「你忘記殺死俺父母麽？」

許雙槍又窩囊，又生氣。他料不到縱橫半生，到頭來却栽在一個小伙子手中，而且栽得糊裏糊塗，栽得毫無反抗之力。

許雙槍忽然叫道：「大家跑吧，能活命的便活命，不能活的，只能嘆命苦！」

黎明忽然向天開了一鎗，喝道：「且慢，俺不想趕盡殺絕，都給俺站在一旁。許雙槍，俺跟你單獨了決！」

許雙槍目光一亮，道：「好，給俺一柄槍！」

黎明把鎗抛給秦守仁，道：「俺跟你在拳脚上比個高低！」

許雙槍雖然以槍法聞名，但能在黑道上混上這般多年的，誰沒有兩下子，所以他仍充滿信心地道：「假如俺贏了呢？」

・秦守仁說道：「你贏得了黎明，還有俺！」

樊有柏接道：「也還有老漢！」

許雙槍冷冷地道：「這意思就是說俺一定要死！」

「除非你能贏得了咱們五個人！」這次說話的是李信。

許雙槍沉吟了一下，道：「俺的手下，你們打算如何發落？」

「這件事已與你無關！」黎明結紮一下衣褲，踏出幾步，來至許雙槍身前。「請吧！」

許雙槍大喝一聲，一拳筆直搗出，直奔黎明的胸膛！

黎明也叱喝一聲，手臂一擋，回了一拳，許雙槍上身向後一仰，忽然蹬起一脚，蹴向黎明的小腹。

黎明退後兩步，許雙槍大喝連連，使出「鴛鴦連環腿」，一口氣踢了四脚！

黎明料不到他有此本領，閃得有點狼狽，幸而四腿之後，許雙槍已無力攻進，黎明趁他立足未穩，左拳陡出，擊在許雙槍的脅下！

許雙槍好像受傷的豹子般，快如閃電地回了一拳，這一拳也擊在黎明的脅下！

兩人同時退了一步，許雙槍因爲環境迫使他非拚命不可，所以一退即進，對於他來說，唯一的希望，便是把眼前這五個人全部擊倒！

要做到這一點，他便只能採取速戰速決的方法，這樣才不會消耗太多的體力，可是，有一點他完全估計錯誤的，便是黎明年紀雖輕，却是武術高手，他的拳脚靈活，眼光又銳利！

樊有柏看了一陣，心頭已逐漸鬆了下來，他看出許雙槍攻得雖凶，但憑的只是一股銳氣而已，黎明表面上落在下風，却毫無敗象！再鬥了一陣，許雙槍越攻越急，黎明見他下盤空虛，身子一偏，一招「大蟒伸腰」，閃過他的拳，脚一掃，許雙槍雙脚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黎明至此才展開攻勢，先一拳「黑虎偷心」，擊得許雙槍上身向後一仰，右拳隨又擊在其小腹上！

這一拳力量極沉，許雙槍上身又急速地折了下來，說剎那間，他已失去了還擊之力！

黎明一個蹬膝，把他掃在地上，黎明再一脚踏上去，不料許雙槍雙手忽然一合，抓住黎明的足踝，再用力一扯，黎明也跌了下去，兩人立即扭打起來！

許雙槍剛才吃那幾拳實在太沉重，給黎明掙了幾掙，便掙了開去，再回身往其小腹蹬了一腿，他只覺五內似要翻轉過來，雙眼一暗，便不知人事……

黎明對那些許雙槍手下告誡了一番，若有心要改邪歸正的便且留下來，準備自趙再富那裏敲一筆，分給他們回去務農。

那些漢子見他們頭子尚且落得此下場，難免有些悔意，大多數都肯留下來。

## 玉觀音之秘

樊有柏家，房內點着油燈，炕上坐着五個人。秦守仁道：「趙再富那句話好奇怪……他爲何要竊賊去找他？」

李信道：「也許他想找俺！」

黎明搖頭道：「不像是這樣……他問了一句很奇怪的話：『與玉觀音有關的，就只這一尊？』」

李信截口問道：「這是什麽意思？」

「俺揣摸他的意思，他關心的不是這尊玉觀音，而是與玉觀音有關的！換而言之，值錢的，不是玉觀音，而是一件與玉觀音有關的東西！」

李信一怔，脫口道：「但俺只偷他一件東西而已！」

樊有柏道：「不錯，黑布袋之內，只有一尊玉觀音而已！」

黎明笑道：「老伯再想一想？」

樊有柏目光一亮：「是不是那個玻璃罩……」

李信道：「玻璃罩有什麽秘密？」

「秘密一定是藏在玻璃罩下的木座之中！」黎明道：「那木座足有四寸厚，一定有古怪！」

樊有柏也緊張起來了，彎下腰去，跪在地上，伸手入炕，把放玉觀音的那個玻璃罩及木座拿了出來。

岑癘子道：「給俺看看！」

樊有柏見他說得這般肯定，忙把木座遞給他，岑癘子把木座放在燈下，自身上掏出一柄小刀來，不知如何在底部一挖，一塊木片便跳了起來，岑癘子食中兩指伸了進去，挾出一張紙出來。衆人都十分奇怪，不知這張紙有何值錢之處，可是岑癘子挾了一張又是一張，裏面好像還有很多同樣的紙般。樊有柏忍不住拆開一張來看，忽然「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黎明道：「是什麽値錢的寶貝？」

樊有柏道：「是一張屋契！」

李信也拆開了一張觀着，接口道：「這張是地契！」

秦守仁拍掌道：「看來趙家的屋契及地契全都在這裏了！難怪他這般緊張，難怪他肯出六萬個袁大頭！因爲即使這些屋地不值六萬塊，他也不能失去，免得讓人笑他『敗家』！」

岑癘子把木座內的屋地契全部拿了出來，道：「現在咱們打算如何跟趙再富算



賬？」

黎明抓抓頭皮：「假如他肯拿幾萬塊出來救濟貧困，咱們便給他一條生路吧，老伯，你認爲俺說得如何？」

樊有柏說道：「幾萬個袁大頭，這教訓也不小了，只怕他也得賣掉一些家當才行！」

李信說道：「六萬可能太多，四萬吧，要緊的是以後他是否能改，不再恃勢淩人！」

衆人都不反對，岑癘子道：「誰去跟他交涉？」

黎明道：「明天俺陪李信一齊去！不過你們得出城避一避！」

岑癘子笑道：「避的是地契，不是木座，你把玻璃罩連座拿去給趙再富吧！」

× × ×

七月初二，又是一個艷陽天，又剛好是九點鐘。

趙再富斜躺在椅子裏，抓起旱烟桿，起勁地抽吸着，婢僕們都站到遠遠的。

忽然一個漢子走了進來。「老爺，昨天來的那個漢子，又來了！」

趙再富怒道：「是那一個漢子？糊裏糊塗，奶奶的熊，昨日來了幾個漢子！」

「拿玉觀音來的那個姓劉的漢子，另外還有一個病癆似的小伙子跟着他，他說老爺要的東西，他已經知道了，而且也找到了！」

趙再富忽然激動起來，身子撲簌簌亂抖。「快，叫他們進來……啊，不不，叫他們在大廳等老夫！還有，你們得悄悄跟幾條鎗去，小心他們翻臉！」

趙再富吸了一口氣，鎭定了一下，才挺着胸走了出去，只見大廳已坐着兩個漢子，一個昨天已見過，另一個是生臉人，不過兩人同都是滿臉笑容。

趙再富心頭輕鬆了一點，道：「歡迎歡迎……」

黎明道：「多謝多謝！」說着解開那口黑布囊，玉觀音放在玻璃罩之內。

趙再富呼吸忽然急促起來，伸手要去拿，却被李信攔住。「趙爺，你昨日說要出多少錢買？」

趙再富吸了一口氣，反問：「你們想要多少？」說着轉了過去，在廳裏踱起步來。

黎明冷冷地說道：「趙爺可是在等人吧？」

趙再富呆了一呆，反問：「老夫等什麽人？」

「等那些拿槍的人！」

趙再富轉過面來，見李信與黎明臉色如恒，不禁有點猶疑：「這兩個小子是什麽來路？爲何有恃無恐……」想到此，他連發乾笑掩飾窘態。

黎明淡淡地道：「趙爺，俺忘記告訴你一件事：許雙槍被俺殺死了！他的手下現在都在等我的消息！」

趙再富臉色一變，乾笑道：「劉兄弟之話是啥意思？」

「秘密在木座之內，俺早已知道了，不過不告訴許雙槍，你知道這是啥原因嗎？」黎明故意誆他。

趙再富笑着道：「劉兄弟智勇雙全，自然是不甘心把得來的錢，讓別人吃掉一截了！」

「不是！因爲俺的心願只是要救活那些苦哈哈的百姓而已！你這些年來，巧立名目，東刮西刮的可不少哇，理該爲自己積點德，積點福！」

趙再富臉色木然，李信大聲道：「地契屋契咱們已經拿起來了，這尊玉觀音咱們現在就要六千塊，其他的地契屋契，咱們會分次送來給你！」

「如果你們不送來呢？」

「咱們跟許雙槍不一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黎明道：「咱們只要你捐出四萬塊而已，俺會把那些契單分成四份，你每發一萬塊，俺便拿還一份來給你！」

李信道：「其實這對你並沒損失。」

趙再富道：「誰說沒有損失？這四萬六千塊不是損失，那些屋地，根本不値這個數目！」

黎明喝道：「你別不知好歹，本來是要你六萬塊的！」

李信道：「你莫忘記，當你發了四萬塊善欵之後，趙剝皮，老甲魚這一類的壞名頭，便會變成趙大善人，趙財神！」

趙再富想了一陣，咬牙道：「好，老夫答應你們！小三先拿六千塊過來！」

× × ×

黎明與秦守仁等人拿出一部分錢安置了許雙槍的手下，又送馬小寶及曾白菜回家與家人團聚。

樊有柏搬來與岑癘子同住，而黎明、秦守仁與李信則聯袂去諸城，準備在夏玉蓮家過中秋……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飛鷹堡大公子冷雲和老黑到北京城去相親，但老黑只能暗中相隨，來到北京城，「打不死公子」邱會見與天下第一美人易君在城門迎接……在晚宴上，大家爲冷雲即將「香車載得美人歸」而歡飲，冷雲連乾不少酒，接着邱會見帶冷雲來到「風閣」中讓他看一件「稀罕景兒」，誰知竟上了邱會見的暗算，變爲階下之囚，而冷雲更因喝了毒酒而面目全非，使面貌變得醜陋之極，邱會見正在得意的將要離開「風閣」之際，忽然一個不速之客阻住去路，邱會見急奔風閣內，求冷雲救他，一個使劍的人遵照冷雲指示，拍昏了邱會見，以留活口……

## 威震天王坊　悲見死榜名

這時，老黑已經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冷雲曾經和他約定過，他是夜夜到，一直耗到大前天的清早，才和大公子走了個迎碰頭！

大公子作過手式，告訴老黑說當夜三更相會，會後即刻動身離京回程。

夜三更，他去了「鐘鼓樓」，直等到四更半，別說大公子的人，連影子也沒見半個！

金玉明・文
可飛・圖



俠義奇情故事　兩期完

# 飛鷹　下

不過他站的高，望的遠，遠遠已發現有個地方着了火，火勢燎原，猛烈至極，映紅了半片天！

他曾想去救火，又怕大公子正好趕上時候來，無奈何，頭一轉，作出不見不煩的樣兒。

天要亮了，鼓樓上已待不下去，只好長嘆一聲飛身而下，邊往所住的旅棧去，一邊自語道：「這眞是『溫柔不住住何鄉』了，難道，當眞已『此間樂，孤不思蜀』了麼？」

回到客棧，老黑是又睏又乏又餓，睏佔先，倒頭大睡，醒來已近黃昏。

洗過臉，要塡「五臟廟」，登上一家酒醇菜香的酒樓，點了酒菜，邊吃邊下決心，不管大公子是怎麼說的，他今夜要暗地一探那「湖光別莊」，見上大公子一面問個清楚明白！

正自斟自飲間，座中酒客有人突然談到昨夜那場直燒到天亮的大火，說話的人聲音雖小，怎奈老黑耳朶偏偏太靈，聽了個清楚明白！

昨夜火場，竟是「湖光別莊」，一把火燒了個淨光，別莊中據說正在宴客，計數賓客主人及僕婦等共四十二人，全部喪命火穴，火太猛烈，時間又燒得太久，四十二人的枯骨皆成焦炭，已分不出男女，也數不清人數，總之，死了個乾淨！

更怪的是，別莊主人邱會見，位於西城的祖宅，也在半夜起了火，一家老少十九口，無一活命，焦骨未散，這次好數，不缺一人！

老黑那還有心腸喝酒用飯，一口氣奔到「湖光別莊」，誰說不是，別莊早已片瓦無存，他翻遍搜索，尋覓了大半天，直到天黑，連半絲綫索全沒發現！

眞沒有嗎？不！他曾看過仍然放置在地上，僅僅以草席遮蓋的焦骨殘骸，其中絕對沒有他懸掛心懷的大公子冷雲，這道理只有他一個人明白！

他另外一個收獲是，所有焦骨，僅僅三十九具，別莊中如果眞當是有四十二人的話，有三位已逃過此刦，並不在數內！

他自這三十九具焦骨上，又發現了一件事，內有七具女屍，除四具女屍是眞的被火燒死外，餘下三具女屍和三十二具男屍，都是先遭刄斬，後被火焚，由此可見「湖光別莊」的這場火，是人爲的，是仇殺後爲毀屍滅跡而放的火！

老黑就有這種罕奇的能耐，並且不止這一種，而且懷具多種奇特的本領。

他既然沒在「湖光別莊」發現大公子的骸骨，連夜又搜索到邱會見出事的本宅，仍然沒發現大公子的骨骸，他安心了，不過也更進一步證實了他的看法，是仇殺，邱宅上下死難者，俱皆先被奇絕陰功所傷，後始死於烈火，而那種歹毒的陰功，對老黑來說，並不陌生！

「湖光別莊」和邱氏本宅，全沒有他要找的人在，天已亮了，他竟不嫌冒昧的找上易府，易君的家宅！

易府男主人死已多年，女主人易君之母，死未過五七三十五日，按說門口應有素串紙表一類的東西，但並沒有。

易君慈親故世不久的事，老黑並不知道，但他和大公子是有所爲而來，尤其是



他，爲有不在暗中探查明白的道理，所以老黑所知道有關易府的事，多過大公子冷雲！

老蒼頭應門，似是剛剛起身，畧現「神不守舍」，老黑並沒注意這些，對老蒼頭直言來自長安「冷府」，也就是「飛鷹堡」，會見女主人姑娘易君。

老蒼頭回答的妙，說易君姑娘已有多日未回府中，說是長安貴府中的冷大公子來了，姑娘表兄邱公子親自接去姑娘，大概住在邱公子的「湖光別莊」，要老黑去「湖光別莊」求見！

老黑沒再開口，含着他似乎是不應該有的笑容，告辭而去。

入夜，老黑是藝高人胆大，何況他非找到大公子冷雲不可，這義無反顧，他潛進了易府，發覺整個廣大富貴而堂皇的易府，竟走得不剩一人，唯一的疑點，是門自裏面上門插關，這證明府中有能高來高去的武林好手！

老黑仍不灰心，重新仔細的搜遍易府，沒有地道，別無門戶，當眞無人，只好踩脚而去。

老黑鐵了心，非找到大公子的來龍去跡不可，從「湖光別莊」起火，他一連三天三夜，水米沒有打牙，搜遍了應該搜的地方，找遍了可疑該找的人，其結果依然是空空二字，毫無所得！

第四天一大早，老黑總算一晚睡了個好覺，大概因爲睡的好，所以人聰明了些，也靈活不少，一下子想起來個早，就該去却始終沒想起來的地方！

他直打自己的頭，並且忘形的提高聲調自語道：「是『狗把腦子掏着吃了』，竟忘記了那個地方，若此去已遲，就誤了事，姓白的黑小子，你就趁早用褲腰帶找棵歪脖子樹上吊吧！」

他臉都沒洗，更不用說吃早點，天上還有小星星在眨眼，他已經飛馳到「湖光別莊」去的大道上！

別莊附近雖然沒有隣舍，但別莊前箭餘外，却另有其他富室的幾座別莊，老黑仍然是亂摸，摸上一戶別莊，只因爲這戶人家屋宇特別寬廣，相信是附近一帶最最有錢的人家。

有錢的人家全怕事，越是怕事也越是注意着發生的各種事，老黑相信，應該是能問出些先前不知道的眞情來，他抱着希望和很大的信心。

他並不知道這家富戶主人的姓氏，這沒關係，門本來就是讓人敲的，敲錯了門，大不了說聲「恕冒失」，總不致於犯下殺頭的大罪。

他毫不猶豫的坦然敲門，敲的還是眞响，只怕里路外全能聽到！

有人應門了，沒見人先聽到聲音和迅疾的脚步，兩聲不耐煩的「來啦來啦」，是十分厭惡敲門聲音過大。

門一開，是位中年漢子，奇怪這漢子在乍見老黑時，神色竟倏地一變，十分驚駭，雖說轉瞬間已恢復了從容，又怎能瞞過老黑那快過「夾剪」的一對神眼。

中年漢子皺着眉頭道：「你來找什麼人？」

老黑故作沒有發覺對方神改色變，十分客氣的說道：「在下找誰全行，既然是

你老哥應門，那就算在下找你老哥來的好了！」

老黑這話語含雙關，中年漢子不由不往壞的地方想，於是再次神色一變，很快的接話道：「你這話眞怪，找我？我又不認識你。」

老黑再次故作沒有發覺，嘻嘻地笑着說道：「老哥，俗話說一遭生兩遭熟，在下是來打聽事的，所以說不論找上那一位全行。」

「沒見過像你這樣打聽事的人，大清老早，拍門拍的山响，你當別人全是爲你打聽事活着？哼！」

老黑直笑，中年漢子在一聲冷哼後，伸手就要關門。

老黑沒攔，搖着頭道：「我若是你老哥，就不會關門不理會的！」

中年漢子濃眉一挑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黑笑道：「你老哥剛才說過，大清早拍門吵人，現在在下知道你老哥已經起來了，就算關上門，在下還是會敲府上的門環，免得再吵別家……」

中年漢子無可奈何的苦笑出聲，道：「你好像是跟我泡上啦，算你狠，說吧，你要打聽什麼事，只怕我未必會知道！」

「知道知道，你老哥一定會知道，對了，還沒請教老哥你尊姓大名是……」

「這是『兵馬司』甘大人的別莊，我是這別莊的副管事，叫甘寧。」

「兵馬司」這個衙門，老黑聽說過，也知道是幹啥的，這個門口裏的人，個個頭生兩隻「無形角」，難纏難惹，衙門的勢力大，姑不論這位甘大人在「兵馬司」是個啥脚色，反正老黑一介平民是惹不起人家，不是嘛，俗話有「民不與官鬥」的警句，何況這個衙門平常拿殺人就不當回事！

誰知老黑竟沒有理會，眞像是吃過熊心呑下豹胆，硬是天地不怕，並且從容的一拱手道：「在下請教的是，『湖光別莊』起火的當夜，甘老哥，你可聽到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全沒聽到，我們相隔不近！」

「只怕相隔太遠，甘爺你連火光全沒看到？」

「一點不錯，是沒看到。」

「唔！」老黑在一聲冷哼之後，話難聽了，道：「那場火從三更直燒到大天亮，跡象顯示是惡徒預謀殺人後，放火滅跡，『湖光別莊』主人邱曾見，不是盞省油的燈，當夜宴客，還有位一跺脚天下武林俱驚的人物，以此推斷，必有一場罕見的搏殺，貴府距出事地點僅有箭遠，閣下除非又聾又瞎睡如死豬，否則你這不知道的答覆，就是存心要隱瞞些什麼了！」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甘寧怒目瞪視着老黑，沉聲叱道：「你弄弄清楚，甘某不是普通百姓，兵馬司是專管緝捕罪犯惡徒的衙門……」

老黑一聲哈哈，中途接口道：「對極了，閣下說的太對了，所以在下才必須請教清楚明白，『湖光別莊』被惡徒殺人放火後，大人捕獲了多少名匪衆？口供問的如何？」

甘寧一楞，當時語塞難答。

老黑牙一咬，沉聲道：「莫非貴府上和那羣殺人之後又放火的匪徒認識，所以才遇事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一推六二五的說是不知道？」

「反了！反了！」甘寧羞、怒再加上心寒胆怯，有心狂吼，意在驚動府中其他的人。

老黑何等高明，嘿嘿冷笑連聲道：「閣下少來這一套，在下會靜靜的候着，你儘管大大方方的到裏面去討救兵，不必要在門口這樣『鷄貓喊叫』的！」

甘寧的狂吼聲，果然驚動了裏面的人，一位五旬年紀、黃臉、矮而瘦的老者，邁步出現，目光陰森的掃過老黑，話却對着甘寧說的，道：「你這差使可眞的越當越回去了，也不瞧瞧這才什麼時辰，就大呼小叫的沒個完，若把大人給驚醒了，那罪過你受的了？」

甘寧沒開口，老黑竟冷笑兩聲替甘寧打上不平，道：「我說這位你可別儘自埋怨老哥，如果不是在下擾他，他又怎會鬼哭狼嚎的叫個沒完，在下一個平常的老百姓，不太懂作官人的事，所以根本就沒想到太陽全晒着屁股啦，這位甘老爺還在睡『大頭覺』，看來『兵馬司』緝捕罪犯的差使，準和他沒什麼關係，要不這個時候早忙得團團轉了！」

老黑的話是大白話，老實話，可就偏不像「安善順民」說的話，那年頭，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有所謂「滅門」的威勢，又道是「父母官」，老百姓就等於他的孝子賢孫，若是叫你「倒退着橫裏走」，你就不敢「翻着跟斗行」，誰有老黑這種不怕滅門誅族的天胆，敢對「作官的」講道理說實話？

甘府上剛出來的這位老者，可就不像甘寧那麼嫩，那麼好惹了，母狗眼一翻，一聲冷嘿之後，打着道地的「官話」道：「你口音含混，吐字不清，不像是京中人氏，你家住何處？姓什麼？作何營生？」

老黑火了，呸的一聲，一口濃痰正好吐在老者的前胸，老者勃然變色，才待再次叱斥，老黑已一步邁進了大門，手一伸，右手的食指已指在老者的鼻尖上，粗楞的罵道：「你老小子說，黑爺是幹啥營生的？放明白，黑爺不是人犯，是苦主，這裏是百姓人家，不是『兵馬司』的大堂口，你老兒擺的那門子狗官架子，你說，你算個什麼東西？」

老者雙目已罩上殺氣火雲，不言不動，就在老黑話剛剛說完，指在他鼻尖上的手指頭還沒收回去的一刹那，五指倏出，疾逾石火閃電抓向老黑的右手腕，用的是「碎金指」力，並暗含「斷魂拂」功，打算一下子就擒住老黑，更叫老黑落個終生殘廢。

老黑沒動也沒躲，自然是被老者在腕上「拂」過並抓個結實，拂中抓住，老者臉上現出個獰笑，沉喝道：「老夫不和你一個鄉下人一般見識，還不給老夫滾回去靜等挺屍！」

「滾」字出口，老者猛抖臂腕，不含糊，眞的有人「滾了」，並且是一滾拔升丈二，空中一個翻身，叭的一聲「狗吃屎」摔倒地上，門牙碰落三顆，咀唇變作「



豬」兒樣，一挺，兩挺，不再動了！

甘寧在老者沉喝聲「滾」的當兒，由不得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正濃，也看清滾飛摔仆地上的人，並非老黑而是喝「滾」的人，笑聲倏然中止，變作目瞪口呆！

猛地一個冷顫，甘寧恢復了神智，轉頭往宅中便跑，老黑一聲冷笑，伸手抓住了甘寧的脖頸，連聲的說道：「不讓去，咱們是說明白，這可是你親眼目睹的事，我動全沒動，這位老伙計人老童心在，竟喜歡『鯉魚跳龍門』的把戲，只是氣力不濟，半途上摔了下來，這不能怪誰，誰也不能怪，對不？」

甘寧幾乎被捏死，大張口喘粗氣，啞着嗓子連聲道：「好好，不怪，誰也不怪，你先鬆手，我……我……喘不出……」

老黑眼角掃處，猛然看到有人，已經鬆手，人跨前半步，已被捏得有些昏迷的甘寧，不由伸手反抓住老黑的手臂，先定神，好站穩，然後再想出氣的辦法。

這時宅內來人已到了甘寧的身後，倒楣的是甘寧正背對大門，這當然是老黑有心搗鬼，不但這樣，老黑故意雙手合在甘寧手上，甘寧左手又正好爲穩住身形抓在老黑胸前，這情形使人發生錯覺，認爲是甘寧扭住老黑不放。

老黑使壞索性使到家，變作惶恐的樣子急道：「這算什麽？算什麽？你看見的，我動全沒動，他用錯了力自己摔倒，你却抓扭着我不放，難道『五城兵馬司』的大人們就會這樣欺壓良善，橫不講理？」

甘寧昏了頭，被老黑顚顚倒倒的言語給說迷了心竅，一時間因不知該怎麽好，竟沒很快鬆手。

「叭！」突然自甘寧身後，伸出一隻手來，實實硬硬地給甘寧來了個「脖拐」（打後腦下頸是北京當地打人的土話）。

這下子打得夠响也夠重，老黑借機鬆了手，作出好像拙力用的太過，一屁股坐到地上哎哎喲喲的直摸前胸後背呼着痛。

甘寧莫名其妙的捱了下重的，老黑又正借機鬆了，甘寧是先罵後回頭道：「他媽的，敢偷襲老子……」

一回頭，把沒說完的話全堵在嗓子眼裏啦，原來站在他面前，剛剛賞他一巴掌的人，正是本宅的主人，甘化雨甘大人！

甘寧低下頭，甘化雨目光閃射着煞氣，手指摔臥地上的老者道：「扶牛爺進去，有什麽話等會兒好好的稟告個清楚！」

甘寧應着是，半抱半背的把那位牛姓老者背進宅中，轉向後進。

這時，自甘府別莊中擁出四名精壯漢子，一色的紫勁衣，皮褲帶兒，快靴，人手一把歪把子圓鈎鞘快刀，赤紅火總兒，一排看站到甘化雨身後。

最左側靠別莊大門石獅的那漢子，微一躬身對甘化雨道：「大人，牛爺不可能是自己失足，請大人恩准，容屬下問問這個人！」

甘化雨微一搖頭，雙目寒光罩住老黑，以威凌低沉的聲調道：「你是那道上的，怎會鬧事鬧到本大人的別莊來了？」

老黑一聽，心頭火已不打一處來，這可好，原來甘府上上下下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說話全是七分官威三分橫，偏就不講道理。心裏有火，老黑說的話就難聽了，嘻嘻一笑說道：「我說這位，是人嘛可得說人話辦人事，我鬧事是你看見的？至於說鬧事鬧到你府上，這更笑話了，從頭到尾我是站在大門外，沒進過尊府，怎麽？莫須有？欲加之罪？哼！眞是笑話！」

甘化雨幾乎被老黑給氣得吐血，老黑能言善道，甘化雨並不氣，他氣的是老黑一連說「莫須有，欲加之罪」這兩句，何況甘化雨生平沒受過這個，被個「活老百姓」教訓一頓，他怎能作罷！

不過甘化雨是有名的「笑煞星」，怒極而笑道：「好口才，只可惜你生不逢辰，現在已經不是『六國』時代，縱橫之說皆無實用，不錯，也許是『莫須有』，可能本人是要『欲加之罪』，鄉下人，本大人當眞如此，你又能怎樣呢？」

說着，甘化雨一揮手，四名精悍漢子倏忽射出，將老黑包圍正中。

老黑笑了，笑得十分開朗，突然他把臉一板，冷冷地道：「官老爺，請教是用官威抑或是談江湖？」

甘化雨聳聳肩道：「談江湖如何？」

「那就請先報個名！」

「本大人兵馬副司甘化雨！你呢？」

「小民長安『飛鷹堡』老黑！」

老黑這兩個字，沒嚇住甘化雨，那是因爲山高路遠，甘化雨孤陋寡聞！

可是長安「飛鷹堡」的名頭，甘化雨却嚇了一跳，一跳跳綻了他那張苦水寒臉，神態上也改變不少。

老黑在報名之後，接着笑道：「雖說有句『民不與官鬥』的話，但那要分什麽事，官老爺，現在，咱們有官司可打了，『湖光別莊』主客同時遭人暗殺，而後放火滅跡，老黑要向副司大人，討索主謀兇犯……」

「住口！」甘化雨雙眉一皺道：「本大人問的是你『鬧府』罪過，和『湖光別莊』有何關係？別莊失火，已有該管地方着手偵查，你明白？」

「抱歉，我就是因爲不明白，才來請教！」

「就爲這個和本大人門下爭執？」

「不是爭執，是他們仗勢欺人！」

老黑早已看出甘花雨想找個台階下來，可是遍不給甘花雨下台，並且話趕話，話擠話似乎存心惹事！

甘花雨無法再忍，才待咬牙揮令手下擒人，適時府中突然走出一位六旬老者，看去似是甘府師爺清客一流，在附耳和甘花雨悄悄幾句後，甘化雨微一頷首，語調十分溫和的向老黑道：「湖光別莊是邱氏家業，你來追查可有原因？」

「有我們主人大火前作客莊中！」

「哦，是貴堡上的什麽人？」

「緊要的人！」這話等於沒有回答一樣。

甘花雨找到了下台的階石，道：「這就不怪朋友你心焦急了，甘某事前不知，朋友躭待，對湖光別莊突遭火焚的事，的確已由官家着手偵查中，不巧的是出事之夜，甘某另有公事留守兵馬司，所以知之不甚詳盡。」

老黑並不是在想和甘花雨過不去，也順水人情改變語調：「大人可還有消息給在下指示嗎？」

「這麼辦，我立即親自調查內情，一有發現立即知會朋友你，但不知道朋友你落脚在……」

「珠寶市的『天福店』，八號。」

「好，多則五日少是三天，必會有可靠消息，不過，朋友似乎應該直言，貴府作客的是那一位，這樣查起來較方便。」

「大人恕過，老黑目下還不能說，不過可以告訴大人一句話，這人設若不幸，足可以引使長安飛鷹堡千百好手，齊下京師！」

這話身爲兵馬副司的甘花雨，實不便答覆，僅是一聲吁嘆遮過。

老黑心中暗笑，話却好聽，道：「如此一切煩勞大人，適才在下冒失之處，亦望大人海涵。」

「小事小事，不爭不吵不成相識，朋友，甘某別莊大門，隨時爲朋友大開。」

「是是，短不了總還要拜叩大人的，告辭。」老黑在拱手爲禮下，坦然轉身大步而去。

× × ×

甘化雨在目送老黑眞的走沒了影子之後，雙眉立即緊緊鎖起，臉寒如同嚴冬，轉對六旬老者問道：「這件事以先生來看，該如何才好？」

師爺模樣的老者，悄然道：「解鈴還是繫鈴人，是他們消息失靈，冷雲帶有隨從高手竟不知道，咱們惹不起這個黑小子，推給他們是上上之策！」

甘化雨也低聲道：「但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推給他們合適嗎？」

「東翁，他們疏忽，他們應該『亡羊補牢』！」

「好，目下也只好先走這步棋了。」

說着，甘花雨微微嘆了口氣，搖着頭轉身向宅中走去，甘寧不知何時已到了門口，並且緊上兩步恭敬而低聲的說道：「大人，他能找到此處，事不平常！」

話中有話，甘化雨怎會聽不出來，停步威凌說道：「你究竟是想說些甚麼？」

甘寧忙道：「他會去過易姑娘家。」

甘化雨一楞，低沉的說道：「講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情過後的第二天，大人不是吩咐小的陪着『關係方面』來的『任爺』，去易府上爲任爺主人取東西嗎，可巧正趕上這個報名叫老黑的敲門，任爺急快的抓起一身蒼頭衣服，穿好應門，把他應付過去，所以……」甘化雨神色一變，接口道：「姓任的可有交待？」

甘寧遲疑道：「話有一句，不過……」

「好狗才，有話竟敢回府去後隱瞞不報……」

甘寧惶聲道：「大人息怒，只爲了那話不太好聽……」

「講！一個字都不許遺漏的講清楚，快！」

「是是，任爺應付去了這黑小子之後，回來直擦汗，對小的說他剛剛是打發去了個追命的閻王，要小的告訴大人，立即遠走高飛，否則事情如被黑小子弄明白的話，有一個算一個全活不了，大人您想這種話小的怎敢當眞的回給您聽？」

甘化雨猛一跺脚道：「好一羣過河拆橋的匹夫，快備馬，我非問問他們究竟是存着什麼心不可！」

那六旬年紀的師爺，眼珠直轉，吩咐甘寧道：「快去備馬，兩匹，快！」

他不待甘花雨開口，接着又道：「東翁，任爺他們是學生引介的，學生論公論私，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要陪東翁一道去一趟。」

甘化雨含笑頷首道：「也好，多先生在場，遇事也可有轉圜的餘地。」

「東翁，」師爺壓低聲調說：「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請東翁換身勁衣，並請暗中帶好兵刄及暗器。」

甘化雨認爲很對，頭一點疾步回轉後宅。師爺也沒閒着，乘甘化雨準備當空，回轉他的私室。等甘化雨一切裝束整齊重回府門外時，師爺已先到一步等在一旁。

雙雙上馬，縱鞭疾馳，飛馳出了西直門。馬行十里，轉向一條小路，小道彎繞，又三里，已然看到遠遠的樓閣，是個十分龐大的山莊，莊前箭遠建有一座豪華的牌樓，沒停，不過甘化雨在馬上抬頭掃過牌樓上面，那是三個大金字——天王坊！

「天王坊」高大豪華的星石牌樓，刹那間莊門已迎馬而立！

「天王坊」高有六丈的莊牆上，遍插着鋒利不亞於劍刄刀鋒的「竹槍」，竹槍都是用「桐油」泡過，雨不沾濕，日難晒枯，四季長綠，多到也難以計數的長槍，使六丈高牆變作了六丈二尺。

竹槍橫出尖枝，漆以碧綠，日間不覺它的詭詐險惡，入夜，却成了夜行人的殺身尅星。

甘化雨和他那位師爺的兩匹馬，在「天王坊」巨大寬厚的兩扇夾鋼重門前停蹄，坊丁只是問了聲名姓來歷，就揮手出現一面綠旗。坊門頓開，雙馬馳入。

甘化雨的這兩匹馬，考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馬是一匹純蒙古種的千里名駒，這沒有錯，馬頸間及前雙腿前，有特殊的護頸皮革，馬的雙肋，皮革護遮長過金蹬五寸，看來神駿威武至極。

這種護馬的配備，本是大將疆場搏敵所不可缺少的，如今甘化雨改良了這些配件，使能有大用並不碍輕靈。

由於他這匹馬上的特殊配備，使人一望即知他不僅是位身懷功力的緝捕官，並且也能馬上逞雄。

他馬鞍左側垂革上，斜釘着一個筋皮囊套，微直着十三支的金亮銅頭，渾圓，大如鴿卵，其餘部份隱插套中，從囊套長度推測，所插不知名的十三支物件，大約每支長尺八左右，因爲他向不輕露這十三支物件，所以誰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要人性命的傢伙！

馬停在前大廳外，下馬後，接待的人已恭敬而前施禮道：「家主人已在廳中恭候甘大人大駕，請。」

甘化雨笑了笑，下馬時順手一抖，竟將插有十三支無名傢伙的囊套抖落，腕子一翻，揹向背後，那套正有四根筋帶，恰好緊扣前胸，並及左腰！

接待人神色微愕，目光却看着師爺，師爺趁甘化雨在前，對接待人微一頷首，閃退一旁。師爺已下馬，含笑向前悄聲對甘化雨笑道：「東翁，這樣不大好吧？」

不大好的意思，自然是指着囊套而言，雖說不知所插何物，但總是個能殺敵傷命的兇器沒錯！



誰知甘化雨淡笑說道：「先生也許不清楚，這是聖上所賜之物，就算上殿面君，這東西也不摘的！」

言下之意，一是解釋了東西的由來，再就是聲明「天王坊」總比不得金殿，面聖也帶，何況目下。

師爺沒有開口，只好笑笑，二人遂在接待人肅請下，登階過門進入大廳。

廳中，坊主早已在座，是位五旬年紀的紅面老者，甘化雨和這位坊主很熟，連業已坐成燕尾的兩側坊內三五十位高手，也認識過半，主人起迎，客人稱謝，虛套一番賓主落座。

獻過茶，侍者退向遠遠一側，甘化雨不待坊主動問，首先拱手道：「請問坊主，那位『任三賢』任朋友如今何在？」

坊主面含微笑反問道：「大人是有緊要事情找他？」

甘化雨臉上笑容依舊，道：「正是，有幾句話要向他請教。」

坊主一聲哈哈道：「大人有話請對我說就是，任三賢已離開了『天王坊』！」

「哦？」甘化雨微愕之後，笑容消失，肅色道：「請問他去了何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大人！」坊主的笑容也消失了，有些不悅的反問道：「莫非老朽還不能爲大人分憂？莫非那幾句話除任三賢外，別人不能代答？」

「坊主！」甘化雨久經官場，老於江湖，焉能聽不出這位紅臉坊主話中之意，掃了坊主一眼，霍地把臉一板道：「恰如坊主之言，別人難以代答，也難以替甘某分憂，所以坊主最好能請出他來……」

「甘大人，老朽說過，他已遠行！」

「總有個目的之地吧？」

「抱歉，那地方太遠了！」

「遠到他今生不能回來了？」

「大人又說對了，任三賢去的地方，正是他今生已不能回來的地方！」

甘化雨懂了，心頭也寒凜不已，眼珠一轉，一聲長嘆，說道：「既然如此，也只好一切作罷，冒失之處，坊主多多担待，告辭！」

他說走站起來就走，紅臉的坊主並沒有攔他，反而是他一向視若親信的師爺，倏忽起座到了他的身前，伸手阻住了他的去路。

他不由一楞，師爺已開口道：「大人當眞就這樣的回去？」

甘化雨仍然沒有多想什麼，點着頭道：「回去吧，任朋友既然不在，不如早回去商量一下該怎樣辦好。」

「甘大人！」師爺的神色和話語全變了，道：「只怕回去沒有什麼用的，別忘記那個老黑已經找上了大人！」

甘化雨心頭猛驚，不用再多想什麼，業已明白這位親信師爺究竟是何來路了，由不得暗中悔恨交迸！

甘化雨既已悔恨，更知厲害，心中電旋般下了決定，臉上不現形色，作出仍未發覺師爺來歷的樣子道：「這不要緊，一問三不知，諒他一個江湖人，莫非在這京城之內還敢殺官造反不成！」

「殺官造反」一句，似是有心說給坊主和師爺聽的。

那知這位師爺絲毫不怕，臉一冷，頭一搖道：「甘大人你錯了，江湖人和平常人不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如果找不到冷雲，別說殺一個像大人你這樣的官，就算直闖禁宮，他又有何懼！」

「放心，先生，」甘化雨強壓着滿腹怒火道：「他殺我沒那麼容易！」

「不是老夫說話沒有顧忌，如果他眞的一刀一劍殺了甘大人你，那倒可以『滿天雲霧散』，沒了問題，怕只怕他生擒了你甘大人，而你甘大人又受不了某種罪過，說出內情，甘大人，天王坊不是容易建立起來的，斷然不容如此葬送！」

此可忍孰不可忍，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甘化雨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何況他平日就沒受過這種窩囊氣，聞言雙眉猛挑，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于毅，你是『天王坊』的人？」

于毅，正是師爺的名字，是他當甘化雨的師爺時用的名字，如今甘化雨一聲于毅，喊醒了整個大廳中的人。

那紅臉坊主，這時哈哈狂笑着說道：「甘大人，事到如今，咱們已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所謂于毅……」

甘化雨沉聲接口道：「本大人知道，所謂于毅，應該是這『天王坊』眞正的坊主，江湖人稱『追命奪魄』的『鬼先生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神色微微一變，接着一聲哈哈道：「我說甘大人，你大概也就是剛剛想明白的吧！」

說着，先時的師爺如今的公孫子彤，大馬金刀坐上了坊主寶座，紅臉人退坐於次。

甘化雨面無懼色，話鋒一變道：「公孫子彤，你可是有心要殺我滅口？」

公孫子彤悲嘆出聲道：「甘大人啊，你我賓主一場，按說總有香火的情份，只是如果留下了你，可就危害了我，俗話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甘大人，你何不索性成全了老夫？」

「很好，動手吧，甘某不會束手待斃，並且萬一不幸，殺官的罪名也足以叫爾輩天涯亡命，寸步難行！」

「當然當然！」公孫子彤陰森一笑道：「不過那要有人證物證才行，現在你甘大人一死，誰又知道是死在此地？誰又明白是死於老夫之手呢？」

甘化雨冷哼連聲道：「本大人早有安排，不信你就動動本大人瞧！」

公孫子彤驀地右手高舉，握一黑皮小册道：「甘大人，你可就是憑仗府中所留的『日誌册』？瞧，已入老夫之手了！」

甘化雨怒目無言，原來凡是「兵司馬」的官員，因緝捕罪犯難免突遭不測，都有「日誌」的規定，將外出目的，地點詳列册上，註明時日，萬一不幸，官家可憑此而獲綫索，爲之捕兇復仇。

如今「日誌册」已到公孫子彤手中，可見行前公孫子彤已存殺己滅口之心，事到現在，甘化雨反而放落了心，看開已是必死局面，他立即全心待敵，準備一搏生死，多殺幾徒惡徒。

公孫子彤收起册子，突然溫和的笑道

：「我說甘大人你仍有第二條路走！」

「謝了，甘某已經認命，不走第二條路！」

老江湖自有他可圈可點的地方，已知與虎謀皮，遲早是個死字，苟安偷活而定城下之盟，就不是英雄人物了！

公孫子彤似乎也沒想到甘化雨會如此囘答，微一猶豫之後道：「甘化雨，好死可不如死賴活着……」

「住口！給甘爺滾下來，甘爺要拿你開刀！」

「甘化雨，你當眞要找死？」

「公孫老兒動上手死的未必是我！」

公孫子彤獰笑出聲道：「老夫十招之內要破爾肚腹，斬爾四肢，你準備好！」

「好」字出口，沒瞧見公孫子彤閃動，人已站到了甘化雨面前五尺地方，只憑這份輕身功力已是使甘化雨亡魂喪胆！

適時，大廳外面突然有人冷冷地說道：「夠威風，不含糊，可惜我老黑早與甘大人有約，等他代我捕兇破案，所以閣下這十招，我老黑代甘大人接下了！」

話聲落，人影現，老黑已站到甘化雨並肩處！

公孫子彤暴退七尺，兩旁匪徒猛地起座，老黑視如無物，笑對甘化雨道：「我說甘大人，你可是小長白金家集出身？」

甘化雨一見老黑現身，眞眞是久旱而逢「甘雨」，臉上頓時現出安慰的笑容，道：「黑朋友！你怎麽知道？」

老黑一指囊套中十三支物件道：「你背着老金頭的看家活計，能瞞過我？」

甘化雨城府夠深，道：「黑朋友和家師是……」

「怕你不信，是老兄弟！」

一句「老兄弟」，安頓下甘化雨的懸心，道：「我感激朋友仗義……」

「且慢，別看我和令師是老兄弟，橋是橋，路是路，除非你現在點點頭，事後把陰謀暗算這位冷大公子的經過說出，否則……」

「放心，我有什麽會說什麽，半個字不減！」

「那好，退！」

一聲「退」，甘化雨已躲向老黑身後，一步步退向門！

公孫子彤一聲獰笑，手一揮，數十名高手飛身閃影攔在門前，恰將老黑和甘化雨包圍在正中！

老黑視如不見，臉上笑容依舊，對甘化雨道：「你自己量力，能敵對方好手幾人？」

甘化雨豪放的說道：「你能纏住公孫老兒的話，其餘的全交給我！」

他倆答對，使天王坊上上下下都動了怒氣，紛紛怒叱中攻上，老黑果如甘化雨所說，身形倏起，直撲向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早知老黑是何許人也，也曾思忖自非對手，並且暗中已和副手紅臉老者姜成招呼過，暫避第一招後，即雙雙合手纏住老黑，使手下弟兄先得機殺了甘化雨，使無後顧之憂。

因之老黑暴起猛撲，公孫子彤和姜成，雙雙飛身倏退丈八相避，詎料上了大當，老黑身影自空中倏地旋飛囘頭，超過了甘化雨，撲迎上十數天王坊中好手，誰也沒有看清老黑的招法和所使兵刃，耳邊只聽到一片悲號慘吼，腥血四濺，殘肢橫飛下，十數好手無一倖免，俱皆仆臥廳地之上動也不動！

得此良機，甘化雨怎會怠慢，猛破廳門飛闖出去，一連兩次拔身飛縱，已到了前院廣場上面。

老黑一招得手，震住羣匪，人隨甘化雨身後，站於廣場靜待再次血搏！

公孫子彤百忙中檢着地上死者傷痕，似皆為利刄斷腹殘肢而死，神色一變，面前倏忽多了一人，姜成時已率衆追出廳去圍住老黑和甘化雨，廳內多了一人和久久不見公孫子彤走出廳的事竟然無人注意。

公孫子彤突見人影，立即探手出掌直插這人的胸口，公孫子彤一身功力該說是一流高手，那知現在碰上了專制一流高手的超絕人物，腕脈倏忽已為這人抓住，驚駭之下方始注目，來者竟是一位奇醜而臉上滿生濃泡的漢子！

公孫子彤一掙，不但未能掙脫，全身勁力突失，揚聲欲喊，來者二指輕彈已封了他的穴道，然後沉聲道：「帶路，到『天王秘室』！」

天王坊中有幾座天王閣，天王閣就是僅有姜成和他公孫子彤知道的「天王秘室」，不料來者竟然知道這個地方，公孫子彤已有不祥的感覺！

他本不願帶路，無奈人已不由己，力不由己，何況明看是他帶路，其實等於來者押他前往。

進入「天王閣」，來者鬆脫了公孫子彤的腕脈，却又突出二指按在公孫子彤「期門穴」上，道：「聽明白，本公子話不說兩次，你現在功力盡失，並已被我『錯手血指』點了經脈，每隔盞茶時間，要受一次人難忍受的活罪，而你啞穴被封，偏偏呻吟無聲，所以休想有人能夠救你，不過你若合作，在發作前用暗號通知『秘室』中人打開門戶，本公子就解去你身受的痛苦，願否在你，本公子現在靜待消息，願意時，可以連點三次頭！」

公孫子彤心中雖怒恨交迸，無奈一切皆如來者所說，口難出聲，功力被封，已比個平常人不如，空自恨怒是何補於事。

但他對所謂「錯手血指」的功力，並不相信，他走江湖多年，根本沒聽說過這門功夫，那知心頭才犯疑慮，突覺痛自心頭，接着一身筋骨似遭大力擠壓般收縮，那種奇酸苦痛癢痳的滋味，正如來者所說，是人難忍受，又苦出聲不得，只痛得一身上下暴抖不止，約盞茶之後，痛楚倏失，人也委頓地上。

這奇醜的來者，這時冷冷地說道：「你可還想再嘗嚐第二遍滋味？」

公孫子彤搖頭不迭，接着想起來者的吩咐，又一連點了三次頭。

來者一笑，扶起他來，他只好掙扎着帶路到一座巨大佛座前，手叩座下硬木拜墊，一連三快三慢兩次，佛座倏忽中分，出現了一道門戶！

奇醜的人好大胆，坦然邁步和公孫子彤進入門內，走未三步，門戶自封，下有石階，直達秘室門外。

公孫子彤再次以暗號叩門，門聲嗡嗡，竟像鐵製！



通過暗號，秘室門開，這次奇醜的人暴然將公孫子彤推入，他緊隨其後一閃站於牆角！

果如其料，公孫子彤暴然撞進，被人兜胸一掌飛出去，那人在看清被傷的是公孫子彤時，也發現奇醜人的身形，立即沉聲喝道：「是你封住了我這徒兒穴道？」

奇醜的人不答此問，面色一正道：「是你一心要用陰謀毒手計算飛鷹堡的？」

秘室中，明珠照亮，看的清楚，室中人竟是個年過花甲的禿頭斷失一隻左手的老者！

老者左手齊腕斷失，但却換上一隻爪形鋼鉤，乍看似是鷹爪，實則却較鷹爪多出兩支彎勾的尖鋒！

奇醜的人目光掃向地上的公孫子彤，暗暗有些懊悔，自怪老人左手鋼爪上的血漬看來，公孫子彤有八九早已喪命！

想到這裏，奇醜的人有了主意，道：「老丈可願先聽我幾句，然後動手？」

怪老人嘿嘿陰笑着說道：「講吧，門已封，老夫如果不告訴你開啓的方法，你今生今世休想能够出去！」

奇醜的人對怪老人的威脅，無動於衷，道：「公孫子彤既然是你的弟子，請先探視一下他傷勢才對，也許他還有救。」

怪老人冷冷地接道：「他沒救了！」

奇醜的人雙眉一皺，才待開口，怪老人已接着說道：「不過這沒有關係，老夫殺了你替他報仇！」

話剛說完，怪老人已大步逼上前來。

奇醜的人擺手道：「且慢，說清楚以後動手不遲！」

怪老人陰哼一聲道：「你的廢話眞多，說吧！」

「老丈可能賜示尊姓大名？」

「你是眞心的問？」

「在下像開玩笑嗎？」

「好，聽清楚，老夫名叫『死榜餘生』，也叫『餘生丈人』！」

「死榜？」奇醜的人不由駭然重復一句，並有所囘憶的說道：「我好像曾經聽人說起過，只是一時之下想不起來那人是誰……」

「哼！那人是你那早就該死的父親，劊子手『冷天冰』！」

「啊！老丈知道在下是誰？」

「笑話，你變成這個樣子，是老夫策謀，『飛鷹堡』發生逆倫之變，那冷浩一反常態下手弒親生父母，也是老夫的巧妙安排！你功力盡失……」

怪老人話鋒突然自動停下，這奇醜的人，正是冷雲，立刻接口道：「老丈怎不接說下去了？」

「怪？」怪老人搖頭不解的說道：「你既然變成這個模樣，應該已經功力全失才對，又怎會……」

冷雲開朗的笑了，道：「老丈果已自承陰謀暗算寒家及在下，現在再請問一次，可是實情！」

怪老人厲聲怒叱道：「你敢不信老夫的話？」

冷雲笑道：「既是事實，在下就請老丈看上一次奇妙的變化了！」

說着，冷雲倏忽身形一旋，當再次面對怪老人時，那奇醜的模樣果已消失無蹤，換上他那本來瀟洒而英挺奇俊的笑臉。

怪老人狂吼一聲暴然撲上，冷雲身形飛移，怪老人撲了個空，駭然止步道：「你……你竟學會了『大風天』的『天風八法』！」

「不敢欺瞞老丈，這是師門傳授！」

怪老人咬牙切齒道：「你是說那『風雲天』是你的師父？」

冷雲臉上出現嚴肅的一面，道：「正是！」

怪老人恨聲道：「如此說來，冷浩的『失心』症狀，也是矯作出來的了？」

冷雲正色道：「令弟失心疾症，出自老丈毒丸陰謀，並非矯作，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敝恩師看破，雖然費却百日工夫，總算救得舍弟，進而知道老丈的陰謀，我兄弟方始矯作不知，故意上當……」

怪老人暴吼道：「這又為什麽？」

冷雲皺眉道：「老丈這話就問的奇怪了，以陰毒策謀對付寒家，企圖使寒家逆倫弒父，使在下不成人形的是老丈你，我弟兄若不矯作上當，今朝又怎會找到老丈，找不到老丈，對老丈作為目的和原因，豈不是更不明白……」

「住口！難道風老兒看破端倪，救好冷浩，就沒告訴你老夫與你冷氏一家結仇的經過？」

「恩師只說要在下兄弟自己去想辦法，獲知眞相！」

「冷天冰也沒對你兄弟諭示什麽？」

「不瞞老丈說，家父早在三年以前，因習功走火，自散一身功力成了個普通人，將家業賜傳在下後，已永不出世隱於他處！」

「他想歸隱？哼，除非老夫已死！」

「老丈，家父自散功力，僅僅換取了步履安詳，就算和老丈昔日結仇，今朝也該得放手時且放手……」

「冷雲！你不知昔日仇情，空言無補，老夫索性叫你明白明白這恩仇由來，然後你說句公道話看老夫這仇能否罷休！」

話聲一停，怪老人閃身到了角落處的書櫥旁，拉開櫥門，取出一卷文件，猛地拋向冷雲道：「你自己看！」

文件由空冉冉飛下時，冷雲心中一動，念頭一起即落，伸手由空中接去了那卷文件，緩緩展開！

那是一張羊皮，以珍珠粉末配以硃砂而寫成的字，最前面兩個大字赫然是：死榜，再看下面，寫的是——即按此榜所列人物，於三十日內搜而誅之，不得脫漏一人！

再看下去……冷雲的面色變了，變作一片蒼煞，當他全部看完之後，帶有歉意的問怪老人道：「家父就是榜上所列的『金吾總緝』？」

「不是他又是那個混蛋？」

冷雲眉頭一皺，道：「然則死榜之上，可有老丈的名字？」

「當然有，緊靠着大學士下面的。」

「原來前輩就是『神手人猴』車老英雄！」

「哼！現在你全弄明白了吧？」

「車前輩，彼時各為其主，家父只是奉旨秉公，雖說手段狠辣了些……」

「住口……什麽叫各為其主？究竟誰

才應該是主？那個眞是叛逆？朝議削藩，並非良謀，那老賊非但不遵聖旨，並以『清君側』莫須有的名義，盡起燕趙雄兵，叔謀侄位，自封為帝，殘殺異己，誅大學士十族，劊子手就是爾父，老夫護主，落得斷手而逃，此仇此恨，老夫永生難忘，志在必報！」

冷雲想了想道：「前輩可容晚輩說幾句話？」

怪老人車軒，沉聲說道：「有屁就快放！」

冷雲道：「前皇建立，過份懦弱，今上雖說總不該叔謀侄位，但這多年來的作為，足證是位最好的皇上……」

車軒怒叱道：「住口！老夫不是和你談論宮中是非！」

「是是，前輩指教。」

「指教個屁，雖然老天多年心血，被風老兒一手破壞，但是老夫只要此心不死，總有復仇之一日，就目下來說，冷雲，你已是死定了！」

冷雲早知究竟，故作不解道：「前輩當知若動上手，在下是不會束手待斃的，如此則前輩所說在下死定之事，就很難預知了！」

車軒哈哈一笑道：「老夫不必動手，你就會自化一灘臭水而亡！」

冷雲嗤笑一聲道：「前輩可是會些兒妖法？」

車軒手指握於冷雲手中的「死榜」道：「此榜之上，塗有奇毒藥物，人若觸之，半個時辰之內，化為臭水，你握着它多時……」

冷雲突然開朗的一笑道：「前輩專會唬人，這榜是前輩拋給在下的，若說中毒，前輩你……」

「老夫是以左手鋼爪拋於爾，何曾觸及？」

「就算如此，現在在下如果將此榜觸及前輩呢？」

「老夫自有解藥！」

「車前輩，在下有備有防而來，否則焉敢獨闖龍潭虎穴，說實話，在下並未實握此榜，而是以『大乘凌虛攝物』神功翻看，所以……」

話鋒停，手臂抖，一聲震响，羊皮的「死榜」變作鋒利斧刄般，直插入石牆之中，僅僅外露一角，這手功力，頓令車軒改容相向！

也因為冷雲現露了這手功力，使車軒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人一靜，靈智明，車軒想起了很多事情，最後，終於笑了，說道：「冷雲，看樣子你不像對老夫毫無所知？」

「不敢相瞞，在下知道一切有關前輩的事情。」

「對老夫出身和功力這方面呢？」

「知道的不多！」冷雲一笑，接着又道：「不過已够在下應用的了！」

「老夫相信也是如此，否則你沒有胆量獨闖虎穴來見老夫！」

冷雲沒有回答，報之醉人的微笑。

車軒殘眉微皺，眼珠一轉道：「老夫認為你除了必欲偵知結仇內情外，另有事情要跟老夫說，可對？」

冷雲十分恭敬的說道：「前輩料事如神。」

車軒冷冷地說道：「別虛套，更別忘記老夫無時無刻不在想要你的性命！」

冷雲長嘆一聲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前輩若能提個變通的辦法，在下必然遵行。」

車軒突然盯了地上的公孫子彤一眼，目光又重現出狠毒的怒火，搖頭道：「血還血，命償命，再無其他辦法變通！」

冷雲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又沒開口。

車軒忍不住道：「復仇事暫放片刻，你講，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冷雲想了想道：「事情很多，讓在下從『湖光別莊』那場大火說起吧，」話鋒一頓又道：「一條條一件件講，這樣較為清楚，第一件是昨夜初鼓到三更，在下已與舍弟同心合力清除了儆府的叛徒……」

「好，老夫想象得到，說下去！」

「第二件，舍弟保全了那『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的性命，這本是準備萬一時作人證用的！」

「此人薄情寡恩而無恥，留之害多於益！」

「感謝前輩的指示，不過他總是在下未來妻子的表哥，一點香火情是要留！」

「說到你那尚未過門的妻子，冷雲，只怕這才是你獨闖龍潭虎穴的來意吧？」

「在下願候前輩再進一步的賜示。」

「可以，她好好的。」

「前輩可容在下和她見上一面？」

「不行，這要等我們恩仇清了的時候再說。」

「前輩，車、冷兩家的仇怨，與易府何干？」

「這你就不清楚了，易三冬老兒，當年正是你父親左右手，地道的帮兇！」

「前輩，恩仇清了前，要如何才能放出易君？」

「老夫說過，不行！任何辦法，都不行！」

「如果在下說，以『天王坊』所有的性命交換，也不行嗎？」

車軒一楞，沉聲道：「老夫幾乎忘記，他們怎樣了？」

「儆府白先生，兵馬司甘大人及舍弟，時正斬殺彼等，也許生擒不少。」

車軒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冷雲，天王坊上上下下，除公孫子彤外，都是老夫為復仇安排的『工具』，死盡斬絕，老夫不會掉半點眼淚！」

冷雲突然低低地問道：「前輩，對南苑那戶『車姓』人家的安全……」

車軒驀地冲冠暴怒道：「你敢？」

冷雲道：「在下的是不敢，只請前輩以易君交換雙方安全！」

車軒沉思良久，猛一跺脚道：「算你贏了，不過冷雲，父債子還，老夫和你的一場生死較搏，你怎麼說？」

冷雲誠摯的說道：「前輩可容在下至誠的為當年事贖罪？」

車軒又復冷靜下來道：「一搏之外無他策！」

冷雲低下頭去，刹那後，慨然道：「好，前輩釋放易君，在下保證南苑車氏的安全，當見過易君後，願領前輩賜教的時地！」



車軒正色道：「大丈夫？」

冷雲也正色道：「死無悔。」

車軒大步走向秘門，觸動機關，秘門倏啓，道：「走，止住外面的爭搏，辦正經事！」

冷雲頷首，緊隨車軒身後，步出「天王閣」到達大廳前的廣場。

廣場上，甘化雨已然受傷，由飛鷹堡趕到的冷浩護守，老黑獨力搏鬥十數名高手，看上去如同兒戲。

冷雲和車軒的露面，中止了打鬥，車軒告訴冷雲，可至易君府中相待，夜二鼓，他必携易君前往，然後就是冷雲和他的生死之戰。

冷雲慨然承諾下來，立即告辭，和甘化雨及冷浩與老黑離開了天王坊！

原來遠在長安城的「飛鷹堡」，本是不知業已遭人暗下毒手巧使陰謀，多虧了武林奇俠「大風天」風雲天看破冷浩異與常人的地方，暗中注意，並治癒了冷浩的「失心迷」症。

冷天冰認為應該想個辦法找出幕後元兇，才使冷浩矯作依然未復神智，進而偵知元兇所在。

巧的是元兇這時又進行了第二步計劃，以易君的名義騙誘冷雲京師赴約，於是風雲天和冷天冰設好牢籠使冷雲冒險走進對方陷阱，然後虛與委蛇的等待良機，一網打盡對方。

老黑更奉有密諭，一切皆係矯作，冷浩及飛鷹堡高手，在「風雲天」暗中領率之下，和冷雲同日到達京中，暗地裏偵探一切，終於瓦解了對方陰謀，並借機焚毀罪源的「湖光別莊」。

風雲天為了警告甘化雨，才暗示老黑前往生事，如今反而和甘化雨成了朋友。

內中最最出乎風雲天意料之外的，是主謀人車軒的問題，尤其是牽出了多少年前冷天冰的一段往事，令風雲天深感難以三全其美。

現在，風雲天和冷雲、冷浩，老黑及飛鷹堡數十高手，已回到易君府，原來風雲天正是易君的舅父，這也是邱曾見之所以不死的原因之一。

冷雲說出和車軒會面談話內情，風雲天為了大難，論功力技藝來說，冷雲未必就會怕了車軒，只是以情以理來講，冷雲無法和車軒動手！

可是事情已然約好，武林中人，信譽勝過生命，何況還關聯着一位無辜紅顏易君的生死。

老黑很少開口，這時突然說道：「風爺，老黑生晚，沒能够和這位車爺交交朋友，不知道這位車爺，究竟為人作事怎麼樣？」

風雲天一伸姆指道：「手段辣心不狠，是個講義信的好漢，要不大學士又怎會看中他？」

黑老突然莫名其妙的說了句話，道：「這樣說來，他的腿不慢，大學士寃受十族之誅，他却能够逃得活命，僅僅失去一隻手掌，太過僥倖了！」

話中之意別人不懂，風雲天却十分明白，搖頭道：「那是你們主人有心放他生路的！」

冷浩開口道：「風叔，您說車前輩會不會有同道朋友助拳？」

這問題風雲天早就想過，正怕車軒不是單獨應戰，車軒明知己方人手衆多，並且功力深厚，如果一切只是車軒在暗中策劃，似乎不會週到至此，不僅巧為利用了邱曾見，並且還有甘化雨。

設若車軒另外還有同路的人，這人是誰就很難推斷出來了，根據昔日事端仔細思索，似乎「死榜」之上現尚生存世上的，只有一個車軒，當然，「死榜」上那些人的親友不少，如果也參與此次事件之中，結局只怕非流血千里變為武林一場大的爭搏不可了！

最後商妥，不論車軒有多少接應，冷雲用前約扣住車軒，以他二人的一場較搏，來了斷多少年來的所有恩怨，設若變生意外，則由風雲天，老黑和冷浩及飛鷹堡中此刻所到的好手應付。

為了晚間可能發生龍爭虎鬥，冷雲晚飯過後就開始調息，這一戰關係至深，不容他掉以輕心。

正二更，有人擊門，風雲天聞聲放落了一半懸心，磊落而來，就算相搏也必光明無私，黑老開門，門外只有車軒和一位秀極美極的姑娘。

這人不用說，正是易君。

車軒大方的使冷雲先接易君回房，然後聲明他本來是另有幾位同路同仇敵愾的朋友，現在經他以約誓相勸，衆友已退出是非之事，目下只等他和冷雲一戰而分勝負後，了斷一切！

冷雲再次現身，話已不容再說，車軒立東，冷雲立西，一聲請，誰也沒留情，誰也不後退，倏忽相合各出全力化作兩團影子攻殺不已！車軒以成名數十年的「七柔爪」進襲，冷雲以「天飆八式」回手，那勁風捲飛起細石幼沙，沙石不外散，緊隨着動手二人的飛旋身法發出厲嘯，風雲天暗中搖頭，捉對兒的兩個人，一上來就各自施展出陰柔內力的吸壓功夫，這要比內功抵掌還危險十分，再加上被捲起飛旋的沙石越來越重，石砂互磨厲嘯凜人，誰若一個敵抵不住，休講被對手陰功壓實，只說那業業重有千斤的砂石旋風暴然撲落，也必體膚盡裂，肢斷飛殘而亡！

雙方功力已發揮到絕頂，一人之力業已無法中止是戰，又十招，風雲天已看出不對，外裏的砂影，已成洪流，遮住人影，而動手的人擊出十成功力，非但不能如願擊臨對手身上，反而全被洪流吸盡，於是洪流重量越大，飛旋越疾，雙方有一不支，結局必係偕亡，老黑也看出變生不測，和風雲天不約而同暴喊出聲，雙雙以全力撲上，對旋飛的砂流擊去，一聲巨響，沙流散落，四人俱皆倒地，萬幸失力而無傷。

車軒目光四移，一聲長嘆，猛頓足，飛身去，臨行話聲入耳，他要風雲天告訴冷天冰，即時隱退告老武林，飛鷹堡速傳冷雲，免招奇禍！

風爺聽從了，果然在事後月餘，飛鷹堡傳出消息，冷雲成婚並接手為飛鷹堡的主人，而冷天冰、風雲天和老黑，同時告退武林，遠隱山林之間，而「飛鷹故事」至此亦全篇終結。

（完）

日本野武士傳奇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 神刀夜鳴



天風刀夜間哀鳴，江奔在師傅的臉前奪刀躍下千丈斷魂崖，發生一連串驚險遭遇，死裏逃生，才知道那一把刀確是「神刀」！

## 飛身躍下千丈斷魂崖

四百年前，日皇居住的皇宮以及紫禁城，氣勢雄渾，稱做「京都」，隣爲大阪，俱是武林中人爭霸的地方，不過，認眞出色的高手俱是高高在上的，不屑跟皇府裏面的人角逐，儼如隱士，換言之，山深林密之區，不少奇才異能之士，自立門戶，與世無爭，那種人稱做「野武士」，無數門派當中，有一派野武士叫做「天風派」，那一手「天風刀」名震天下，掌門人「天風武士」已經是進入晚年了，八十大壽的一天，携帶酒肉禮物前赴「和歌山脈」的主峯，越過「朝陽古洞」，抵達「天風岩」，向他祝壽，雖是荒山寂寂，倒也相當熱鬧。

「天風武士」收徒頗嚴，先要那個門人的五官端正，身家清白，又要他的骨格雄壯，反應快速，是個練武材料，然後收容，故此在天風岩靜居的門人只有三十多個，前往深山祝壽的嘉賓却有五十多人，喧賓奪主，實在罕見，由此可以反映出天風武士沒隱居之前的名氣多响了，那天從白晝開始痛飲兼進食，賓主盡歡，不久入黑，月上柳梢頭，從高處俯瞰，恰如一個燦爛的銀盆，景色幽秀艷麗，十分脫俗。

「天風武士」接受嘉賓敬酒祝賀之後，微微一笑，說：「各位嘉賓，所有賢徒，今日老夫看到一堂共慶的景象，心曠神怡，好聽的話講得太多了，現時我只是想說說我的心願，許多人認爲我的一手奪命天風刀實在是天下無敵，我也有這種想法，不過，我沒有退出江湖之前，能夠攻無不勝，戰無不克，並非完全倚賴我的功力，跟那一把傳了十七代的「天風刀」有關，如果我沒有那麽出類拔萃的一把刀，早已喪命，這一把刀是有靈性的，它突然夜半自鳴，錚錚有聲，聽了使人覺得心悸，多數是有些大事要幹，它提醒我，認爲我需要下山鋤強扶弱，可惜我巳是一名衰翁，絕對沒法跟當年連劈七十多個武士突圍而出的氣勁，刀子是通靈之物，它需要用邪門的血洗滌，煥然生輝，我沒法逆它的意，現時當着一百幾十名武士高手的面前，舉行一個考驗，看看那一個人有胆抓起它飛躍到空中，悠然降落，不過，做這種考驗的人規定是我的門人，我相信赴會的嘉賓當中必然有人懂得如何運用靈活的刀法，完成任務，故此我只是規定在門人當中找尋智勇兼備的人，至於嘉賓，暫時作壁上觀好了，要說的話我巳經講完，那一個門人胆敢接受命運的考驗？」

他閉上了嘴，把視綫在三十多個門人的臉上掃過，目光如劍。

七個門人不約而同的走出來，想不到有那麽多的門人有胆接受這一項死亡遊戲，「天風武士」哈哈大笑，說：「既然有七個人那麽多，只是挑選一個，你們恐怕要施展渾身解數互相搏鬥了，經過眞刀眞槍的搏鬥之後，剩下來的那一個，准許他拔刀飛下懸崖。」

在座的嘉賓聽了，都有些異乎尋常的感覺，認爲此舉太過殘酷，天風岩伸到盡端便是高崖，下邊的岩石垂直，有如刀削，稱做「千丈斷魂崖」，有了很好的準備，想從崖頂躍下，巳不容易，何況七個門人必須互相搏鬥之後才跳下去呢？可以說是必死無疑，粉身碎骨，因此在座的嘉賓認爲「天風武士」頒下這一個命令等於奪命招，在賀壽的一晚做出這種不近人情的舉動，更加狂妄，是否七個門人互鬥之下，死了六個，剩下來的一個，氣力消耗殆盡，拔刀躍下，等於自殺呢？各人都抱着一股濃濃的好奇心看它，另外有些人，被那一把寒光閃閃的闊邊刀吸引，他們所着的只是刀，至於那些門人的死活，不會擺在心上。

那一把天風刀巳經拔了出來，刀尖插在岩石上面，刀壳放在一邊，由於它是寶刀，怎樣插石也不會弄傷刀尖，這一把天風刀最古怪的地方就是一個「薄」字，普通的闊邊刀必然是刀鋒薄而刀背厚的，這種形狀有利於砍劈以及擋格，可是，天風刀却大不相同，刀背跟刀鋒同樣的薄，一眼看去，恍如鐵片，亦可以說是兩邊都是刀鋒，因此之故，它看來特別出色，透着一股殺氣，奇怪得很，經過十七代的斯殺，刀下不少亡魂，竟然沒有半點血漬，刀柄以及護手都是很乾淨的，月色照映下，燦然生輝。

欣賞那一把刀的嘉賓，看得入了迷，驟然聽到一股豪壯的叱喝聲，不自覺的把視綫投在七個門人捨命出擊的一場混戰局勢，由於所有門人學習天風派，即使揮拳踢脚，招式相似，功力悉敵，一時之間，難以分出高下來，只能說他們打作一團。

混戰當中，突然有一聲大喝，又看見一個人從幾雙手纒住打鬥的形勢滾出來，顯然他捱了一脚，不過，他並非滾了幾滾就停步，竟然一滾再滾，滾到天風刀的旁邊，雙手握住刀柄，使勁往上一提，把它拔出來。

刀子剛剛拔出岩石，他就抓住它怒吼一聲，一招「大鵬展翅」，嚇退幾個師兄弟，步法極爲靈活，三幾個箭步擺脫了座上客，孤單單的一個，向崖石盡端奔走，各人定眼看時，黑影一幌，他巳經連人帶刀飄上空中，去得無影無踪。

他就是天風派刀法最好的一個門人，叫做「江奔」，各人發覺他詐敗奪刀，飛身躍下，追到崖石最高處，往下俯瞰，甚麽都看不出來，眞的是死活不知，驚疑莫定，有人走近天風武士問個明白，天風武士並無愁容，說：「我早巳說過，那把天風刀是有靈性的，假如江奔跟它有緣份，不會粉身碎骨，憑着刀子，馭風而行，無驚無險的降落，反之，刀子與他無緣，那就很難說了，此刻他可能巳經變了鬼。」

問他的人再問一句：「如果他跌到變成肉醬，刀子沒有折斷，被樵夫尋獲，不知交給那一個人，拿去伐木，豈非明珠投暗？」

天風武士說：「我再說一句，那把天風刀是通靈之物，如果頑徒江奔從千丈崖躍下，腦爆魂離，它也逐寸折斷，決不會落在斬柴的樵夫手中，不必担心。」

說了這幾句，他把臉孔朝向六個剛剛搏鬥過的門人身上，很有威嚴的說：「這件事情巳成過去，不准你們在背後議論江奔。」

## 江奔闖入柳家莊

好一個江奔，想出詐敗取刀這一招，拔出刀子來，先行施展大鵬展翅，跟着長風出谷，到了崖石的盡端，拚着一條性命不要，縱身一躍，施展天風刀的第三招：「風捲殘雲」，那一把闊邊刀就在空中捲起一個個刀花，把他托住，宛如騰雲駕霧似的從高處降落，接近地面，風力較薄，沒法承住他，使他從五六丈高的空中跌下來，幸而他剛巧跌在禾堆上面，只有少許痛楚，沒有損傷，眞是祖宗有靈，三生有幸！

他從高達丈外的禾堆爬出來，左看右看，知道自己沒有損傷，驚喜交集，跟着從禾堆找到那一把寒氣逼人的天風刀，於是喜出望外，定神看看，立刻發覺面前有一簇燈光在閃動，於是他便向那地方走過去。

他有的是五尺長兼且是四寸闊的大刀，緊握在手，可惜他拔刀狂奔之際，忘了刀壳，只好讓刀鋒露出來。

這副模樣就像是劊子手，準備殺人，他在燈下露臉，一定被人看了誤會他是刦匪，要是他往深處想想，他未必有勇氣闖入村莊之內。

當時他被狂風捲上，捲落在空中起伏

多次，有如斷綫風箏，飄然而下，雖是寶刀有靈，他經過突然而來的震動，始終有些迷惘，故此他順着脚步走向孤村，沒有經過詳思熟慮，發覺燈光聚集之處是個很有氣派的食店，仍是毫不考慮的闖入，找一個座位坐了下來，就叫酒保打一斤酒，切兩斤熟肉，豬牛不拘，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那是食店，既然走了進去，便要痛飲，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完全忘記了飲酒食肉必須付出銀両，他的身上却分文也沒有。

那一把天風刀實在搶眼，沒有刀壳，他把它橫放在一張方桌上面，豪氣逼人，這種格局正是江湖人物頂兒尖兒的表現，可是，他却臉孔俊秀，唇紅齒白，似是公子哥兒貨色，跟刀子極不相配，因此之故，食店裏面的人頻頻打量他，竊竊私議。

江奔一向是酒量驚人的，食量也大，那時他自管自的喝酒，很快就把一斤酒喝了七七八八，忽然眼睛一亮，看見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婦走近，笑着說：「客官，這一頓酒菜由我請客，請勿推辭！」

聽了這一句話，江奔然後醒悟起來，吃吃喝喝，必須付賬，現在樂得有人做東道主，替他解圍，他怎能不喜形於色呢？定神一望，說話的人原來是個美女，眉梢眼角，騷態畢露，他不由自主的向她多看幾眼。

她十分懂事，看見他沒有開口，索性自管自的說：「我叫柳三娘，你是誰？怎會握刀闖入食店的？」

江奔有酒到肚，反而清醒了些，說：「我是天風派的弟子，叫做江奔，並非胡亂闖入這個村莊，只是因爲我在高崖舞刀，風勢太大，一陣狂風把我從千丈斷魂崖吹下來。」

座上客有些人曾經到過天風岩，聽了進耳，全不相信，却又不便指責他的話，只好搖了搖頭，用不屑的目光朝他盯了一眼。

柳三娘沒有絲毫對他不滿，反而順着他的口吻說道：「江先生，這裏叫做『柳家莊』，一向風勢很大，一朵雲也吹下來，我有些話要對你說，你吃飽了之後，我才說出來，還有一點，你的酒量那麼好，一斤酒是不够的，再打一斤酒來，喝個痛快！」

食店裏面的人似乎很尊敬她，或者怕她，發覺她把這個陌生的刀客看做朋友，不敢指責他，任由他喝完又喝，至於柳三娘，只是偶然喝一兩口，不到四兩酒，明眼人當然看得出來，她必然是想誘他喝醉，把他的刀子拿走。

江奔喝完一斤又一斤，酒量再好也是會醉的了，不過，酒醉三分醒，刀子始終是放在桌上的，看來柳三娘不敢硬碰硬的去奪刀，她的星眸一轉，計上心頭，說道：「食店就快關門了，你不能够歇在這裏睡到天亮的，我帶你到別的地方歇宿，走吧！」

江奔使勁站起來，倒握天風刀，搖搖幌幌的走出戶外。

柳三娘付了賬，追上來，借故扶他走動，把身子挨過去，希望他嗅到一股肉香，春心蕩漾，這一條妙計也失敗，柳三娘有點恨他，走到家門外邊，伸手指示那一扇紅色的朱門給他看，說：「江公子，這是我的家了，屋裏沒有男人，只是我一個，如果你不嫌棄，走進去隨意找一間客房睡到天亮，反之，你嫌棄我，那就由我帶你去金剛古刹歇宿，你喜歡跟金剛睡抑或伴着我睡呢？」

她的話越來越加露骨，最後那一句，簡直是想投懷送抱，馬上成交，料不到江奔一臉正經的說道：「我想跟金剛睡在一起。」

「好，我帶你去，如果今晚你變了鬼，別埋怨我！」

她咬了咬牙，很認眞的說。

江奔哼了一聲，說：「我眞會變鬼？你等着看吧！」

柳三娘不再打話，仍是伴着他走，宛如一雙伴侶，實在是貌合神離。

她沒有說錯，越過家門，沿着大路走，再由大路轉入小路，走不了多遠，便是「金剛古刹」。

眞是奇怪，孤村裏面處處有狗，江奔雖是陌生人，沒有一聲狗吠。

刀子確是神物，它的威力居然把惡狗嚇退。

走近了金剛古刹，柳三娘說：「廟裏黑沉沉，只有大殿的一盞萬年燈，徹夜通明，褪了色的金剛像甚是威武，把守門戶，越過大殿，轉入後進，比較乾爽，可惜那是停棺的地方，且又沒有燈火，你高興睡在那一處都可以，這個地方就算是白天也沒有人走進來，何况是黑夜？如果殘夜將盡，有人走進來，不是殭屍就是鬼，你要好好的對付他！」

## 神刀自動出擊刦匪斷臂

江奔初時只是懂得柳三娘是不好惹的女人，且又不明瞭她的底蘊，故此他不想伴着她返家，寧願睡在古刹之內，她走開了，他忽又覺得心上一沉，覺得那座古刹陰風陣陣，危機四伏。

他一向在山上居住，偶然從山下走上來的人口中獲悉，有許多處村莊把破廟當做停放死屍之地，那種地方生人勿近，不應該留下來，可是，柳三娘已經走開，他不必多想，命中註定那晚他必須跟那個剝落兼且褪了色的神像同睡了，微光從高懸的一盞燈透出來，看見那個神像高二丈過外，脚下有一個空位，正好橫臥，他不再理會廟裏還有甚麼屬於鬼神的奇怪品物，把心一橫，就在神像脚下躺下來。

他實在太倦了，酒氣上湧，很快跌進黑沉沉的夢鄉。

那一把天風刀，仍然握在他的右手，且又握得緊緊，如果有人想趁着他酣睡，企圖奪刀，只有一個辦法，先行把他殺掉，然後才能奪取寶刀。

殘夜將盡，忽見一個黑影從後進的大堂閃身走出來，腰間掛劍，先行一步，還有兩個黑影在後相隨，三個黑影到了神像脚下，走在前頭的傢伙，拔出長劍，把劍尖向江奔刺去，可是，劍鋒快要刺到胸膛，忽又留手，那時他已經發覺江奔眞眞正正是睡熟了，不必見血，改變主意，索性放慢了手脚盜取那把刀便算，因此他收了長劍，插入劍壳之內，只是憑着一雙手盜取對方的闊邊刀。



由於江奔把它視如至寶，就算在酣睡中，仍然緊握刀柄，刀鋒朝向外邊，打算盜刀的傢伙必須把自己的一雙手分別向左右兩邊伸過去，抓住那把刀的「護手」，運用暗勁把它拉出來。

眞料不到，他的一雙手剛剛接觸到天風刀的護手，刀子突然錚的一聲，自動向前刺去。

只是一刀，已把這傢伙的胸部刺穿，刀尖從他的背部刺出來，鮮血如泉噴出，沒法活下去了。

這傢伙死前慘呼一聲，江奔從夢中覺醒，看見了刀柄，不管它是否刺到別人的身上，趕快拔出來，幸而他的舉動十分敏捷，否則，他就被人偷襲，可能就此倒下來，因爲那個人的同伴不約而同的用喪家棒向他襲擊。

喪家棒是一種厲害且狠毒的武器，當時日本邪門人馬很喜歡用牠出擊，它由鋼鐵鑄造，頭部有許多處尖刺突出，如果棍棒刀劍嵌在鋸齒形的尖刺之內，無法抽出來，這個人就輸定了，凡是懂得使用喪家棒的傢伙，左腰必有利刄，先行用鋸齒套住對方的武器，然後出其不意的把利刄刺向對方的小腹，十居其九是得手的，那三個人扮鬼出擊，喪家棒聯手進攻，江奔剛剛睡醒，仍然有些迷惘，照理他是必輸的，怎料他所握的是天風刀，向兩條喪家棒砍劈，兩種武器相交，喪家棒登時分爲兩截，偷襲的匪徒那裏敢鬥下去呢？呼嘯一聲，便即撤退，地上留下一個垂危的人，鮮血沁出，煞是可怖。

江奔已經取同天風刀，担心後進的大堂還有伏兵，不敢久留，索性提刀走出古刹。

外面的夜色黑沉沉，他覺得不妙，把心一橫，突然走到柳三娘說過是家門的地方，伸手拍門，大聲叫喊。

很遲，然後有一個女人的語聲，透過木門飛出來。

「誰呀？」

顯然是柳三娘的語聲了。

「是我，我是江奔！」他朗聲回答。

只是說了一句，木門就從裏面拉開了，先看見一雙玉手，白皙的膚色，再又看見嬌媚的笑。

「快些走進來！」

跟着她又說：「江公子，你不是在金剛古刹歇宿嗎？爲甚麼走來看我呢？是否受了傷？」

「我沒有受傷，只是殺了一個人，有點怕！」

她嫣然一笑，說：「讓我關了門再說吧。」

她先走，當然是向內進走的了，江奔緊隨着她。

剛剛穿過客廳，由通道走到小花廳，落坐後，她緩緩的說：「江公子，你說殺了人，爲甚麼刀上沒有血呢？」

「這是寶刀，永不沾血。」

「你以前沒有殺過人，是也不是呢？」她柔聲問。

「我說的都是眞話，我以前沒有殺過人。」

「有許多個武士認爲殺人是一種樂趣，你爲甚麼覺得乏味呢？」

「我不單是覺得很乏味，而且還有點怕！」

「怕甚麼？」

「古刹裏面似乎有鬼，也好像有賊，我担心自己無法控制那一把天風刀，到時它會一個又一個的殺下去，變成了血洗廟堂。」

「刀子自己會殺人嗎？」

「是的，別的刀子不會殺人，我的刀子却會自動殺人，它還懂得在夜間嗚嗚的响，那種响聲表示它覺得沉悶，想大開殺戒。」

「眞是有趣，無怪它沒有刀壳了，如果有一個適合它的刀壳把它罩住，它就不能够隨意殺人。」

「柳三娘，你看見嗎？我的刀子並非特別長，却是特別闊，普通的刀壳沒法容納它。」

柳三娘想了想，說：「江公子，聽了你的話，我忽然想起來，在柳岸風的練武室之內，有一個鯊魚皮造的刀壳，跟它同樣闊，可能適合它，你想看看嗎？」

江奔點了點頭，說：「柳三娘，你說是柳岸風武士，是你的甚麼人？」

「他是我的丈夫！」柳三娘忽然語聲一變，無限傷心。

## 險些跌進毒蛇的巢穴

江奔衝口而出的說：「柳三娘，像你那麼艷麗的一個女人，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能够在你的身邊把柳岸風武士搶走，他是否病死呢？」

「不！」

「那麼，他必是血戰身亡了，是也不是呢？」

「不，他至今仍然沒有死，只是被魔女囚禁起來。」

「那麼，他必然是迷戀魔女以致拋棄妻房了。」

「不，他自始至終沒有拋棄我，使他入迷的不是魔女，是魔女洞裏面的金銀珠寶。」

「原來如此，他並非被魔女迷住，只是軟禁在魔女洞，沒法走出來，那是值得原諒的，魔女洞在甚麼地方呢？讓我替你把他救出來。」

「我不知道魔女洞在甚麼地方，不過，我懂得一種秘密，細心看看鯊魚刀壳，你就會看得出來，因爲刀壳上面的紋理把魔女洞的位置刻劃出來。」

「眞是有趣，鯊魚刀壳現在甚麼地方呢？」

兩人邊走邊談，很快便走到練武室的門外。

柳三娘推開了門，先走進去，亮了燈，燈光四射，很快就瞧見東壁上面懸掛了一隻牛角似的刀壳，它確是古物，黑沉沉的透着殺氣。

江奔向它多看了幾眼，問：「柳三娘，它大概是鯊魚刀壳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的眼光很是敏銳，一眼就看得出來，沒見識的人，可能把它看做牛角。」

「我可摘下來細心看看嗎？」

「當然可以！」

她不單是一口答應，還替他把鯊魚刀殼摘下來，交到江奔的手上。

江奔接過它，就像是一個小童驟然得到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非常喜愛，不忍釋手。

他始終是右手握刀，寸步不離，橫豎他只用左手捧着鯊魚刀殼，索性把刀子納入刀殼裏面，看看它是否太窄，或者是太長。

眞是出乎意外，刀子跟刀殼十分貼切，不大也不小，就像是天生的一對。

江奔定眼欣賞一番，想把刀子拔出來，但是却辦不到，猛吃一驚，呆呆的盯着她。

柳三娘很冷靜的說：「是否刀子沒法拔出來？你放心好了，只要你的殺機湧起，刀子自然拔出來。」

「你怎樣知道？」

「這種情形是柳岸風告訴我的，那是經驗之談。」

「照這樣說，鯊魚刀殼也是神物了！」江奔由衷的稱讚一句。

「不，江公子，你看錯了，它並非神物，只是妖物。」

「爲甚麼你說它是妖物呢？」

「凡是異乎尋常的東西，有些靈異，都是值得重視的，那些東西不是神物，就是妖物，鯊魚刀殼之所以稱做妖物，因爲它累死過一百多人。」

「死了一百多人？是否那些人爲了決鬥而死？」

「不，他們並非死於決鬥，而是死於貪念，柳家五代祖宗之前，全是海盜，當時在琵琶湖稱霸的人全是他們，不過，他們倒有自知之明，認爲做海盜未必能够在晚年享福，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主意，他打算把每次刼殺得來的金銀珠寶留起一部份，準備晚年退休，把它瓜分，那些東西當然是收藏得十分週密的，如是者過了二十多年，那些海盜出海，被一場暴風雨吹翻，船艇沉沒，人也死個清光，留下來的只是一把用鯊魚皮造成的刀殼，初時有刀，後來，隔了一百年過外，刀已失落，柳岸風所看見的刀子，已非原物，刀子是不重要的，刀殼重要得多，最可惜的是這一點，鯊魚皮製成的刀殼雖然刻劃出藏寶地點是魔女洞，究竟魔女洞在甚麼地方呢？始終不知情，一百年來，前往琵琶湖兩岸尋找魔女洞藏寶的柳家勇士，死了一百個過外，我的丈夫也是死活不知，你說吧，它是否妖物？」

柳三娘很是激動，最後，她補加一句：「再過下去，柳家莊的人恐怕要死個清光了！」

江奔緩緩的說：「我並非多嘴，那些寶藏註定不是姓柳的人應該取到的，我姓江，並非姓柳，反而有機會取到，我決心碰碰運氣，希望你把鯊魚刀殼借給我！」

「我不止是把鯊魚刀殼借給你，還把它送給你，不過，你到了琵琶湖，希望你傾全力替我證實柳岸風的死活！」

「他大概是活着的，如果他闖入魔女洞，被魔女囚禁起來，我有機會看見他就有辦法把他救出來，即使他不幸喪生，我也要把他的屍體帶回來，給你看看。」

「那不要緊，我用不着看到他的屍體，只要你口中說一句話，認定他已經死去，不管他當着你的面前死去，抑或死了幾年，那是不重要的，最要緊的是他不在塵世，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柳三娘說時，媚眼如絲，江奔覺得心亂，趕快對她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沒有辦法證實柳岸風武士的死活之前，說甚麼話都是多餘的，就快天亮了，我還是早點上路吧。」

柳三娘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稍停，她沉住氣說：「江公子，如果你眞的要走，我不挽留你，不過，金剛古刹那邊如果有人倒在血泊之內，你經過那個地方，可能受到牽累，還是從後門那邊走吧，門外只是一條路，它很窄，但是很平坦的，一直向南走，天色發亮，你已經走到琵琶湖了，我把你帶到後門，便即分手，你自行保重。」

她忽然又收回妖艷的風姿，一本正經的說。

江奔聽了，點頭說道：「多謝柳三娘的照顧。」

那時距離天亮只有短短的一段時間，不過一個時辰，便是曉色滿窗，江奔雖然不想摸黑趕路，可是，柳三娘那種蕩態却又把他逼到喘不過氣，只好悶着上路。

離開了柳宅，他憑着「黑泥白石光水氹」的夜行人口訣，向前走動，仍是可以辨路而行的，她說得對，那條路很窄，並且僅有一條路走，他沒法改變方向，只好走向前面。

那一把天風刀插在鯊魚刀殼之內，倒是安安靜靜，有如嬰兒酣睡，一聲不响，他放心了些。

走了百多步，那一把刀突然發生變化，不單是嗚嗚的作响，而且整整一把刀跳動不已，鯊魚刀殼自動的拍打他，好像叫他提高警惕。

他的疑心頓起，索性停下步來。

他只是停步，鯊魚刀殼不再拍打他了，刀子也不跳動。

顯然是前面的路有些凶兆，既有所疑，他不單是停步，還在路邊搜索，找到一塊十多斤重的石頭，雙手捧起它，向前面使勁拋過去。

那塊石頭根本上就是蛋形的，容易滾動，加上了他放在指掌之間的暗勁，向前推送，化爲一股壓力，它就滾得更快。

滾了十多滾，石頭忽然失了踪，不翼而飛，江奔緩步走過去，很快他就發覺脚下不遠之處，就是土坑，坑內有七八條毒蛇，纏住一塊石，那一塊石頭正是他拋出去的石蛋，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的怒火寸寸升騰，轉身朝着原路走回去。

照情形看，柳三娘必然知道那條路走不了多遠就是陷阱，他錯脚踏在薄泥掩蔽的土坑，一定死在毒蛇的纏繞，認爲她肉誘這一條詭計失效，只好另想辦法，這種推測，合情合理，江奔急於找她問個明白，脚下一緊，便即回到柳家的後門。

他沒有伸手敲門，雙脚一縱，躍到外牆的牆頂，向下瞧望。

近處仍是黑沉沉，小花那廳邊，却有些燈光洩出，他想知道她留在小花廳幹甚麼，緩步走向那邊，施展輕功，縱身躍登



屋脊，然後以倒掛金鈎的一招，把上半身低垂下來，俯瞰下邊的動靜，兼用耳朶偷聽。

在小花廳裏面，有兩個人正在喝酒，十分親熱，男的仍是穿了衣裳，女的却是一絲不掛，顯然是姦夫淫婦了，定神一望，女的正是柳三娘，男的似乎見過面，他想了想，才記得起這傢伙正是金剛古刹之內用哭喪棒擊他的強盜，他已經是怒冲冲的了，看到下邊這一種景象，不覺火上加油。

他想知道更多的秘密，按兵不動。

柳三娘忽然開口：「中村鶴，我已經把他送到蛇口了，明天太陽剛剛升起，你就去土坑那邊，多加一些泥土，把他埋了算數，別忘記，他掛在腰間的刀子，藏在鯊魚殼內，這兩種東西都是我的，別把它跟死人一起埋葬。」

被她稱做中村鶴的健男，整個臉孔透着邪氣，聽了竊笑，說：「你以爲我忘記那一把刀子了嗎？它能够自動出擊，眞是罕見的寶刀，不過……」

他的話突然停頓下來，一雙眼睛忽左忽右的轉動不已，大聲喝問：「大石，大堂那邊有沒有人？」

「沒有！」

「後院那邊呢？」

「後院也沒有人，我剛剛巡視過。」

兩個人一問一答，話聲透了進耳，江奔不必再想也知道他們必然是在金剛古刹逃去的兩個刼賊，正想發作，中村鶴已經看見他了，雙目如電，向他直射過來，右手一揚，三點寒星向他快如電光石火的射出。

他的身體仍是倒懸，一時未能翻身回到屋瓦上面，要是往下一沉，正好被對方的暗器擊中，不由自主的慌張起來，想不到腰間的天風刀眞是通靈之物，颼的一聲，自動離開鯊魚刀殼，在空中轉了一個圈子，蕩開三枝飛鏢，跟着對準中村鶴的胸膛直插過去，那股威勢把淫賊慴服，無法動彈，慘呼一聲，便是白刄穿心，倒在血泊打滾。

刀子果然自動出擊！

柳三娘驚魂甫定，立刻飛步搶出，離開小花廳，江奔飄然而下，先把刀子從半死半活的中村鶴身上拔出來，然後追出去，已經慢了一步，但是她仍是赤條條的向大門那邊飛奔，高呼「救命」！

他怎樣肯放過那個淫婦？在她背後啣尾窮追，快要追上了，冷不提防黑暗中有一條鐵槍攔腰刺來。這條鐵槍細得像是箭桿，且又色如黑炭，人沒有露臉，槍已刺出，這一招異常毒辣，江奔還沒有看清楚它是甚麼，腰間已經被槍尖扎了一扎，幸而那一個衝刺扎在鯊魚殼上面，他沒有受傷。

轉瞬之間，天風刀已飛躍而出，一刀削斷了對方的右臂，鐵槍也跌在地上，錚的响了一聲。

江奔先行抓住刀柄，把它納入鯊魚刀殼內，然後檢起地上的鐵槍，把槍尖壓住那個人的咽喉，大聲喝問：「石頭！你們是否跟柳三娘同謀，專殺來往客商？」

因爲他倒懸的時候聽到中村鶴叫了一聲：「石頭！」屋裏再也沒 別的人了，他索性把這傢伙稱做「石頭」，果然不出所料，這傢伙正是「石頭」。

他雖然右臂有一截削斷，倒在血泊打滾，自己的鐵槍落在敵人的手上，槍尖壓在咽喉，自問無法取勝，仍是那麽嘴硬，說：「你不要這樣開心！柳三娘看見男人就勾搭他，你能够殺了我們三個，將來也有人收拾你！」

說完這句話，他把自己的咽喉往上一迎，剛剛壓在槍尖上面，立刻斷了氣。

江奔看了愕然，想起柳三娘，認爲她是罪魁，必須抓住她治罪，收了刀，把鐵棍拋掉，向大門那邊追上去。

他跟「石頭」交鋒，要狠狠的打了一場硬仗，躭了一段時間，追到戶外，柳三娘已經去得很遠。

他只是站着看看，遠處已經有一簇人走過來，火光照映，走在前頭的一個，仍是柳三娘，不過，她已穿上別人給她的衣裳。

柳三娘帶着二十多個人，握了火把，如臨大敵的走過來，指着江奔，大聲喊叫，把整個局勢改變過來，誣稱江奔夜間闖入，連殺兩人，還想把她汚辱，叫柳家莊的人協助她除暴安良。

## 村長仗義釋放江奔

江奔以爲即將展開一場血淋淋的搏鬥，可是，那一簇人當中有一個老成的前輩，竭力阻止各人不要交手，大聲對江奔說：「我認得你，你是昨晚的過路客，也許你有些苦衷，並非色魔，希望你肯接受我的勸告，同赴村長柳正家內理論，切勿動武。」

江奔理直氣壯，一口答應。

柳三娘不願意 去叩見村長，可是，大多數人認爲這樣處理是很合理的，她只好照做。

那時候距天亮仍有一段時間，幾十人携帶火把走到村長柳正的戶外，有人敲門，有人齊聲叫喊，村長叫人開門，把他們迎入大堂，問個明白。

柳三娘仍然傾全力指責他。

江奔說：「你暫時不要指責我，我先問你一句，爲甚麼你的家裏有兩個帶備最殘酷的武器以及飛鏢的男人？」

柳三娘不提防他有這一招，呆了一呆，說：「那兩個人一向是携帶武器的，他們跟我的丈夫柳岸風在兩年前走向琵琶湖尋寶，昨晚特意走到我的家門，報告他的行踪，沒有甚麼不對。」

「他們二人說你的丈夫死了抑或仍然活着？」

「這件事情與你無關，不必多問，總之，你殺了三個人，應該塡命！」

江奔發覺她的說話有漏洞，乘機反問一句：「柳三娘，你剛才說過屋裏有兩個男人到訪，怎會忽然加進一個，說我連殺三人？」

這一句又是出乎意外的，柳三娘的臉色變了變，勉強回答：「你殺的第三個人，死在金剛古刹之內，是否屬實呢？不得而知，這件事情只是我從中村鶴口中獲悉，我認爲可信。」

村長柳正已經是七十八歲的老翁了，

爲人公正，聽了這八句話，向江奔那邊望了一眼，說：「江先生，實情究竟是怎樣子的？請你從實供述。」

江奔把他在食店結識柳三娘以及他在古刹殺了一個刦匪，又再在柳三娘家內連殺兩人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加上一句：「柳三娘早已跟他們三個人有了姦情，還串謀扮鬼，刦殺來往客商。」

村長柳正說：「江先生，你剛才說過自己從天風岩被狂風吹下來，僥倖不死，進食的時候，並無分文在身，那些刦匪爲甚麼向你行刦呢？」

「他們並非企圖刦奪財物，只是想刦奪我的天風刀，這一把刀乃是寶刀，幾十年前，帮忙我的師傅天風武士闖蕩江湖，他們以爲刦刀等於刦取金銀珠寶。」

「柳三娘，他說那一把刀係寶刀，你是否知情？」柳正忽然問她。

「那一把刀是否值錢，我不知情，因爲我不是武士。」

江奔想了想，說：「村長明鑒，我這一把寶刀不單是削鐵如泥，還懂得主持正義，假如你允許我把它拔出來，放在桌上，它馬上就會向淫婦出擊。」

「你不用手握刀柄，它也可以自動出擊？」

「是的，它確是神刀。」

柳三娘臉色大變，說：「村長，別聽他的花言巧語，世界上怎會有一把刀能夠離開了人手，仍然可以飛躍出擊的，分明是他砌詞狡辯了，縱使它可以飛躍出擊，把我殺傷，只是一種妖術，不能夠看做分辨是非的證據。」

村長柳正再向江奔發問：「江先生，你還有甚麼意見呢？」

江奔說：「我所講的話全部屬實，你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果柳三娘不是作賊心虛，她怎麼會無中生有的指責我懂得妖術呢？閒話休提，我盼望村長主持正義，看看那把刀做出甚麼超人的舉動，允許我拔刀！」

村長柳正說：「這樣多的人聚在一起，諒你不能夠憑着單刀殺出重圍，好的，你亮刀吧！」

柳三娘發覺局勢驟變，對她不利，打算提出抗辯，但是已經太遲，江奔剛把天風刀拔出，放在桌上，她就嚇得退後幾步，雙手掩眼，似乎那把刀有一股看不出來的殺氣，迎着她直衝。

她的動作太過特異，大堂裏面的人都覺得驚奇，不約而同的看着她，又看看那把刀。

衆目睽睽之下，只見那一把闊邊刀沒有人觸摸它，仍然能夠自行移動，冒升到空中，不斷的旋轉，驀然湧起一股刀風，還有恐怖的聲响，彷彿在大堂之內有一股龍捲風出現，跟着風聲越來越响，刀光閃閃，更有威勢，各人驚奇不已，忽然聽到一聲慘叫，接着有人倒下來，所有的人都預感到柳三娘完了，風聲驟然停止，眼前也沒有刀光，只見她躺在地上，雙手仍然掩住臉孔，胸部正中插了一把明幌幌的闊邊刀。

她死了，沒有人做聲。

村長柳正開言：「各位村民，這一件奇案宣告結束了，江先生所講的話屬實，柳三娘確是蕩婦，勾搭邪門的男人，專幹一些殺人刦財勾當。還有一點我想講述的，你們報道當時情形，都說柳三娘赤條條的從家門奔出，都可見江奔勇戰兩個姦夫的時候，她已經脫個清光！反過來說，假如江先生是色魔的話，殺了兩個人，而且把她剝個清光，她怎能奪門而出？單是這一點，我已經覺得她所講的話，不盡不實，江先生的一把刀，果然是稀世奇珍，能夠主持正義，自動殲滅姦夫淫婦，的確值得一讚。」

此案結束之後，村民都返家歇息了。

村長對江奔說道：「江先生，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可否在舍下歇宿一宵，明天再行趕路？」

這句話分明是想借重村長的勢力保護他，看見陽光然後動身之後，比較安全，江奔樂得找個地方酣睡一會，聽了立刻點頭。

村長柳正眞好，他覺得這樣對待一個過路的陌生人，太過苛刻，除了給他睡了一晚，翌日他睡醒，還把他留在家裏喝酒談談。

柳正從他口中獲悉他由高崖躍下不死，大爲驚異，說道：「江先生，你眞是吉人天相！除了天風刀是件通靈之物之外，我還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尋求合理的解釋，這一個月份，和歌山脈往往刮起一場怪風，能夠拔樹的狂風從地面吹起，到了空中，不斷翻騰，後來，那一股旋風又在高空降落，十年之內，已經多次發生過有人從山頂被吹下來的怪現象，不過，毫無損傷的人，卻很是罕見，看來你是一個有福之人，相信柳家古代的藏寶應該由你掘取了。」

村長柳正提及藏寶，江奔心上一動，說道：「村長，你說的是否魔女洞的藏寶呢？」

「是的，我說的正是它，江先生，你怎樣知道有這個地方呢？」

「這是柳三娘對我說的，當時她對我很是客氣，還送給我一個鯊魚皮做成的刀殼。她已經死了，別再談她，免得多生枝節，我對柳家古代藏寶有些懷疑，敬請指教。」

「你懷疑一些甚麼？」

「我覺得一百年來，前往琵琶湖搜索柳家藏寶的人，全部都死光，或者永久失踪，可能那些藏寶是個圈套，有人想害死姓柳的一族，換言之，另有一族人跟柳家古代的人結怨，誑稱魔女洞有寶，實際上那個地方是人間絕境，尋寶的人入內，只要是姓柳，就被那一族人殺掉，會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村長柳正嘆息了一聲，說：「很難說，也許眞的有寶藏，也許沒有寶藏，不過，跟姓柳一族人結怨這種忖測，却是有可能發生的，根本上柳家的祖宗係江湖大盜，殺了不少人，可能被殺的一族人想出這個詭計，作爲報復，令到柳家的人自投羅網。」

「照這樣看來，我姓江，並非姓柳，如果我去尋寶，不愼落在另外一族人的手中，可能被他們釋放，但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就不枉此行，因爲我證實琵琶湖根本



上沒有寶藏遺留下來，以後柳家莊所有的人不再到遠處尋找它，可以保存許多條性命。」

「江先生，你以爲僅憑你的三言兩語就可以使他們相信嗎？」

「不，憑着我的解釋，他們未必相信，假如我加上另外一個人的解釋，那就不同了，此人就是柳岸風。」

「你以爲他仍在世上嗎？」

「是的，假如他已喪生，柳三娘早已變賣房產，她所以三番四覆勾搭有武功的男人，只是想用美色搧動他們到魔女島找尋古代藏寶。」

「我有些明白了，你帶了一把寶刀，她並非看上你，而是看上那一把刀！」

## 死裏逃生全靠雙魚珮

村長柳正除了作出這樣解釋，還把一塊古玉珮拿出來，送給江奔，說：「這一塊古玉曾經入過土，吸了屍血，變成一條條棕色的紋，如果有人把它用繩子穿起來，貼身放置，血紋逐漸變成紅色，看來更加精緻了，我把它送給你，作爲治邪之物，此外，還想對你說知，在琵琶湖上面泛舟的船娘舟子，如果有人看見這件玉珮，叫得出它是雙魚珮，還知道它是我的玉器，那個人就是自己人，你可以把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他，出來行走，多一個朋友當然勝過多一個敵人，此外，我的手下從金剛古刹的破棺之內，找到五十両銀，料想它是三個刦匪之物，即使我想把它送還他們也辦不到，因爲那些人已經喪命，索性把它送給你，作爲旅費，這是我一點小小的心意，請勿拒絕。」

江奔感激不已，說道：「世事很奇，可能我此去找到魔女洞的藏寶，倘有這麼一天，我必然把一部份珠寶送給你修橋築路。」

「多謝你的厚意，祝你一帆風順。」

最後，村長柳正很誠意的說。

當天下午，村長柳正派人把江奔送到琵琶湖的岸邊，就此分手。

江奔當時只有一個含糊的感覺，以爲此行只是想找尋柳岸風武士，順便搜索柳家的藏寶，實在不知道應該到甚麼地方去，他所知道的地方只是「魔女洞」，故此他到達湖畔，不管他碰上了甚麼樣子的船娘舟子，總是說出他的目標想去魔女洞。

一連問過七個舟子，兩個船娘，對方只是搖搖頭便即走開，直到第十個人，那是一個鬚髮皆白的老翁，然後才有答案。

老翁的聽覺似乎有些不妥，很遲，然後才弄清楚江奔想去的是那一處。臉上泛起了笑容，說道：「魔女洞嗎？相信整個琵琶湖只有我這個老頭子知曉，我叫做白谷太郎，船上只有我一個人，你放心上船好了。」

江奔以爲出門遇貴人，喜出望外，連忙說了這麼一句：「白谷太郎，你把我送到魔女洞，我給你十兩銀子！」

「多謝客官的賜惠！」

老翁說得很率直，江奔聽了絕不起疑，上了船，趁着斜陽未歛，白谷太郎把它搖到較遠之處，然後用竹篙插水，再把繩子拴在竹篙上面，說道：「官客，今晚我們就在這裏歇宿了一宵，這個地方喚做淺水灘。」

江奔點頭說了一句：「好！」

夜幕低垂，近岸之處有幾點漁火，一片冷清清。

老翁除了懂得搖船謀生之外，還燒得一手好菜，打開了酒罎，酒香芬芳撲鼻，江奔本來就是健談的人，他想打聽柳家的秘密，頻頻舉杯，邊吃邊談，老翁白谷也不吝賜告，兩人相逢恨晚，江奔恃着酒量甚是強大，多喝幾杯也不要緊，怎料酒中有蒙汗藥，他竟然迷迷惘惘失去了知覺，放横了身子昏睡，老翁預先吃了解藥，清醒如常，故此他在殘夜覺醒，一點也沒有傷害。

他想宰殺江奔，偶然碰着一塊硬物，解下來看看，見是「雙魚珮」，暫時不想下手。

他守候到江奔清醒過來，問：「客官，你覺得怎樣？」

「我醉得就像死人！」

「現時你不醉了，請告訴我，你能不能夠移動手脚？」

江奔試了試，大吃一驚，說：「眞是奇怪，我居然沒法伸手拔刀！爲甚麼我能夠開口跟你交談呢？」

「很是簡單，因爲你吃下的酒有蒙汗藥。」

「誰在酒中投下了蒙汗藥？難道是你嗎？」

「是的，投下蒙汗藥的人就是我！我一向是喜歡把姓柳的人逐個殺掉拋屍落湖的，只是你例外，因爲你通姓名的時候自稱姓江，此外，還因你的腰間有一個玉珮，我不能夠下手，你必須講清楚這個玉珮是怎樣得來的，如果你說出來的名字並非我想聽到的名字，你就完了，千萬不要瞎說一頓。」老翁說時，一把短劍向上一揚，寒光閃閃。

江奔定了定神，說道：「白谷太郎，你請聽着，把這塊雙魚珮贈給我的人，還送我五十両銀子，他就是柳家莊的村長柳正！」

「你說對了，可是，柳村長難得把玉珮送給別人，你還是解釋幾句。」

江奔用最簡單的說話講出他如何進柳三娘的魔手，死裏逃生，村長柳正如何仗義釋放他，末了，嘆息一聲，說：「村長柳正還叫我問清楚舟子看見玉珮是否識得它的物主是誰，然後講衷心話，想不到我反而被人盤問。」

老翁認爲他沒有說謊，立卽喜形於色道：「我果然沒有殺錯人，眞是高興！」

「我怎樣辦？」江奔說。

「你放心好了，再過一個時辰，藥力完全消失，你就安然無恙，究竟想我把你划向甚麼地方呢？」

「我早已說過，我想去魔女洞，你也說過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可能是說謊，既然是自己人，甚麼話都可以說，快些把眞相說出來。」

「好，我不妨吐實，我不知道魔女洞在甚麼地方，可是，我認識一些人，企圖找尋柳家的藏寶，到了一處石岸走上去，就此一去不返，那一處石岸可能是魔女洞入口之處。」

（以下轉入68頁）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 劍斷　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陵磯、齊雲燕、范長鎮與羣豪來到聽濤莊，莊主陸晉出迎，他們說明來意之後，陸晉心安理得任他們搜查，找不到谷中樹和宋大三弟兄的踪影，他們只好退出，但懷疑假山下有機關，晚上分批潛入，在假山下發現隧道直達長江岸邊，而莊上的人都已跑掉……谷中樹挾同麥青青在隧道走出後，遇到武當青松道人、羣豪等人，他們聽到麥青青的呼救聲，忙把馬車攔截，救出麥青青，護送她到宜昌，然後分別。麥青青再溯江而西行到西陵峽、在巫山上巧遇到恩人埋劍谷主谷晴風，他是來此找尋情侶，反和麥青青結義忘年兄妹，聯袂同行……

## 欺凌小門派　仗義救分舵

谷晴風雙眼望天，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武當派，很奇怪麼？」

「是的……」麥青青道：「為什麼那天在石家莊，青松道人認不出你？」

「你忘記了麼，我摘下面具時，青松正與宋氏兄弟決鬥，他根本看不到我的臉目，何況我跟他根本不熟，而且……他們都可能認為我已死了。」

麥青青說道：「同門師兄弟怎會不熟的？」

谷晴風道：「我是俗家弟子，年紀與青松雖然差不多，但却比他高一輩！」

麥青青又驚呼一聲。「這樣說來，你豈非與枕風道長同輩？」

「不錯，我是他的小師弟，當年家師只收我一個俗家弟子，他對我期望甚殷，希望我能够為武當放一異采，發展俗家弟子，與少林俗家弟子爭一日之長短，可惜我……」

中原武林，很多名拳師，名鏢頭都是少林的俗家弟子，武當與少林齊名，谷晴風的師父太清道長，有這個想法，也不奇怪。

麥青青道：「我聽家師提及，令師好像已經仙逝？」

「是的，我十歲上山，十八歲家師都羽化了，家師要我先在江湖上歷練一番，掙到一點聲名，然後再招收徒弟，那時候，大師兄他們都已有了弟子了！」

「江湖上知道你的人，似乎不多！」

「我下山年多便『失踪』了，認識我的人自然不多！」

麥青青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問道：「谷大哥，你離開埋劍谷之後，可曾去過武當？」

谷晴風搖搖頭，道：「這件事你不可告訴別人！家師授我的主要是內功心法及劍法，但是自從我結識了晴妹之後，便壯志消沉……我跳下懸崖……」他忽然住口不語。

麥青青詫異地說道：「谷大哥，你是從懸崖上跳下埋劍谷的？這……這是為什麼？」

谷晴風吸了一口氣，他先清一清喉嚨，繼續說下去，却不答麥青青所問：「我幸得不死，起初消沉了一陣！後來要發奮練武，却放棄武當的劍法，另創一套袖法，一套掌法。

一便在武學上另闢蹊徑談何容易，我每一招使出來，都有劍術的影子，我痛下決心，把以前所學的忘記，因此連谷名也改為埋劍谷！」

麥青青道：「原來如此，如今你的武功一定大有所就了。」

谷晴風目光又有痛苦之色。「那是無可奈何的，唉……」他長嘆一聲，這才發覺這句話說得有點沒頭沒腦，是以續道：「十八年的歲月可不短，相思又是最煎熬人的，若不以練武學藝來寄情，如何打發日子？」

麥青青道：「埋劍谷內有樹籐可爬上去，你為何不離開，却要等那十八年？」

「這是諾言！若不是我吃了一枚『三葉朱果，』恐怕還得多躭十年八年！」

「是什麼諾言，使你活在痛苦中。」

谷晴風又嘆了一口氣。「這件事以後再說！唉，我也不知道為何會對你說這些話，我可不想別人知道！」

麥青青芳心暗喜，低着頭道：「我，我是你妹妹嘛！」

「也許你也是孤兒吧，而且我跟你也總算有緣，臨走時為你求無情仙子……你知道麽？我一向不喜挾恩自重的，不過為了救人也只好破一次例了。」

「謝謝你谷大哥，也許好心有好報，你為我喪失了一枚『三葉朱果』，上天又賜了你一枚！」

谷晴風微微一哂，道：「我根本沒有打算向她要一枚三葉朱菓。」

麥青青見他笑時，眼睛神采暴露，心頭忽地一跳，道：「谷大哥，山上沒人，你為何不把面具拿下來，讓陽光照一照也好。」

谷晴風見她一臉誠懇，不忍拂她，摘下面具，麥青青目光一及，只覺他臉色雖然異常地蒼白，但由五官所組成的面目，與衆不同，似有一股叫人不能抗拒的力量般，使她心頭如小鹿般亂撞。

谷晴風輕輕一嘆，道：「十八年了，我一定很老很醜了！只怕晴妹已認不出我了！」

麥青青脫口道：「不不　你不老・而且還很好看……」話出口，她粉臉如遭熱火烘燒般，比晚霞還嬌艷。

谷晴風眉頭輕皺，忖道：「這姑娘人雖漂亮，却有點奇怪，好端端的怎地紅起臉來，眞是莫名其妙！」

半晌，麥青青才想到一個話題。「谷大哥，你還未告訴我，為何不回師門探望師兄？」

「因為我以前的表現令他們失望，所以我……不過……我內功心法也是武當派的，而且我也不會不認師門，只是得待我做了一兩件大事，讓他們改變了對我的印象……」

麥青青截口問道：「你們師兄弟間有齟齬？」

谷晴風輕哼一聲：「他們說師父偏心，另有絕學授我？其實那有這種事，這也是使我重出江湖，放棄使用武當派的任何招式的原因之一！」

麥青青道：「谷大哥，我也讚成你的做法。」

兩人淡淡說說，頗不寂寞，到了下午，他們便翻過山嶺，來至山陰。

下山時，谷晴風重新戴上面具，麥青青也束起頭髮，仍扮男裝，聯袂西進。

谷晴風道：「麥妹妹，今夜咱們趕不到雲安鎮了，得在荒野上過一夜，你怕不怕？」

麥青青道：「有你在，小妹還有什麽好怕的？」

谷晴風淡淡一笑，道：「當年我若與晴妹成親！生下一男半女，也跟你一般大啦！」

麥青青不知為何，心頭忽地一沉，便悶悶不樂起來，故意把速度放緩。

谷晴風停下步來，問道：「麥妹妹，你累了。」

麥青青點點頭，谷晴風只得也放慢速度，但始終在麥青青前面，麥青青加緊腳步，欲與其並肩，孰料谷晴風也把速度加快，氣得她暗咬銀牙。

天色漸黑，麥青青道：「谷大哥，我又飢又渴，走不動啦！」

谷晴風跳上一棵大樹，向前望去，俄頃又跳了下來。「小妹，你再忍耐一下，前面有座小廟，咱們到那裏歇脚吧！」

兩人到了一座山崗，果見那裏有座山神廟，一望便知斷絕香火已久，廟門歪歪斜斜欲墜，谷晴風當先進去，頭也不回地道：「裏面沒人，你在外面等等。」

麥青青不悅地道：「爲何要我在外面等！」

「裏面骯髒，待愚兄清掃一下！」

麥青青芳心暗喜，如飲蜜糖，過了一陣，谷晴風才出來，伸手拂去衣服上的塵埃，道：「行啦，進去歇吧！」

麥青青心頭一動，道：「谷大哥，我餓得很，煩你去找一點食物來，我去檢些枯枝，好生火過夜！」心中暗想：「他肯爲她犠牲十八年青春，不知肯不肯爲我做一點事……」

心念未了，谷晴風已道：「你小心一點，有事時便趕緊離開，或者高聲張叫，我去去便來！」言畢頭也不回地展開輕功向前奔去。

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發了一陣怔才到廟後找尋枯枝。

太陽如火球一般，燒着西邊的青山，歸飛的宿鳥也在樹上吱吱喳喳地叫着，麥青青已經檢了一大堆枯枝，谷晴風却還未回來。

她走進山神廟，見裏面很小，只有一座殿堂，神枱已倒塌，地上有鳥糞，谷晴風雖然已經打掃，但麥青青嫌其還不乾淨，又折了幾條樹枝打掃了一遍。

太陽早已隱沒在青山之後，麥青青十分無聊，用手折着枯枝，心中不斷冥想今夜與谷大哥共渡良宵的情景。

時間逐漸流逝，谷晴風還未回來，麥青青一顆心亂糟糟的，尋思道：「谷大哥不會偷偷撇下我吧！」

想到此，麥青青掏出火熠子來，點了兩根枯枝，走出破廟，忽見遠處有人影幌動，她心頭大喜，一句谷大哥正要叫出，忽又見來的不止一個，她心頭一跳，暗道：「谷大哥有朋友？」登時把話嚥下。

緊接着，麥青青便發現來的一共是三個，却沒一個是谷晴風，她想起谷晴風的叮嚀，暗吃一驚，連忙吹熄火把，躲到破廟後面。一忽，那三條人影便到了廟前，一個破鑼似的聲音道：「咦，奇怪，剛才明明看見有火光！」

另一個尖細聲音的道：「管它什麽，先進去歇一下再說。」

那三人進入廟內亮了火熠子，見地上有堆枯枝，有點奇怪，先頭那個道：「這裏一定有人，咱們……」

尖細聲音的道：「不要點火，免得把魔頭引上來！」

第三個的聲音甚是宏亮。「咱們先搜一搜，說不定那人便在廟內！」

話音剛落，只聽有人在廟外道：「你們是什麽人？」

廟內三人沒一個發覺有人迫近，聞聲却吃了一驚，反問道：「閣下是誰？」

廟內亮起火熠子來，只見那三個漢子都年在四五十間，有肥有瘦，却刷地一聲，如品字形般站在一起，肥的在前面，兩個瘦的在後面。

廟外那人正是谷晴風，只見他手上提着一個包袱，冷冷地道：「廟內那個姑娘呢？」

矮胖漢子道：「咱們不知道你說些什麽？」

谷晴風眼睛瞪着他們，却張口叫道：「麥姑娘！」他連叫三遍，一遍比一遍响亮，估計方圓五里之內都聽得到，可是却沒一絲回音，谷晴風目光一變冷冷地道：「三位再不坦白，在下可不再客氣了。」

背後那個黑面高瘦漢子道：「咱們三個剛到，根本沒有見過任何人！」

谷晴風道：「她一定會在此等我的，若不是有人把她抓去……」說到此，他忽然想起谷中樹來，倏地厲聲道：「你們三個都給我留下來吧！」

他把包袱往地上一抛，身子標前，那三個漢子倏地分開，把谷晴風圍住，谷晴風哈哈地道：「又是三才陣，哼，早沒稀奇啦！」左袖倏地拂出，彈向肥矮漢子的後腦！

那兩個瘦漢見他發動攻勢，也立即攻出一招！

谷晴風左袖突然廻掃，湧出一陣強勁的罡風，而右袖却在此刻，悄沒聲息地貼地飛出。

這一袖神不知鬼不覺，待得那矮胖漢子有所覺時，已慢了半步，袖角拂在他靴筒上，他只覺足踝一陣發疼，脚一軟，已跌倒地上。谷晴風倏地轉過身來，左掌右袖望那兩個高瘦漢子攻去！

那兩個漢子武功本來不是如此不濟，可是一來已是驚弓之鳥，二來，料不到谷晴風如此高超，而且深諳三才陣法的變化，是故一見谷晴風掌袖齊出，一時間便亂了手脚，各目爲戰。

這樣敗得更快，只見谷晴風身法如電，一連七招，便把他們制住！

那矮胖漢子艱辛地站了起來，咬牙道：「你們以爲用武力便可以統一武林麽？咗！咱們武功雖然不如人，但却有骨氣，沒人甘心做走狗！」

谷晴風一怔，問道：「你說什麽統一武林。」

「哼，不必假惺惺，誰不知道你是統一盟的人！」

谷晴風道：「我不是統一盟的人！你們三人到底是什麽人？」

「咱們三個是川南『鐵戟門』的弟子，因爲本門被統一盟在一夜之間殲滅，全門上下一共六十八人，只剩下咱們三個！咱們三個爲了替師門保存一點元氣，準備逃去中原……」

他吸了一口氣，嘆道：「由於害怕會暴露身份，咱們連本門的兵器鐵戟也不敢携帶。剛才來到山下，見山上小廟有火光，以爲有廟祝，便準備來借宿，不料快到這裏時，火光便不見了！咱們入廟，只見到地上這堆枯枝！」

「眞的如此？」

「若有一句虛假……」

他話音未落，谷晴風衣袖一拂封住三個漢子的啞穴，同時把地上的火把踩熄。

「谷兄何必如此緊張？」

谷晴風目光一變，反問：「閣下何嘗不緊張？否則便早該現身！」

「不錯！有點意思！」廟外多了一個人，灰袍高身，臉戴面具。

谷晴風冷哂道：「原來是你！」

「國認識我麽？」

「我只知道你自稱谷中樹！」

谷中樹道：「閣下消息倒也靈通，相信我的來意，你必已知道！」



谷晴風冷聲道：「麥姑娘又落在你手中？」

「不錯！你還有機會救她！」

「把你截下來？」

谷中樹搖搖頭。「不是，是用你來與她交換！」

「假如谷某不肯呢？」

「那麽其後果，我不說你也知道！」

谷晴風心頭暗暗吃了一驚，嘴上却淡淡地道：「我跟她只是萍水相逢，爲何要與她交換，難道你以爲我有自討苦吃的興趣？」

「昔年的『玉面金劍』谷少俠，俠譽載道，相信十八年後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吧！」

谷晴風吃吃笑道：「劍已埋，還有什麽不能改變的！何況我根本不是什麽『玉面金劍』！」

「閣下何必自欺欺人？武林中姓谷的人可不多！」

「不錯，在下便從未聽過谷中樹三個字！」谷晴風話未說畢，身 倏起飛前，雙袖齊出，一掃面門，一捲足踝！

谷中樹尖嘯一聲，身子倒飛出廟，谷晴風喝道：「那裏逃！」脚尖一點，緊跟谷中樹，也出了破廟。

谷中樹雙脚剛落地，谷晴風的袖管又已拂至！他雙臂一抬，一對巨靈之掌，穿袖而出，發出兩股淩厲的掌風！

掌風擊在袖管上，袖管立時翻起，谷中樹乘勢反攻，右掌一圈，斜印谷晴風的脅下！

谷晴風手臂一翻，袖管一捲，已望谷中樹的右臂纏去，而另一袖則注滿眞力，堅硬如刀，切向谷中樹的腦袋！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谷中樹自然不想與對方換命，是以立時退後一步另謀再起。谷晴風以袖爲武器，大佔便宜，上身一俯，手臂暴長，再一袖望谷中樹掃去。

「這是什麽袖法？」谷中樹也非省油燈，一邊抵擋一邊發問。

「這叫做『流雲斷金袖』，請指教！」谷晴風攻勢一經展開，便如長江水一般，滔滔不絕。

谷中樹見他這套袖法，變化多端，忽柔忽硬，忽疾忽慢，大異尋常，鬥了六七十招，逐漸落于下風，是以斜閃一步，抽出一把軟劍來。

他一劍在手，精神大振，手腕一抖，泛起幾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如毒蛇吐信，虛實難測。

谷晴風把注在袖上的眞力，增加兩成，先下手爲強，連攻七招！

谷中樹長嘯一聲，軟劍也同時發動攻勢。已聞「噗噗」之聲不絕于耳，軟劍刺在袖管上，反彈過來，發出一陣响聲！

谷中樹也把劍上的眞力提高兩成，十七招過後，只聞「嗤」的一响，已在谷晴風的左袖上刺穿了一個洞。

可是他還來不及高興，谷晴風的右袖虛彈一下，一股罡風襲在谷中樹的脅下，火辣辣地疼痛，眞氣一鬆，再也無法凝勁刺穿袖管了！

兩人拚命爭取主動，越鬥越快，只看得那三位「鐵戟門」的手下，目定口呆。

眨眼間，兩人已交換了百多招，谷晴風因服食過「三葉朱菓」，內力較雄渾，加上袖管較長，佔了便宜，便又逐漸爭得上風。

「姓谷的，你快叫人把麥姑娘送過來吧！」

「這不是痴人說夢話！」

「拿麥姑娘來跟你交換，難道不公平麽？」

谷中樹大怒：「你莫發狂！」劍法一變，劍隨意動，劍走偏鋒，身隨劍走，進退無常，招式也顯得更加詭秘多變。

谷晴風冷笑一聲，道：「原來宋氏兄弟的劍法是你教的！咦，不對，你只教他們軟劍的招式……」

話音未落，谷中樹一口氣攻了十七招，每一招都是尋隙而進，遙指要害。

谷晴風只得凝神應戰。眨眼又過了數十招，仍是未分勝負，激戰中，谷中樹軟劍如蛇兒般，避過谷晴風的袖管，刺向谷晴風的小腹！

谷晴風一擰腰，長袖「呼」的一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掃向谷中樹的顏面！

谷中樹一伏身，手腕一橫，劍刄改刺谷晴風的小腿！這一劍連消帶打，使來恰到好處，谷晴風讚了一聲好，雙脚微頓，拔空躍起，黑夜之中，驚鴻一瞥，只道是一隻碩大的痲鷹！

谷中樹輕叱一聲，長身而起，軟劍趁勢向上一撩！這一劍如毒蛇出洞，使得又快又毒，直奔谷晴風的下陰！

谷晴風猛嘯一聲，右脚尖在左脚面一點，硬生生再拔高五尺！

不料，谷中樹劍招未老，身子也離地而起，劍勢仍然籠罩着谷晴風的下陰！

谷晴風無可奈何，左袖直擊而下！

谷中樹正欲加速刺去，不料谷晴風居高臨下，又是在危殆之時，這一擊力蘊千鈞，袖未至，袖風把軟劍壓彎！

說時遲，那時快，袖管已纒上軟劍，谷晴風右袖又再擊下，兩人的身子同時下墜！

劍與袖仍然纒住，但谷中樹雙脚先落地，立時換了一口眞氣，右掌迸力拍出！

「蓬」的一聲，掌袖相觸，罡風四濺，谷晴風身在半空，沒處着力，身軀被激起，谷中樹軟劍乘勢一絞，谷晴風的袖管裂開一角，軟劍脫困而出。

谷中樹心頭一喜，對方少了一隻袖管，等于少了一隻手臂，身子竄起急追！

可是他雙脚剛離地，谷晴風那隻幾乎斷掉的袖管，突然翻起，掃在谷中樹的肩胛上！

谷中樹只覺肩胛如遭火烙，眞氣一洩，落下地來！

谷晴風反敗爲勝，凌空折腰，倒飛過來，不料谷中樹雙脚一落地便知要糟，手臂一揚，二隻袖箭望谷晴風射去！

谷晴風見袖箭來得快速，暗吃一驚，連忙使了「千斤墜」沉身落地，右掌拍出一記劈空掌，凜烈的掌風把箭掃飛，轉頭一望，谷中樹已趁這個空隙，展開草上飛的輕身功夫，向山下飛去！

谷晴風心懸麥青青的安危，那容他逃跑？也在後急追！

谷中樹突然回身，再發了一管袖箭，谷晴風被它阻了一阻，谷中樹已在七丈之

外，知道追不上，只好住步，喝道：「姓谷的你若敢虐待麥姑娘，下次必教你死無葬身之處！」

谷中樹也同聲道：「谷晴風，你莫以爲無人知道你的底細！嘿嘿，你自己小心吧！」

谷晴風急竄幾步，問道：「你到底是誰？」

「你的情敵！」谷中樹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未止，人影已不見。

谷晴風頹然止步，心中不斷地叨唸着：「情敵情敵……他是我的情敵？他到底是誰？他知道我愛的誰？他是在我『失踪』之後才認識晴妹的，還是一早便……」這一連串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翻上他的心頭，每一個問題他都沒辦法解決，不過有一件事却使他大感安慰，便是心上人陰天晴極可能尚在人間！

假如陰天晴已死，谷中樹還吃他谷晴風什麼乾醋？

谷晴風想至此，長長吐了一口氣，這才醒起麥青青來，他暗嘆一聲：「她的命就是苦，希望她吉人天相！」他本想立即上路，但想起山上尚有那三個「鐵戟門」的弟子，只得重返山神廟。

他點了幾根枯枝，解開他們的痳穴，那三個漢子知道自己武功與對方相差太遠，又知道他對自己沒有惡意，態度却甚是恭謹。

「剛才谷某冒犯，尚請三位原諒！」

那矮胖的道：「些少誤會何必掛齒？剛才那人是統一盟的人麼？」

「據說他是統一盟的護法！」

三個漢子相顧駭然，谷晴風問道：「你們知道統一盟的總舵在那裏麼？」

三個漢子一齊搖頭。谷晴風又問：「統一盟是怎樣找上你們『鐵戟門』的？」

「上個月中旬，他們一連暗殺了本門三個高手……」矮胖漢子苦笑一聲，道：「本門的所謂高手，在谷大俠眼中，自然不值一哂……」

谷晴風忙道：「客套的話不必多說，你們挑重要的說吧！」

「是是。本門損失的三位高手，立即派人調查，尚未有結果時，便收到統一盟的一封勸降書了，他們要本門臣服，尊他們爲主，如此才可平安，否則便要殺得咱們鷄犬不寧，並給咱們七天的時間考慮，假如咱們答應的話，便在掌門的大門外掛兩對白紙燈籠！

「本門雖然不肖，但在川南因爲替鄉民主持公道，聲望甚高，掌門人武功雖然不高，但却是條鐵漢，便斷然拒絕。於是召集門人同門戒備。過了七日，仍無動靜，直至第十三天的晚上，他們才突然來偷襲……」

說至此，那三個漢子臉色既驚又怒，料當時的情況必定十分慘烈！

「貴門掌門是誰？」

「掌門人稱『鐵戟王』鐵信一！本門便是他創下的，咱們的戟法大都是他授的，但他嚴禁咱們稱他爲師！」

谷晴風眉尖一皺，忖道：「統一盟既然志在武林，爲何又會去動這樣的小帮會？難道是取其在川南有聲望？」話雖如此，始終難以釋懷。當下再問：「三位可知川境尚有否其他帮會受誅？」

「聽說川中的『柳樹莊』以及『楊家堡』也被統一盟搗毀！」

「有沒有屈服的？」

「沒有聽見，不過若是屈服的，外人又怎會知道？」

谷晴風揮揮手，說道：「三位走吧，趁天未亮，再趕一程，出了川境，料較安全！」

那三個漢子唯唯，拱手告別。谷晴風坐在廟外，抬頭望天，緬懷心事，思潮起伏，想至激動處。只覺腸子都似扭在一起了。

忽然那三個漢子跑了回來，叫道：「谷大俠，咱們在後山發現一個女子被人制住！」

谷晴風一怔，隨即跟他們向山後走去，果見一棵樹下，躺着一個穿男裝的姑娘，那姑娘長髮披肩。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兩行清淚沿腮淌下。令人又憐又愛，可不正是麥青青？

谷晴風大喜，叫道：「妹妹！」解開她身上的痳穴，順勢把她扶起。

麥青青鼻端嗅到他身上那股濃烈而醉人的男子氣息，芳心蕩漾，剛才的委屈已不知去了那裏！

谷晴風見她低頭默不作聲，只道她生氣，忙道：「愚兄以爲你已被谷中樹擄去統一盟了！」

麥青青臉上一紅，道：「大哥，你怎地到現在才來？」

「我因找不到食物，所以去遠了！」谷晴風揮手與鐵戟門弟子作別，扶着麥青青重上山神廟。「啊，你怎會碰上谷中樹的？」

麥青青眼圈一紅，嗔 ：「誰知道他會突然在我身後出現？」

「別生氣，你告訴我當時的情況。」

「剛才那三個上山，我因爲……因爲記起你的話……」

谷晴風怔了一怔，問道：「記得我什麼話？」

「你不是要我小心麼？我……所以我便吹熄了火，退到廟後，後來看他們的樣子像要在廟內過夜，我便打算繞到前山等你，不料走沒幾丈，那惡魔便出現了，他封住了我的痳穴及啞穴，又說……」

谷晴風見她臉帶桃紅，又吞吞吐吐，忍不住問道：「他又說些什麼？」

「他說他很疼我……只要我乖……便不會傷害我……」

「後來又如何？」

「他抱我……把我放在樹下，說等下再來找我，便上山去了……谷大哥，你跟他打了一架？誰贏？啊，一定是大哥贏，否則那惡魔一定會來找我……」麥青青說至此，臉又紅了。

谷晴風詫異地嘆息道：「奇怪呀！他分明可以再回後山帶走你，但爲何他肯平白放過你？」

麥青青道：「大哥，你說什麼？」

「他爲何不提你回統一盟，爲何不拿你的生命來威脅我？這豈不奇怪？」

麥青青心頭一動，脫口問道：「谷大哥，如果他拿小妹的生命來威脅你，你會怎辦？」她故意把小妹兩字說重一點。



谷晴風不由爲難起來，若說他會爲麥青青而犧牲一切，乃違心之言，因爲今生若再不能與心上人見上一面，他實在不甘心。若要他眼白白看麥青青受害，他天生俠義心腸，又忍受不住。

麥青青見他沉吟不語，心頭怦怦亂跳，緊張地問道：「大哥你到底會怎辦？」

谷晴風笑道：「這件事既然沒有發生，你還問來作甚麼？」

「我就是要想知道大哥你到底疼不疼我！」

谷晴風那裏知道她內心如此複雜？當下道：「別孩子氣！假如眞的發生了，屆時自然有辦法解決！」

兩人返回山神廟，谷晴風檢起包袱，把它打開，道：「你看，這是什麼？」

麥青青沒好氣地瞥了一眼，只見裏面包着一隻風鷄、一條炸好了的大魚。谷晴風道：「可惜涼了，妹妹將就一下吧！」

麥青青道：「小妹生火把它烤一烤便熱了！」

谷晴風笑道：「對啦，應該這樣才乖，小孩子整天生氣，有什麼好看？」

「我，我好看有什麼用？」

「莫名其妙，那一個姑娘不希望自己長得好看的？」

「也要有人欣賞呀！」

谷晴風一怔，搖頭道：「我就是不明白……」

麥青青賭氣不答他。不一會，廟裏已飄着香氣，麥青青被引動食慾，肚子裏咕咕亂响，早忘了生氣的事。

俄頃，鷄與魚都已熱了，兩人用手撕而食之，一陣風捲殘雲，已吃得乾乾淨淨，兩人相顧而笑，谷晴風道：「很久沒有吃過這般好吃的東西了！」

麥青青訝而問之：「十八年來，你未曾吃過鷄肉？」

谷晴風道：「山鷄野兎，山豬野狗的可吃過不少！」

「那麼……這隻鷄又不算是製得特別好！」

「不知道，總之特別好吃！」

麥青青芳心一陣甜蜜，忖道：「大哥還是喜歡跟我在一起的！」想至此，剛才的不快，更加烟消雲散，却不知道谷晴風是因得悉心上人未死，心懷暢快，所以才覺得什麼都是美好的。

谷晴風道：「小妹，你睡一下吧！」

「你呢？」

「我不很累，你放心睡吧，我看守着你！」

麥青青心頭又是一陣甜蜜，只一忽便酣然入睡，谷晴風坐在旁邊打坐調息。

天亮之後，兩人重新前進。麥青青心情暢快，一路上不斷逗谷晴風說話，谷晴風見她天眞活潑，旅途寂寞，頗堪爲伴，也甚是疼愛她。

兩人安步當車，到雲安鎭已是黃昏，入了鎭，谷晴風即似變了一個人般，神情甚是奇特，麥青青當然知道他必是想起以前邂逅陰天晴的經過，因此故意逗他說話，谷晴風臉皮拉得緊緊的，揮手道：「你別說話！」

麥青青頓足道：「你在那一片土地見到她的？」

「在雲安酒樓！」谷晴風言畢立即快步走前，拐進一條小巷。

麥青青跟在後面，問道：「大哥，你去那裏？」

「雲安酒樓！」谷晴風大步流星地前進看看麥青青鼓着一對桃腮跟在後面。

出了小巷，便是一條大街，斜對面果然有爿酒樓，規模甚小，招牌也甚是破舊，谷晴風見到那招牌，身子一抖，連呼吸也急促起來。

麥青青忍不住道：「我就不信她還在裏面等你，你激動什麼！」

谷晴風身子又是一抖，接着大步走入酒樓，麥青青略一猶疑，也跟着進去。

酒樓內的食客不很多，尚有幾張桌子空着，谷晴風猶疑了一下，走到一張靠窗的桌子前，對座上的那個壯年食客道：「壯士，請帮忙一下，您能否換個位子？」

那壯漢瞪了他一眼，道：「你沒位子麼？俺這位子又不是黃金鑄的！」

「在下因爲與人約定在這裏相候，嗯，靠窗的第三張桌子！咱們只是聞名，而未曾見過面！請老兄帮個忙！」谷晴風哈腰行禮，狀甚恭謹，那漢子就是不理，麥青青在旁冷眼旁觀。

谷晴風轉頭向麥青青投過一瞥求救的眼色，麥青青心頭一軟，便偷偷向他打了一個手勢，表示送錢給他。

谷晴風伸手往懷內一掏，摸出一錠銀子來，道：「這是在下的一點心意，請老兄方便一下！」

那漢子眉頭一皺，冷笑一聲道：「五兩銀子便想大爺搬位，你也太把大爺看低了！」

谷晴風把掏出兩塊碎銀，道：「在下身上只有這許多！」

那漢子只顧吃喝，谷晴風轉身問道：「小妹，你身上有沒有銀子？」

麥青青嗔道：「我身上的銀子可不是亂花的！」

那漢子冷嘲道：「這話有理，男人豈能靠女人吃飯！除非有辦法令娘兒們乖乖把錢送上來！」

谷晴風忍無可忍，把銀子收了起來，沉聲道：「我今日就是要這張桌子，你讓不讓？」

「不讓又怎樣？」那漢子見他變了臉，有點忐忑。

「不讓便打！我數三聲，你不起來，便不客氣了！」

酒樓內的人都轉頭望了過來，小二怕生事，忙來勸解。「大爺，這邊還有桌子嘛，請將就一下，或者等趙大爺吃飽，再……」

那姓趙的漢子見有人帮腔，又神氣起來，截口道：「俺這頓飯起碼得吃一兩個時辰！」

谷晴風右臂倏地探出，抓住那漢子的衣袖，用力一拉，那漢子猝不及防，被抛飛五尺，倒在地上，谷晴風大刺刺地在他位子坐下。

那姓趙的漢子一骨碌爬了起來，捋起衣袖，喝道：「不長眼的蠢材，也不打聽一下，趙大爺在雲安鎭的大名！」

谷晴風冷冷地道：「你在雲安鎭是什麼大人物？」

「哼，趙大爺是『三刀帮』的分舵舵主！」

「失敬！不是谷某看不起貴帮，而且在下的確有此需要，不這樣谷某豈不是要去偷銀子來給你，才能買這位子？」

「你出來，讓趙爺伸量伸量你！」

谷晴風道：「谷某不想跟貴帮過不去，就這樣吧！」他抓起一隻竹筷，脫手拋出，「篤」的一聲，射入丈外的一根柱子上，只留一小截在外面！

酒樓內的食客都哄動起來，那姓趙的臉色也變了。麥青青道：「這根竹筷便當作二十兩銀子，向趙舵子買個位子吧！」

谷晴風怕他下不了台，拱手道：「趙兄大量，谷某感激得很，等下再向趙兄敬酒陪罪！」

那姓趙的到底是見過世面的人，見好收篷，冷哼一聲，吩咐小二把酒菜搬到另一張桌子。

谷晴風道：「小妹，今日這一頓的菜由我叫，以後的則由你叫！」他不待麥青青答復，便招小二過來，點了四個小菜，一碗湯，一壺酒。

麥青青心頭一動，輕哼一聲：「這四個菜本來是她當日叫的？」

「不，是我叫的，我叫來請她的！」

麥青青酸溜溜地道：「她不在，所以叫來請我？」

谷晴風道：「這有什麽打緊？反正這幾個菜是這酒樓的招牌菜式，還燒得眞不錯哩！」

「大哥，小妹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你何必遮遮掩掩？」

谷晴風道：「不錯，我忘不了她，那天她就坐在你那個位子上，我因爲找不到位子，要想離開，却讓她留住了……」

「她請你坐下？」

「她說大家都是江湖兒女，何必客氣，她本在等朋友，朋友逾時不來，便讓個位子給我……我便叫小二過來，問他們有什麽好吃的小菜，小二便說了剛才那幾味，我全要了！唉，十八年多的時間，就好像幾天前的事！」

「你認識她才十八年多？」麥青青難以置信。「你認識她幾個月便……」

「是的，我只認識她三個月，便……便到埋劍谷去了……」谷晴風忽然長嘆一聲，連忙呼小二先送酒過來。

麥青青道：「原來你到埋劍谷是陰天晴的意思！」

「小妹！」谷晴風瞪了她一眼，接過小二送過來的酒，斟了一杯。轉身對「三刀帮」分舵主道：「趙兄，剛才得罪之處，冒犯得很，小弟敬你一杯，以作陪罪！」長身舉杯虛碰一下。

那姓趙的也舉杯而起，道：「谷兄客氣了，小弟連日來心情煩躁，剛才是小弟的不是，冒犯了虎威！來，小弟也敬你一杯！」

兩人連飲三杯，姓趙的道：「小弟趙良材，請問谷兄大名？」

谷晴風道：「小弟谷晴風！」

「谷兄之名在下十分陌生……是小弟孤陋，以谷兄之武功，必是威震武林的高人！」

谷晴風道：「在下剛出江湖，也無意名利之爭，趙兄可是世居于此？」

他正想詢問趙良材是否知道陰天晴的下落，却見一個青年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趙良材吃了一驚，問道：「老九，發生了什麽事？」

老九說道：「舵主，快回去，來了敵人！」

趙良材道：「是什麽敵人？」他一言未畢已自坐位上跳了起來，酒樓內的食客却轉頭望去，須知道趙良材在這座小鎭，可是個蹀蹀足，城牆鬆的人物。

老九道：「是統一盟，他們指明要找你！」

趙良材行動倏地一慢，驚呼一聲：「你說什麽？統一盟？」

「不錯！」

「他們怎地來得這般快？離限期還有兩天！」趙良材一張臉都變白了。「舵內的情況怎樣？」

「死了三個，其他的都讓他們制住了，我剛好在茅厠內，趁他們不覺，溜了出來！舵主，其實現在回去，也已來不及了！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咱們溜吧！」

「溜？」趙良材嘴角的肌肉不斷抽搐，「弟兄們推我爲舵主，他們有難我怎能溜掉……」

老九道：「但舵主你回去是無濟于事，還是先避一下，日後再圖報仇吧……」

話音未落，只聽外面傳來一陣笑聲：「報仇？做夢！」但見外面走進十多個漢子來，爲首一個身裁高大，穿一襲白袍，面目死板，顯然是戴了人皮面具，那人目光凌厲如同刀刃，瞪在趙良材臉上，趙良材被其氣勢所懾，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應對！老九則早就站在他背後了。

「你便是『三刀帮』雲安分舵的趙良材？」

趙良材吸了一口氣，道：「不錯！你們是誰？」

白袍客哈哈一笑。「相信你不會不知道吧？何必自欺欺人！」

趙良材如挨了一拳，突然把生死置于度外，大聲道：「趙良材的命就在這裏，你們要取便來取！」

白袍客道：「若要取你之命，簡直易如反掌！我要你投降！」

趙良材哈哈笑道：「這就免了，趙某已活了四十歲，死了也不算短命！」他霍地把衣襟扯開，喝道：「來吧！」

白袍客冷冷地道：「在老子面前逞好漢？哼，你要做好漢還不容易，可惜你老婆兒子要因你而遭殃！」

趙良材臉色大變，戟指罵道：「畜生，有種的便別拿婦孺作孽！」

「本盟但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我要你一條命作甚？告訴你，你們總舵也有很多投降了！」

「但帮主絕對不會投降！」

「不錯，所以他死了，現在最高地位的是董副帮主！不，他已升爲帮主了！」

趙良材咬咬牙道：「姓董的一條命是黃帮主救的，想不到他竟是一個禽獸！你放清楚一點，我姓趙，不姓董，既然做我的妻子及兒子，他們因我而遭殃，也應無憾！」



白袍客哈哈笑道：「好，有志氣！本盟最敬重有志氣，有義氣的人！趙兄有志氣，不知是否有兄弟的義氣？」

「此話怎說？」

「假如你慷慨就義，你們三刀帮在雲安鎭的弟兄便都會因此而犧牲了，你就算捨得讓他們死，難道忍心讓他們的家人做寡婦孤兒？」

趙良材大叫一聲：「你們好狠！」

白袍客目光閃過一絲殺機沉聲道：「要生要死全在你一句話，老子數三聲！」

趙良材道：「你們這些禽獸，終有一日會遭天譴！」

白袍客冷冷地道：「一——」

趙良材臉色大變，酒樓之內，靜得落針可聞，食客們都是無拳無勇的百姓，平日求兩頓溫飽，都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此刻還那敢作聲？

谷晴風視若無睹，自斟自飲，麥青青心頭忐忑，但見谷晴風不作聲，她也不敢亂吭一聲。

「二——」

趙良材求助的目光掠過谷晴風，谷晴風目光忽然一亮，冷聲道：「閣下未免太過目中無人了！」

白袍客殺機大盛。「閣下說誰？」

「除了你們這羣禽獸外尚有何人？」

白袍客反笑。「有種！站起來！」

谷晴風冷笑。「我又不是你手下，你使什麽橫？有本領便『請』我站起來！」

「好好！看來閣下是有心要強出頭了！」白袍客慢慢走了過來。「哈哈，原來是有佳人爲伴，難怪要逞英雄了！小姑娘，你叫什麽名字？」

麥青青抬頭罵道：「姑奶奶的大名，是你知得的麽？」

白袍客目光掠過麥青青的臉龐，目光忽然一亂，神態亦大失常態，喃喃地道：「你，你……是誰？」

谷晴風與麥青青齊是一怔，都忖道：「怎地他也是如此。」谷晴風更是忍不住看了麥青青一眼。

麥青青笑嘻嘻地道：「你叫我一聲姑奶奶，我便告訴你！」

白袍客目光落在谷晴風臉上，道：「你不會也這般孩子氣吧！」

「在下無意知悉你的身份，也沒興趣告訴你！」

白袍客目光一變，伸手向後一揮，兩個漢子立即緩緩走前，谷晴風忙道：「趙兄與貴友快過來！」也示意麥青青走到他後面。

「在下最看不起這種人，自己不敢下場，却叫手下去送死！唉，你們兩位的命運也實在太可憐了……」

谷晴風的話尚未說罷，那兩個漢子已抽出兵器，一齊向谷晴風攻去了！

谷晴風左袖一拂，擊向那個持刀的漢子，右掌一撥，把持劍的漢子的兵刃撥開，左袖收回，手掌探出，抓起桌上的一碟菜，潑向持劍漢子的臉上。

那漢子大叫一聲躍開，谷晴風仍坐在椅上，右手抓起一把鷄骨，望持刀漢子拋射過去！

他運上內勁，再以發射暗器的手法拋出，那漢子做夢也想不到，身子着了幾根鷄骨，痛得他呱呱大叫！

持劍漢子舉袖拭去臉上的菜汁，揮劍標前，這一劍直刺過去，勢子甚猛！

谷晴風待劍尖離身七寸，才倏地一偏身讓過，左袖在桌下悄悄拂去！「啪」的一聲，袖角拂在那漢子的小腹，只聽他大叫一聲，拋劍倒在地上痛呼滾動起來。

那個持刀漢子見狀，再也不敢上前，谷晴風笑道：「閣下該出場了吧！」

白袍客雙袖向後一拂，喝道：「你們都退開！」話音一落，袖子又向前一拂，一股暗勁湧出，谷晴風身前的桌子忽然移開八尺！

谷晴風仍然大馬金刀地坐着，白袍客冷哼一聲，踏前一步，一雙袖子一齊拂出，口中喝道：「起來！」

谷晴風道：「未必！」雙袖也拂出，可是就在此刻，他發現對方的袖子忽然縮回，兩蓬牛毛般大小的鋼針射了過來。

谷晴風暗罵一聲，仍不肯長身閃避，左袖落在地上，連人帶椅借力移開一丈，堪堪閃過那兩蓬鋼針！

他這一閃，幾乎連累了背後的麥青青、趙良材及老九，幸而旁邊就有一根柱子，他們立即縮在柱子之後，才免于難！

白袍客見仍不能迫谷晴風離椅，又驚又怒，抽出一桿短槍，一桿短棒，只見他把短棒旋接在槍桿上，短槍便變成長槍。

白袍客雙脚微曲，手臂一轉，槍尖遙指谷晴風，淵停嶽峙，氣吞牛斗。

燈光映在雪白的槍尖上，發出懾人的亮光與殺氣，映在那絡紅纓上，如火似血，殺氣在這剎那間，充盈了酒樓大堂，掌櫃雖然害怕他們打爛東西，但却不敢吭一聲。

谷晴風見白袍客這架勢，心頭微微一沉，但他仍不肯長身。

倏地白袍客大喝一聲，長槍扎出，直奔谷晴風的喉頭！

紅纓幌動，撩人眼神，但谷晴風仍能分辨出，這一槍只是虛招！

槍至一半，忽然縮回，然後再刺出，谷晴風依然不動，白袍客連施七槍都是虛招，這七槍快得令在場的人，大都以爲他只刺一兩槍！第八槍才是眞的！

第八槍一出，谷晴風便動了，屁股仍貼在椅面上，椅却滑開幾尺。

白袍客大喝一聲，右脚踏出一步，第九槍及時刺出！這一槍是斜刺而出，槍至一半，忽然打了一個圈，槍桿敲在椅脚上，椅脚登時斷了！

這一着雖然不出谷晴風的意料，但他仍能及時頓足立起，不致跌倒出醜！

白袍客再喝一聲，後把（抓在槍桿後端的手）一抖，槍尖便泛起幾條碗口般大小的槍花，槍花忽大忽小，忽多忽少，忽快忽慢，始終忍而不發！

麥青青緊張的雙手齊掐住柱子，只見谷晴風左袖虛幌一下，白袍客槍尖如毒蛇出洞般點出！

谷晴風身子倒飛！白袍客脚尖一點立即跟進，槍尖仍能籠罩着谷晴風的胸膛！

谷晴風身在半空，左袖再度拂出，一股凌厲的袖風隨之而生！

白袍客長槍一圈，立即纏上袖管，接着用力一拉，「嗤」的一聲，袖管本已斷

裂了一半，此刻更是整幅斷下！

白袍客踏前一步，再一槍刺出，可是谷晴風已站穩了脚，右袖隨之擊向白袍客的後頸！

白袍客大喝一聲，舉槍破去。武學上有所謂「刀如猛虎、劍如飛鳳、槍如游龍」。觀之白袍客的槍法，的確令人有游龍之感，只見他那桿長槍忽左忽右，忽高忽低，把槍法的扎、刺、搭、棚、纏、圈、攔、拿、撲、點、撥、敲等十二個口訣，發揮得淋漓盡緻！

谷晴風右袖左掌，與白袍客周旋，他的武功令人有高深莫測之感，因爲不論白袍客如何進攻，他都有辦法破去！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便已過了百招，那白袍客十分厲害，一直佔着上風。谷晴風先求無過，再求有功，穩定突擊，他要再次反攻，都使白袍客忙亂了一陣，漸漸谷晴風亦摸到對方槍法的變化，信心加強，出手的氣度已大不相同！

激鬥中，白袍客手臂一圈，紅纓幌動如毒蛇吐信，谷晴風右袖如鳳凰般飛舞！「嗤」長槍蘊力扎出，長袖萬重影突然一斂，就像擎天一柱，戮破了天上層層的雲絮！

衣袖影斂，只見谷晴風左掌探出，上身向後一仰！

這一着大出白袍客的意料，長槍倏地抬起，欲使出「敲」字訣，但谷晴風左掌發出一股掌風，把槍彈橫，上身一旋，斜豎起來，右袖拂去，向槍桿捲去！

白袍客身子倒飛八尺，槍桿在地上一敲，發出「啪」地一响，再抬起刺出，槍尖直取谷晴風的心窩！

說時遲，那時快，谷晴風左掌翻上，五指一合，緊緊地抓住了槍桿！

酒樓內雙方的人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緊張得直喘大氣，而谷晴風與白袍客的動作在這一瞬間也似停住了！

這瞬息間過去，白袍客立即發力一刺，槍尖緩慢地刺向谷晴風！

谷晴風把力量移到左臂，但單臂仍難敵對方雙手，只堅持了一忽，脚步一虛便連退了三步！

三步之後，他後背抵住柱子，又停住了，只見槍尖一寸一寸向前移，谷晴風額上的豆珠如水溪一般淌了下來。

麥青青忍不住叫道：「大哥，快用右手！」

谷晴風好像沒聽見般，白袍客却因爲呆了一呆，心中忖道：「這厮在打什麽主意？右手又不是斷了！」

心念未了，谷晴風的右袖已翻上，拂在槍桿上，白袍客只覺桿上傳來一股大力，令到虎口發麻！他目光不由望向谷晴風的右袖！就在此刻，谷晴風趁對方用在槍桿上的力量稍輕時，用力推開半尺，緊接着身子一偏！

白袍客發覺對方發力，也重新把力量注入，猛力向前刺去！

與此同時，谷晴風因爲身子閃開，左手五指也立刻一鬆！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篤」的一聲，槍尖已刺入木柱，震得樑上的灰塵撲簌簌地飛了下來。

眾人尚未定過神來，甚至白袍客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時，谷晴風的衣袖已拂向白袍客的面門！

驚魂未定下，白袍客雙手仍然握住槍桿，身子却向下蹲，下意識地發力拔槍。

不料谷晴風這袖是虛招，長袖拂出之後，身子乘勢標前，左脚在右袖的掩護下，急蹬而出。

白袍客身子剛一蹲，谷晴風的靴底已印在其脅下。只聞「蓬」的一聲，白袍客的身子如皮球般倒飛！

這一脚力道極重，白袍客只覺氣血翻騰，連肋骨也斷了兩根，身子未落地之前，已衝口噴出一股鮮血！

谷晴風不爲已甚，拍拍手道：「閣下是否可以收回成命，放過三刀帮一馬？」

白袍客坐在地上，手下把他扶起，只見他目光殺機連閃，抬腕拭去嘴角的血跡，一手捂着心窩，恨恨地道：「你別高興得太早，佈陣！一個也別想逃！」

他背後十多個漢子立即走動起來，把谷晴風、麥青青、趙良材與老九圍起來。

谷晴風見他們分出八個人在前，不斷地走動着，只看了幾眼，使笑道：「這八卦陣能嚇得了別人，却唬不了我！」轉頭對麥青青等人道：「你們跟着我走動，現在咱們在景門那坎位，先轉入巽位之開門，再……」

話音未落，陣勢已經發動，但谷晴風的師父太清道長對奇門遁甲，陽陰陣式，最有研究，他對谷晴風期望甚高，把所學傾囊相授，是以任其陣式如何變化，他都能够避開傷、死、休等門。

就在此刻，酒樓外有人叫道：「盟主到！」

（未完。五）





# 神刀夜鳴

・本文承自58頁・

「好，我仍是躺着休息，你把我送到那個地方，還有一點，我在荒郊登岸，用不着銀子，村長送給我的五十兩銀子，我轉送給你，不必言謝！」

## 龍捲風把他吹上天空

翌日中午，江奔在古怪的石岸登陸，他揮手向老翁打了一個招呼，便即向前行走。

失去了五十兩銀子，但却檢回一條性命，而天風刀還在身邊，他不自覺的臉露微笑。

他自言自語：「刀子確是通靈之物，居然知道老翁不會殺我。」

他是在中午登陸的，到了下午三、四點鐘，他已走了不少路，突然，他發覺鯊魚刀壳拍拍的作响，刀子蠢蠢欲動，他立刻停步，刀子竟然自動飛出來，向地面斬下。

距離五六尺的一處地面，有一條粗大的籐，刀子斬斷它，便即發覺兩邊有高大的樹從高處倒下來，兩株大樹迎頭痛擊，分明是獵獸的陷阱。

他猛吃一驚，正想檢起刀子，忽又看見刀子如箭離弦的飛躍出擊，原來有四個弓箭手躲在岩石背後，給刀子宰了，血濺荒郊。

江奔檢回刀子，納入鯊魚壳，心裏暗想，這個地方大概是魔女洞了，必須步步爲營。

他再向前走，發覺另外一種秘密，三四十人，有老有嫩，正在掘地揀石，凡是綠色石頭都檢起來，納入革囊，分明是礦工，掘的是綠玉。

所有人都是手脚給鐵鍊套住，江奔靈機一觸，走來走去，大聲叫喊：「柳岸風，我是柳三娘派來救你的，你快些走出來吧！」

所有的人都沒有反應，只有一個長臉孔的人呆呆的站住，江奔認爲他是柳岸風，不過給藥力控制，趕快走過去，拔出天風刀，把他手脚的鐵鍊鐵鎖斬開，抱住他走出樹林之外。

沒有人追踪。

看來監守礦工的人只是四個弓箭手，他們死了，他就暢行無阻。

江奔把那個礦工放在岸邊，叫他張開嘴巴，再把老翁白谷太郎分手之前送他的解藥，塞入嘴內，逼他吞下。

過了一會，礦工突然張開眼睛，很粗魯的問：「你是誰？這是甚麽地方？」

他清醒了，江奔除了對他說知自己是誰，還告訴他，他已經變成礦工，又對他說：「這個地方就是魔女洞！」

「快些走，想辦法從湖底把藏寶箱掘出來！」

「那麽，你是柳岸風武士了？」

「我當然是柳岸風武士，你是柳三娘甚麽人？」

「我是她派來救你的，請勿多疑！你說湖底埋藏寶箱，這話是否當眞？」

「怎會騙你，你站着看，湖水的深處，便會看見一個個寶箱！」柳岸風很鄭重的說。

江奔信以爲眞，站在岸上俯頭看了又看，不提防柳岸風在背後突然襲擊，把全身氣勁運在右手，堅如銅鐵，向他背後發招。

就在這時，弓弦聲响，有一個穿綠衣裳的女郎在遠處發射，柳岸風一箭穿心，就此喪命。

江奔由衷心的感謝她，說：「你怎會及時救我？」

「因爲我負責把每個企圖逃走的礦工用箭射死，柳岸風不單是逃走，還向你偷襲，更加要死，不過，你是陌生人，我仍想帶你看看我的爸爸白日雄。」

又是一個姓白的人！

江奔心上一悚，因爲刀子沒有動，他放心跟隨她走上高處，直達山頂。

她的爸爸白日雄出迎，說道：「你是我女兒的朋友，隨便吃喝吧，我不妨對你說知，所有尋寶的人，都是財迷心竅，根本上湖中沒有藏寶，山上也沒有甚麽藏寶，一百年前，柳家的人自投羅網，死的葬了，活的給我抓住做礦工，總算報了四代的仇。」

果然不出所料，魔女洞有「藏寶箱」，只是陰謀。

爲甚麽白家的人跟柳家的人結怨呢？當時白日雄沒有說出來，晚上喝酒，豪氣凌人，他才講述得清清楚楚，原來當日的海盜首領姓白，被姓柳的殺掉，整批海盜才是姓柳的握權。

江奔被逼留在秘窟，想逃，却又感到孤掌難鳴。

半個月後，忽然刮風，那晚風聲虎虎，聽了也覺心寒，江奔想起了村長柳正所說的話，認爲「和歌山脈」經常刮風，能够連人吹起，不妨碰碰運氣，對白日雄父女說：「我的腰間掛刀，那一把刀是天風刀，刀法奇詭，今晚風聲四起，我忽然想起舞刀，請你們批准我舞刀玩玩，順便請你們學點刀法！」

天風刀很有名氣，白日雄也想看看它，一口答應，於是江奔拔刀出鞘，就在懸崖上舞動，把一百零八招「天風刀」的招式逐招搬演出來，白日雄讚不絕口。

風勢越來越勁，他看準時機，一招風捲殘雲，冒險從高崖躍下。

白日雄想阻止他，已經來不及，但見他的刀光護體，被狂風捲起，以爲他必死，慨嘆不已。

江奔的刀特別闊，兼且特別薄，能够順着風勢飄下去，風聲震耳，從狂風變成龍捲風，他竟然被那股怪風吹到二百里外的和歌山脈，在另外一處高崖降落，那個地方正是天風岩。

他昏睡了一晝夜，覺醒之際，一眼看見師傅天風武士以及師兄弟都站在床前，疑在夢中，問個明白，他知道那股龍捲風眞的把他吹到天風岩，驚喜交集，大聲叫喊。

天風武士叫他喝杯酒壓驚，他在天風岩把別後一切奇怪遭遇講出來，各人驚喜不已，紛紛向他道賀。

（全文完）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 骷髏畫

溫涼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威鏢局鏢師唐肯等人因押運餉銀，被誣「監守自盜官餉」，拉去青田監獄坐牢，牢頭叫隆閻王，給犯人的印象是出牢的都要死，沒有生還，這次又將一名張義宏鏢師拉出牢房，唐肯發牢騷被隆閻王查出。晚上把他們拉出牢房，這回他斷定九死一生，被他們拖出經過陝西在大俠關飛渡的牢房，關大俠已被隆閻王抽了腿筋，但仍能用銅鎖將隆閻王擊傷，他們匆忙將唐肯帶走，來到一座豪華廳房坐有五個人，還有一具剝皮的血屍，正在將人皮製一幅畫圖，其中一人叫李惆中的叫將關飛渡押來。關飛渡押來後將唐肯的鎖鍊扯斷，二人聯手和他們搏鬥。

## 羣豪闖監獄　遇救出生天

突然之間，「嗖」地一聲，巨斧飛出來！

易映溪一縱身，半空接任巨斧！

——巨斧原本是在關飛渡手上的，現脫手飛出，顯然是非言氏兄弟之敵。

——看來，言氏兄弟的武功還要在易映溪之上！

唐肯心中大感震慄：他一直以爲易映溪的武功會在言氏兄弟之上，而今見此情境，知道言氏兄弟更難應付，不禁担心起來。

只聞關飛渡一聲浩嘆：「要是我的腿還能動，你們一樣討不了好。」

言氏兄弟還未開口，李惆中已道：「要不是言氏昆仲向我進言，你的腿也許還不會斷。」

突然之間，屋頂上「轟」地一聲，跟着「呼，呼」疾响，灰塵瓦礫，大片落下，唐肯被一些塵埃弄入了眼睛，一時睜不開來，也不知發生什麽事。

只聽有人大聲呼道：「關大哥，我們來救你！」跟着便是激烈的搏鬥聲響。

唐肯只覺自己肩上一陣震盪，勉力承受，再睜開眼時，只見言有義嘴角溢血，扶在白色的牆邊上，血像花洒一般濺了開來。

唐肯忽覺肩上的人一陣搖幌，正想發問，忽見自己頭上也有一些腥濕的液體淌落，唐肯一看，原來是血。

唐肯駭問：「關大哥——」

關飛渡沉聲喝：「追李惆中——」語音中斷，似肺部突然抽緊一樣。

「砰」地一聲，唐肯瞥見一個穿密扣勁裝的漢子，浴血倒地，手中的刀也跌在一旁。

關飛渡斷喝一聲：「快！」

李惆中這時已從床上站起，易映溪神色蒼白，一面發出尖嘯，一面揮動銀斧，又一名勁裝的漢子給他劈倒！

唐肯再理不得了，舉步向李惆中處發力猛奔——

「虎」地一聲易映溪一斧橫劈而至。



唐肯正要閉目不敢着，忽覺膊上一沉，然後一輕，關飛渡已越過易映溪頭上，飛撲李惆中！

易映溪登時顧不得斬殺唐肯，斧鋒一翻倒割而上，唐肯清楚地瞧見斧面上噴濺出一蓬血花，在關飛渡的腹腔飛割而過！

可是關飛渡也到了李惆中身前。

李惆中「錚」地拔劍，關飛渡一掌擊落他的劍，一手抓住他的咽喉，關飛渡落地時，把李惆中也一起扯倒。

兩人才倒地，一人已然撲至，便是言有信。

言有信雖已趕到，但却不敢出手。因爲李惆中已落在關飛渡手中。

唐肯幾乎不敢置信，李惆中的武功竟如此低微，一招之內，便被身負重傷而殘廢的關飛渡攫住。

言有信後面，緊跟着三名漢子，一個揮動流星鏈，一個手持月牙鏟，另一個拿齒鋸刀，一起向言有信背後遞刺出去！

言有信霍然回身，也不見他怎麽動手，已把一人踢飛，奪下月牙鏟，架住齒鋸刀，關飛渡倏地一聲大喝：「住手！」

言有信丟下月牙鏟，退到一旁。

這時言有義和易映溪已一前一後，包抄關飛渡，虎視眈眈，却不敢動手。

關飛渡道：「你們再動手——」聲音一噎，顯然內外傷一齊發作，痛楚非常，「我就殺了他！」說着手上一用力，那李惆中早已臉白如紙，這一捏，却使他脹紅了臉。

言氏兄弟和易映溪相覷一眼，誰也不敢妄動。

李惆中却也倔強，嘶聲道：「你們快過來殺了他，別管我！」

關飛渡怒叱：「你不怕死！」

李惆中傲慢地道：「諒你也不敢殺我！」關飛渡的手又一緊，李惆中悶哼一聲，依然咳嗆着說：「你殺了我，天涯海角，都逃不掉！普天下的捕快，也不會放過你！」

關飛渡另一手捂住胸膛，怒笑道：「我就殺你看看！」

言氏兄弟一齊急叫道：「關老大，且慢動手！」易映溪也情急地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關飛渡臉色轉了轉，看了看唐肯，又望了望在房裏殷切盼待的三名漢子，長吸一口氣，道：「不殺他，可以，讓我們走吧！」

易映溪臉上立即現出爲難之色，言有信却立即道：「放你們走可以，但要先放了公子。」

李惆中嘶聲道：「別讓這些王八羔子走——」

關飛渡手上又緊了一緊，李惆中的聲音立時哽住了，關飛渡斬釘截鐵地道：「不可以，他要跟我們一道走，待到了安全所在，才放他回來。」

言有信臉上露出了遲疑之色，言有義接道：「關……關大哥，您可不能言而無信啊！」

關飛渡冷哼一聲道：「我可不是言氏兄弟，我說過的話，幾時有不算數的！」

言有信、言有義一起異口同聲的說：「是，是，江湖上的弟兄，那個不說關大哥一言九鼎，生死無悔的！」

易映溪立刻現出不同意之色，望向言氏兄弟，躊躇地道：「可是——」

言有信沉聲的道：「易兄，救公子要緊。」

言有義也說道：「關大哥說話一向算數。」

易映溪只有把要說的話吞回肚裏，李大公子的命萬一有了個什麽差錯，這是二十個易映溪都担當不起的事。

那三個在房裏的漢子本來臉色都一直綳緊着，現在才較寬鬆下來，其中兩人去察看已經倒地的兩個同伴，剩下拿齒鋸刀的大漢興奮地道：「關大哥，我們走！」

關飛渡道：「我已叫你們不要來了，你們就是不聽話！」

持鋸齒刀的大漢道：「不僅我們來，丁姐姐也來了。」

關飛渡忽然間神色變得牽掛、苦澀，交織成一片，唐肯自見到他開始，直至帶傷出手制住李惆中，臉色都從來沒這麽難看過。

關飛渡臉色雖然難看，但眼睛却似燭苗般點亮了起來。

唐肯見過這樣子的神情。那是他局子裏的小跟班「小彈弓」戀愛上了局主的掌上明珠高曉心的時候，便有這種患得患失的神情。

他做夢也沒想到英雄豪勇的關飛渡關大哥，也會現出這樣的神情。

言有信，言有義見關飛渡臉色數變，生怕關飛渡殺人，各趨前一步，只聽關飛渡厲聲問：「裳衣在那裏？」

拿鋸齒刀的漢子不料關飛渡如此聲厲，一怔，持月牙鏟的放下已死去的同伴，道：「丁姑娘以爲您仍在牢裏，跟老七老九闖進去了。」

關飛渡急叱：「還不施發暗號叫他們撤走！」

持月牙鏟的漢子忙答：「是。」仰天撮唇尖嘯，一長三短，又三短一長，嘯音凄烈，直似電割雲層，傳了開去。

這時外面已經有騷亂的聲音，火光熊熊閃幌。

言氏兄弟相覷一眼，又各自往左、右逼前一步。

關飛渡氣急地道：「糟了，他們被人發現了。」

拿流星鏈的漢子道：「大哥，您先退走，您走了，大伙兒都會隨你走。」

唐肯也插口道：「是呀，關大哥，你先走——」

關飛渡沉聲道：「大家一起走——」忽瞥見言氏兄弟又各逼進一步，已經離自己極近，叱道：「停——」

驀然「砰」地一聲，一身穿亮藍綢質勁裝，紫蘭色披風的女子，自屋頂而降，猶似一朶紫色的牡丹花，在一個令人全然意料不到的環境裏冉冉綻放。

這女子一落地，叫了聲：「關大哥。」嗓音微微有些低沉，像古琴中幾個低調一起撥响，語音的情切猶似秦箏的乍鳴。

關飛渡一見這女子，眼中盡是愛慕之色，正想說些什麽，倏然之間，掌握中的李惆中竟一反肘，重重撞在他的腰脇上！

關飛渡吃了這一撞，悶哼一聲，手一

髮，李惘中脫離掌握，急掠而出！

言有義，言有信這時已同時掠了上來，一迎向李惘中，一截向關飛渡！

關飛渡知道自己這行人生死存亡，全在能不能制住這惡少身上，身形一按一彈，急射而出，已到了李惘中後面。

關飛渡再要出手，言有信已撲到，雙指迸伸，直插關飛渡雙目。

關飛渡左掌一遮，以掌格住言有信雙指，但言有信指勁了得，竟在他掌心戮了兩個血洞。

可是關飛渡的右掌易爲爪，抓住李惘中之後襟，同時間發出一聲大叫：「你們快走，聶人魘回來了可誰都走不了！」

李惘中性子桀傲，一被抓住，迴劍反斬，但關飛渡五指一緊，分別扣住他後頸三處穴道，李惘中登時轉身不得，劍也垂了下來。

這幾下鶻起兔落，李惘中脫逃，關飛渡追捕，言有信阻攔，及至關再捉住李，而李出劍落空之際，言有義雙拳已向關飛渡胸膛擊出！

這剎那間，關飛渡一手擋住言有信雙指，一手抓住李惘中，除非放人，不然就得硬捱言有義足可碎石裂碑的一記「殭屍拳」！

關飛渡居然不放人，也不退身，連言有義在這電光火石間也以爲雙拳已經擊中關飛渡，然而事實上，言有義的雙拳只險險在關飛渡雙脇與雙肘間穿了過去，擊了個空！

言有義雙拳擊空，心知不妙，如果關飛渡還有雙脚，自己便一定吃了大虧！

言有義也是應變奇速，尖呼一聲，直冲而上！

李惘中剛掙脫之時，場中的四名漢子和那女子，都一起兜截過去，但他們身形甫動，易映溪也同時發動！

易映溪的巨斧舞揚開來，一片銀光熠熠，如狂飇驟至，電旋星飛，以一柄巨斧，籠罩着五名敵手，彷彿無人能入雷池一步。

銀光中藍衣一點，突破斧影而出！

眼看巨斧像巨石輾花一般要把這纖纖細腰切爲兩截，倏然之間，女子足尖就在斧面上借力一蹬，急縱而起，巨斧砍了個空！

女子投向關飛渡處！

易映溪知道眼前數名敵人中，只有這女子武功最好，言氏兄弟在全力搶救李公子，如果自己連幾個小脚色都罩不住，日後自己想在李大人手下呼風喚雨，恐怕不容易了。

想到這裏，心中一橫，飛斧脫手而出，半空呼嘯急旋，追劈那女子！

那女子已搶近言有義背後，跟言有義交了一掌，言有義匆促招架，兩人各向左右退了一步。

關飛渡見那女子來到，自是大喜，但這時飛斧已然斬到！

關飛渡陡喝一聲：「小心——！」

那女子已然省覺，烏髮「伏」地一甩，紫披風急驟昇起，宛似一朶藍海棠忽自地上開到了天上！

飛斧帶着尖嘯與銀光，險險擦過！

飛斧劈空，即急旋飛劈向關飛渡！

擋在關飛渡身前的是李惘中！

飛斧變成向李惘中旋劈而去！

這一下，不僅易映溪大吃一驚，就連言氏兄弟也措手不及，李惘中頭上穴道受制，更赫得臉無人色。

這下突變，衆人都不及救李惘中。

關飛渡突喝了一聲，本來抓住李惘中後頭的手，陡然一鬆，跟着手臂一展，在李惘中肩膊上直伸，在急旋得只剩一團光影的飛斧裏一抓！

這一抓，已拿住斧柄！

急旋的飛斧立時停止！

這時，易映溪等才鬆了一口氣，連言有信、言有義都不禁喝起采來。

却不料劍光一閃，李惘中猝然迴劍斬落，關飛渡不意李惘中居然下此毒手，不及縮手，然雙腿已廢，飛退無及，一隻右手已給李惘中砍了下來。

李惘中一招得手，「哈哈」一笑，劍勢回指，抵住關飛渡下頷，怪笑道：「你也有今日。」神情得意已極。

這時，關飛渡的右手才「噹」地落下地來，五指還緊握着銀光閃閃的斧頭。

關飛渡一時之間，還未感覺到痛楚，只感到憤怒、悲恨與難過。衆人也都靜了下來。

李惘中用手一揩，在關飛渡頭上抹了一條血痕，得意地道：「怎麽樣？現在落到我手裏了罷？——」還要說下去，忽給關飛渡深痛惡絕的眼神懾住，一時說不下去。

隨着便是那女子一聲充滿哀傷、心痛的輕呼。

言有義忽然叫了一聲：「公子，殺了他，快！」聲音竟微微有些顫抖。

李惘中一錯愕間，關飛渡猝然揚起手掌，他唯一剩下的一隻手，一拳就向李惘中臉部揮去！

李惘中武功並不好，但關飛渡這一掌也全無章法可言，李惘中情急間揮劍一架，關飛渡也沒有縮回左拳。

拳「砰」地擊中李惘中臉部，李惘中鼻血飛濺，往後飛跌了出去，他的劍也穿在關飛渡的手臂裏！

那女子恨叱一聲，撲到關飛渡身前，舞劍捲起狂花，把要撲過來的言有信與言有義逼了出去。

關飛渡已開始感覺得椎心刺骨的疼痛，啞聲道：「你走，你們快走——」

女子的劍揮得更緊，女子不住地回頭看關飛渡：「我不走，不走，要走，一起走——」

驀地，李惘中怪叫一聲。

聲音軋然而斷。

他中了關飛渡一拳，本來一直往後跌去，好不容易才站住了身子，突然間，胸前凸露了一截帶血的刀尖。

李惘中怔了怔，不敢相信這是恐怖而絕望的事實，才叫出聲來，便已氣絕。

在背後刺他一刀的人是唐肯。

唐肯的武功，比起那些勁裝漢子，也不會好到那裏去，他武功在這些人中並不特出，又不知如何跟這班援手配合，只好呆在那裏，看瞬息數變，觸目驚心，直至李惘中卑鄙暗襲斬掉關飛渡一隻手，唐肯血氣沸騰，往上直衝，再也弩不住，地上



抄了一把刀，見李惘中恰好飛跌而來，一刀就捅了過去。

這一刀，把李惘中穿心而過，立斃當堂。

李惘中一死，在場的人，無有不怔住的。

半晌，言有義啞聲道：「你——！」

言有信試着叫了一聲：「公子——」

唐肯鬆了手，李惘中連人帶刀扒了下去，這時，誰都可以看得出李惘中已然死了。

唐肯也感覺到自己一時憤怒，雖是做了一件痛快事，但却是錯事。

——這些人中，最尊貴的是這個惡少，武功最弱的也是此人，照理應該挾持着他，讓大家得以平安離開這兒的！

——自己却把他一刀殺了！

唐肯看着地上的死人，鮮血迅速地染紅了一大片白地毯，蔓延到自己脚下，他忍不住退了一步；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有朝一日他竟會親手殺了黑白兩道無人不賣帳、陝西省高官、青田縣縣太爺的獨子！

關飛渡忽喝了一聲：「一定要把他救走！」他這句話是對女子說的，那女子愕了愕，才意會到話中的「他」是指誰。

關飛渡一說完了那句話，臉上顯出了一個悲痛決絕的神情，澀聲叫了一句：「保重，快走！」突把頭一擰，左肘一撐，盡餘力急射而出，「砰」地頭撞牆上！

一時鮮血飛濺，女子和數名大漢均不及搶救，紛紛驚呼：「關大哥——！」

言有信，言有義這時一齊掠到李惘中伏屍處，帶起一陣罡風，唐肯本來張大了口，因心中極度的恐懼而大叫一聲，但都給勁風逼了回去。

那四名勁裝漢子見關飛渡一死，心都亂了，屋頂上又落下了一名精壯青年大漢：「丁姐，咱們——？」

丁裳衣背向他們，跪在關飛渡屍首之前，雙肩微微起伏着，顯然是在抽搐着。

言有信確信李惘中已回天乏術，臉色青白一片，疾站起疾喝：「殺無赦！」言有義却閃身抄起落在地上的那幅人皮畫。

那四名大漢手持兵器，嚴陣以待，隆牢頭奔出房去，這時，丁裳衣忽然回頭，她回頭的時候，臉上本來還有淚痕，但在回首的刹那，她已經揮手揩去，她用低沉得像觸動傷痛最深處的語音道：「保護這個人離開！」

那持月牙鏟的大漢問：「大哥的遺體——？」他本來是想把關飛渡的遺骸抱走，不料「哄」地一聲，丁裳衣纖手揮處，打出數點星火，一下子蔓成大火，把關飛渡的遺體烘烘地焚燒了起來。

那精悍的青年詫異地呼叫，道：「丁姊——！」

丁裳衣起身，自地上抄起劍，說了一句：「人都死了。」已掠到唐肯處。

唐肯只覺眼前一花，一陣香風襲來，那女子到了自己身前，唐肯只看到一張風韻楚楚的臉，有說不出的雅緻，道不盡的高貴，但再雅緻和高貴都掩飾不了這女子眼神裏刻骨銘心的痛苦，唐肯在這時分裏怔了一怔，忘了自己正處於生死關頭，彷彿重見到一個親人，在自己身旁，刹那間的安慰和滿足，彷彿老人在死前見到最心疼的兒女到了床前。

丁裳衣看也沒看他，疾呼道：「還不走？」

言有義喝道：「截下殺人兇手！」

丁裳衣一扯唐肯，呼地一聲，紫雲般飛昇上屋頂的破洞！

言有信、言有義、易映溪三人分三個方向同時包抄了過來，但使月牙鏟、鋸齒刀、流星鏈的三名大漢各自兜截了過去，只有那精悍青年跟着丁裳衣和唐肯掠出屋頂。

丁裳衣足尖才沾屋瓦，弩聲四起，飛矢如蝗，自四面射到，丁裳衣忽卸下紫披風，捲舞兜迎，把箭矢都撥落，向屋瓦的破洞下叱道：「不可戀戰，快走——」

她只說了幾個字，再沒有說下去。

因爲她瞥見裏面的情景。

那一瞥當中，已經知道那三個好兄弟再也不可能走得了——他們爲截住言氏兄弟及易映溪的追擊正在拚出生命的最後一點餘力。

她跟下面的三名大漢正如已經伏屍在室裏及牢中的三人一樣，都是情同手足的好弟兄，原本他們在下面拚死，她也不會獨活。

但她只瞥了一眼，立即下了一個決定：不管怎樣，一定要活出去！

她的劍突然不見了。

披風狂舞，像一朶失去控制紫色的迅雲，舒捲翻湧着，飄到官兵伏身之所，官兵拔刀相抗，在紫色祥雲中無處可襲，忽「哎喲」一聲便倒了下去。

當他們看見披風中露出一截紫藍色的劍尖之際，都已來不及相抗。

唐肯和英悍青年也在全力斷殺，唐肯已奪得一柄紅纓槍，青年拿的武器是銀棱，兩人併肩殺了出去。

丁裳衣披風過處，如摧枯拉朽，回首再把唐肯和青年身邊數名敵人刺倒，黑瘦子叫道：「丁姊，西南方！」

丁裳衣一扯唐肯，往西南方掠去，在圍牆上，屋瓦上埋伏的七八名衙差，紛紛阻攔，唐肯正要動手，却見眼前紫氣中隱現劍光，敵人一個個都倒了下去。

突然之間，丁裳衣的搶進陡止。

月色下，牆頭上，站了一個人。

乍眼間，看不清楚，還以爲是一隻殭屍。

唐肯怔了怔，再看才知道是言有信。

言有信道：「披風羅刹，放下劍，你不是我的對手。」

丁裳衣沒有答話。

她的劍已出手。

紫披風如雲朶一般罩向言有信，劍尖在刹那間刺向言有信眉心穴。

言有信雙目平睜，一眨也不眨，待紫披風舒捲中木然不動，一挨劍尖突現，他的頭一偏，避過一劍。

丁裳衣一劍不中，又刺第二劍。

言有信也是凝目以觀，待劍尖刺出時，才退了一步，避過刺胸一劍。

丁裳衣的披風籠罩之下，等顯現劍尖時，已間不容髮，但言有信就在這千鈞一髮廻避了開去。

丁裳衣的披風抖動，像玫瑰花蕾乍然吐綻一般，層層疊疊，往下罩落。

言有信雙目發出幽異的藍光，定定的望着紫披風，不閃不避。

紫披風罩下，並無劍光。

言有信全身已給紫披風罩住。

這時，丁裳衣倏然出劍，劍尖要穿破披風刺殺言有信。

言有信倏地出手，中指「拍」地彈在劍身上。

丁裳衣吃了一驚，右手穩住劍勢，左手一捲，紫披風緊纏言有信的脖子。

正在這時，下面呼喝連聲，易映溪揮舞巨斧，飛掠過來！

唐肯提着紅纓槍，舞得虎虎作响，可是迫近的衙役越來越衆，唐肯也越舞越吃力，彷彿是槍帶動着人，而不是人帶動着槍。

丁裳衣心中大急。

忽聽罩在披風裏的言有信含混的道：「姑娘，先往內裏闖，那處是家眷居處，很少伏兵，到最高那閣樓，才轉向西南，即可突圍。」

丁裳衣起先聽到言有信說話，怔了一怔，未能置信。言有信既然能發聲，那紫披風自然奈何不了他，最令丁裳衣錯愕的，倒是言有信的話。

言有信正在指示她一條出路！

只是言有信的話，可不可信？

丁裳衣還未來得及答話，只覺手腕一震，披風再也罩不住言有信震揚開來，言有信忽「哎喲」一聲，自牆頭摔了下去。

丁裳衣眼角瞥處，百數十名衙役蜂湧而出，再也不及思索，一拉唐肯，揮劍刺倒三四人，正想救那精壯青年，却見青年已給易映溪纏上，知已無望，往內直掠！

這一下，丁裳衣不往外逃反往內闖，果令衆人震訝，言有信在下面大叫道：「快，快去保護大人家眷！」

內圍的防本守就疏鬆，加上陣脚大亂，丁裳衣與唐肯很快就掠到了後園，瞥見最高的樓閣，即轉西南，沿圍牆飛馳，遇到兩次阻擊，丁裳衣披風激揚，刺倒了三人，忽聽下面一聲唿哨，一輛馬車，正在圍牆下等着！

馬車旁，正有兩個漢子，仰着脖子往上望。

還有一名老者，坐在馬車前，手裏執着鞭子，滿臉都是焦急之色。

三人一見丁裳衣喜叫：「大哥呢？」

丁裳衣搖了搖首，三人一起現出失望之色，其中一人，刷地掣出雁翎刀，往內就闖。

另一個粗眉但眼睛發亮的大漢一把抓住他，叱喝道：「牛蛋！做什麽？」

那叫做「牛蛋」的嘶聲掙道：「別攔我，我替關大哥報仇！」

丁裳衣忽覺後面風聲陡起，原來是那青年喘氣咻咻的趕走，後面追着一大羣人，爲首的是易映溪，手中銀斧漾起燦光。

丁裳衣一躍而下，摑了牛蛋一巴掌，牛蛋一怔，丁裳衣低叱道：「你要報仇？你這是去送死！」那坐在轡上的老者叫道：「丁姑娘，快上馬車！」丁裳衣向唐肯、青年一招手，三人同時掠入馬車。

丁裳衣向那在外的兩個漢子喝道：「還不快進來！」

那粗眉大眼的漢子道：「人太多，馬跑不快，咱哥兒倆去引開追兵！」

丁裳衣深深的望了他們一眼。

她只望了一眼。牛蛋與粗眉大漢眼裏都透露了感情，丁裳衣一點首。

那御轡者立即叱喝一聲，四馬齊嘶，撒蹄急馳。

青年執住銀棱，臂額都是沾着汗滴和血水，竄到車後，抓緊車沿，雙眼直直的望着車外；唐肯也隨他着去，只見那些衙差已翻過牆來，四面八方也出現許多官兵，湧向那兩名留着的大漢。

那兩名大漢正各一拍對方肩膀，往兩個跟馬車相反方向疾奔而去，很快的變成一個小黑點，跟其他許多黑點廝殺起來。

馬車奔馳，風很猛烈，唐肯已經自由了，但他的心情依舊沉重。

丁裳衣坐在車內，背向二人，始終沒有說話；駕車老者的呼喝之聲，不斷傳來，也不知是在催馬速奔還是要喝出心中的鬱悶。馬車奔馳了一會，後面居然砂塵滾滾，有七八勁騎漸漸迫近。老者鞭响之聲更急，兩旁景物，越閃越快，馳入鎮中，路上行人慌忙走避，但老者在危亂中依然控縱自如，不但偌大的馬車沒有碰傷一人，連車身也沒碰撞過街邊的攤子。

後面緊追的馬匹，遭遇可就大大不同了，每逢彎角或陡然的窄路狹隙時，不是自己跌得個馬翻人臥，就是把行人撞倒，十分狼狽，先是其中有數騎，看得出是精悍好手，一面吁着：「別讓殺人重犯逃了！」一面鞭馬控轡直追。

忽然間，前面道旁躍出八、九名衙差，拔刀喝道：「停車！下車！」

老者只望了丁裳衣一眼。

丁裳衣猶自沉恩裏乍醒，點了點頭。

老者低吟一聲，手一收緊，馬車漸緩，攔車的一名都頭攔身喝道：「統統滾下車來……」話未說完，老者長嘯一聲，長鞭半空連起四個鞭花，拍拍拍擊在四匹馬背上。

四匹烈馬，一齊蹄捲鬃揚，疾騁飛馳，那都頭走避不及，登時被撞倒，其餘兩三名衙役，也忙不迭的跳避，剩下三名衙役拔刀要斫馬，但見丁裳衣一揚手，細如毛髮的銀光一閃，已倒下了兩名，另一人手起刀未落，已給那老者一鞭捲飛了斬馬刀。

馬車繼續前闖。

後面追得最貼近有三匹馬，馬上三人都英悍十分，其中一人張弓來射，但因馬上巓簸難以瞄準，却給唐肯和青年撥落。

忽然，後面一騎，追上三騎，馬上的人彎弓搭箭，竟是言有義。

「嗖」地一聲，箭脫弩飛射，正好老者駕着馬車在此時轉了一個彎，這一箭勁力雖強，但却在唐肯與黑瘦子二人之間穿了出去，射了個空！

這一箭雖然射空，但一直飛出去，正好射向老者後心！

唐肯和青年都知道言有義的武功了得，見那一箭射空，自是誰都不去硬接，不料這一箭取的是老者背心，兩人均吃一驚，一齊往內撲將過去。

兩人同時搶出，都是應變奇速，唐肯身形魁梧，勢較威猛，搶在前頭，但青年勝在伶俐，在唐肯腋下鑽出，一手抓住箭



尾。

同時間，唐肯亦握住箭身！

兩人手指一觸及飛箭，只覺猶如碰沾炙鐵，但兩人救人心切，都不縮手，箭身強力反震之下，拍拍二聲，年輕人的無名、尾指指骨發出震裂的聲响，而唐肯恃強握住箭身，掌心也烙了一道血印。

不過兩人始終沒有放手，才截得下那一箭。

那青年臉色痛得發青，瞪了唐肯一眼：「好漢子！」

唐肯也悶哼一聲：「有種！」

英悍青年忍痛道：「叫什麽名字？」

唐肯道：「唐肯。」

英悍青年又白了他一眼，道：「『豹子胆』？」

唐肯反問道：「閣下？」

青年人道：「許吉。」

唐肯一驚道：「『拚命阿吉』？」

丁裳衣忽道：「現在還不是叙談的時候。」她說話的聲音低沉，仍背看身子。

許吉即應道：「是。」與唐肯回身把守車後，誰知言有義那一箭射出，胯下坐騎竟被生生壓斃，坐騎萎倒，言有義已飛上另一騎，一掌把馬上捕快推了下來，不過，這時已是慢了一慢，老者熟練卓越御馬術已把這些人抛離了一段路。

只聽那老者一面在大街小街左穿右插，一面疾問：「要出城還是回巢？」

丁裳衣只畧想了一想，隨即答道：「回巢。」

老者嘶鳴一聲，策馬又轉了七八個彎，忽向丁裳衣作了一個眼色，齊喝一聲：「起！」飛身掠入了一家大宅裏。

唐肯一怔。許吉一把抓住他，也向大宅圍牆上躍去。那馬似通人性，繼續拉着車篷往不遠處的城門疾馳。

這時，城門口已把滿了官兵，以致唐肯在大宅飛簷上才張了一張，也可以感覺「插翅難飛」這句話之貼切。

唐肯和許吉落入大宅內，落脚處可見蘭亭台榭，山石花木，是在宅子的後園之地。

丁裳衣和老者已向前疾去，沒入假山萋草間。

唐肯和許吉稍稍呆了一呆，忽聽一人嘘聲呼道：「喂，這邊，這邊！」

只見一個裝扮似家丁的人，招呼示意，向園林旁閃去，唐肯和許吉連忙跟上，不一會便看見一道半月門，門外有四名大漢，兩頂寬大的寬轎。

只聞第一頂轎子竹簾裏傳出丁裳衣低沉的聲音：「快，上來！」

許吉招呼一聲，跟唐肯迅疾地掠入另一竹轎裏，兩人貼身而坐，近得可以聞到彼此的鼻息。

他們一入轎內，轎子就被抬了起來，支支戞戞作响着，一搖一幌的往前行。

他們在轎子裏聽到外面騷亂的聲音，有步卒，馬蹄，呼喝，還有人們爭相逃避，小孩哭叫的聲音。

轎子忽然停住。

前面有人喝問：「呔！轎裏是何人？我們要檢查！」

又聽一人沒好氣的道：「喂，你沒看見這是『菊紅院』的轎子嗎？裏面準是『菊紅院』的姑娘們了，嘻嘻……」

先前那人改用一種近乎侮狎的聲音道：「嘿，裏面坐的是那位姑娘啊——？」

只聽抬轎的漢子道：「我們抬的是牡丹姑娘的轎子。」

攔路的人一聽，都似吃了一驚，忙道：「不知是牡丹姑娘的轎子，恕罪恕罪，請過請過。」就讓兩頂轎子過去了。

唐肯自然一頭霧水，隱約聽到後面二人猶在低聲嘀咕地說道：「牡丹姑娘哇……她不是跟……咱們魯大人相好的……」「快別說話那麽响，魯大人的手段，你沒見識過？」

唐肯從竹簾縫隙望出去，只見先前說話的那個官兵伸了伸舌頭，就不敢再說什麽。

轎子繼續前行，把後面的官兵都抛遠了，却來到一座仙館銀燈，玉石拱橋的府第前，府前張燈結綵，充溢着鶯鶯燕燕的蕩語靡音，自有一種柔靡迴盪的氣氛。

唐肯雖然一直是住在宋溪鎮中，但也見過這青田縣的首要大城裏最著名的流鶯藝妓之所在：「菊紅院」。

唐肯斷沒想到，自己後脚才離開監獄，前脚已跨入妓院來了。

那兩頂轎子且抬入「菊紅院」，鴇母和龜奴也沒有阻攔。

兩頂轎子一直往樓上抬去，直到三樓長廊，這些抬轎的人臉不紅，氣不喘，顯然都是內功甚有造詣的高手。

唐肯至此方才比較可以猜得出，這些人想必是來自一個有組織的帮會，這些人平常各有司職，販夫走卒，風塵女子各適其所，也各持所長，他們這次本擬救關大哥出困，不料關大哥因爲一念之仁，遭奸賊所害，想到這裏，唐肯不禁義憤塡膺！

——這班狗官！仗勢欺人的衙役！那有資格做執法的人！

轎子至長廊，忽分兩方而行，丁裳衣那頂轎子往東折去，東面廊室衣香鬢影，華貴典麗，而唐肯和許吉這頂轎子是往西抬去，西面是幾間小房，倒也清雅乾淨。

轎子抬入房中。

許吉向唐肯一點頭，一躍而出。

只見抬轎的兩名太漢，神情都有些發急，一人哽咽着問道：「關大哥……他眞的……？」

許吉難過的搖首：「大哥他……遇了賊子暗算！」

那哽咽者臉上現出一副決絕的神情，陡拔出牛耳尖刀，便要走出房去，另一虬髯大漢一手扳住他，低聲喝問：「你要怎樣？」

原先的高顴大漢咬牙切齒地道：「今晚那姓李的狗官會來這裏尋歡作樂，他害死大哥，我就給他一刀！」

虬髯漢子叱道：「老六，李鱷淚的武功何其了得，大哥都尚且不是他的對手，你莽然行事，只害了大家！」

那「老六」氣得冷笑道：「老八，你沒胆子，你不要去！」

許吉忙道：「老六，不能去，大哥不在了，一定要聽丁姊的命令行事，你不顧帮規了麽？李鱷淚帶的是那姓魯的狗官來，他自己可不一定到，你又從何下手？」

「老六」一聽，垂下了頭。

許吉向唐肯介紹道：「這位是『豹子胆』唐肯，大哥在牢裏的患難弟兄！」

唐肯向那兩名大漢見禮。「多謝兩位相救之恩。」

兩人一聽唐肯在獄中跟關飛渡共過患難，也都尊重起來，老八拱手道：「我姓嵇，你叫我嵇老八便是。」

「老六」也道：「剛才我氣急，唐兄弟一定見怪，我姓萬，也叫我萬老六便得了！」

唐肯忙道：「兩位哥哥義薄雲天，為關大哥之死當然悲憤，唐某只有佩服，何以見責！」

這時，有兩個乖巧白淨的婢女端水盆走了進來，在內室也盛好了熱水，要替唐肯等人擦臉洗身，嵇老八，萬老六却似不慣被人這般服侍。說道：「罷，罷，我還是到後面去洗。」兩人說着退出房去，只剩下許吉和唐肯。

唐肯見那兩個女子前來替他揩抹，頗不習慣，有點不知如何是好，許吉笑道：「你們出去吧。」兩婢留下臉巾水盆，退身出去。

許吉用手示意，叫唐肯揩臉，自己也掬水洗臉！

唐肯擦了臉浸在木盆裏，把月來在獄中的穢氣髒物擦個乾淨，許吉道：「你是犯什麼刑的？沒想到那麼快便出來罷！」

唐肯長嘆了一聲。

許吉問：「怎麼？我說錯話了麼？」

唐肯道：「並非許兄說錯話，若沒有大家救我出困，眞不知何年何月出來！」

許吉道：「這便是了，唐兄弟應該高興才對，又歎什麼氣呢？」

唐肯道：「我是出來了。但是，跟我一起被抓進去，同樣冤枉無辜的兄弟，有的死了有的還在那裏。」

許吉沉默了一下，拍拍唐肯肩膊，道：「也許有一天，我們實力充足的時候，便可以惡懲善賞，把好人放出來。」唐肯苦笑一下，牢裏關着這許多人，也不知那個是眞的有罪那個是無辜的，就算能攻破監獄，也不知從何判決。

唐肯也拍拍他的肩膀，道：「你們這兒是……？」

許吉笑道：「妓院呀。」

唐肯仍問：「你們是……？」

許吉道：「妓院裏打雜的呀！」見唐肯臉色發怔，便笑道：「這兒原是一個幫會的人，有的做轎夫，有的當樵夫，有的在妓院裏混混，這些人在這豺狼當道的亂世裏，大家化整為零，為市井間為百姓作些小事……這組織叫做『無師門』，他們之間沒有師父，只有一位大哥，就是關飛渡關大哥——」

唐肯聽他的語氣，便問道：「你跟他們？」

許吉展開他兩列整齊潔白的牙齒笑道：「我是最近才承蒙關大哥引介加入『無師門』的。」

唐肯「哦」了一聲，道：「關大哥一定對你們很好的了？」

許吉道：「何止很好。我聽兄弟們說，要是沒有他和丁姊，大家早都要給那班貪官汚吏整死了，也學不到這身本領。」

唐肯忍不住問：「那位丁姊……？」

許吉笑道：「丁裳衣，丁姊姊。」

唐肯問：「她……她不會有事吧。」

許吉笑道：「你放心，丁姊雖是女流，但她比這兒的男兒漢還要堅強，她不會有事。」然後又道：「我出去打點一下，你不要亂來，這兒閒雜人多，免惹麻煩。」唐肯點點頭，許吉便走了出去。

唐肯冲洗過後，換上衣服，站在欄杆上望下去，只覺涼風習習，夕陽如畫，風窗露檻，視野極佳，可見遠處晚鳥掠空，雲海金碧，近處芳藻吐秀，綠荷含香，正是初上華燈的時候，遠眺過去，居然可以看及城門，城門戒備森嚴，又似列隊準備迎迓什麼人物式的儀仗。

唐肯納悶了一陣，忽聽門口「嗖」地一聲輕響，唐肯急回身，似有一物閃過，又似空無，只有夕陽斜暉，無力的燙貼在畫棟上！

唐肯以為自己眼花，但是在剎那間的映像裏，確是有人一竄而過。

唐肯怔了怔。樓下依然傳來行酒令狎戲笑鬧之聲，隱隱約約。

唐肯忽然想到，這一班市井豪俠，寄居在這樣龍蛇混雜的地方，還能保持雪志冰操，忞也難得。

但他仍然肯定剛才明明瞥見有人。

不過這感覺很奇怪，明明看到是人，但彷彿人的形象又不完全，就像看到鳥而無翅，花而無色一樣。

他想了一想，不覺探頭出去。

沒有人！這一探頭間，看到了走廊上車廂那列高雅的房子。

唐肯再回房裏來，夕陽在畫棟上似貼了一張陳年的舊紙，他忽然想起丁裳衣。

藍衣紫披風的丁裳衣，帶着風塵倦意站在那裏。

唐肯揉了揉眼睛，才知道是幻覺。

他揉去了幻覺，但揉不去內心的形象，彷彿丁裳衣還倚在柱上，那感覺伴着樓下的笙簧靡音，像一個習慣於歲月無常的幽怨婦人，在物是人非的玉瓊樓宇雕龍畫鳳裏幽思綿綿。

唐肯覺得自己一旦想起丁裳衣，就越發忍不住要想下去。

丁裳衣美得像一朵在晚上盛開的藍牡丹，但又定得像香龕裏的淡烟，那麼艷的開在那裏，又飄忽無定。她跟關大哥是什麼關係？關大哥死了，她一定很傷心了罷？她現在幹什麼？她現在在那裏？

唐肯想到這裏，不由自主的放輕了腳步往東廊的廂房走去。這時日暮遲遲，暖洋洋的照在簷上，柱上，瓦上，梁上，有一種封塵的感覺，人也變得懶洋洋起來。

唐肯經過三、四間廂房裏，都聽見笙歌，勸酒，浪語，狎戲的蕩語淫聲，心中一陣怦怦亂跳，三步變作兩步，躡近東邊廂房，也不知那一間。

這時，「咿呀」一聲，一間房門被推了開來。

唐肯覺得自己這時候被人看到似乎不好，心裏一慌，背後緊貼摺門不覺用力，忽地摺門一弛，向後跌了進去。

唐肯「骨」地跌了進去，自己也吃了一驚，只見那房間佈置得雅緻温馨，幽香撲鼻，顯然是女子香閨，便想離開，但那開門出來的丫環似聽到微响，側首往這兒



張了一張，唐肯忙把全身退了進去。

待得一會，那丫環走後，唐肯正想離去，忽聽房內有飲泣之聲傳來。

這聲音熟悉而又陌生，好奇心驅使之下，便往內走去，那房間佈置得甚為奇特，愈走愈見深闊，在一座精雅的黑色屏風之後，還有一層布幔。

唐肯覺得這樣偷窺別人的隱私，似乎有些不妥，正想乾咳一聲示意，却正好在此時聽到這樣悽酸而低沉的聲音，像把無數悲思貯積成暗流的碎冰，刺傷心頭。

「關大哥，你死了，叫我怎麼活？你死了，就逍遙了，自在了，我呢？不是說過，誰也不許先死的嗎？……」

唐肯聽得心頭一震：「這正是丁裳衣的語音！」

這時又聽到丁裳衣抽泣着道：「……你把這殘局都留給我，這不公平的，我都不要管了，你活着，我帮你照料，你死後，我要來作什麼？你時常要那班兄弟過得好．活得好，可是，你自己為什麼要死呢？你這樣一死……我，我也跟你一起去，大哥，你慢走一步，等我把——」

語音決然。唐肯大吃一驚，再也顧不了許多，呼地衝了進去！這一衝進去，就瞥見丁裳衣手腕持着利剪指着自己頸上。

唐肯大叫一聲：「丁姑娘，萬萬不可——」因為衝得太猛，捲起布幔，迎頭罩下，捲住了他的身子，然而他還一時發狠往前直衝，以致「必波波」數聲，整張布幔裹着他的身子被撕裂了一大片。

唐肯奔至丁裳衣面前，雙手被布幔捲裹着騰不出來搶奪丁裳衣手中的剪刀。

只見丁裳衣穿着白色內服，烏髮披在肩上，豐腴勻好的姿態更增媚色，雖然她眼神有些微驚怒的樣子，但看去依然淡定。唐肯見到她美艷的樣子，怔了一怔，更加心痛，一叠聲的說：「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丁姑娘……」邊說邊掙動，他力大如牛，一掙之下，幔布是裂了縫，反而扯了下來，罩住他的頭臉，嘴巴也被塞住一時作不得聲。

好不容易才掙出臉來，又想說話，丁裳衣忍不住一笑。

這一笑，好似闇黯的全室都亮了一亮。她背後的黃銅鏡、梳粧奩、披掛在古老椅背的寶藍衣裙都照亮了起來。然而她的唇紅如鳳仙花汁，臉白如雪，一對眼睛彎彎的像娥眉月一樣，唐肯不禁看得痴了，布帳仍裏捲在他身上，而他忘了掙扎。

丁裳衣臉上又換上一層冷寒的薄霜：「你來幹什麼？」

唐肯楞然道：「你不是自殺……？」

目光瞥見桌上有數綹烏髮。

丁裳衣忍不住笑了笑，用貝齒咬了咬紅唇，道：「出去。」

唐肯狼狽地抖開了裹在身上的布幔，一直說着：「對不起，我以為你在……」轉身要行出去。

丁裳衣忽叫住他：「告訴我，你是在什麼時候認識關大哥的？他……他在裏面活得可好？」

唐肯轉首望去，夕陽在窗外的畫簷上，有一棵不知名的樹，樹梢輕搖，還有幾隻不知名的鳥啁啾着。唐肯不知道丁裳衣眼裏流着的是不是淚光。

他很快就接下去說，說時帶着神采：「關大哥一到了獄中，我們獄裏就似來了救星，你不知道，從前那牢頭和幾個班頭，愛怎樣就怎樣，有一次，用一種極毒辣的刑具，把韋老爹的手指甲一隻隻扳出來，但大哥破牢而出，你道他怎樣……？」

丁裳衣眼睛閃着神采：「怎樣？」

唐肯一拍大腿哈哈地道：「大哥三拳兩腳，把那幾個慘無人道的傢伙打倒，然後用那扯指甲的器具，來把他們的牙齒一隻隻拔掉！你猜大哥怎麼說？大哥說：『你們害人害得興高采烈的，這次反害其身，讓你們嚐嚐害人的滋味！』大哥元氣充沛，這一說話，全牢都聽見，牢裏兄弟，莫不拍手叫好！」

丁裳衣也不覺低呼一聲：「好！」

唐肯見丁裳衣欣然，便又敘述關飛渡在獄中第二關英雄事。關飛渡在牢裏雖然虎落平陽，但仍然有很多行俠仗義的事。

唐肯說着說着，叫着「大哥」的名字，彷彿也眞箇成了「關大哥」身邊一名生死患難的老兄弟，自己講得時而熱血賁騰，時而頓足挺胸，渾然忘我。

丁裳衣也悠然聽着，有時含笑，有時帶淚。窗外夕陽西沉，繁星如雨，佈了滿空，已經入夜了。

然而房內兩人，還在一聽一訴，像細說着天寶遺事。只是那些英雄故事裏的英雄，已跟天外的星月一般，縱有英魂，也只閃亮而無聲。（未完・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九、蕭寒月約張嵐到趙府商議昨晚所見黑衣人的事，王守義、何剛、韓伯虎也先後趕至，衆人在趙府賞花軒內圍桌坐定，趙幽蘭一旁奉陪。常九將所遇黑衣人的事敍述一遍，和探聽地道藏有密室在假山之下，通道似在圍牆旁邊，昨夜就有人走過那條地下通道，但進入地道的門戶，却不在花園之中。而黑衣人射出一支蛇頭白羽箭，是白羽令門的人，是失踪了十五年一個古氏家族有男有女……衆人經過商議，擬定在王府花園的圍牆邊開始挖掘密道，可能通到楊尚書的宅院和通到李將軍的府第？從天黑動手，二更前要找出地道……

## 密室遇龍女 挑戰白羽門

趙幽蘭道：「是不是少了那份天眞爛漫，純純的少女情懷？」

蕭寒月道：「却多了一種穩健、成熟的風韻，歷險如夷的豪氣，幽蘭姑娘，我實在很佩服妳，以妳一個不會武功的弱女子，處身在驚風駭浪的江湖險惡中，竟能如此的沉着。」

趙幽蘭嫣然一笑，道：「謝謝你，這都是你給我的力量和啓示……」

「我……」

趙幽蘭點點頭，接道：「是眞的，也許，你自己並不覺得，你身負絕技，却不知自己有一身奇高的武功，我有滿腹醫學知識，庫中存有着天下奇藥，却不知道應用，七針匯穴，使蕭兄脫胎換骨，也啓發了小妹用藥自保的靈感。蕭兄，我是女子，但已不是弱者，我正在强大……」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趙姑娘，妳……妳……」

「我進展的很順利，參搜購的齊全藥物，對我的帮助太大了……」幽幽一歎，接道：「我担心的是自己變得太快，變得沒有了女人味道！」

蕭寒月道：「這個，不會吧！」

「希望不會，尤其在你的心目中……」她說到這裏突然住口，緩緩的轉身向外行去。

蕭寒月急忙道：「幽蘭姑娘……」

回眸一笑，趙幽蘭停下了脚步，接道：「家父生死未卜，我竟然想到自己的事，蕭兄，你好好休息一下，保存一下充沛的體力，如果常先生判斷的不錯，今夜裏可能會有一塲兇險惡戰，畫存在你這裏，也不用急着看它，等你有空暇，最好在深夜觀畫，孤燈一盞，四外寂然，以你的智慧，我相信會有驚人發現，快休息吧！小妹不打擾了。」



不待蕭寒月再開口，她便急急地衝出了雅室。

趙幽蘭飄然而去，却留了很多的謎團給蕭寒月去推斷、猜想。

× × ×

一行巡行的兵丁，在天色剛入夜，就到了王府外面的巷子內。

這一行人，正是蕭寒月等所改扮，八個人，包括了張嵐、何剛、常九、張傑、羅鏢、蕭寒月、韓伯虎、王守義。張傑、羅鏢還各帶了一張强弓，兩袋箭，手中執着長矛，分守在巷口兩端。

地方由常九選好，羣豪輪流動手，不到二更時分，已經挖了一丈多深。

常九招呼停下，看看張嵐，道：「人手如何分配，要請張兄和王總捕頭作主了！」

張嵐道：「地道還未挖出來……」

常九舉起手中鐵鍫，用力一推，磚落土崩，露出一個洞口。

敢情已挖到了地道旁側的磚壁所在了。

張嵐探頭入洞看了一眼，心中暗暗吃驚，那地道規模很大，高過一人，寬約四尺，青磚砌壁，地道中通風很好，沒有潮濕的感覺，顯見築建之時，化費的工程不小。

輕輕吁一口氣，張嵐緩緩說道：「常兄，這地道之中，有多少風險，你比我們清楚，人手如何分配，就請你作主了，不過，我張某人要算一份。」

顯然張嵐對常九之能，心中已然大感佩服了。

常九道：「好！你張兄、王總捕頭、蕭寒月，我姓常的，四個人進入地道搜查，何剛、韓伯虎守着洞口，張傑、羅鏢隱在暗處接應，看他們帶着强弓長箭，箭術想是不錯了？」

王守義道：「他們兩人武功雖然是算不得高明，但箭術造詣，却是不錯，常兄分配，正合在下之意。」

常九道：「王總捕頭不反對，咱們開始行動吧！」當先穿過洞口，進入地道。

蕭寒月　張嵐、王守義，相繼穿入。

常九要幾人脫下巡兵的衣服，交給洞外的韓伯虎，道：「立刻把地洞塡好……」

韓伯虎接道：「那，你們呢？……」

常九道：「這地道之中，自有出路，塡好地洞，就守在暗處，如到五更時分，還不見我們出手，你招呼何剛、張傑、羅鏢回到趙府中去。」

韓伯虎道：「這個……」

張嵐接道：「伯虎，聽常九的。」

韓伯虎道：「好！我立刻封塡地洞。」

常九檢起青磚，堵好洞口，道：「北面是通往假山密室的去路，南面通到那裏，就無法推斷了？……」

張嵐說道：「先到假山密室中看，再作道理。」

常九道：「區區帶路。」取出形如鐵棒圓筒，執在右手中，向前行去。

敢情，這圓筒也是常九的兵刃。

蕭寒月急跨一步，緊隨在常九的身側，右手握在了佩劍的手把之上。

地道中十分黑暗，運足目力，也只能見數尺外的景物。

但地道寬而平坦，走起來全無阻碍，前行十丈左右，帶路的常九，突然停下了脚步。

原本一條直行的地道，至此分成了兩條，一條向東北方位轉去，一條轉向西北，同時，地道亦變的狹窄了很多，僅可容一人通過。

張嵐仔細的分辨了一下方位，低聲道：「看了這地道十分複雜，右面這一條，似乎已轉出王府。」



王守義點點頭，道：「張兄在王府中爲時已數年之久，當熟識附近形勢，看這條地道，會通到什麼地方？」

張嵐沉吟了一陣，道：「如果方向不錯，應該通到楊尙書的府中。」

常九道：「右面岔道通往何處，等一會不難查個明白，現在，咱們先到假山密室中看看再說。」

蕭寒月說道：「在下帶路。」當先向前行去。

他目力過人，可見到一丈外的景物，發覺折轉的地道三尺之後，就有石級環轉而上。

出人意外的，一路上竟無阻碍，登上了一十三層石級之後，果然到了一座石室之中。

常九幌燃火摺子，只見室中桌椅俱全，而且桌子上還放着一支燃過的殘燭，燃上燭火，室中景物清晰可見。

石室的一丈見方，除了桌椅之外，還有一張木榻，榻上枕被俱全，但却空無一人。

張嵐四顧了一眼，發覺室壁光滑，地道通至此室，似是已至盡處，伸手在桌、椅擦了一下，道：「桌椅不染纖塵，這裏經常有人打掃了？」

王守義道：「有人常住此地，才會有人常常打掃。」



張嵐道：「人呢？走了，還是未到？」

兩人談話的時候，常九已開始四處走動，用手敲打石壁。

地鼠門中人，對土木建築的工程上，都有着相當的造詣，一陣觀查，敲打之後，立刻接道：「人還在這裏！」

王守義說道：「老常，你是說這裏還有複室？」

常九冷冷說道：「王兄如是不信，兄弟炸開給你瞧瞧？」

張嵐正要開口，却被常九示意阻止。

「這是什麼所在，豈能使用火藥？……」

說話聲中，木榻後面部份光滑石壁，突然自行轉動，一個灰衣婦人，隨着轉動的石壁後，行了出來。

原來，那地上，是一個轉動的門戶，只是石壁的表面結合的很嚴密，外行人看不出來罷了。

張嵐雙眉一揚，怒聲說道：「妳是什麼人？竟敢私自藏身王府之中？」

灰衣婦人白髮如雪，但一張臉却光滑潔白，不見一個皺紋，看上去，很難估算出她的年齡。





「老身譚三姑……」

張嵐呆了一呆，問道：「是白髮龍女譚三姑？……」

譚三姑笑一笑，接道：「老了，白髮龍女就是當年江湖朋友送我的綽號，老身二十年未再在江湖上走動了。」

王守義心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忖道：侯玄、白龍，都在金陵出現，現在，又出來了白髮龍女譚三姑，這位甚有俠名的前輩高人，難道也捲入了趙大夫失踪的漩渦之中……。

別看張嵐自負武林中的身份，但在譚三姑的面前，却是端不起他武林長者的架子，一抱拳，道：「譚老前輩怎會……」

譚三姑揮揮手，接道：「你們能够找到此處來，總算有緣，請坐下說話吧！」

這石室之中，有兩張椅子，一張木榻，譚三姑口中讓開，人却當先在木榻上坐了下來。

張嵐望望兩張椅子，席地而坐，王守義、蕭寒月、常九，也隨着在地上坐下。

蕭寒月雖不知譚三姑是何許人物？但張嵐等對她的敬重，想來必是一代前輩高人，神情間表現的十分恭敬。

譚三姑目光轉動，掃掠了四人一眼，目光停在張嵐的臉上，道：「你叫張嵐？」

張嵐道：「是！老前輩何以得知？」

譚三姑笑笑道：「我還知道你是王府中的總教席，指點王府侍衛的武功。」

張嵐心頭震動，道：「老前輩對張某的事，瞭解的很清楚？」

蕭寒月微微一笑，接道：「郡主一身武功，想必是譚老前輩傳授的了？」

譚三姑笑一笑，道：「很聰明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晚輩蕭寒月。」

譚三姑仔細打量蕭寒月一陣，一整神色，道：「令師是？……」

「家師自號無名老人。」

譚三姑一皺眉頭，說道：「他自號無名老人？」

「是！」

「有沒有什麼特異之處？」

蕭寒月沉思了一陣，道：「家師身體多病，右手也不大方便。」

譚三姑嗯了一聲，目光轉到張嵐臉上，道：「老身避難於此，結識郡主，指點了她一點武功……」

張嵐接說道：「以老前輩在武林中的聲望，當今之世，還有什麼人敢犯神威，再說七王爺……」

譚三姑接道：「江湖中事，不是官府能挿得上手，七王爺雖然是位高權重，也無法幇得上老身的忙。」

蕭寒月心中一動，道：「老前輩是不是開罪了白羽令門？」

譚三姑眼中突然暴射出兩道神光，盯注蕭寒月，道：「你怎麼知道？說！」

常九接道：「昨夜之中，我們守在花園，發覺了白羽蛇頭箭出現王府……」

譚三姑吃了一驚，道：「眞有此事麼？」



常九道：「千眞萬確……」當下便把經過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

譚三姑歎息一聲，道：「這麼說來，他們豈不是已經發覺了我的藏身之處了，不行，老身得走……」

她說走就走，起身向外行去。

張嵐立刻起身把她攔住，低聲地對譚三姑說道：「老前輩，意欲何往？」

譚三姑肅然說道：「不管到那裏都好，就是不能再留在此地，白羽令門中人大胆妄爲，老身留此，恐怕要累及王府中人了！」

蕭寒月道：「老前輩，白羽令門中人，出現此地，可能別有原因？」

譚三姑道：「什麼原因？」

王守義說道：「我們正在追查一件棘手的案子……」

譚三姑接道：「什麼案子？如果是白羽令門中人幹的，聽老身一言相勸，那就不用追查下去，你們幾個人，對付不了他們！」

蕭寒月道：「如果加上老前輩呢？」

「也不行……」譚三姑搖搖頭說：「白羽令門中人，武功雖然高强，但老身自信，還可以和他們週旋一下，但他們那些令人防不勝防的暗器，却是叫人無法抗拒，我見識過那種變化多端，威力奇大的蛇頭箭的厲害，不是任何武功所能抗拒的。」



蕭寒月道：「這麼說來，江湖之上，就任憑他們縱橫自如，善良百姓，也任憑他們宰割了？」

譚三姑冷笑一聲，道：「初生之犢不畏虎，你可是不信老身的話？」

對白羽令門中人，個個畏懼，張嵐等都不知如何接口，蕭寒月歎口氣，道：「譚前輩，晚輩相信妳說的句句眞實，只是武林中人，都如此害怕他們，任他們橫行無忌，江湖上正義何在？」

譚三姑微微一怔，道：「白羽令門中人數不多，但個個都是第一流的身手，每個人，都能打出蛇頭白羽箭，好在，他們從不和一般民間百姓結怨，但一旦惹上了他們，非被趕盡殺絕不可……」

「難道武林之中，就沒有人敢挺身而出，和他們評個是非出來……」蕭寒月俊目放光，神情間，充滿着激動。

「年輕人……」譚三姑有些慚愧的說：「江湖上實力至上，是非之分，在白羽令門强大的力量之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長長歎息一聲，接道：「也許，整個武林中的高手，眞的肯同心合力，對付白羽令門，他們雖然人强悍，暗器兇厲，但人數有限，相信可以對付得了，但在門派絕亡的威脅之下，誰又肯强自出頭呢？這就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局面了。」

蕭寒月站起身子，吁一口氣，道：「晚輩如再遇白羽令門中人，倒是希望和他們拚上一陣……」

譚三姑接道：「年輕人，可不用爲老身出頭……」

蕭寒月搖搖頭，笑道：「不是爲前輩出面，而且，就晚輩的看法，白羽令門在此出現，不是發覺老前輩隱居於此，而是他們捲入了趙大夫的失踪案子中，那就早晚免不了對面一拚了。」

譚三姑道：「你一點也不怕白羽令門？」

蕭寒月道：「不怕！我不信天下就沒有比白羽令門更强的敵人，彼此之間，如是遇上了，還不是一樣要照面一戰。」

譚三姑沉吟了一陣，突然大笑道：「好！年輕人，你好像說動了老身，也許是昔年一場拚殺，我目睹兩位江湖高手，傷亡在蛇頭白羽箭下，這份恐懼的心情，一直籠罩着我……」

蕭寒月接道：「逃避不是辦法，要來的終歸總是會來……」

「對！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身不會再逃了，一旦遇上，就放手一戰，也强過這樣躲躲閃閃，忍辱偷生了。」

張嵐暗暗忖道：想不到啊！蕭兄弟三言兩語，竟然激起了白髮龍女放手一戰的意志，如果有她帮忙，倒是一個萬難求得的帮手。

心中念轉，口裏說道：「張某不才，亦願追隨譚老前輩見識一下白羽令門的厲害，死而無悔。」

譚三姑笑一笑，道：「老身躲避了十幾年，還是避不開和白羽令門一戰的結果，冥冥中，似是早已註定了，諸位追查趙大夫的下落，可有甚麼眉目？」

王守義道：「老前輩不問，在下實在也不便提出，這座地下密道中，除了這座密室之外，還通往何處？」

譚三姑道：「前面一條岔道，但只有三丈多遠……」

常九一怔，道：「譚前輩查看過？」

「是！而且勘查了數次之多，那是一條廢道，中途罷手，未再挖掘。」

王守義道：「譚前輩見過白龍沒有？」

譚三姑道：「魔刀白龍，老身在十五年前，見過一次，自老身避難逃世之後，就未再見過。」

王守義道：「兩天之前，白龍在玄武湖畔和蕭老弟一戰受傷，也逃到了王府花園之中，失踪不見，我等爲追查白龍下落，才遇得見前輩。」

譚三姑怔了一怔，道：「這麼說來，這座王府花園之內似是蘊藏着很多古怪了？」

張嵐道：「老前輩這麼一說，眞是治絲愈芬，千頭萬緒，叫人無從捉摸了。」

（未完・十四）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龍形劍客（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中岳探手取出從温老三搜來的「化毒解迷丹」傾了六粒，親自喂給被囚的人服下，清源大師、宋志高、藍文蔚、司空天孫等人都清醒了；其中還有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一個自稱藥商的胡求福。然後又轉到女囚牢裏將藍文蘭、秋月也救出來，由温老三帶路從一口枯井中躍出來，清源大師等人相繼同單老爺子的藥材行去，剩下來的是雲中岳、聞人鳳、秋月和藍文蔚兄妹等人，再到梵王宮入口處找聞人俊和龔大鵬，原來他們二人在宮外把風，遇到了幾個黑衣蒙面人襲擊，龔大鵬受了重傷，雲中岳取出師傅煉製的治傷金丹爲他療傷……

## 追踪幕後人

龔大鵬站起身，伸展了下手脚，洪笑道：「完全好了，咱們出去。」

聞人俊站起身，迎着道：「龔大叔，你怎不多運一回功呢？」

龔大鵬笑笑道：「已經完全好了，還運什麼功？你們都在這裏，我還靜得下來麼？」

大家都站了起來，聞人俊給他介紹了藍文蔚兄妹。

龔大鵬連連抱拳，說了久仰的話，一面朝雲中岳拱拱手道：「老朽臟腑被震得離位，若非雲公子賜的治傷金丹，只怕沒有好得如此快法，老朽這裏謝了。」

雲中岳連忙還禮道：「龔大叔快別如此說法，傷藥是現成的，如果在下負了傷，龔大叔有傷藥的話，會不拿出來嗎？」

龔大鵬大笑道：「好，好，老朽不說謝就是了。」一面問道：「你們方才在說什麼？」

雲中岳道：「我們正在推算這地底石室的幕後主持人……」

## 將計試奸徒

他先把自己和聞人鳳進入石室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然後又把方才大家推想之事，也說了出來，一面接着道：「龔大叔江湖經驗豐富，你看那幾家嫌疑比較大些，咱們現在巳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在暗中着手偵查了。」

龔大鵬沉吟了一下才道：「唐崇智也到了這裏，自然也有嫌疑，算起來應該川、廣，懷三帮財力最雄，嫌疑也最大。」

聞人鳳道：「我們要如何偵查呢？」

龔大鵬道：「吳福礎不是約雲公子和藍公子兄妹前去大通藥行嗎？明日一早，三位只作不知，前去赴約，不妨相機行事，先看看他們的動靜……」

聞人鳳道：「雲大哥，我也去。」

聞人俊道：「妹子，妳不能去。」

聞人鳳道：「爲什麼？」

龔大鵬道：「姑娘是以不去爲是，因爲咱們留在外面，可以作爲雲公子的後援，萬一雲公子等人中了他們狡計，咱們可以設法救援，姑娘如若去了，咱們豈非又少了一個人手了？」

聞人鳳點點頭道：「好嘛，我不去就是了。」

藍文蔚道：「如果這幕後主持人確是懷帮的話，表面上也未必看得出來。」

龔大鵬微微一笑道：「他們如果不是幕後主持人，心懷坦蕩，自然不會有什麼蛛絲馬迹露出來；但如果確是此次陰謀的主持人，作賊心虛，只要三位稍加留意，就會發現了。」

藍文蘭道：「龔大叔，你這話我聽不懂。」

龔大鵬笑了笑道：「藍公子是在藥材拍賣塲被他們用迷藥迷昏了刼持去的，和清源大師等人一同囚禁石室，自然不會對他們有什麽威脅，因爲藍公子知道的並不多。雲公子和藍姑娘就不同了，從在達仁堂發現黑衣人起，再在高山仰止窟中被困，到雲公子追踪到梵王宮，從石室救出許多被囚禁的人，把對方計劃，破壞無遺，對方自然把雲公子視作第一號敵人，因此只要他們確是幕後主持人，對雲公子也必然處處提防，只要他們處處提防，就會露出許多蛛絲馬迹來，這叫做欲蓋彌彰，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了。」

雲中岳點頭道：「龔大叔說得極是，這正是人性的弱點了。」

藍文蘭道：「但如果幕後主持人不是懷帮呢？」

龔大鵬道：「咱們先定的目標，是懷帮、廣帮、川帮，如果懷帮查不到什麽，還有廣帮和川帮兩處，假如也不是廣川兩、帮還有其他的藥材帮也不能放過，總之，咱們既然遇上了，非把這帮幕後主持人從暗處揪出來不可。」

聞人鳳道：「雲大哥他們去後，我們做什麽呢？」

龔大鵬笑道：「姑娘不要怕沒有事做，咱們要配合雲公子等的行動，要做的事多着呢！」

說完，從身上取出易容小盒，打開盒蓋，取出一顆蜜色藥丸，遞給雲中岳，說道：「這是洗容藥丸，公子把它放在手掌上雙手輕輕滚動幾下，再往臉上拭抹，即可把易容藥洗去了。」

雲中岳接過，依言放在掌心，雙手輕輕搓了幾下，然後把藥丸遞還給龔大鵬，雙手往臉頰上一陣拭抹，問道：「這樣可以了麽？」

藍文蘭走到他面前，湊近臉去，凝目看去，嬌聲笑道：「好啦，都洗去了。」

聞人鳳看她當着這許多人，和雲大哥如此親密，心中不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伸手從龔大鵬手中取過蜜丸，也在掌心搓了搓，往臉上拭抹了一陣，俏生生走到雲中岳面前，嬌聲說道：「雲大哥，你看看我臉上，是不是也都拭乾淨了？」

她故意把粉臉湊得和他很近。

雲中岳含笑點頭道：「都拭乾淨了，龔大叔的易容藥物，眞是神妙得很。」

藍文蘭看她故意把粉臉湊近雲大哥面前，心中不禁暗暗怒惱，忖道：「雲大哥和我認識在先，我們同過患難，哼，妳想和我爭。」

這一陣工夫，天色巳漸漸接近黎明。

聞人鳳道：「現在快五更天了，大家

已有一晚沒睡，雲大哥，藍大哥，文蘭姐姐，你們不如先回到我們那裏去，休息一回吧！」

藍文蘭搶着道：「不用了，等天一亮，我們就要到大通藥行去了。」

這話聽得聞人鳳大感不快，偏頭問道：「雲大哥，藍姐姐不去你去不去呢？」

聞人俊看出兩位姑娘言詞間似乎針鋒相對，不覺暗暗攢了一下眉，一面含笑道：「妹子，雲兄方才和清源大師等人說過，到這裏來知會我和龔大叔的，我想單老爺子他們一定會在大通藥行裏等着，咱們都是自己兄弟，不用客氣，雲兄，藍兄妹三位，還是早些到大通藥行去的好。」

一面回頭道：「妹子，龔大叔，咱們也該回去了。」

聞人鳳聽說要走，這是和雲大哥要分開了，她心裏覺得依依不捨，眨着眼睛，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說道：「大哥，我們有龔大叔善於易容，爲了暗中進行偵查，或是要和雲大哥他們連絡，我們臉上也許易了容，雲大哥不易認得出來，我們應該先約好一句暗號，說出這句暗號的人就是自己人。」

聞人俊點頭道：「妹子說得對，咱們確實有此必要，龔大叔，你說暗號用什麼好呢？」

龔大鵬微微一笑，附着聞人俊耳朵低低說了一句，聞人俊點點頭，又附着雲中岳耳朵說了，雲中岳又附於藍文蘭耳朵，藍文蘭附着藍文蔚耳朵，一個個傳過去。

聞人鳳問道：「大哥，你們說的什麼呢？」

聞人俊附着她的耳朵，低低說了一句，才說道：「雲兄、藍兄，咱們先走一步了。」

雲中岳、藍文蔚連忙拱手道：「聞人兄請。」

聞人鳳一雙秋波凝視着雲中岳，說道：「雲大哥，再見。」

清澈的眼睛中忽然起了一片模糊，疾快低下頭去。

雲中岳含笑道：「妳已經一晚未睡，早些回去休息吧！」

龔大鵬也朝三人拱了拱手，四條人影一齊騰身躍起，在牆頭上一閃而逝。

雲中岳目送他們的人影在圍牆上消失，還是望着夜色出神。

藍文蘭嗤的輕笑一聲道：「雲大哥，怎麼啦？你一顆心跟着人家去了？」

雲中岳回目笑道：「蘭妹怎麼和我說笑起來了？」

這聲「蘭妹」，叫得藍文蘭心頭一甜；但當着大哥，他叫了出來，一張粉臉也登時緋紅起來，低頭笑道：「難道還是假的？」

藍文蔚道：「現在天色快要亮了，我想我們也不好去得太早，還是在這裏坐下來休息一回的好。」

雲中岳道：「藍兄請坐。」

藍文蔚笑道：「應該休息的是雲兄，不是兄弟，你已經有一夜不曾睡了，天亮之後，又要全副精神去應付，夜晚更須加倍防範，所以不如在這裏運一回功再去，兄弟兄妹兩人，替雲兄護法好了。」

藍文蘭更是深情款注，關切的道：「雲大哥，我大哥說得不錯，你就坐下來在這裏運一回功吧！」

雲中岳拗不過她，只得在長廊上盤膝坐下，瞑目調息。

藍文蔚和妹子文蘭則在廊前的石階上坐下。

藍文蔚悄聲道：「方才雲兄從妳失蹤說起，那已是故事的後半段了，前半段呢？你們怎麼會被困在高山仰止那座洞窟之中的？現在妳可以說給我聽聽了。」

藍文蘭也悄聲地道：「大哥都不知道麼？」

藍文蔚道：「愚兄剛被救出來，就是聽到了一點點，也是零零碎碎的，並不完整。」

藍文蘭點頭道：「好，我來說。」

她從自己奉單老爺子之命，到達仁堂去找雲中岳說起，如何在高山仰止那座石窟中，被誘深入，炸毀洞窟，自己和雲大哥被困在僅能躺臥，無法坐起的大石之下，幸而不死，雲大哥如何發現山腹中的泉道，一路尋探而下，如何潛入水中，游出洞窟，已在百泉湖中，此後如何認識聞人俊，自己和雲大哥夜探達仁堂，自己忽然聞到一陣花香，就失去了知覺，等到醒轉，人已被囚禁在石窟之中了。

這一段話，當眞曲折離奇，聽得藍文蔚不住的深思，然後抬目說道：「妹子，我們一到百泉鎭，就住在大通藥行裏，爹和單伯伯也是多年好友，單伯伯對我們也是照顧備至；但從剛才所說的情形看來，單伯伯的嫌疑很大……」

藍文蘭聽得一怔，說道，「大哥懷疑單伯伯就是幕後主使人？」

藍文蔚道：「不錯，剛才是妳說的，單伯伯追踪一個黑衣人，去了高山仰止那座洞窟？」

藍文蘭道：「是呀，這是單伯伯說的，他要我跳進窟口，去帮助雲大哥，他發現了一條黑影，要追下去看看。」

「這就對了。」藍文蔚道：「因爲雲兄故意說把黑梔子藏在高山仰止洞窟之中，那黑衣人立即溜走，到底有沒有這個黑衣人？如何證明他是去高山仰止洞窟的？只是憑單伯伯告訴妳他發現了一個黑衣人，妳並沒有看到，對不？他料到你們一定會趕去洞窟的，因此趁你們詢問成天生的時候，儘快趕去高山仰止洞窟，埋好火藥，等着你們入伏了。」

藍文蘭道：「大哥怎麼會懷疑單伯伯的呢？」

藍文蔚道：「第一，本來是單伯伯、妳、和雲兄約好了的，單伯伯忽然退走，已是可疑，等你們尋到高山仰止洞窟，到了裏面，在石壁上發現單伯伯身上衣衫的布條，以單伯伯的功力，豈會在石窟中勾破衣衫，這不是故意引你們進去的麼？因爲除了你們，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單伯伯追入洞窟去了。」

藍文蘭道：「單伯伯爲什麼要害我們呢？」

藍文蔚道：「因爲雲兄知道了很多事情，他非把他除去不可，妳、只是雲兄的陪葬而已！」

藍文蘭道：「那麼他又爲什麼要刦持清源大師和大哥等人呢？」



藍文蔚道：「他做的是藥材生意，而且他的生意做得好大，只要弄到黑梔子，別人的藥材都失效了，他懷帮的藥材，豈不是可以一枝獨秀了？他認爲咱們這些人中，一定有人會知道黑梔子的下落，所以把與會之人一網打盡……」

他剛說到這裏，突聽前面不遠處，傳來了極輕微的聲響，那裏正是由天井通向前面門樓的通道，兩邊暗陬，很可能隱伏有人，在暗中覷伺。

藍文蔚爲人機警，一手按劍，低低說了句：「妹子坐在這裏不可離開。」

他已一伏身，動若脫兔，朝那通道射去。人還未到；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宛如灰鶴一般，騰空飛起。

藍文蔚堪堪撲到，已知無法追得上人家，左手一抬，射出一點黑影，比射箭還快，朝那騰空人影激射而去。

藍文蘭問道：「大哥，發現了什麼人嗎？」

藍文蔚已經返身走來，說道：「不知道，此人身法極快，已經給他逃走了。」

藍文蘭輕笑道：「這人能從大哥眼底下逃走，足見不是尋常人了。」

藍文蔚笑了笑道：「不過我已在他身上留了記號。」

藍文蘭咭的笑道：「大哥放出一隻金蛉子，還是……」

藍文蔚點點頭道：「妹子一口就猜着了，我讓牠留在他身上，如果這人和咱們見面，金蛉子就會飛回來，不是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麼？」

藍文蘭道：「大哥懷疑他是……」

藍文蔚道：「有這樣高絕輕功的人並不多。」

這時東方漸漸吐露魚白，天色要就大亮，好像長夜漫漫，等得人心焦，只要一露曙光，很快就天下大白。

轉眼工夫，晨曦也升起來了，照在玉砌雕欄和潔白的石階上，就使人有耀目之感。

藍文蘭一直守在雲中岳身旁，此刻回頭看去，只見他雙目微闔，一張俊臉晶潔如玉，眉心印堂間，更是紫氣氤氳，內瑩神儀，顯然正在功行百脈，心中暗暗訝異，忖道：「爹時常說：一個人要內功練到上乘境界，眉宇間才會隱現紫氣，就可以寒暑不侵，水火不損，雲大哥輕輕年紀，難道就有這等境界了？」

正在思忖之間，雲中岳已經倏地睜開眼來，藍文蘭只覺他抬目之間，神光奇亮，但這只是一瞬間事，他眼神便已隱去。

雲中岳看她一直深情款款的望着自己，不覺含笑道：「賢兄妹一直沒有休息麼？」

藍文蘭道：「我和大哥坐在石階上聊天，也等於休息了，哦，方才有人隱身照壁後面，偷聽我們談話，被大哥發現，他就逃跑了。」

雲中岳道：「藍兄可曾看清他是什麼人嗎？」

藍文蔚道：「沒有，此人輕功極高，兄弟只看到一道黑影。」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但他輕功雖高，只要再給咱們遇上，一樣可以把他抓出來。」

她這話，雲中岳相信，聞人鳳會使「追踪散」，他們雲南藍家也以用毒出名，自然也可能在那人身上做了手腳了。

雲中岳緩緩站起，看看天色，說道：「時間不早了，藍兄，咱們也該到大通藥行去了。」

藍文蔚點頭道：「好，咱們走。」

三人離開梵王宮，因爲此時還只是清晨，山徑上甚少遊客，脚下自可加快，不多一回，已來到百泉鎭大街，街上的情形就不同了，行人車輛，熙攘往來，已是十分熱鬧，屋簷下也有許多人三三兩兩的交頭接耳，好像在談論着什麼，只是他們交談的聲音極輕，無法聽得清楚。

藍文蔚回頭道：「雲兄，看情形，百泉鎭上，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雲中岳點頭道：「不錯，這些街坊交頭接耳，談論的應該是同一件事情了。」

藍文蘭道：「要不要去問問他們？」

藍文蔚笑道：「他們說得這麼輕，自然不願人家聽到，妳去問他們，只怕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如果百泉鎭眞是要出了什麼事，咱們到了大通藥行，還怕會不知道嗎？」

藍文蘭道：「那就快些走了。」

大街南首的大通藥行，今天情形顯然也有些不對！

平常，大通藥行的正門──兩扇黑漆大門，是很少開啓的，但正門右首一條橫街上，長長的走廊，共有十幾間店面，放着十幾個長櫃，在泉會時間，專門收購從各地來的藥材，十幾個賬房，上百名伙計，過稱的過稱，打包的打包，算賬的算賬，付錢的付錢，天天都是忙得不可開交。

但今天的情形，完全不一樣，橫街上十幾間店面全上了牌門板，長廊上冷冷清清，一個人也沒有，相反的，平常很少開啓的正門，如今却敞開着。

大門前，還站着一式靑衣緊身勁裝，手中還持着明晃幌單刀的壯漢，一邊八個，像雁翅般左右排立，如臨大敵。

藍文蔚看得一怔，忍不住站停下來，回頭低低的道：「雲兄，看樣子，好像是大通藥行出了事！」

大通藥行不但是全國首屈一指藥材行領袖，而且也是懷帮在百泉鎭的總舵所在，在泉會期間，有搖頭獅子單曉初坐鎭大通藥行，以單老爺子在江湖上的威望，除了應天承運的皇帝老子，還有誰敢動大通藥行一草一木。因此，大通藥行如果出事，那一定是大事無疑！

雲中岳一呆，問道：「會出了什麼事呢？」

藍文蘭眼尖，看到從大門迎出一個人來，忙道：「大哥，周兄迎出來了，大概是單伯伯要他在門口等我們的了。」

話未說完，周振邦（單曉初的大弟子）已經迎着三人走來，抱拳道：「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三位總算來了，在下奉家師之命，從昨晚四更一直恭候在門口了。」

雲中岳抱拳歉然道：「要周兄久等，實在不好意思，在下和藍兄怕來得太早，打擾單老爺子清夢。」

藍文蔚問道：「單伯伯好吧？」

周振邦道：「還好，三位請進。」

今天大通藥行門禁森嚴，若非周振邦守在門口，三人來了，就得費去一番唇舌，才給你通報進去呢！

進入大門，大天井兩廊，也有數十名勁裝佩刀的漢子，似在待命，這一情形愈加明顯，不是大通藥行出了事，便是百泉鎭出了什麽大事，不然，大通藥行不會有如此森嚴的戒備。

周振邦回頭道：「家師和清源大師等人此刻都在書房裏，雲公子三位請隨在下來。」

他領着三人折而向西，進入另一道門，長廊雕欄，欄外花圃中種着許多嫣紅姹紫的名花！

這是通向單老爺子書房的走廊，寧靜得沒有半點聲音。

藍文蘭忍不住問道：「周兄，百泉鎭是不是出了什麽事？」

周振邦回身說道：「藍姑娘還不知道嗎？」

藍文蘭道：「我和大哥遭人刦持，昨晚才脫困的，我們剛從梵王宮來，怎麽會知道呢？剛才在大街上，看到許多人交頭接耳，好像在談論着什麽，到了這裏又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才問周兄的，到底出了什麽事呢？」

周振邦道：「敝帮和廣帮，約在今晚在蘇門山南麓論理。」

江湖人的「論理」，也就是械鬥了。

藍文蔚吃驚道：「這是爲什麽呢？」

周振邦氣憤的道：「事情是這樣的，每年從三月十三日起，晚上烟火競賽，一連三天，在湖上擧行，這本來是給泉會增加歡樂的餘興節目，使大家熱鬧熱鬧，有競賽，大家才會出奇制勝，錦上添花；但近年來，大家竟把這件事認了眞，今年你精彩，明年我比你更精彩，變成了互鬥財力，和互拚勢力了，去年廣帮奪了魁，今年更是大事舖張，非再奪魁不可，家師和廣帮區古柏表示，希望烟火照常擧行，但取消競賽，大家依然各自展出，不論名次，據說區古柏拒絕了。到了前晚，由他們廣帮的烟火船領頭，第二艘是我們懷帮的，不料等到放燃烟火之際，但聽轟然一聲巨响，廣帮和咱們兩艘主船同時爆炸，最可惡的，在炸藥之中，還加入了毒藥，聞到濃烟的人，無不立中奇毒……」

藍文蔚道：「據兄弟所知，十五晚上，凡是參加水上烟火的各家，主船上坐的都是主人，單伯伯没事吧？」

周振邦道：「咱們的主船，每年都是由大通藥行吳大叔（吳福礎）出面，今年吳大叔無故失蹤，改由齊副掌櫃齊大元主持，當塲被炸死了。」

藍文蔚問道：「廣帮呢？他們傷了人沒有？」

周振邦道：「廣帮區古柏也没出面，據說是他們公所裏的一名管事被炸死了，因爲咱們船上，由中艙爆炸，他們爆炸是在船尾，死傷的人較少……」

藍文蘭道：「這是什麽人做的手脚，查出來了没有？」

周振邦道：「事實很明顯，咱們的船是中艙爆炸，死傷狼藉，他們只有船尾爆炸，自然是廣帮做的手脚，他們竟然反咬咱們一口，家師忍無可忍，所以約定今晚了斷這場過節。」

說話之時，已經進入月洞門，只聽書房中傳出搖頭獅子單老爺子的洪聲談笑。

周振邦脚下加快，趨近階前，垂手道：「啓稟師父，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來了。」

只聽搖頭獅子哦了一聲，急步迎了出來，跟在他身後迎出來的還有清源大師、宋志高、吳福礎三人。

搖頭獅子看到雲中岳立即一把握住了手，呵呵笑道：「雲老弟怎麽這時候才來，老朽和清源大師、宋長老已經恭候多時了。」

雲中岳說道：「單老爺子這麽說，在下如何敢當，在下怕來早了，驚擾你老爺子。」

搖頭獅子另一隻手握住了藍文蔚的手，大笑道：「藍賢侄、賢侄女總算脫險歸來，可喜可賀，來、來，咱們進去再作詳談。」

他一手拉着一個，擧步走入書房，大家分賓主落坐。一名青衣使女送上茶來。

搖頭獅子道：「雲老弟，你們三位，大概還沒用早點吧，阿香，快去把早點端出來。」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返身退出，不旋踵，就手托銀盤，送上四式細點，和三碗蓮子稀飯，在一張小圓桌上擺好，欠身道：「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請用早點了。」

搖頭獅子抬抬手道：「雲老弟你們不用客氣，快請用吧，咱們都已吃過了。」

雲中岳三人就不再客氣，圍着小圓桌坐下，各自吃了。

青衣使女等他們吃畢，又送上三條面巾。三人抹了抹嘴，站起身來。

搖頭獅子招呼道：「雲老弟，你們到這邊來坐，清源大師，宋長老和吳福礎離奇失蹤，老夫派人明查暗訪，差不多的地方都找遍了，竟然一點影子也沒找到，後來老弟和藍姑娘又忽然失蹤，眞教老夫又急又怒，別的不說，咱們懷帮在百泉鎭可以說根深蒂固，居然會在泉會期間，在大通藥行作客的人，會一個個離奇失踪，傳出江湖，咱們懷帮還有臉見人？哈哈，想不到老弟却在一夜之間，把失蹤的人全救出來了，老夫不但感激，也感到無比的欽佩。」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誇獎了。」

搖頭獅子續道：「那晚老夫和藍賢侄女同去達仁堂，老弟故意中毒，朝那黑衣人說出把黑梔子藏放高山仰止那座洞窟中，老夫就發現黑暗中另有一個黑衣人悄悄退走，老夫就一路跟在他身後而去……」

藍文蘭道：「單伯伯，你當進入房去的黑衣人是誰？他就是達仁堂掌櫃豬頭成天生扮的，據他說，是被一個黑衣蒙面人脅迫他假扮的。」

搖頭獅子嘿然道：「這賊人果然狡獪，老夫一直跟踪到高山仰止洞窟之中　因裏面石窟曲折相通　又極黝黑　還是被他逃脫了　等老夫退出之後　再趕去達仁堂，老弟二位都已不見　而且一連三天，都沒有你們的影子，究竟到那裏去了？」

雲中岳道：「在下和藍姑娘在石窟中中了賊人的暗算。」



當下就把石窟爆炸，自己兩人如何死裏逃生，找到山腹泉道，從百泉湖泅出，大概說了一遍。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掌說道：「吉人天相，我佛有靈，保佑二位絕處逢生。」

搖頭獅子目中神光連閃，嘿然道：「又使用火藥，這手法和烟花船爆炸，幾乎相同，老夫不相信會不是廣帮幹的。」

宋志高道：「事無佐證，就算是廣帮幹的，也該先查明白了再說。」

搖頭獅子目光回注雲中岳，問道：「雲老弟又如何發現梵王宮一處地底石室的呢？」

雲中岳又把藍文蘭失蹤，自己向毒公子聞人俊求助，聞人鳳以「追踪散」一路找到梵王宮之事，說了出來。

「該死的東西！」搖頭獅子怒哼一聲，才點着頭道：「王奇、温老三……嘿嘿，區古柏和温家老二是臭味相投的一對，這梵王宮地底石窟不是他廣帮的一處暗舵，有誰相信？」

雲中岳道：「據温二先生說：温老三盜走他們温家祖傳的一部『迷經』，離家出走，已有數十年不知下落……」

搖頭獅子搖着頭笑道：「雲老弟，他這話你也相信，他故意這樣說，才不會牽扯到他的身上去。」

藍文蔚在雲中岳說話之時，暗暗放出一隻金蛉子，這是他多年訓練的毒物，放出一隻，另一隻聽到同類的飛鳴，就會跟着飛出。

他早晨發現那輕功甚高的黑影，身材似極高大，他懷疑是搖頭獅子單曉初，所以暗中放出一隻金蛉子，此時，自己又放出一隻金蛉子來，照說那一隻應該飛出來了；但却杳無朕兆，心中不禁暗暗懷疑，忖道：「難道隱身照壁暗陬的不是單伯伯麽？」

吳福礎站起身道：「老爺子，屬下告退。」

搖頭獅子頷首道：「老夫這裏有客，外面你去照顧一下吧！」

吳福礎應了聲「是」，便自退去。

藍文蔚道：「單伯伯今晚約了廣帮講理，不知……」

搖頭獅子急忙截着道：「今晚之事，只是老夫和區古柏兩人的事。」

清源大師道：「老施主約了區老施主麽？」

雲中岳心中暗道：「原來清源大師還不知道今晚講理之事。」

搖頭獅子道：「兄弟因前晚兩家烟花船爆炸一事，頗出意外，很可能是廣帮幹的，因此約了區古柏，單獨晤面，想勸勸他，不可傷了兩家和氣。」

清源大師道：「老衲和區老施主也是素識，老施主既然約了區老施主，老衲意欲和老施主同去一行，不知老施主意下如何？」

搖頭獅子微有作難之色，但又立即點頭道：「好，既然大師要去，兄弟自表同意。」

宋志高道：「兄弟閒着無事，也想和大師同去，好替兩家作個和事佬。」

搖頭獅子嘿然道：「二位雖有斡旋之心，只怕區古柏他未必肯接受二位的善意呢。」

藍文蔚道：「大師和宋長老是武林前輩，去了或可使兩家化干戈爲玉帛，小侄等人，也想跟單伯伯同去……」

「啊！」搖頭獅子連連搖手道：「你們都不用去了，雲老弟初來，你們兄妹兩人代我招待招待就是了。」

他不想大家去參與今晚的事。

雲中岳沒有說話，却以「傳音入密」朝藍文蔚道：「藍兄，他今晚前去赴約，大通藥行必然防範較疏，我們正好趁機看看藥行中是否有可疑之處了？」

藍文蔚暗自點了下頭，才道：「單伯伯既然不要小侄去，小侄只好遵命了。」

搖頭獅子深沉一笑，說道：「如此就好，雲老弟昨晚一夜未睡，賢侄兄妹也熬了一夜，你們不如就代老夫領雲老弟到賓舍先去休息一回吧！」

×　×　×

賓舍、離搖頭獅子的書房並不太遠，從長廊穿出另一道月洞門，是一座林木葱鬱的花園，花樹叢中，掩映着碧瓦朱欄的樓宇，一共有六幢之多，每幢樓宇，可住兩位賓客。

這是大通藥行招待貴賓的所在，少林清源大師和丐帮長老宋志高都住在這裏。

賓舍是由單老爺子的五弟子羅兆春管理。藍文蔚兄妹原先就住在這裏，是以路徑十分熟悉。

三人剛走近賓舍，羅兆春已經迎了出來，含笑抱抱拳道：「藍兄，藍姑娘回來了，這位大概就是雲公子了？」

藍文蔚連忙介紹道：「這位正是雲中岳雲兄，這是單老爺子門下負責管理賓舍的羅兆春羅兄。」

雲中岳抱抱拳道：「羅兄原來是單老爺子的高足，兄弟久仰了。」

羅兆春道：「雲公子好說，三位沒來之前，家師已經要大師兄周振邦通知在下，收拾好房間了，雲公子和藍兄同住一幢，是原來藍兄住的『玄』字樓，藍姑娘依然住『黃』字樓了。」

雲中岳道：「多要羅兄費神了。」

羅兆春連說：「不敢」，引着三人來至一幢樓宇前面，一名青衣少女迎了出來，欠身道：「小婢新月，見過羅爺。」

羅兆春道：「妳去見過雲公子，藍公子二位。」

青衣少女又朝雲中岳，藍文蔚二人躬下身去，說道：「小婢新月，見過雲公子、藍公子，藍公子還是住在從前那間房，雲公子是隔壁的一間，二位公子請隨小婢來。」

說完，領着四人，登上樓梯，打開了兩間房門。

藍文蔚道：「羅兄不用客氣，只管請回，兄弟在這裏住過多天，算是老客人了，雲兄雖是初來，自有兄弟會招呼的。」

雲中岳也道：「羅兄有事，只管請便吧！」

羅兆春拱拱手道：「兄弟那就告退了。」轉身自去。

藍文蔚道：「妹子，咱們昨晚也一夜未睡，現在時間還早，妳也可以去休息一回。」

藍文蘭點點頭道：「雲大哥、大哥，你們休息吧，我走啦！」

她也匆匆下樓而去。

藍文蘭走後，雲中岳、藍文蔚也就各自入房，解衣登床。雲中岳這些天來，接二連三的遇上事故，一直沒有好好睡過，現在還是早晨，就算有事，也要等到夜晚，因此躺下之後，就立時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聽到房門輕啓，有人放輕腳步走了進來。

凡是練武的人，都特別警覺，雲中岳突然從睡夢中醒來，要待翻身坐起，那知身子竟如夢魘一般，手足如壓重鉛，一點也動彈不得，心頭不由大吃一驚，立時想到自己中了人家暗算，只是想不通在什麽時候中的暗算？

抬目看去，只見吳福礎臉含微笑，緩步朝床前走近說道：「雲公子醒來了？」

雲中岳躺着不動，問道：「吳掌櫃有事麽？」

吳福礎含笑道：「在下是奉老爺子之命，來探視雲公子的。」

雲中岳故作不解，問道：「單老爺子爲什麽要吳掌櫃來探看在下呢？」

吳福礎笑了笑道：「雲公子沒有感覺那裏不對麽？」

雲中岳心裏明白，自己果然中了人家暗算，這暗算自己的人，可能就是……

他暗暗提聚眞氣，但全身眞氣竟似散了一般，再也無法提聚，不覺劍眉一剔，冷然的道：「是你們在我身上做了什麽手脚？」

吳福礎看着他笑了笑道：「雲公子應該清楚，沒有人進來過，怎麽會有人在身上做了手脚呢？」

雲中岳怒聲道：「那麽雲某好端端的怎會……」

吳福礎淡淡一笑道：「雲公子可是提不起眞氣來？那是因爲你睡的枕頭上，有人撒了散功散，你在不知不覺中吸了進去，以致眞氣渙散，武功盡失。」

雲中岳哼道：「好卑鄙的手段，這是單老爺子的意思還是你吳掌櫃的意思？」

「雲公子莫要誤會了。」

吳福礎深沉一笑道：「這也並不是害你。」

雲中岳緩緩撐着身子坐起，怒道：「這還不是害我，我十數年苦學的武功，毀於一旦……」

吳福礎平靜的道：「老爺子知道你有一身高超的武功，如果不能收爲己用，如果雲公子要和老爺子作對，豈非是一個十分令老爺好頭痛的強敵，老爺子不想把你雲公子當作敵人，唯一的辦法，只好使雲公子失去武功了，其實雲公子若想恢復武功，那也並非難事……」

他忽然住口，故意不說下去。

雲中岳道：「我失去的武功，還能恢復麽？」

吳福礎笑道：「雲公子是聰明人，總該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句話吧？」

雲中岳心頭一動，暗道：「不錯，他們撒在枕上的『散功散』，可能是一種毒藥，既是毒藥，就有解藥了。」

心念轉動，問道：「單老爺子有條件麽？」

吳福礎堆起笑容，說道：「其實也說不上條件，因爲老爺子非常看重雲公子，只要雲公子肯和老爺子合作，老爺子立時可以使雲公子失去的武功，完全恢復。」

雲中岳道：「就這麽簡單？」

吳福礎聳聳肩道：「事情當然也不完全如此簡單。」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可是要在下承諾什麽嗎？」

吳福礎笑了笑道：「承諾口說無憑，老爺子豈會相信？」

雲中岳道：「那要在下如何呢？」

吳福礎道：「老爺子要在下來探視公子，也就是要在下徵詢雲公子的意見。」

雲中岳道：「吳掌櫃請說。」

吳福礎道：「凡是肯和老爺子合作的人，都得服用一顆老爺子親自煉製的藥丸，雲公子如果願意服用，老爺子自會替雲公子解去『散功散』，恢復你的武功。」

雲中岳心中一動，暗道：「他這顆藥丸，必是迷失心志之藥了。」

一面問道：「服用那顆藥丸的後果如何呢？迷失神志，任人擺佈？」

「不，不！」吳福礎連連搖手：「老爺子對雲公子極爲器重，如果服下藥丸，只是一個迷失神志的殺手，又有何用？」

雲中岳道：「在下想聽聽那是一種什麽藥物？服下後的後果如何，在下才能考慮。」

「好！」吳福礎點頭道：「在下那就直說了，那是一顆極毒的毒藥，服下之後，每隔一月，必須服一顆緩和毒性的藥丸，才可無事。」

雲中岳道：「假如不服那顆緩和毒性的藥呢？」

吳福礎道：「那就毒發無救。」

雲中岳道：「這樣他可以永遠控制我，我也永不敢背叛他了。」

「不！」吳福礎笑了笑，又說道：「老爺子也不想永遠控制雲公子，他預期一年，到了一年之後，自會給你解去身中之毒。」

雲中岳道：「一年之後，他不怕我背叛了麽？」

吳福礎笑說道：「那時雲公子自然會心悅誠服的依附老爺子，絕不會再生貳心了。」

雲中岳人本聰明，吳福礎的口風，他自然聽得出來，心中暗哦一聲，忖道：「和單曉初合作一年之後，已經做下無數壞事，除了依附單曉初，江湖上已沒有容身之處了。」

接着又暗暗忖道：「他們只在枕上撒了『散功散』，那是眞的沒有人進來過，換句話說，他們也並沒有搜過自己身子，還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瓶從溫老三那裏得來的『解迷化毒丹』，據溫二先生說，這『解迷化毒丹』，化了他四十年心血，才煉製而成，能解任何迷藥，能化天下奇毒，那麽『散功散』和單曉初煉的毒藥，自然也都能化解無疑了。」

吳福礎看着他只是沉吟不語，還當他一時無法決定，這就陪笑道：「雲公子服藥之後，就成爲老爺子的心腹，老爺子答應可以給你副總領的名義，總領是老爺子兼的，雲公子豈不立時成爲老爺子面前第一



個紅人，一人之下，無數人之上，雲公子何樂而不爲？」

雲中岳點點頭，心中暗道：「現在自己唯一的辦法，只有先敷衍過去，讓吳福礎離開房間，自己才有機會取出『解迷化毒丹』，先試試能否解去『散功散』之毒，如果能解『散功散』，大概也可以化解單曉初煉製的毒丸了。」

一面沉吟着徐徐說道：「此事關係在下一生命運，可否容在下稍加考慮，再作答覆？」

吳福礎笑道：「老爺子並無強迫之意，雲公子自可考慮好了再答覆，但時間不能太長……」

雲中岳道：「好，給在下半個時辰如何？」

吳福礎以爲他並不死心，還想運氣試試，立即點頭道：「好，在下那就半個時辰之後，再來聽雲公子的好音了。」

說完，略一抱拳，便自回身退出，還隨手帶上了房門。

雲中岳極爲小心的舉目打量着房中每一角落，和窗櫺、門縫等處，發覺確然並沒有人在暗中窺伺自己，但還是防備有人偷覷，上身靠坐床上，先緩緩拉起薄被，掩住了胸口，才伸手入懷，取出藥瓶，在被內開啓瓶塞，把藥丸傾在掌心，蓋好瓶塞，收入懷中，然後裝作打呵欠模樣，左手從被中伸出，掩了掩咀，迅快把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過了約莫盞茶工夫，想來藥力業已行開，暗暗吸了口氣，果覺體內眞氣，逐漸流通，心中不禁大喜，暗想：「只要自己武功恢復，就不怕他們了。」

但繼而一想：「單曉初會用這種手段對付自己，自然也可以對付藍文蔚兄妹，甚至也會對付清源大師，宋志高等人，自己倒不可魯莽從事，不如將計就計，虛與委蛇，才能解救其他中毒的人。」

心念轉動，就緩緩閉上眼睛，暗中運功調息，直等眞氣運行一周，體內確然已無異處，才算放心。

半個時辰，很快就過去，門外及時响起一陣脚步聲，吳福礎已經推門而入，含笑說道：「雲公子考慮好了麽？」

雲中岳看了他一眼，點頭道：「在下已經決定了。」

吳福礎道：「在下相信雲公子必有明智的決定。」

雲中岳淡淡一笑道：「在下談不上明智，但一個練武的人，不論任何人，都會把武功視作第二生命，一旦失去武功，就會有生不如死之感，在下考慮之下，自以恢復武功最爲重要，所以決定和單老爺子合作，願意服下單老爺子那顆毒藥了。」

吳福礎喜形於色呵呵一笑道：「雲公子果然不負老爺子殷切的期望，難道這還不是明智決定嗎？老爺子剛才還和在下說：他老人家門下雖有五個弟子，也經老爺子調敎了十幾年，只要他們及你雲公子十分之一，老爺子就會高興得不得了，老爺子還說雲公子加入敝帮之後，將來振興敝帮的人，就非雲公子莫屬。」

雲中岳問道：「吳掌櫃可曾把藥丸帶來了麽？」

吳福礎忙道：「在下帶來了，雲公子是不是現在就服呢？」

雲中岳道：「在下既已決定，自然早些服下，也可以早些恢復武功了。」

「雲公子說得是。」吳福礎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紙包，打開紙包，裏面是一顆黃豆大、色呈翠綠的藥丸，他回頭朝門外喝道：「新月，進來。」

新月在房門口答應一聲，手捧茶盞，走了進來。

吳福礎從她手中接過茶盞，說道：「雲公子張開咀來。」

雲中岳依言張咀，吳福礎親手把藥丸丟入他口中，一手遞過茶盞，說道：「雲公子喝口開水，就可以吞下去了。」

雲中岳因有「解迷化毒丹」可解奇毒，果眞依言接過茶盞，一口把藥丸吞了下去。

吳福礎看在眼裏，見他果然吞下了藥丸，一面問道：「雲公子，這顆藥丸苦不苦？」

雲中岳眞的吞了下去，但覺喉頭奇苦無比，一手放下茶盞，皺皺眉頭道：「這藥丸奇苦無比。」

這自然答對了。

吳福礎微微一笑道：「雲公子再用口吸一口氣。」

雲中岳依言用口吸了口氣。

吳福礎又道：「現在呢？雲公子覺得如何了？」

雲中岳道：「奇怪，在下吸了口氣，喉頭不但不苦，反倒有些甘甜了。」

這話又答對了。

吳福礎才從懷中取出另一個小紙包，遞了過來，說道：「這是『散功散』的解藥，雲公子先收起來了，要過半個時辰，才能再服，吞下解藥，不出一盞熱茶時光，雲公子的武功就可以完全恢復了。」

雲中岳伸手接過，收入懷中。

吳福礎伸手從茶几上取起空茶盞，送到雲中岳面前，又說道：「雲公子在茶盞中吐一口口水，在下就可以向老爺子覆命了。」

雲中岳不知他這是什麽意思，只得依言朝茶盞中吐了一口口水，目光一注，但見自己吐在白瓷茶盞中的口水，居然色呈翠綠，不覺怔得一怔！

吳福礎笑道：「雲公子別怕，這是服藥後必然的現象，過一回就會正常，但雲公子必須小睡片刻，在下這就告退，待回再來請雲公子了。」

說完，一手端着白瓷茶盞，退了出去。新月也躬身一禮，隨着退出。

雲中岳怕方才服的「解迷化毒丹」，化去「散功散」之毒，力量業已消耗甚多，不能再化解這次服下的綠色毒藥之毒，等吳福礎和新月退出之後，立即取出瓷瓶，又傾了兩顆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這樣又過了半個時辰，雲中岳並未發現身心有何異樣之處，這才算放下了心，看來「解迷化毒丹」果然可以解單曉初的綠色毒藥了，心頭自然大爲高興，這一來，單曉初一定十分信任自己，其餘中毒的人，也都有救了。

過沒多久，房門再次被推開，吳福礎堆着一臉笑容，朝雲中岳招呼道：「雲公子覺得如何，頭還痛麽？」（未完・十）

一期完掌篇故事

# 拜壽

高陽生・文
可　飛・圖

## 壽堂齊露相

咚！咚！咚！

鼓聲震耳。

修河東下，勢如萬馬奔騰。

兩岸人山人海。

佳節是端陽，正在龍舟競渡。

今年的「龍船水」特別猛，連日狂風暴雨，山洪暴發，澎湃如山，流言「蟠龍凹」的孽龍又在作怪了，俗名「走蛟」。

但却阻擋不了修河兩岸的熱情，不管洪水如何大，每年一次的「划龍船」還是要如期舉行，所以，天剛亮，河中已經響起了鼓聲了。

特別是今年的「端午節」，修河右岸的「泰鄉」百歲人瑞傅八公正好華誕是五月五日正午時，傅氏全族爲了紀念與祝賀這位罕見的大族長百歲晉一的大生日，又正好是傅八公「坐關」三年，擇定今日午時「開關」，接受親戚朋友們與子子孫孫的「拜壽」大典。

正因爲傅八公是九十八歲的生日那天「入關」的，今天正好是三年期滿，也因爲他的九十九及百歲的生日，由于「坐關」而未有祝壽行動，所以，今天不止是傅八公的大日子，也是傅家全族的大日子，也是整個「泰鄉」的大日子。

人生七十古來稀，方圓千里之內，八十杖于國的大老還不到二十位。九十歲的只有三位，滿百歲的就只有傅八公了。

八公不僅是人瑞，而且是武林大老，一代奇人，武功之高，深不可測。

## 仗義救佳人

他自五歲「開架」紮馬練武，除了十六歲那年「失蹤」過八年外，沒聽過他有一天間斷練功夫。到今天爲止，他已「坐關」七次了，每次一年到三年不等。自做過七十、八十兩次大生日後，就一直深居簡出，很少看到他老人家的影子了，連曾孫們也除了過年祭祖的大除夕夜外，沒有見到「太公」的機會。

傅家一族，爲了這個大日子，已經可說準備了三年了！單是「武林帖」，就已發出一百份，廣及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各大門派與武林長老。

論年紀，八公也可以列名第一。

早在一月之前，泰鄉的所有客棧，全被包下了，傅家祠堂修葺一新，除了把廂房、後院作爲迎賓館舍外，又新建了一百多間新房子，專爲接待江湖朋友中具有名望的人物。

傅家一族還特別請來名匠巧手多位，二年前就在祠堂內建造一艘大號龍船，午時前就要舉行下水典禮，參加正午的龍舟大競賽。當然，每個「划手」也都是清一色的傅家子弟兵。

外面早巳傳說：二年前就巳開始在「四都」的「九里塘」開始划船訓練了，對今年的龍舟「狀元龍王」大彩，是志在必得的，因爲，他們要作爲給「太公爺爺」的生日賀禮之一。

那個年頭，地方上十分重視家族與家族的榮譽，一個人的成就、失敗，都被公



認爲他的同姓一族的榮與辱，所謂「一人爭氣，闔族沾光」，「一人得道，鷄犬升天」，相反的，「一人受辱，祖宗也哭」，「一人丟臉，全族無光」。

所以，今天的端陽競渡，盛況空前，起碼，百里之內的男女，只要走得動的，都在頭二、三天由四面八方蜂湧而來，投親訪戚，誰不想能看到這塲百年難遇的龍船大競賽呢？

又有誰不想能見到「人瑞」傅八公的面目呢？甚至有不少人還專誠背負懷抱小孩子來，只想找到機會，能請八公的手撫摩小娃兒的頭頂一下，祈求和八公一樣多福多壽，一生康寧的。

敲响今天第一聲大鼓的，却不是泰鄉的傅家，而是修河左岸的余家。

敲响第二聲大鼓的也是左岸的陳家。

余、陳二族，正是修河左岸的兩大家族。

都是財雄勢大，人丁興旺，和對岸的泰鄉傅家，鼎足而立，三家子弟，不論文武兩途，或從事任何行業，都是暗中較上了勁，也各自心中有數，表面上，却都是滿面春風，一團和氣。

× × ×

人潮齊集修河兩岸，越來越多，當旭日東昇，金光萬丈時，已是到處都是人頭洶湧了。

由於賽程長達千里，起站是在大浮橋，終點是在陳家坳，所以，人頭最多的是陳家坳的三角弧形地帶。

站在高處一望，還是泰鄉那邊的人頭最擁擠，倒不是泰鄉的人口比這邊的多，而是由四面八鄉來看競渡的觀衆，幾乎十之八九是集中在泰鄉那邊，主要是因爲傅八公大壽，由三天前就開始大開流水席，不管是不是來拜壽的，筵席擺滿了每一塊空地廣塲，來了就吃，吃過就走，招待人員看某席客人巳吃飽離座了，就撤下殘餚，重鋪新的紅布，再擺杯盤再上菜，和流水一樣不斷，從早到晚供應，由各處來看熱鬧的人，當然樂得有吃有喝的雲集泰鄉那一邊了，何況，還有傅家的龍舟下水大禮，也是在泰鄉那邊下水的，想一見壽星公面目的人也必然在那邊等候，加上想看到天下江湖上有名的人物面目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形成整個泰鄉，驟然增加了十倍以上的人口，到處人擠人，水洩不通的局面，相對之下，大河這一邊，除了靠河的岸上人滿爲患外，到處都顯得一片死寂，冷清清了。

在泰鄉這邊，靠近浮橋的河岸上，有一列茶亭，原有的二十八間，加上商人投機新建的一百多間，家家客滿，還有不少人自願站立品茗，實是佔了地利之便，可以更接近看到河面上的龍舟動態，這裏雖然是競賽的起點，由于河面直，視界遠，差不多可以一眼直望到終點的陳家坳，又可遮蔭，免受毒日頭的晒，因此，每一間茶亭，連針也插不進去了，生意好得很。

修水的紅茶，是最有名的，除了清茗外，茶亭內還有各式茶點，及有名的「八寶紅茶」——那是在茶水中泡入炒熟的米、玉米、蕎麥、芝蔴、花生仁、紅棗等一大碗「八寶紅茶」，就可以把一個大肚壯漢撐飽。

日正當中，鑼鼓喧天，采聲如雷中，爆竹震耳欲聾，傳家的龍舟由祠堂內抬到「一號碼頭」下水了。

只穿一條大紅短褲頭，赤膊赤腿光脚的划手們，個個虬筋突出，把點過睛，行過大禮的七彩龍船扛下青石、麻石砌成的一百八十級斜坡了，一聲喊，采聲，掌聲如雷，龍船下水了。

這艘金碧輝煌，全身煥采的新龍船，比任何龍船長了三丈二，寬了三尺六，划手也多十八位，依照規矩，它要禮讓其他龍船三丈二尺距離，才可「起浪」競渡。

× × ×

一家茶亭叫做「東來軒」，平時，四面竹窻高高架起，風生四座，炎夏如春，現在，却因人擠人，熱似蒸籠，每個人都是汗水涔涔，但沒有一個願意退出來涼快一下的，手搖紙扇，都目不轉睛的看着河面，河面上，一共十二艘龍舟，加上新下水的傳家新龍船，共是十三隻，一字排開，正在準備「奪采」。

這隻新龍舟，也是排在最靠泰鄉這邊的一隻，因爲它是「最後」參加的，依照次序排在最外面，最靠岸的水路。

——這當然是很吃虧的。

兩岸上的人，不少人在打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賭在河心位置的余、陳二家龍舟必贏。

三分之一的人賭其他龍舟與傳家新龍舟會贏，理由不一，但堅信這隻新龍舟一定會有突出的表現，「不是猛龍不過江」，既然最後下水，明知落在不利的位置，必有所恃。

「東來軒」內的茶客，由於佔地利之便，傳家新龍船，就在軒外二十多丈遠的水面上，連每位划手的眉毛也看得分明，每個划手露肉處的密佈虬筋也可以看得見，也都在紛紛的評斷。

茶軒的老板，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和二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忙得汗水直淌。

只有他們一家人沒有看河面一眼，耳聽河面三通鼓響，一聲尖銳、洪亮的牛角吹號刺耳，劃破長空，也就是宣佈競渡大比賽開始了，采聲如雷，鼓噪震耳，潑刺水響，龍船划手鐵臂齊揮，船如箭發了。這對老夫婦却招手把二個兒子，一個女兒叫進狹窄的臥房內。

女兒正是一朵花的十八年紀 清水臉，土布衫裙，也掩不了她的天生麗容，她一嘬櫻唇。

「爹，沒有什麽可疑的人，也沒什麽岔眼的事，大家都是來湊熱鬧看划龍船的嘛，您別窮緊張了。」

二個兒子中的老二楞頭楞腦，瞪了小妹一眼。

「麻雀嘴，只有妳閒不住？爹叫我們進來，一定是有吩咐，妳忙個甚麽？」

大兒子沉靜地說：「爹，您和娘發現了什麽蹊蹺了嗎？」

姑娘一撒嬌，對小哥一呶嘴，白了他一眼，剛叫聲：「娘，妳看小哥又欺負我了……」

巳被做娘的一瞥凌厲眼光止住。做爹的手托黃銅泛白亮的水烟筒，吧吧吸着烟，開了口！

「你們太嫩了，我說余禿子和陳痳皮這兩個老賊一定會生事，決不會錯的，你們能估計到他們怎樣生事嗎？」

姑娘還是搶着說：「爹，余、陳二家爲什麼要鬧事，嫌天下太太平了嗎？」

小哥又對她瞪眼如牛：「妳懂得什麼？不懂就閉起嘴，沒人說妳是嫁不出去的啞巴。」

姑娘剛一頓脚，又被做娘的冰冷神色窒住，她委曲地脹紅了臉，星眸一紅，低下脖子，却咕嚕着：「你又懂個屁？」

大兒子思索地：「爹，余、陳二家和傳家世代有樑子，大家心內明白。但是，爹爲何斷定他們一定會在今天生事呢？根據那一方面的推測？」

「大虎，難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你也忘了？」

「是八公老人家大壽正日嘛。」

「他們就是要在這個日子大觸八公的霉頭呀！」

「那——眞是選對日子了。但是，傳家爲了這個日子，全族上下巳準備了近三年了，一定有了萬全的預防方法，到處都有他們的人混在人頭內，余禿子與陳痳皮想搗亂也是狗咬烏龜——無處下手吧？假如有個萬一，也必定是在水內下手？」

做爹的點頭：「大虎，你巳開始上路了，但還只沾到邊兒……」

二兒子不服氣的一幌大腦袋：「爹，我聽人講：傳家的划手，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好手，還特別揀出水性最好的，個個是硬把子，張飛賣刺蝟——人硬貨扎手噢，在水內動手還討得好去？」

姑娘突然雙目閃光發亮，喜孜孜的道：「爹，我想起來了，他們會不會花錢請刺客？在給八公拜壽時，混在拜壽客人中突施暗算？」

「哈！」大腦袋的小哥掩住大嘴：「妹子，妳是隔着斗笠親嘴——還差得太遠，差到十八輩子去啦……」

姑娘氣得要哭，杏眼圓圓的，大腦袋又連打幌了：「妹子，妳別氣得河豚魚似的，也不想想，拜壽時，多少武林硬把子在塲？八公老太爺是什麼樣的人物？那個敢妄動半下？借趙子龍加張飛的胆子給他也不敢的，金子、銀子送他一座山那麼多，那個敢不要命去送死？」

「住嘴！」做爹的斷喝一聲：「小豹，不准你口沒遮攔，今天是八公好日子，你是骨頭又癢了？討打？」

「爹，我又講錯了那一門子？」

姑娘噗哧笑了，掩嘴吃吃笑道：「六月債，還得快，看你還敢對我兇嗎？」

大腦袋若有所悟，兩腮鼓動，直磨牙，自己打了個耳刮子：「爹，我……我只說錯了一個字……」

姑娘又笑得眉毛開花：「就是這個字最不能出口嘛，如果是我，早巳自己打落一嘴大牙了！」

大腦袋狠狠地瞪定她，突然又打了自己一個耳刮子，嘴角溢出血泡，腮帮也紅腫起來了。姑娘怔住了，歉然地泫然欲泣，吶吶不能出聲。

「別吵！」做爹的聲色俱厲：「太不長進的東西！這是什麼時候？再吵，我把你兩個踢下河去！」頓了一下，又道：「我想了好幾夜了，你們給我聽着：爲父這條老命是八公救的。那年大虎也只有七個月大，如沒有八公救爲父一命，小豹，小鳳也不會出世了。爲父當年如去了，你們的娘也活不下去了，想想，八公是等於救了我們一家五命了，爲父二十年前，就要給八公做奴爲僕報恩，老人家堅拒，還送了百兩銀子給爲父做小生意。人家當然施恩不望報，也不知道爲父底細，早就不記得了。可是，人生在世，豈可有恩不報？現在，難得有機會了，就算拚掉一家五條命，也要阻止今天有人鬧事！你們給我聽着！再過半個時辰，就是八公出關的時辰了，你們隨時聽我吩咐：若誤了事，爲父活劈了你們，算是白養了你們這麼大！」

二男一女，立刻面如死灰，垂手倚立，噤口無聲。

做爹的雙眉深鎖，閉目沉思片刻，對老伴一歪下巴：「把暗靑子全部帶齊，妳帶着小鳳，馬上到每個水井附近走一趟，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如發現確實憑據，一定要快下手了斷，抓賊見贓，妳懂了？」

做娘的失聲一哦：「會有人在水井做手脚？」

「廢話！快去！」

「就走，東西早巳帶上了，小鳳，走吧！」母女二人，匆匆走了。

「大虎，你和老二馬上把我們巳買好的斗笠紙扇分頭送去各個茶亭。記住，一定要站得遠點。讓每個茶亭內的人離開亭子來拿，一人一個懂嗎？」

「知道了！」

「半個時辰後，你和老二趕去八公他們祠堂內去，爲父立刻去了，在那邊等你們，不可延誤。」

「爹！」大腦袋又發楞了！

「我們都出去了，這裏的……」

「不用你管！快走！」

二個小伙子拉開屋角一堆草蓆，堆積好幾百個斗笠，他們各伸雙手，托起大疊竹笠，每一手起碼也承受了近二百斤的重量，却輕若無物的走得飛快。

大家都在伸長脖子，目送越去越遠的十三隻龍舟隨流疾奔終點陳家坳那一邊，沒人注意他們。

兄弟倆扯開嗓門大叫：「大熱天，送斗笠呀！扇子呀！一人一個快來取！」

喉嚨大，拔高音，在茶亭內的人，個個聽到了，實在太熱了，在日頭下挨晒的人一聽到有人送斗笠，擁來搶要，連在茶亭內的人，聽到有人送扇子也紛紛趕來。

兄弟倆壓緊喉嚨，對凡是由各個茶亭內出來的人近乎耳語：「在外頭涼着好，擠在亭子內，當心把亭子壓坍了。」這都是照着他們老子的話說。

有些聰明的人想一下，沒錯，茶亭都是沿着河岸搭建的，用木樁打進河岸，大半是懸空架上木板，如果太多人擠在內面，木樁、木板承受不了過重的負担，一斷裂崩塌，就會掉下河去了。

有的接過扇子，一面搧着，一面遮陽，不進茶亭了，散開。有的認爲是這二個小伙子亂扯，接過扇子或斗笠仍然回到亭子內去看熱鬧了。

當兄弟倆散盡了斗笠，扇子，跑回「東來軒」去搬第二批笠子、扇子時，哭喊



聲大作，咔嚓啪啦的聲音交作，已有不少茶亭陸續在傾倒，崩塌了。

掉落河水的人在哭叫呼救，沒有落水的，紛紛奔跑，呼叫失散的親人名字，一陣大亂。

大腦袋一拍腦門：「爹是活神仙呀？怎麼預知亭子會塌垮呢？哥，我們快下水去救人……」

就要往河內跳下，却被老大一把拉緊：「老二，爹巳先走了，我們快去傳家大祠堂。」

「不行，救人最要緊，你看，好多姑娘，小娃子在河內……」

「你別忘了爹的吩咐，爹若眞生了氣，會把我們打死，不早了，快跟我走！」

「總不能見死不救！哥，你先去，我救了人就趕去祠堂……」猛地掙脫了，一躍二丈多，躍落河水內去了。

大虎見狀，也雙手一分，射落河中，忙着把水中的人一個一個拉扯到岸邊。

茶亭還在不斷地傾斜，倒坍，落水的人不絕如縷，到處呼救的聲音。浮橋上，也有人在奔跑大叫：「大家聽着：泰鄉的人存心謀殺，茶亭都倒掉了，大家快去找親人去吧……他們傳家在新做的龍船內裝了機關，才划得那麼快，這太不公平，太不要臉了，大家去傳家祠堂找傅八公講道理去，快！快！快呀！人命關天呀……」

不止喊叫，還有人敲着鑼，打着鼓，反覆喊叫這些話。對岸的人潮也亂了，像螞蟻一樣的人頭，都移向浮橋，紛紛飛奔過這邊來，夾雜着叫打，叫殺的吼叫。亂糟糟的，一片大混亂。

× × ×

泰鄉大街的西面，就是傳家祠堂，佔地好大，有一座七進大廳，四面還有廣場，這時却密密痳痳擠滿了人，魚雁分列，一批一批陸續進入大門的都是拜壽的人，百樂齊奏，喜爆震天，演禮生高唱：「壽公升座。」

日正當中。午時正。祠堂大廳內，平時可容三千人，現在也擠滿了人，只有正中空出方圓幾十丈，是讓一批一批進入拜壽的人而設。到處披紅掛彩，四壁壽聯，壽軸高掛，兩廂之下是樂隊，壽堂兩側，雁翅排列了一百零八個太師椅，入座的全是武林賀客。

正中，一把披着大紅蜀錦，花團坐墊的大號太師椅，本是空的，「壽公升座」的拖長拔尖聲音還在餘音搖曳，八仙大屏風後，由左面走出一位紅光滿臉、娃娃面、白髮、白鬚比銀子還閃亮生光的白胖老頭兒，正有壽星公傅八公，下巴微翹，笑得彌勒佛似的，先向三面拱手抱拳，哈哈笑道：「生受，生受了。各位賞臉，多喝杯水酒就夠我大樂，千萬別多禮呀……」

聲震屋瓦，連地皮也似在顫動，他說着，笑着，還是無可奈何地在正中太師椅上入座。兩側的百多位武林名宿一齊起立，長揖祝賀：「八公老前輩萬壽無疆。」

壽星左右作揖：「多謝，多謝了。」

武林名宿們歸座。演禮生高唱：「親屬五代同堂拜壽！」

一批一批的男女匐伏叩頭，一批退下，一批再上，大大小小，至少三千多人，壽星只有笑呵呵拈鬚點頭受禮的份兒，演禮生唱到：「近親近戚拜壽。」

祠堂外，突然響起了吶喊，喝斥與噪亂聲息。一百多位武林名宿突然臉上變色，面面相覷，巳經拜過壽，退入後堂的傳家一族男女也起了一陣不安的騷動，小婦孺都蹲倒地上，小孩子巳忍不住大哭大叫：「娘！肚子好疼呀……」

傳家的壯丁們，進進出出，幾乎個個鐵靑着臉，個個咬牙切齒，強忍着肚痛如割，屏息聽令。

壽星公雙目如電光連閃，探手懷內，取出一個玉瓶，吩咐：「酒來！」

有人捧來大罎酒，壽翁把玉瓶撥開塞子，傾倒約一半的朱紅丸子入酒，吩咐：「先代我敬每位貴賓一杯！」一手拈鬚，徐徐自語：「請大家安坐，我這九轉丹，任何人一口下肚，就包他長命。」

小酒杯很快的傳到每個人嘴邊，手上，先喝下小口酒的一百多位武林名宿巳各自在座位趺坐調息。

喝下酒的演禮生又竭力放高聲音：「來客拜壽。」一下子一字排開，由司禮的引進八個一式大紅袍，臃腫難看的客人，他們一現身，就不約而同的伸手一摸額頭，突然都垂下了面罩，只露出了兩眼，齊聲叱喝：「老賊納命！」

八人十六手齊揮，每人身上的大紅袍挾着獵獵狂風，好像八朵紅雲，飛罩向壽翁，同時，一齊大旋身，陀螺轉，白光電閃，勢若飛蝗，八個人都雙手連環打出暗器，集中突襲壽翁！也有分取四面八方的，好像狂風暴雨！

哈哈哈——笑聲不絕如縷，出自壽翁之口：「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難得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全光臨了，讓你們見識一下我這老不死三年坐關的一點點小把戲如何？」話聲與笑聲併發中，狂風怒捲，呼呼嚕嚕，那八件大紅袍好像是被人凌空揮舞，漫空飛旋，刮刺刺一陣如蠶吃桑葉的聲息，紅袍倏然下落，地面靑磚上一陣叮噹碎響，還有冒靑烟的……

那八個人所發出的暗器，至少有三十多種，不論是打向壽翁或分取四面八方位置的竟都被八件大紅袍電轉星旋，漫空飛舞間掃數捲落。

八人同聲怒吼，湧身作勢準備集中撲擊壽翁，却又突然一呆，個個身形暴顫。

壽翁一手拈鬚，一掌當胸，倏地目射寒光如電，雙手合抱一拱：「那位高人相助？」

「是小人……老帥，恩公，小人就是二十三年前淸明節後第五天在幕阜山重傷墮水，蒙您老人家救起的老何，實是帥子君，因余禿陳痳二人煽動械鬥，小人先去阻止，揭穿他們陰謀，以致來遲了一步，且喜吉人天相，只是，據拙荊和小女說，他們派人在井水內下了子午散，過子不過午，現在巳是子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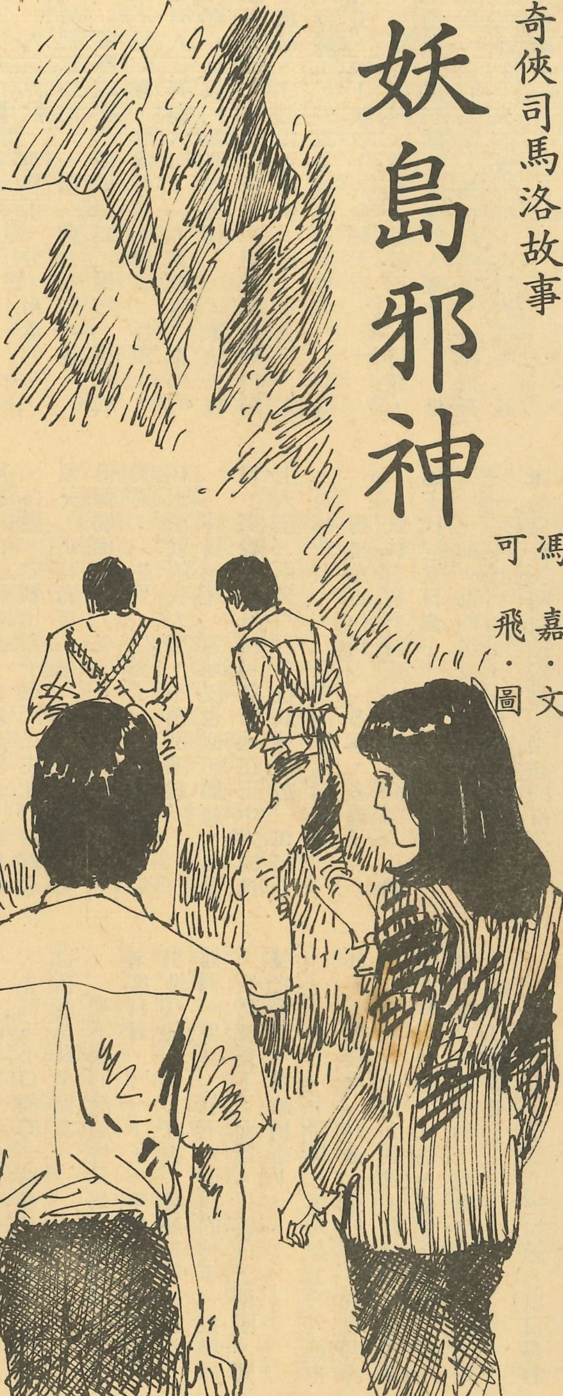
壽翁大笑接口：「老何？老夫被你瞞得好苦，帥子君？誰不知是『八臂妙手』，獨步天下第一暗器名家，難怪這八個昔年和老夫有過節的朋友一下子就沒轍兒了，哈哈，壽巳拜過了，你老弟送的壽禮太厚太重了，老夫只好多敬你三大杯水酒了。」一頓，含笑問道：「二位小友，姑娘是……」

（以下轉入第一一八頁）

奇俠司馬洛故事

# 妖島邪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島的總督韋多接到上司賴爾的電報，連忙打電話給警局局長辛奇，叫他將司馬洛和婉兒放走，跟着來到警局找司馬洛談話，當面委任他爲調查專員，調查魯奴奴的事情，還叫局長給予協助，介紹女秘書和司馬洛認識，有什麽事和她聯系。司馬洛和婉兒回到狄柏靈的屋子裏，準備一切行裝，到山洞的水穴裏，叫婉兒持槍警戒，自己潛下水穴把狄柏靈夫婦的屍體搬上來，原來兩具屍體是被槍殺以後用大石縛住沉下水底，當場還捉到兩個魯奴奴派來殺他們的人，查出殺死他們夫婦的人叫陳心，把兩個打手送到警局落案……

## 威迫廟祝

婉兒又淒然欲哭。司馬洛攬着她，讓她把頭擱在他的肩上，說：「我們走吧！我們今天晚上還有工作要做！」

他們回到他們住的地方，那就是山頂上那死火山口裏了。這個時候，司馬洛已經找到了兩匹馬，以馬代步。那山是不方便開車子上去的。司馬洛認爲，這個地方比任何酒店都安全，而且，他們還要找尋那些鑽石。

他們在進口處停了一停，司馬洛查過了，他橫在那裏的一根黑綫仍然在着，這表示沒有人進去過，如果有人進去過，就會先把那條黑綫踢斷了。

他們又通過了司馬洛所佈置的許多陷

## 追查踪跡

阱，回到了他們的營地。婉兒提早給司馬洛煮了一頓晚餐，然後司馬洛吩咐她：「妳去睡吧，時間到了，我會叫醒妳！」

「今天不下水嗎？」婉兒問。

司馬洛搖頭：「不，今天不下水了，因爲今天晚上有特別的工作！」

於是婉兒柔順地在旁邊的被鋪上睡了下來。司馬洛還是爭取時間，研究狄柏靈那些書籍和筆記。

後來，他也打了一個呵欠，看看錶，外面大概是黃昏時份，他應該睡一會。

當他正要熄燈時，他就聽到了柔和的「軋軋」之聲，來自他的身邊一隻小小的電器。他馬上坐了起來，有人來了。

他裝在洞口，擱在那裏的那根幼幼的黑綫，是與這隻小小的電器相通連的，踢着那根黑綫，這隻電器就會發出警告的鈴聲了。

司馬洛一手抓起了身邊的一把手槍，就爬了起來，在黑暗中走向洞口。他對這山洞內的形勢已很熟悉，雖然在黑暗中，他也能够行走的。當他接近了最外面的進口處時，他就看到了有電筒光在閃來閃去。有一把女人的聲音在叫：「司馬洛先生，司馬洛先生，你在那裏？」

「停着！」司馬洛忽然喝令：「站在那裏不要動！」

電筒震了一震，停了下來。雖然沒有看到拿電筒的人，司馬洛却不會認不得那聲音的。那就是蘇絲的聲音，蘇絲來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先生，是我，蘇絲！」那把聲音雖然是在恐懼之中，却也放射着無比的女性魅力：「如果你是拿着槍的，請不要開槍！」

「我不是要殺你！」司馬洛差點笑了起來：「我是怕你踏進了陷阱，這裏是設滿了陷阱的，你再上前一步，就會有一條繩子把妳扯下水底了！」

蘇絲慌張地深吸了一口氣：「不！」

「現在妳退後吧！」司馬洛說：「退回洞口去，我出來和你談！」

蘇絲退後，轉身，用電筒照着路，退出了來時的洞口。司馬洛也跟着出來了，在那火山口的邊緣上，她等着他。這時候天果然是剛剛黑下來的，在那半昏半暗中，她站在那裏看着司馬洛上來，而司馬洛看着她，幾乎連脚步也停住了，她是那麼



美麗。

她現在衣服穿得很少，一件胸衣，一條迷你短褲，與一襲兩截的泳衣是並無分別的，祇不過由於不是泳衣，所以那件布料就比泳衣更薄了，這套衣服，使她那白晳的皮膚大部份都露了出來。

那大腿的綫條是那麼美好，脚踝是圓圓的，而那條緊身的短褲，是使下體的綫條畢露的，他可以看到兩腿交界之前的那個三角尖是特別賁起的，褲腰以上，那肚臍好像一個小小的笑靨。他很少見過這麼完整美好的肚臍。

再上去就是那高聳的乳房，以及那圓潤的兩肩，綫條勻均的手臂。

有些女人的美，是風格的美，嚴格說來身體不算美麗，她們祇是懂得利用及隱藏自己身體上的缺點，但這個女人却不是如此。

她的美是那種完整的美，無瑕的美，可以說，她是那種天生麗質的女人，司馬洛又一次奇怪，爲什麼她會出現在這座島上。

「如果我騷擾了你睡覺的話，」蘇絲說：「那我必須道歉！」

「沒有！」司馬洛微笑：「睡覺只不過是一件閒事！我們到那下面去談好嗎？」她指着山下，在山坡的盡處，開始有樹林的地方。

「好的！」她點點頭：「反正我的馬也是拴在那裏！」

他們步行下去到了樹林的邊緣，在石上坐了下來。這裏倒是風光優美的，林木茂盛，而林間有一條清泉在潺潺地流着。

司馬洛在月光下看着她，微笑着說：「我記得我們的晚餐之約似乎是在明天晚上的！」

「我知道！」蘇絲說：「我祇是急不及待！」

「急不及待請我吃飯？」

「急不及待和你談！」蘇絲凝視着他：「韋多似乎很不願意讓我和你有接觸的機會！」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他似乎認爲你是一個危險人物，會把我奪去！」蘇絲的眼光仍然凝視着他，而單單是這樣凝視着，已經能給予他以一種魂銷骨蝕的感覺了，她又說下去：「而我也不怪他，你是一個很超特的男人！」她的眼睛在他的身上上上下下打量着，似乎要找出缺點來。

「原來妳是已經屬於韋多的了！」司馬洛恍然。

「我不是！」蘇絲馬上否認：「他自己希望是吧了，所以我更加要來了。」

「我却不願意與韋多成爲敵人！」司馬洛說：「也許妳不知道，他是此地唯一能保障我的安全的人！」

「一個沒胆匪類！」蘇絲笑了起來。

司馬洛聳聳肩：「算我是個沒胆匪類吧！」

「關於這個魯奴奴！」蘇絲的表情又正經下來了，說道：「你查出了一些什麼呢？」

「還沒有查出很多！」司馬洛說：「不過不會遠了！很快，我就會有成績的！」他看着蘇絲：「你呢？你又能告訴我些什麼？韋多說，妳是帮助研究魯奴奴這件事的！」

「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蘇絲說道：「那就是，這個魯奴奴已經控制了這島上的土人們的心理！他們崇拜他，甚至喜歡他的存在，自願受他的剝削，以供他奴役爲榮，你在與魯奴奴作對的時候，應該記着這一點，你很容易會成爲第一號公敵的！」

「我會記住的！」司馬洛說：「羣衆心理學，我也頗懂利用，我也會有一顯顏色的機會！」

蘇絲還是凝視着他，那眼光使他不由得起了一種慾望，想要將她抱進懷中，這個女人的吸引力是強的，她又說：「司馬洛先生，韋多告訴過許多關於你的傳說，這些傳說都是眞的嗎？」

司馬洛微笑：「他到底說些什麼？」

「他說你辦事永不會失敗，神通廣大。」蘇絲說。

「我祇是運氣好一點吧了！」司馬洛說。

「還有對女人方面，你也是無往而不利。」蘇絲的眼光一直都沒有離開他。

「那是因爲我對女人感興趣，」司馬洛說：「當你對女人感興趣的時候，女人也對你感興趣了！」

「你有和婉兒睡過覺嗎？」蘇絲問。忽然有點酸溜溜的。

「我一直是和她睡在一起，」司馬洛說：「祇是沒有碰她吧了！」

「她是一個處女，」蘇絲說：「我看得出！」

「我猜是的吧！」司馬洛說着，忽然大胆起來了，他問道：「你呢？妳也是處女嗎？」

「你認爲呢？」蘇絲問。

「如果你不是！」司馬洛說：「那我對妳的男朋友是羡慕和妒忌得要死了。」

「謝謝你！」蘇絲咭咭地笑起來。

這一段充滿了暗示的對白，使司馬洛的胆子更大，而且使得心中興起了熊熊的火焰，他把一隻手伸了出去，搭在蘇絲的肩上，蘇絲沒有推開他的手，也沒有退縮，祇是繼續微笑着，司馬洛另一隻手也伸出去，也是觸着她的肩，然後兩隻手沿着肩滑下，滑到她的腰，扳着她的腰後，把她扳近。

他嗅到了她鬢髮間的幽香，他的嘴唇觸到了她的耳朵，他在她的耳邊低聲地說：「妳是不是？」

「爲什麼你不自己去發現？」蘇絲幽幽地說。

然後，司馬洛就吻住了她的嘴唇，他熱烈地，有勁地吸吮着，覺得她有發抖，覺得她就像溶化在他的懷中了。

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撫着，由於她那套衣服的布料是那麼短狹，所以他撫到的大部份都是赤裸的皮膚了。他的手自腰而上，撫過了她那光裸的背，然後掠過她的腋下，輕觸那一撮幼軟的柔絲，而到了她的耳後，再輕輕地觸着。

這些都是催情的區域，司馬洛的碰觸，使她更抖，也更軟了！

司馬洛的嘴唇不斷地在她的臉上移動着，吻遍了她的頭部，在特別敏感的部份

如嘴唇、耳珠及耳後等則逗留得久一些，相信這樣繼續下去，她就會完全地，絕對地任憑他擺佈了的，這是憑經驗知道的。

而效果也果然是一如他所預期的，蘇絲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而且開始不耐煩地在他的懷中轉動了，司馬洛的手在蘇絲的背後摸到了那件胸衣的上截的背扣，輕輕一動，那件衣服便鬆了下來。

下面原來並沒有乳峯，他可以無阻地撫到那光裸的背脊了。當他的手企圖滑到前面去觸她時，她連忙嚶嚀一聲，用手按着前面，使那件衣服仍然留在身上，並且制止他的雙手進襲，但是衣服一經鬆脫，這就是很難制止的了。司馬洛的雙手仍然能够長驅直進，爬上了那個肉的山峯，佔據了峯頂，手指輕搓。

「不要！」蘇絲大大地抖顫着，哀求地叫了起來。

但是一個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說不要！却不一定是眞正不要的意思，如果她說不要你就停手，那麼很可能她會反而恨得你要死了，所以，司馬洛還是繼續他的動作。

終於，她的雙手完全放棄了抵抗，讓他掀去了那件衣服，雙乳在初露的月光之下呈現出來，司馬洛發抖地深深吸了一口氣，這眞是他從來所見最美妙的「傑作」之一，那形狀是那麼優美，那峯頂是如此的猩紅，硬挺地突出着，上面似乎是微濕，而凝着細微的露珠的。

司馬洛把她在草地上放平了，嘴唇湊了上去，她低低叫了起來，好像一條蛇似的，在他的身上扭動着，扭動着。

司馬洛的吻在她的胴體流連了一番，然後輕輕地吸吮過了每一個鮮潤的峯頂，然後又移上去，移上去，把她的手臂舉了起來，輕吻腋下那淺淺的茸毛，然後，他才向腰以下發動攻勢，由於他認爲，現在是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的。

他的吻已到了衣服的下截，到了褲子和扣的旁邊，手就跟着來了，迅速但是溫柔地把個扣子解開了，當他把褲腰往下推的時候，她並且還合作地把臀部抬離了地面。

那條泳褲已脫了下來，不過，她的衣服的這一截却是有兩層的，下面還有一條尼龍三角褲，雖然是完全透明的，但到底是一重阻隔，因此，也算得上是最後一重屏障了。

而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她無論如何，都不肯把這最後一重屏障撤去，無論他怎樣調弄，甚至吻上去，無論她的身子扭動得多麼厲害，都不行，沒有商量。

隔着那一層薄薄的尼龍，他怎樣都可以，但是手指不能鑽進去也不能脫下來。

「蘇絲，」司馬洛哀求地：「我要爆炸了，我忍受不住！」他又要把蘇絲那尼龍三角褲頭向下拉，但是蘇絲緊合着腿子，而且按着他的手，說：「不，司馬洛，不行。」這一次却不是半推半就，而是很堅決的了。

「爲什麼？」司馬洛叫了起來：「爲什麼不行？你不是有什麼問題吧！」

「我——你還是先走開一點，我得穿上衣服！」她哀求着。

司馬洛興緻索然地放了她，她匆匆穿上衣服。

「妳一定很生氣！」司馬洛取出香烟來，點上了一根：「我做錯了什麼？」

「我並不生氣，」蘇絲微笑着道：「你也沒有做錯什麼，你要查出一件事，你已經查出來了！」

「我已經查出了！——你的意思是說，你是一個——」司馬洛的眼睛突出着，難以置信地問。

蘇絲點點頭：「我是的！」

這是一個意外。他從來沒有以爲她是一個處女，他祇以爲她是和他在開玩笑吧了。

「所以，」蘇絲又說：「我們祇能止於愛撫，我——幾乎沒有和別的男人做過這種事情，很久以前做過幾次吧了，也許你不相信，我是一個淑女！」

「如果妳不來這裏，」司馬洛冷冷地說：「我會相信的！」

「我從來沒有做過那件事！」蘇絲有點哀傷地：「我不能在這裏，在這荒野之中來和你做的，也許，我們以後多見一下面，起碼應該先相熟一點！」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點點着頭：「我一點也不反對，但，今天晚上，你又是爲什麼來這裏？」

「我實在也不知道，」蘇絲說：「但——你似乎是一個很特別的男人，你不知道的，這島上的男人，全都是那麼又愚又庸的，簡直是飯桶一樣，你對我有着強大的吸引力，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謝謝妳，蘇絲！」司馬洛說：「但，既然妳覺得這島上的男人都是這麼可厭，那爲什麼妳又留下來呢？」

蘇絲聳聳肩：「我不是留下來，是他們派我來的，我就像給放逐到蠻荒去，雖然薪金是够優厚的！」

「這一點我倒能够明白妳！」司馬洛說，對於一個喜愛熱鬧和繁華的人，這的確是一個很悶的地方。

她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胸膛上，溫婉地說：「司馬洛，你會生我的氣嗎？」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會生妳的氣，那是屬於你自己的東西，妳是絕對有權拒絕給我的！」

「明天晚上來吃晚飯，」蘇絲依依不捨地拉着他的手！「也許，明天晚上我會給你補償！」

蘇絲飄然地離開了他，騎着馬走了，司馬洛雖然說不生氣，實在他却是相當生氣的，因爲他得不到發洩，仍然有着那快要爆炸的感覺，這個女人怎樣了？她是來跟他開玩笑嗎？如果她是開玩笑的話，她也跟她自己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了，司馬洛那種調情手段，是很不容易忍受的。

司馬洛走出林中，就呆了一呆，因爲林邊一塊大石上就挨着婉兒，兩臂交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他。

「你——」司馬洛吶吶着：「妳什麼時候來的？」

「已經來得够久了。」婉兒冷冷地說，這表示她已看到了一切，司馬洛的臉紅了起來。

「你——我以爲你已經睡着了。」他吶吶着。

「你這——下流的！」婉兒罵着，忽然轉身就逃，跑向山洞。



司馬洛聳聳肩，他並沒有追上去解釋，因爲沒有可以解釋的，婉兒根本就沒有權發這種脾氣，因爲她並沒有和司馬洛上過床，而她也顯然並未打算過要和司馬洛上床的。

司馬洛慢慢地回到洞裏，婉兒已經在她的床鋪上躺了下來，用背朝着他。司馬洛也不理會她，祇是自顧自躺了下來。他還需要睡一陣才開始他的下一步行動。

× × ×

另一方面，蘇絲騎着馬，在荒野中馳騁着，却不是向總督的住宅馳過去。她是馳進了更荒涼的地方。現在，她的臉上有了一種古怪的神情，她好像充滿了期待，她的眼睛是半呆凝着的，似乎正在注視一個遠處的，看不見的美好所在。

她的頭髮已放開了，好像波浪一般在身後飄揚着，而她的騎姿輕盈如仙子，她馳進了一座濃密的樹林中，一時全被黑影所包藏了，而當她再從樹林中出來的時候，她已到了月光之下，一座小小的湖畔。

她下了馬，把馬在湖邊一棵樹上拴好了，走到水邊。她的臉仰了起來，對着月亮，而臉上是一片虔誠及神聖的表情，她以禱告般的聲綫說：「我已經照你的吩咐去做了，我已經做好了一切，現在，我來接受那至高無上的快樂，噢！偉大的魯奴奴，請賜給我那至高無上的快樂！」

如果有人看着她，一定懷疑她是有神經病了。但蘇絲却是隆重其事的。慢慢地，小心地，她把身上的衣服都脫下來，其實，也不過祇是那一點點衣服而已。

她甚至連那最後一層薄薄的尼龍也褪了下來。在月光下，三角地帶的尖端處，那塊黑影是小而圓形的，而且很淺，由一些很細的柔絲組成。

她在草地上跪了下來，舉高着兩手向前一伏，那把烏黑而濃厚的頭髮便在地上披散了，月光斜射之下，她的背脊中間一條淺坑造成美妙的陰影，那好像是一個白玉之上所出現的陰影。

「我要！」她仍然禱告般地：「我已經做了我應做的事；現在我要得到報酬，我要你賜我那無上的快樂！」她的上身又升起來了，然後，兩腿仍然大大地張開着，她却把身子向後拗曲，好像表演雜技似的，她一直拗曲到後腦觸着了地面。

「噢！魯奴奴！」她讚頌般地唸着。

就在這個時候，樹林中傳來了一下「悉索」的聲音。

蘇絲的身子又抬高了，臉上現出着驚喜的表情：「你來了！」她說：「你來了！」又一下「悉索」。

蘇絲一跳跳了起來，就向林中走去。她進入了林中，進入了陰影最濃，簡直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

一隻強而有力的手忽然執住她的臂膀，然後另一隻手撫在她的乳房上，蘇絲全身大大地震了一震。她說：「魯奴奴，你來了！」

「是的！」一把聲音說：「躺下來！」那是低沉但十分之莊嚴的聲音。

蘇絲在地上跪下，然後躺倒了，她覺得有一雙膝蓋在逼她的腿子，那把聲音說：「我要你張開來！」

蘇絲張開來了。對方觸碰她，相當溫柔，而且很技巧地。蘇絲的呼吸開始緊促，她張得更開，隨着，對方又逼近，眞正是侵襲。

一時，蘇絲有一種快要被撕裂般的感覺。「呀——噢！——」她呻吟着說道：「我知道是你，祇有是你會有那麼大！那麼大！」

她相信她明白一個女人在生孩子時會有什麼感覺，她相信是和現在的感覺差不多了。但是，當難耐的感覺過去之後，快感就會來臨的，那會是極度的，難以形容的快感。

一種死去活來的快感，蘇絲死去活來一連幾次，直到她已經忘記了時間，忘記了一切。她祇是在那裏大聲地呻吟着，享受着。

後來，當她感到完全滿足了之後，對方的動作就停了下來，靜止了一下，讓她的神經恢復平靜，然後就退回出去了。

「我的天！」蘇絲呻吟着道：「我的天！」

沒有什麼再觸到她了，當她睜開眼睛時，她伸手向周圍摸索一下，發覺已是祇剩她一個人在那裏了。

「謝謝你，魯奴奴！」蘇絲感激地禱告着：「謝謝你！你叫我做的事，我都會跟着去做的！」

沒有回答，祇有風在林外吹過，在樹梢上造成的沙沙之聲，蘇絲以懶洋洋的動作穿上了衣服。

當騎着馬回到總督的府邸時，總督韋多已經在園中等着她了，她現在是雲鬢蓬鬆，而媚眼如絲的，有經驗的男人差不多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經歷過什麼的。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韋多皺起了眉頭問她。

「我去探司馬洛嘛！」蘇絲媚笑着，「好一個男人！」

「他欺負妳嗎？」

蘇絲瞟了他一眼：「誰說他欺負我？我說好一個男人，即是說我喜歡他呢！好一個男人！」

她向她的住所走回去了，韋多看着她的背影，握緊着拳頭。她的暗示，是相當明顯的，她和一個男人幹過，而這個男人是司馬洛。

韋多的拳頭在石欄杆上用力一搥，然後便匆匆跑回屋裏去，他又需要喝酒了。

× × ×

當司馬洛到達那座大廟的時候，他的全身，由頭頂到脚尖都是被黑色所籠罩着的。那是由於他穿了一套黑色的緊身夜行衣，這套衣服很薄，而臉部沒有開洞，也能够看見及呼吸。他的視綫，不過像是隔了一重太陽眼鏡而已。

他敏捷地翻過了牆頭，進入了大廟的圍牆之內。

那座大廟有一座廣大而林木茂盛的花園，在日間是很熱鬧的，上香的人絡繹不絕，但晚間却不同了，晚間却是靜得很，沒有人在晚間來燒香的。

很奇怪，這座大廟，本來並非祀奉魯奴奴，而是祀奉別的神，但是由於魯奴奴的簽可以由這裏的廟祝解釋，人們就把這裏當是魯奴奴的廟，他們都是來這裏拜魯

奴奴的。

司馬洛在林間蛇行着，向廟的本身接近過去。

廟的後面正透出燈光，在這個時間，大概唯一在廟裏的人，就是那個廟祝了。司馬洛就直向這燈光亮着的地方走過去。

他看到的情景，使他一陣毛骨悚然！他可以看到那個廟祝，那是一個乾瘦的老人，看樣子，沒有八十也有七十歲了，已經老到皮膚萎縮，而且連牙齒也像沒有了似的。但是他却並沒有老到連那件男性最寶貴的東西也萎縮了，而且，他還是正在用這件東西。

他應用這件東西的對象，是一個比他年輕了大約五倍的少女，是一個身體強壯的本地少女，有着一身豐滿的肌肉，以及濃厚的毛髮，很豐滿，很成熟，但是顯然是缺乏經驗的，因爲，當廟祝駕御她的時候，她正發出着痛苦的呻吟。

司馬洛看到有氣，他低聲咒罵起這個老淫蟲來，不知道爲什麽，人愈老，就是愈喜歡這種虐待狂的玩意的。

那個老人倒是外表老，裏面却不太老的，他雄勁地馳騁着，直至他的對手哀鳴到快要暈過去了，然後他才緊緊地閉上了眼睛，身子通過了一陣銷魂的痙攣。

他就軟倒在那個少女的身上。

那個少女流着淚把他推開，老人坐了起來，她馬上就伸手去拿衣服，但老人一手按住了她的手。

「等一等！」老人說：「等一等，我還沒有完事，我還要看呢！」

「噢！」那少女哀鳴着，又躺了下來，既然最寶貴的東西也已經失去了，讓他看看，也沒有關係了。

老人細細地欣賞着自己的「戰績」。「唔，有血！」他吃吃笑着：「哈哈，有血，物有所値！」他還用手指去沾一些那血。

「我可以走了嗎？」她嗚咽着問。

「妳知道嗎？」老人在說：「這些血，是可以補身的，這些血可以使我長生不老，永遠活下去，愈老就愈精力充沛！」

看着這老人倒不能够完全不相信他的論調了，因爲現在，他就是愈老愈精力充沛的，像他這種年紀的老人是很少很少會有駕御處女的能力！

那個少女終於爬了起身，抓起她的衣服，匆匆穿上。

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進來了。她對於老人的赤裸，似乎是視若無睹的，她進了來，就在床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兩手交叉在懷中，問道：「剛剛這一個如何呢？」

「理想！」老人點着頭：「很理想，以後你應該多找點這個水準的貨式來！」

那中年婦人，是個鴇母型的女人，她嘆了一口氣，說：「你不是不知道，這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情的。這座島上的人都重視貞操，你隔幾天就要一個處女，不是人人都肯賣的，單單利誘並不够，我還得威逼，還得大費一番唇舌呢！」

那個老人嘻嘻笑着，從枕頭下面取出了一疊鈔票，遞給她：「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他說着，「這個妳拿去好了！」

「謝謝！」那鴇母型的婦人，把鈔票接了過來：「但是，我所說的都是眞話，近來實在太難了！太難了！」

「但你會繼續找來的！」老人說道：「因爲如果妳不找來，我就要託別人去找了！」

那婦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吧！我盡力好了！」

老人穿上一條褲子，下了床，說：「我送你們出去吧！」

他陪着老婦人出去了，再回到房中來，又十分欣賞地過去看床上那些血。

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說：「近來處女眞是愈來愈難找了！」

那老人吃了一驚，一跳轉過身來，看見一個從頭到脚都罩着黑色，他就是司馬洛，不過，老人是不認識司馬洛的，而且司馬洛的臉巳罩着，他是更不認得了。

「你——是誰？」他吶吶着問。

「我是一個愛管閒事的人，」司馬洛說：「我剛才聽到了你講話，看到了你做的事，我就用錄音機錄了下來，用照相機拍了下來！」他舉手上一隻錄音機。

這個老人，倒也老當益壯，他迅速撲到了床邊，手向枕頭下面一摸，就摸出一把刀子！他一言不發，就舉着刀子，向司馬洛撲過來，手起刀落，就向司馬洛刺下來。

司馬洛對付得很輕鬆的，他左脚伸高一撥，把拿刀的手撥開了，使刀子刺不中他，同時另一隻脚就低低地撐了出去，正正撐中老人的膝蓋，老人叫了一聲，膝蓋一軟，便跌倒下來了。

他就在司馬洛的面前跪了下來，就像正在對司馬洛哀求什麽似的。那把刀子，也跌在地上了。

那人還要伸手去拾刀子，但是司馬洛一脚踏了下去，踏在他的手背上，老人「哇」的一聲叫了起來，忙把手縮回。司馬洛用脚尖一挑，把刀子挑得飛了起來，一手接住了，就像玩魔術似的，那寒光閃閃的刀尖，就對着老人的喉嚨。老人十分困難地吞了一口唾沫。

司馬洛微笑：「老鬼，我可以現在就把你殺掉！」

「你瘋了嗎？」老人仍然很強硬地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麽地方？竟敢到這裏來撒野？」

「我知道，」司馬洛冷笑道：「這是魯奴奴的地方，魯奴奴會懲罰我的，是不是？」

「你馬上就到外面去在神前下跪吧！」老人說：「否則——」

話還沒說完，司馬洛一脚就踢到，脚尖簡直塞進了他的嘴，那人變作了滾地葫蘆。

「你再胡說，」司馬洛說：「我就把你的牙齒都踢下來，那時，看你怎樣替人解簽！」

「不要！」老人哀鳴起來。

「我要把你劏了，」司馬洛揮揮刀子，「我還要把我所拍到的照片晒一千張，向全島的人公開！」

「爲什麽你要這樣做？」老人張惶地，「這樣做對你並沒有好處！」

「這話應該倒過來說，」司馬洛吃吃笑：「那就是，假如我能得到一些好處的



話，我就不會這樣做！」

「你究竟想要什麽？」

「想問你一些事情！」司馬洛說。

「你問吧！」

「狄柏靈的事，」司馬洛說：「你大概也知道吧！許多人都知道的！」

「我——唔——也有聽過！」

「狄柏靈是被槍殺的！」司馬洛冷冷地道。

「但我聽說他是淹死——」

「他是被槍殺的，」司馬洛說：「你一定知道，你一定比別人先知道。」

「我怎會知道——」

「這兇手是魯奴奴派去的。」司馬洛的臉伸前，湊到很近他的臉，「魯奴奴派人去做事，一定用簽，而你的工作就是解簽！那個兇手來一定找你解了簽才能行事！因此，除了魯奴奴之外，你是最先知道的！」

「我們——還是不要談這個吧，」老人說：「魯奴奴會不高興。」

司馬洛一直到用脚對付，就像這人是不値得他用手似的。現在他又一脚踢過去，踢中了老人兩腿之間，那個男人視爲命根的地方。祇是輕輕的一脚，那人就尖叫一聲，蹲了下來，雙手緊緊地掩着那地方，面如土色。

「你再跟我賣關子，」司馬洛咬着牙道：「我就替你把它割下來，現在告訴我，這個槍手是誰？」

「我不認識他！」那老廟祝哀鳴地道：「我不認識每一個解簽的人！」

「這人叫陳心，」司馬洛說：「他的名字我可以告訴你！現在你告訴我吧，那裏可以找到他！」

「我眞的不知道！」

「那你的運氣太壞了！」司點洛拿着刀在他的面前蹲了下來，「我祇好把它割掉！」

「我眞不知道，」廟祝慌張大叫：「但他是和小黃牛一起來的，也許小黃牛知道！」

「唔！」司點洛點點頭：「這樣你總算不致於斷子絕孫了！現在再告訴我，小黃牛是誰？」

「他是一個無賴打手，」廟祝說：「經常在雲烟客棧那裏出入的！」

「唔，」司馬洛說：「小黃牛也許可以告訴我，那裏可以找到陳心了？」

「是他帶來，他應該知道的！」

「現在，再一個問題，」司馬洛說：「魯奴奴是誰？」

雖然胯下有着強烈的收縮的痛楚，那人也一跳跳了起來。「魯奴奴是神，每一個人都知道！」

司馬洛的刀子向地上一插，刀尖「托」一聲插進入地板，祇差一點點，就要把那人的脚趾斬下來了。那人忙滾開。

「再給你一次機會！」司馬洛說：「魯奴奴是人，不是神！你一定知道他是誰？而且你要告訴我他是誰！」

「你——你爲什麽覺得我知道？」

「你會解他的簽，」司馬洛說：「他那些簽不過是亂塗的，你和他事先有了默契，你才解得出來！」

「不！我是眞會解的！」

司馬洛的手向袋裏一掏，把一張簽掏出，遞到他的眼前。「那很好，就解解這張吧！」

那廟祝瞇着眼睛，看了一會。然後他說：「你別管我的事，我們就可以相安，否則……」

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心裏感到一陣陰冷。因爲，他掏出來的那張簽，就正是從總督韋多手中拿到的那一張。而廟祝的解說，也是與總督向他提到的一樣，這就證明廟祝並不是在說謊的了！這簽並不是亂塗一通的。

「你怎麽看得懂的？」司馬洛問。

「我——我祇是看得懂，」廟祝聳聳肩，有點難爲情地，「這——這是神力嘛！」但是，司馬洛只要瞪他一眼，他便又自動推翻了這個神力的論調。「呃——我學過的，這不過是一種密碼！」

「當然，」司馬洛隔着頭上那黑罩，凝視着他，說：「這是魯奴奴敎你的密碼了！你一定和他見過面，他才會敎你的，是不是？」

那老人的頭上，冒出了大汗。他吶吶着：「先生，請不要再問我這些！魯奴奴知道，他會把我殺掉的！」

「你不告訴我，我馬上把你殺掉，你自己選擇好了，」司馬洛說：「而且，如果你自己不告訴他，他是不會知道的！」

「究竟——究竟你想怎樣？」那廟祝快要哭出來了似的。

「你別管我要怎樣，」司馬洛說：「我問你的，你囘答我好了！」

「我——」廟祝吶吶着，「我實在也沒有見過他的，我第一次和他接觸，也是在一種很奇怪的場合裏！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出現了——祇是一個黑影。一個黑影和一把聲音。他說他是魯奴奴，他問我想不想發財，我笑他，他就打了我一頓，我不敢笑了！他告訴我，發財的第一步，就是替人解他的簽。他敎了我一套很簡單的方法，把他將來會寫在簽上的密碼翻譯出來！第二天，眞的有人來找我。這個人就是拿到一張魯奴奴的簽，魯奴奴叫他做一件事，他到處找人解不出來，於是來找我試試！我替他解了，事傳開去，使人人都來找我，而且，人們還把這裏當作了魯奴奴的神廟，來這裏拜魯奴奴呢，那些傻瓜，但，我果然是發財了！一間廟，一興旺的時候，管廟的人，自然就發財的！」

「因此你也有時間去作這種昂貴的娛樂了，」司馬洛說道：「例如享受處女之類！」

那人聳聳肩：「人總要享受的！」

司馬洛站了起來。「還有那一次，你跟魯奴奴見過面嗎？」

「沒有，」廟祝說：「就是那第一次，而且也算不上是見面呀！」

「那很好，」司馬洛說：「他既然不是常常來見你，那麽我和你之間的事，祇要你不說，他就不會知道了，對不對？」

「這——」

「告訴你，朋友，」司馬洛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我現在是打算把魯奴奴的地位取而代之！你和我合作的話，我成功了，你的地位就可以繼續下去！」

「我不能和你合作。」

「我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敗的，」司馬洛說：「如果我失敗了，魯奴奴可能把我殺掉，那你也不會有什麽損失，因爲他不知道你帮過我，隨你選擇吧！帮兩方面，或者祇帮一方面！」

「我……好吧！」廟祝祇好點頭。既然司馬洛手上有那些照片及錄音，司馬洛是隨時可能毀掉他的了。這島上的人決不會喜歡一個專替處女破瓜的廟祝，不管他是什麽魯奴奴的僕人。

「我會再來找你的！」司馬洛說。

× × ×

第二天早上，司馬洛就找到了小黃牛。那時小黃牛還睡在客棧裏沒有起來。昨夜喝了太多酒，使他很不滿意，有人在這樣的大清早就把他擾醒。當司馬洛把他多搖了幾下時，他的手掌一揮，就向司馬洛摑過來，嘴巴裏一面罵着粗話。

他的手掌並沒有摑着什麽。他的手掌給司馬洛一手架開了，跟着，他就感到臉上着了一掌。這一掌之力，却是非同小可的！小黃牛簡直連牙齒都掉下來一顆。

他一震而醒，張開眼睛，第一眼看見的東西就是一隻拳頭。這隻拳頭向他的兩眼之間直擊下來。轟！在一陣白光閃動之中，他又躺囘下去了。

「躺在那裏不要起來！」司馬洛冷冷地命令。

小黃牛眞的躺在那裏，不敢起來了。好久好久，他的視綫才能恢復正常，他發覺，司馬洛手中原來還有一把槍，槍嘴正朝着他。

「不——不要！」小黃牛嚇得魂飛魄散，哀鳴起來。

「我不是要殺你，」司馬洛冷冷地說：「我要找的祇是陳心！陳心在那裏？」

「他……你找他幹什麽？」

「我聽說他有一把槍，」司馬洛冷冷地說道：「我聽說是他殺了我的朋友狄柏靈！」

「他——他不在我這裏！」小黃牛連忙招供，由於他並不是一個那種很够朋友的人，「他住在斗記客棧！」

「唔，斗記客棧！」司馬洛點着頭，「他仍然有一把槍嗎？」

「是的！」小黃牛又奉承唯恐不及地，「我——我還聽說他是一個從陸上來的逃犯！很可惜，這裏買得起他的槍的人並不多！」

「祇是有人買過他一次，去殺狄柏靈，是不是？」司馬洛問：「你帶我到小洞那裏去，等狄柏靈夫婦從水底升上來，他就開槍殺掉他們，然後在他們的身上縛上大石，沉下去，就是這樣了！」

「我——完全沒有動手！」小黃牛哀鳴着：「全部是他幹的，我祇是在外面的洞口，提防那另外一個女人的囘來！」

「告訴你一件事，小黃牛！」司馬洛說：「今天，我要去把陳心殺死了！」

「我——我帮不了你什麽忙的！」小黃牛吶吶着。

「我不需要你帮忙，」司馬洛說：「這件事，我是打算一個人幹的！」

小黃牛說：「我可以供應你一點情報，那就是，陳心手上，已經沒有很多子彈，他不能在這裏買到子彈！」

「陳心要殺我，不需要很多子彈，」司馬洛說：「一顆够了。我要殺陳心，也是一樣，現在，小黃牛，你再替我做一件事！」

「什……什麽？」

「閉上眼睛由一數到一千！」司馬洛說。

「好吧！」小黃牛說。這並不是很難做的事，於是他就數起來。唯一的困難却是，小黃牛祇能由一數到五百，五百之後，他就口吃吃的，不大數得下去了。於是他祇好數兩次。那就是由一起數到五百次，然後再由一起數到五百次。五百加五百，那就是一千了。

終於，他說：「我已經數完了！」司馬洛沒有做聲。

「我可以張開眼睛嗎？」小黃牛問。

司馬洛仍然沒有做聲，於是小黃牛張開眼睛。他發覺，原來司馬洛已經不在那裏了。

「先生？先生！」他詫異地叫着：「你在那裏？」

司馬洛已經無影無踪了。小黃牛跳起來，跑出房外，仍然看不見司馬洛，才知道司馬洛是已經走了。小黃牛在那裏呆了一會，然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更衣，然後，他就匆匆離開那客棧，找陳心去。

消息傳得很快，一小時後，附近許多人都知道，司馬洛要殺陳心了。

最關心這個消息的，當然是陳心自己。他把他的槍取了出來，佩在腰間，人人可以看到的地方。然後，他就在近海邊一個露天茶座坐了下來，面對着海，等着司馬洛來找他。

他揚言說：「我會把司馬洛殺死給你們看的。我是個快槍手！我的槍彈從不落空，他要來殺我，那他等於來送死了！」

看來，這一場龍虎鬥是免不了的。

但在找陳心算賬之前，司馬洛却先找警察局長。局長正在辦公桌後面打盹，那胖警官也在對面的桌後打盹。司馬洛的脚步把他們驚醒了，局長很不高興。

「這一次，」局長不悅地說：「又是什麽事了？」

「你沒有聽到消息嗎？」司馬洛說：「有個叫陳心的人揚言要殺死我！他是一個槍手，他已經把槍佩在腰間了！」

局長沉默了一會：「你想我怎樣？」

「把他抓起來！」司馬洛說。

「我並沒有聽到消息，」局長說：「在他動手殺你之前，你不能證明他是要殺你的。」

「但那時，我是被迫殺死他了！」司馬洛說：「我已經提醒過你的，當你不能保護我時，我祇好自己保護自己！」

局長聳聳肩：「如果你害怕，我有一個辦法：我可以借這裏的拘留所給你一用，你躲在這裏，沒有人敢進來殺你的！」

司馬洛冷冷地瞪着他：「我却有一個更好的辦法！」他說：「你和我一起去見陳心一趟，如果你眞是要殺死我的話，那我們就當面解決，如果這不過是誤傳，那就最好了。」

局長搖搖頭。「我沒有空！」

「我可以陪他去。」胖警官毛遂自薦地。



局長瞪了他一眼，但是終於點點頭。

「也好，你跟他去吧！」

「你也許沒能力保護我，」司馬洛看着胖警官微笑，「但起碼你並非大近視。當我是自衞殺人的時候，你會看到的！」

「我希望陳心把你殺掉。」局長說。

「你和陳心不會是好朋友吧？」司馬洛諷刺地問。

「我不認識他，一石二鳥！我不喜歡人家在這島上玩槍，破壞治安！」

「好了，」司馬洛對胖警官點點頭，「既然已經得到了局長的准許，那我們走吧！」

胖警官司和馬洛一起離開了警局。在司馬洛的要求之下，他脫下制服，而換上了便服，雖然這未必能對他在掩飾身份方面有什麼帮助。他這副身材，幾乎沒有人不認識的。他們坐上了一部沒有警徽的老爺車，由胖警官駛着，向着陳心所在的那間露天茶座進發。

胖警官開着車子的時候，有點難爲情地對司馬洛微笑：「很多謝你的書，我正在奇怪，這書有沒有下一期！」

「哦，」司馬洛想了一想，才記起就是送給胖警官的那些裸女雜誌，「這個有的！如果你要的話，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這島上是沒有得買的，但是我可以叫人寄來。」

「先謝謝你，」胖警官掏出手帕來抹着臉上的汗，「如果你能給我供應這書，我可以爲你做任何事情，眞的，司馬洛先生，我可以爲你服務！」

司馬洛微笑：「如果你要爲我服務，那麼，第一步就是請告訴我，爲什麼你們的局長，那麼偏袒這個魯奴奴呢？」

「他並不是偏袒什麼人，」胖警官皺着眉頭，「我認爲，局長其實也是一個好人，他祇是認爲，他有他的方法對付這個魯奴奴吧了！」

「他已經對付了魯奴奴不少時間了，」司馬洛說：「但他的辦法，似乎仍不見到任何功效！」

胖警官聳聳肩。「你又認爲，應該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呢？」司馬洛問。

「總之，」胖警官慢慢地說：「局長的方法，我却是不贊成的！」

他們的車子已經到了那個露天茶座。這個時候，陳心已經半醉了，他現在手上也有一瓶酒，而這瓶酒巳喝了一大半。也許，他喝酒的目的祇是增强胆量，但是結果，這酒却使他亂了性。

他的槍明顯地佩在腰間，在陽光之下亮閃閃的。沒有人敢接近他。誰都不願意接近一個已經亂了性子，隨時會發起狠來，而手上又有一把槍的人。

司馬洛首先出現在陳心的視綫中。

陳心雖然以前從未見過司馬洛，却毫無困難地認出了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他並沒有看見胖警官。他的眼睛祇是看着司馬洛。而且，胖警官走得墮後了一點，他一時也沒有機會看見他。

司馬洛一個人已經吸引了陳心的全部注意力，主要是由於陳心充滿了恐懼。司馬洛倒是相當懂得自我宣傳的。在他到達了這座島上的幾天之中，他乃採用行動大大地宣傳了自己的威力，以使他在人們心目中，他已經成爲一個無敵的鐵漢。

「司馬洛，」陳心大喝道：「站在那裏！」

司馬洛並沒有聽他的指揮，但也並非完全不聽。司馬洛還是向前走了兩步，然後才停下來。

「司馬洛，」陳心喝道：「你最好別拿出槍來，槍一出來，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你也許不知道，我陳心在東南亞一帶，槍法是從無敵手的！」

「我不是要試你的槍法，」司馬洛冷冷地道：「我是來跟你談談的！」

「別要什麼詭計了，司馬洛！」陳心咆哮道：「你要殺死我，許多人都知道的。你在找我，你要殺死我，現在你巳經找到我了，看你怎樣殺死我吧！」

「你是個傻瓜！」司馬洛說：「我祇是來和你談談關於狄柏靈的問題！你不是殺死了我的朋友狄柏靈嗎？」

「是又如何？」陳心冷冷地問。

「是的話，我想你跟我到警局去一趟，」司馬洛說：「我要你作些口供，承認是你殺了狄柏靈！」

「我不會跟你上警局去的！」陳心搖着頭。

「我帶你去吧！」司馬洛說着又上前兩步，「你喝醉了！先把你的酒意弄醒，然後去寫口供吧！」

「站在那裏！」陳心的手接近槍柄了，司馬洛的手却仍然是垂在身子的兩旁。

司馬洛並沒有聽他的命令，仍然繼續向前走。陳心的臉部表情突然扭曲了起來，變得十分之醜惡。他的手一動，就摸住了槍柄，把槍拔出來。

人們雖然避得遠遠，但人們都是看着的，很清楚地，每一個人都看到了，是陳心先動手拔槍。跟着，司馬洛的手也一伸地進了上袋的裏面。是陳心先拔槍，然而却是司馬洛先把槍拔了出來。也許，司馬洛是早巳看出了陳心的弱點，才如此不慌不忙的。陳心的弱點，就是把槍插在腰間的皮帶間。這並不是一個插槍的好地方，皮帶把槍夾得太緊，而且，槍嘴上的那顆準星，也會在皮帶上勾住。

陳心自稱快槍手，也許是對那些沒有槍的人而言吧了。有槍對無槍，那當然是快了。現在陳心對着的司馬洛，却並非無槍之人，司馬洛不但有槍，而且是快槍，因此，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司馬洛的槍，是插在腋下那個特別設計，順滑而不會把槍準星纏住的槍袋裏，一動手，就拔了出來！而且比陳心的槍先响了。陳心的一隻眼睛忽然變得又紅又黑又大，而後腦好像泵似的噴了出了一片又紅又白的東西。

「我的天！」胖警官在司馬洛的後面，半嘔吐地說。

陳心的槍嘴，根本就沒有舉起來過。他的手指抽搐地扳動了一次槍機，槍响了一聲，子彈射進了地上的泥土中，然後陳心便向後面倒去。

子彈是從一隻眼睛打進去，而從後腦穿出來的。

「每一個人都看見的，」司馬洛轉向胖警官，提高聲音宣佈什麼似地說：「是他先動手拔槍，我祇是自衞殺人！」

（未完・三）



神槍雙傑故事

文·龍驤
圖·可飛

# 人間魔鬼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銳鋒的偵探社接受了偵查在H埠連續發生外來的脫衣舞娘暗殺事件，他邀請洪英豪協助調查。洪英豪先到流星夜總會想找遇害的舞娘羅美琪的妹妹美雅，她是在這裏當舞娘的。在座上遇到華盛珠寶店的女老闆劉麗媚，約同到華富酒店談心，她要求洪英豪保護，說出有一個叫傑克張的人追求她，覬覦她的財富，最好能將他殺掉，洪英豪聽後有些懷疑，待她走後到隔壁房間找美雅，美雅以爲他是姐姐的好友，勸他不要和劉麗媚往來，告訴他傑克張也追求她，洪英豪要求她協助纏住傑克張，自己想偷偷摸進紅寶石酒店傑克張住的房間搜查……

## 五條命案 撲朔迷離

洪英豪離開「鱷魚潭」之後，和方銳鋒通了一個電話，兩人足足談了五分鐘之久。他們交換了不少意見；自然也暫時獲得了結論。這個結論正好支持洪英豪準備去搜查傑克張房間的行動。

然後他去藥房買了一瓶「阿摩尼亞」，又買了一枝玩具水槍。一切就緒，已經是上午十時半了。洪英豪不知道這個時候，羅美雅是否已經和傑克張出遊了。他先打電話去「鱷魚潭」，要羅美雅接聽。那裏的服務人員回答說，沒有這個客人。洪英豪攷慮了一下，又要金惠姬接聽。不久，話筒裏就傳來一聲軟綿綿的呼喚：「哈囉！」

洪英豪也以英語向對方問：「金惠姬小姐？」

「你……你是誰？」

「我們同是傷心人。」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金小姐！我是方才和羅美雅同座的那個男人。我離去不久，羅美雅和傑克張走了。使我們同時失去遊伴，我們此刻的心情不是相同的嗎？」

「哦！你貴姓？」

「我姓洪。不知妳對我是否有一點印象？」

金惠姬媚聲媚氣地說：「印象很深。你很英俊，又很瀟洒，比傑克張要帥得多了。」

洪英豪似乎該去照照鏡子，以證實金惠姬所說的是不是眞話。不過，他此刻思慮的焦點却是放在別處的；他交待羅美雅的「任務」是從正午開始。那麼，他的搜查計劃也得在上午以後才能開始行動。雖然據判斷，羅美雅已能提早纏住了傑克張，那畢竟是靠不住的。

這段時間正好和金惠姬聊聊，於是他說：「金小姐！謝謝妳的誇讚。我想——我們好像應該碰碰；據我知道，在夜間來臨前，妳有太多的空閒。」

金惠姬欣然地答應說：「我贊成。即使我們目前缺乏好的心情，也應該聚聚。



因爲我們應該要向傑克張和羅美雅二人示威。」

「那麼，在何處碰頭？」

「我住的酒店裏，怎樣？」

「噢！」洪英豪微微一楞。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接觸第三個女人，是一件苦差事。「方便嗎？」

金惠姬的回答很媚，也具有挑逗性：「幹我們這一行的女人都很開朗，相信你也不會拘泥。希望你能在十一時以後才來，我這個做主人的總得先到才對。」

「好吧！金小姐住在……？」

「我住在『香城酒店』七〇七室。拜拜……」

「卡察」一聲，電話掛斷了。

「香城酒店」位於H埠的遊樂區，和「紅寶石酒店」相隔不足一百碼。洪英豪在十一時零五分來到這裏。

他乘電梯直上七樓。找到七〇七室，敲響了房門。

「進來！」金惠姬果然已經先一步回來了。

洪英豪旋門而進，發現金惠姬已經換過了衣服。原來是桃紅色的洋裝，現在却是湖綠色短裙，和白色套頭羊毛衫。這種服飾更進一步地誇張了她那豐腴的胴體；不過在洪英豪那雙苛求的眼睛裏，對方的身裁稍稍顯「肥」了一點。在「性慾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却是最能討好男性的一種所謂性感胴體。洪英豪深深地作了一次呼吸，才不至於心慌意亂。

几上已擺着兩杯調好的酒，金惠姬擺手示意他坐下，然後端起她面前的一杯酒，笑瞇瞇地說：「洪先生！爲我們的初次見面乾杯。」

洪英豪心有些猶疑，在這種情況下，他對面前這杯酒是不能寄與信任的。他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說：「金小姐！能原諒我失禮嗎？」

「什麼事？」

「除了在那些無聊的酒會中，我被逼迫着灌下幾杯調配的鷄尾酒之外。我通常喜歡喝幾杯純酒。我今天的心情非常愉快，自然希望這杯酒喝下去後更加愉快，所以我想換一杯別的甚麼……」

金惠姬一擺手說：「請便，酒櫃裏有『尊尼獲加』威士忌，VSOP白蘭地，以及強烈的『琴』。如果還沒有你喜愛的酒，可以吩咐侍者送來。」

「不必了！」洪英豪一面說，一面向酒櫃走過去。「VSOP白蘭地很合我的胃口。」

從金惠姬的態度中可以看出，她邀他到這裏來是沒有任何目的和惡意的。或許眞的是洪英豪英俊的儀表吸引了她；也可能她是在藉此向傑克張施以報復。總之，她此刻的心情有助於洪英豪來此的目的。

洪英豪倒了一杯白蘭地，和她對飲乾杯。放下杯子，金惠姬嬌媚地問道：「去過『愛琴海夜總會』嗎？」

「妳在那裏表演？」

「唔！想必你沒有去過。」

「我的確沒有去過。」

「當然囉！」金惠姬語氣酸溜溜的。「你的心目中只有那個混血女人羅美雅。大概天天泡在『流星』吧！」

「我欣賞她那雙淺棕色的眼睛。」

「脫衣舞娘並不以眼睛爲號召。」

「對了！」洪英豪的神情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金小姐是以什麼爲號召的呢？」

金惠姬挺了一挺豐隆的胸脯，自豪地說：「我是以『肉彈』爲號召。客人化錢來看表演，就是想看我平時包裹在衣服裏面的胴體。」

洪英豪佻巧地笑着說：「今天晚上，我會去欣賞。」

「去『愛琴海』嗎？」

「是啊！」

「在那裏你看不到我表演的最高境界的。」

「爲什麼？」

「由於本埠法令的限制，我的動作有時呆板得可笑。很像一尊裸體石膏像；或者是一幅人體寫生畫。脫衣舞所表現的並不僅僅是一副軀體；包涵在軀體裏面的慾望，情感，也該適當的表達出來。」

洪英豪笑着說：「妳在這一行當中，應該可以拿到一個博士學位了。」

「你立刻就可以證實我不是吹牛。」她說着離開了沙發，向屋角一座電唱機走去。

她旋動鍵鈕，悠揚的樂聲流動在屋子裏每一個角落。

洪英豪似乎很認眞地在欣賞金惠姬的舞姿的情態。她隨着樂聲美妙地褫去羊毛衫，短裙。當她進一步準備再暴露她那豐滿的胴體時，洪英豪就站起來向她走過去。因爲他不願躭誤他的正事。

「來！」洪英豪拉着她的手，向沙發走去。「我們先聊聊，妳的表演會使我興起犯罪的念頭。」

「犯罪？」她瞪着眼睛，在沙發上坐下，矚視着他。「你這兩個字怎麼解釋？是指兩性間那件事嗎？」

「別談這些好不好？」

「那麼，談什麼好呢？」

「談談傑克張，」洪英豪開始引到正題上。「妳好像很愛他。」

「你沒有看錯嗎？」

「我發覺妳有些妒嫉他和羅美雅的交往。」

「那只是佔有慾在作祟。」

「你們的關係有多麼深厚呢？」

「曾經做過你認爲是犯罪的事情。」

金惠姬回答得很坦率。「但是，那並不代表愛。我們有足以炫人的豐滿肉體，心靈却異常貧乏而空虛。因此，一個男人很容易將我征服；而事實上傑克張確有令人喜愛的地方。」

「唔！我聽得津津有味，妳必然受過良好的教育。」洪英豪誇讚了她一番。「現在，請告訴我，你們開始是如何接觸的吧！」

金惠姬語氣喃喃地述說道：「那是半年前的事。我要從日本去星洲表演，我們在飛機上認識。談得很投契，當時他就送了我一副鑽石手鐲，據我估計，最少也有三十克拉。然而他告訴我，那只是人工鑽石。」

「哦！那麼他倒不是一個喜歡吹牛的人。」

「會賺錢的女人不會在乎男人的錢夾是否飽滿。他的坦白使我心動，我開始有點喜歡他了。」

「以後呢？」

「到星洲後，他收回了那副假鑽石的手鐲。據他說：假的首飾實在減低了我的雍容華貴。他改送我一個六十分的白金鑽戒，雖然很小，却是眞的。你可以想像得到，到星洲的第一晚，我們就同睡在一張床上了。」

「很動人，再往下說。」

「在星洲表演了一個月，來到本埠。接着又去曼谷。在離開日本時，他又送給我一副鑽石項鍊。不用說，那又是假的。到達曼谷後，他又拿一枚六十分的小鑽石，將那條贋品項鍊換了回去。」

洪英豪心頭微微一動，而他表面上却裝作漫不經心地說：「這一次從日本來送給妳什麽首飾？」

金惠姬聳聳肩頭說：「很可笑！一條養珠項鍊。在東京羽田機場的日本海關關員差一點看成了珍珠項鍊哩！」

「如果是珍珠項鍊會怎麽樣？」

「那得納很重的出口稅，養珠就不必了。」

「那條項鍊呢？」

「來到本埠的當天晚上傑克張收回去了，然後送了我一對珍珠耳環。他老是先送假的，然後送眞的。」

「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那是博取女人歡心的小手法。」金惠姬冷笑着說：「用久了，便毫不稀奇。由此可見，他很平凡。」

「他對別的女人也是採用相同的手法嗎？」

金惠姬點點頭說：「完全相同。比如說好幾天前被人殺死的貝蒂絲吧！有一次從日本到星洲去時，傑克張送給她一副表演時用的假鑽石頭飾。到達星洲時，他打算用一枚紅寶石戒指換回那副頭飾。貝蒂絲明明知道紅寶石的價值超過那副假鑽石頭飾，却不願讓他換回去。因爲她喜歡那副贋品式樣。洪！你永遠猜不到，結果會演變到何種情況……」

「怎麽樣？」

「傑克張竟然和貝蒂絲爭吵，氣得貝蒂絲將那副假鑽石頭飾擲還他，自然也沒有接受他那枚紅寶石戒指。」

「他們以後還來往麽？」

「傑克張能言善道，每一句話裏面都加了適當份量的糖，貝蒂絲還不是又和他親密起來了。」

「金小姐！」洪英豪突然神色正經問道：「一連出了三件命案，都是妳們的同行；而且又都和傑克張有親密的關係，妳不覺得害怕嗎？」

金惠姬訝然地說：「我爲什麽要害怕呢？」

洪英豪故意加重語氣地說：「因爲妳和傑克張也有親密的關係。」

金惠姬錯愕地瞪大了兩眼，良久，才語氣遲疑地說：「可……可能嗎？」

「妳最少也該提防。」

金惠姬沉吟良久，方喃喃自語地說：「最好的提防方法，就是離開傑克張。」

「對的。」洪英豪拍拍她的肩頭。「他似乎是個不祥的人物。」

「我們能經常在一起嗎？」

「我儘可能抽出時間來陪妳。」說到這裏，洪英豪看了一下腕錶。「妳好好地躭在酒店裏休息。下午五時我來這裏，然後陪妳去『愛琴海』。」

「你現在要走嗎？」

「是的。中午還有個約會。」

「你這樣做，對我是一種侮辱。」

「爲什麽？」

「因爲我引以自豪的性感胴體和『肉彈』的金字招牌並不能留下你在這兒多躭擱一點時間。」

洪英豪笑着說：「妳完全弄錯了！匆匆忙忙地草率從事那才對妳是一種侮辱。今晚我送妳去『愛琴海』，自然也會再送妳回酒店。然後我會留在這兒，那樣，才有充裕的時間，慢慢去欣賞妳的『最高境界』。」

金惠姬眉飛色舞地說：「一定啊！」

洪英豪語氣肯定地說：「我不會輕易失約的，下午五點鐘見。」

× × ×

洪英豪來到方銳鋒的辦公室時，方銳鋒感到有些意外。一見他走進來，就迫不及待地問道：「小洪！怎麽提前來了？」

洪英豪語氣急促地說：「我得了意想不到的資料……」

接着，他就將他和金惠姬的談話說了一遍。

方銳鋒聽完後，不假思索地說：「傑克張一定在利用那些脫衣舞娘在幹珠寶走私的勾當。」

「小方！你是判斷？還是有事實的根據？」

「是我的判斷，但是也有事實根據。傑克張送給她們那些假的首飾，實際上就是眞的。否則他就不會認眞地和貝蒂絲鬧翻臉。他利用她們夾帶。萬一那海關查出，與他毫無關係。」

「有利潤嗎？」

方銳鋒點點頭說：「不但利潤，而且還可獲致暴利。從日本到星洲，以及從本埠到曼谷，傑克張都是利用金惠姬給他夾帶鑽石。星洲的鑽石價格比日本高出百分之十七；曼谷的鑽石價格比本埠高出一倍。從日本來本埠時，因鑽石無法圖利，傑克張就利用金惠姬夾帶珍珠。小洪！你難道不知道從日本帶一粒珍珠到本埠來，是可以賣出兩粒半的價錢嗎？」

「小方！這樣說來，傑克張和劉麗媚有交易上的來往了？」

「應該是有的。」

「那麽，劉麗媚想要置傑克張於死地的眞正原因，恐怕就不會像她所說的那樣單純了。」

方銳鋒搖搖頭說：「小洪！此刻最好不要過早下判斷，那樣很可能會將我們引入歧途。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連續發生的三件命案，必然和傑克張有連帶關係。小洪，你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去搜查傑克張的房間吧！」

洪英豪點點頭，默然地離開方銳鋒的辦公室。

H埠一流的大酒店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每一間客房都有一個陽台，



使客人可以佇立遠眺。這使得洪英豪的搜查工作進行起來順利得多，因爲陽台成爲他進入傑克張房間的捷徑。

傑克張的房間在二樓，洪英豪從太平梯閃閃縮縮地爬上去。毫不費力就進入了二一二室的陽台。

落地長窗鎖着，裏面的窗簾也拉攏了。洪英豪帶得有精巧的鑰匙，他有把握可以弄開落地長窗。令他担心的是房間裏的那條名種狼犬。因此他在弄開落地長窗之前，先拿出那支注滿「阿摩尼亞」液體的水槍試驗了一下。

當他勾動扳機時，細小的水柱射噴出來，一陣薰人的臭氣，隨着微風鑽進了洪英豪的鼻孔。

狗都有逐臭的習慣，因此「阿摩尼亞」是都對付狼犬最好的方法。任何一條狗嗅到那種氣息時，都會深深地呼吸，使「阿摩尼亞」氣體大量進入狗的肺部。僅僅幾秒鐘，那條狗就會暈過去。

洪英豪試水槍之後，立刻掏出鎖匙打開了落地長窗。先推開一條縫，以銳利的目光向屋內搜索。他什麽也沒有發現，可是當他向屋內噴出「阿摩尼亞」時，就看見一條粗壯的狼犬向陽台邊接近過來了。

洪英豪不停地噴出「阿摩尼亞」，那條狼犬也愈走愈近。最後終於昏迷在落地長窗的旁邊了。

在傑克張暢遊歸來時，這條狗想必已經醒了。

洪英豪又凝聽了一分鐘，屋內一絲動靜也沒有。他才推開一扇落地長窗，躡手躡脚地走了進去。長窗旁邊就是立櫃，他以「萬能鎖匙」打開了每一個抽屜，逐一查看，結果是一無所獲。

他再搜查床上，被褥下，衣櫃甚至床底，仍是一無發現。他覺得這一趟來得太沒有價值了。

突然，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在他身後响起：「洪先生！你的獨脚戲演到這裏也該落幕結束了吧！」

洪英豪聽得出來是傑克張聲音，對方在他的身後，這使得他不敢妄動，他緩慢轉過身去，看傑克張斜倚在浴室門上，右手拿着一柄「航空曲尺」手槍，從他拿槍的姿勢，可以看出他是個老手。

洪英豪只得硬着頭皮，顯得神情輕鬆的攤了攤手說：「張先生！你誤會了。我只是好奇……嘿嘿！並沒有別的意思！」

傑克張語氣森冷地說：「洪先生！不必解釋。我不是一個沒有自知之明的人。羅美雅一向性情古怪，她根本就沒將我看在眼裏，今天竟然會主動和我訂約會，我就想到是怎麽一回事了。果然是不出我所料。」

洪英豪心頭不禁一怔，沉聲問道：「你將羅美雅怎麽樣了？」

傑克張冷笑着說：「別那麽緊張！我只不過在她的酒杯裏放下了兩粒安眠藥，她大概要一覺睡到傍晚了。」

洪英豪心頭寬鬆了不少，以試探的語氣問道：「你打算怎樣處置我？」

「那要看你的態度如何？」

「我已解釋過，只是爲了好奇。」

「你的答覆不能令我滿意。」

「那麽，你報警吧！」

傑克張冷笑連聲：「嘿嘿！別說那種硬話。我不喜歡動用法律，我會用我自己的方法使你說出你來此的目的。」

洪英豪有絕對的把握，傑克張不敢在酒店裏行兇殺人。因此逞強地說：「那麽，請試用你的方法吧！」

傑克張語氣稍爲和緩地說：「最好由你自動說出來。」

「我說出來，你也未必肯信。」

「說說看，可別再說是爲了好奇。」

「我懷疑你是我的同行。」

「噢？」傑克張的雙眼瞪得很大，目光中射出冷峻的神色。「那麽，你幹的那一行呢？」

洪英豪低沉而有力地說道：「珠寶走私。」

「哈哈哈……」傑克張發出一陣陰冷狂笑。「姓洪的！你少來這一套，你不是那樣一塊料！」

「信不信由你！」

「那麽，我要用我自己的辦法，逼你說出眞話了。」

洪英豪冷靜地說：「我早就說過，你可以試一試。」

傑克張沒有再說話，左手自袋內掏出另外一支槍。那支槍的槍口特別細小，洪英豪從未見過。他正感到奇怪的時候，只聽「噗」地一响，頸子上也跟着一痳。

他突然明白了，那是警方用來對付狂畜的「痳醉槍」。他沒有時間再去思索什麽，因他已經陷於十二小時內的第二次昏迷之中了。

× × ×

二時正，方銳鋒勉勉強強地吃過了午飯。情況似乎不大妙，按照正常情形，洪英豪該在一點鐘之前回來或者打電話來。然而到現在都沒有一點消息，以他職業偵探的直覺，情知洪英豪必然遭遇到不尋常的情況了。

他正在心情焦灼之際，女秘書譚愛麗走了進來壓低了聲音說：「方先生！有一位劉小姐要見你。這是她的名片。」

方銳鋒接過名片一看，不禁楞了一楞，原來是劉麗媚來了。他曾經聽洪英豪提到過這個女人；因爲發現傑克張是珠寶走私犯，這個經營珠寶店的女人自然就扯上了關係。她來幹什麽呢？

見他沉吟，譚愛麗又問道：「方先生！要她進來嗎？」

「她有沒有說什麽事？」

譚愛麗搖搖頭說：「沒有。我一再問她，她也不肯說，只說你看見她的名片，一定會見她的。」

「一定會！她怎能這樣肯定？」方銳鋒喃喃自語一陣，才吩咐譚愛麗：「請她進來吧！」

劉麗媚進來並未說客套話，神情鎭靜地坐在沙發上。待譚愛麗退去後，開門見山地說：「方先生！我是令友洪先生的好友，今天我就是爲他的事來的。」

方銳鋒此刻聽到洪英豪的名也都會使他激動，然而他却表現得很鎭靜，冷冷地問道：「小洪出了什麽事嗎？」

「他落入一個陷阱裏去了。」

方銳鋒心頭暗驚，面上却在微笑：「

小洪就是改不掉他的老毛病，大概又是爲女人吧？」

劉麗媚搖搖頭說：「方先生！你說錯了。如果硬說他這次落入陷阱是爲了女人的話，那就是爲了我。」

「噢？」方銳鋒開始流露驚色了，再冷靜下去，反而會使對方啓疑的。「他目前情況怎樣？」

劉麗媚神情凝重地說：「他有生命危險。」

方銳鋒霍地從座椅上站起來疾聲說：「劉小姐！怎麽不早說？快告訴我。」

劉麗媚冷靜地搖搖手說：「方先生！別急！讓我慢慢地告訴你。」

「生命危險還不急，什麽事情才該急呢？」

「方先生打算立刻去救他嗎？」

「當然啊！」

劉麗媚搖頭說：「不行！小洪落在一個魔鬼的門徒手裏。不管你是去救，還是報警，都只有加速小洪的死亡。」

「那……？」方銳鋒故意表示遲疑不決神色。

劉麗媚很快地接口說：「我知道小洪囚禁的地方，也知道要怎樣去營救他最安全。我會告訴你，但是你答應我絕對不報警。」

方銳鋒故意沉思良久，才點頭說：「好！我答應妳。」

劉麗媚慢條斯理地拿出兩枝香烟，遞給方銳鋒一枝，點燃後吸了兩口，這才和有銳鋒低聲細語起來。

× × ×

洪英豪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冰冷的沙發上。這間屋子四面無窗，只有壁頂一盞昏黯的電燈發出黃黃的光芒，使得這間原本色調暗淡的屋子，益顯得陰氣沉沉。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摸摸頸子上，似乎留下了一個像被蛟子咬過的疱，有點兒癢癢的感覺。他活動一下四肢，伸張自如。身上的物件也不曾缺失一樣。即使脅下的短槍也在，只不過彈匣被取走了。他站起來開始打量四週，這屋子只有一扇小門，他推挪了一下，紋風不動，顯然是外面鎖住了。

他重又回到那張長沙發上坐下，吸燃了一枝烟，陷入沉思之中。

劉麗媚爲什麽要利用自己去對付傑克張？傑克張是如何會對自己起疑的？他準備怎樣處置自己？愈想問題愈多，也擬訂了各種情況的答案。但是却不能肯定任何一條，他也就乾脆不想了。

看看錶，二點二十分，他約莫昏睡了兩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當中，不知道方銳鋒焦急到什麽程度了？

「卡察」一聲，房門突然打開。門外湧進來二男二女。那兩個男人身體壯得像牛，分左右坐在他的身邊。粗得像電綫桿似的胳臂將洪英豪的手臂挾持住。他們只要稍用力，洪英豪的手臂準斷無疑。

那個女人約莫二十五、六歲，身裁適中，面目妖嬈。洪英豪幾乎有點懷疑她是從野鷄窩裏跑出來的貨式。

「洪先生！」那女人雙手叉着腰，目光在洪英豪臉上掃來掃去，「讓我先自我介紹一番，我姓孫，名叫阿銀，有個綽號叫『母夜叉』，你如果看過水滸傳，就會曉得我是個甚麽樣的人物。」

洪英豪冷冷地說：「我沒有看過那本書。」

孫阿銀雙目一瞪，沉聲說：「那麽，讓我告訴你。我的特長就是整人，換句話說，我會想盡方法讓你吃苦頭。」

「妳告訴我這些話幹什麽？」

「這叫先禮後兵。」孫阿銀說到這裏，一把揪住了洪英豪的領口，惡狠狠地問道：「你到張先生房裏去的目的何在？」

「是傑克張叫妳來問我的嗎？」

「不錯。」

「妳和他是什麽關係？」

「毫無關係。」

「那麽妳憑什麽來問？」

「他化錢我請來問的，因爲他聽說過我擅長『私刑拷打』。現在廢話少說，請回答我的問題。」

「叫傑克張自己來。」

「拍」地一聲，孫阿銀重重地摑了洪英豪一個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這是他生平第一遭挨人打耳光，他恨不得揑斷她的頸子，而他的兩臂却像是被鐵鉗夾住了，一絲也動彈不得。

孫阿銀陰陽怪氣地說：「洪先生！我沒有聽清楚你說的話，請你再說一遍。」

洪英豪練過拳擊，那不但需要學習揍人，也得訓練挨揍。他自信這種耳光可以承受得了，於是冷笑了一聲說：「叫傑克張來，我立刻就說。否則，妳休想問出一個字，我倒要看看妳『私刑拷打』的功夫有多麽高明。」

孫阿銀陰冷地笑了一聲，鬆開了洪英豪的領口。伸手在一個大漢的衣袋內掏出香烟，火柴，吸燃了一根香烟。

她拿着那枝點燃香烟在洪英豪的面頰左右幌動着，語氣森冷地說：「洪先生！你大概不想在你的面孔上留下記號吧？」

洪英豪不禁暗暗心寒，他閃開香烟的火頭，嚷叫着說：「不是妳自己的事，何苦和我過不去？」

孫阿銀冷冷地自鼻孔裏噴出一股烟：「哼！沒法子，我拿了張先生的錢，就得替他辦事。」

「妳的行爲是犯法的。」

「哈哈哈哈……」孫阿銀笑得幾乎直不起腰。「你破門進入張先生的房間，難道就不犯法嗎？」

「我……」

孫阿銀很快地接口說：「你怎麽樣？除非是警方的探員，奉了搜查的命令。」

洪英豪不禁一楞，對方顯然是在運用技巧套他的話。心中提高了警惕，於是冷笑着說：「告訴妳！我也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壞蛋。除非妳想法子弄死我，否則，我找上妳姓孫的，咱們賬就算不完。」

「噢？」孫阿銀微微露出訝異之色，退後了兩步，目光盯在他臉上。「你壞到什麽程度？」

「『無惡不作』這四個字還不足以說明嗎？」

「我看你不像是個無惡不作的人。」

洪英豪以牙還牙地說：「妳眼大眉細，乳挺臀肥，嬌嬌滴滴的，我也同樣看妳不像是個綽號叫做『母夜叉』的女人。」



孫阿銀忽然嬌媚地笑了：「嘻嘻！你眞會奉承人，被你一捧，我的心也軟了。洪先生！看樣子你也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咱們打打交道如何？」

「甚麽交道？」

「承你看得起，將我說成一個大美人。如果你一個人關在這兒寂寞的話，我很願意陪你一天半宿的。」

「妳現不在是陪着我嗎？」

孫阿銀媚笑說：「那種陪法是不同的啊！」

「妳又在要什麽花樣？」

「要你的口供！」孫阿銀說得倒很乾脆。「張先生的鈔票我已收了，即使能自砍招牌退回也不能退，因爲弟兄們要吃飯。咱們算是水帮魚，魚帮水。我交差，你也樂得快活快活！」

洪英豪說什麽不相信這個女人是傑克張化錢請來的，現在對方由硬變軟，自然是有她的巧招，而他也在暗動心機了。她要以身相「陪」絕不可能要身旁這兩個大漢留下。那時他不難控制對方，鐵腕一揑對方的頸子，不怕她不吐出來龍去脈。對！就是這個主意。

孫阿銀催促着問道：「洪先生！你還在猶豫什麽呢？」

洪英豪向左右兩個大漢看了一眼，輕佻地說：「妳陪我，這二位又再陪我們，那像什麽話？」

「放心！我可不喜歡有人旁觀。」

「妳不怕我？」

「怕你還敢陪你？愈兇我愈高興。」

洪英豪沉聲說：「妳可別將話說邪了。一對一，妳絕不是我的對手，我一隻手就可揑斷妳的頸子，妳不怕？」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孫阿銀蠻不在乎地說，「你的確可以揑斷我的頸子，但是你逃不出這個房間。」

「怎麽？就在這裏？連床都沒有一張啊！」

「那張長發沙還不足夠嗎？」她嬌聲嬌氣地說，面上浮現着褻蕩的神采。有些迫不及待的樣子。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同意了。不過得到我盡興之後，我才會向妳招供。」

「放心！我會有耐性等待的。」說到這裏，孫阿銀向那兩個大漢一擺頭說：「你出去吧！」

兩個大漢自始至終都沒有說一句話，此刻孫阿銀一聲令下，他們立刻鬆開了洪英豪，開門走了出去。他二人剛一出門各自發出一聲悶哼，先後摔倒。同時一個人影竄了進來，原來是方銳鋒。

「母夜叉」變成了母老鼠，她剛要捂嘴大叫，方銳鋒已飛快地一掌切在她的後頸窩上，立刻昏倒在地。

「小方！你……？」洪英豪一句話沒有說完，方銳鋒就一把拉住他的手，語氣急促地說：「小洪！快走。」

「將這個女人帶走，在她身上一定可以找出綫索來。我來揹她。」

方銳鋒連連搖頭說：「不必了！我們走吧！」

洪英豪訝異地說：「怎麽說不必呢？三件命案的關鍵都在傑克張的身上，這個女人又是傑克張派來迫我口供的，一定要帶回去問問她……」

「不必了！」方銳鋒說完，也不徵求洪英豪的同意，就使勁地拉着他向外跑。

洪英豪被他硬拉出屋外，只見長長的通道裏全是棺木。上面死者的年籍姓名，這證明棺木裏面不是空的。

洪英豪吃驚地問：「是什麽地方？」

「這是暫厝死人遺骸的會館，關你的那間房子是祭弔者休息的小屋。除了我們幾個之外，再沒有活人了。」

「小方！你怎知道我被關在這兒？」

「等會兒再告訴你。」

這間會館是建在地下的，洪英豪被方銳鋒拉着連爬了十幾級石階，來到了大街。才吁了口長氣。他們剛一站定，一輛奶白色「雪佛蘭」駛到他們面前。只見劉麗媚自車窗內伸出一隻手向他們召喚：「快上車吧！當心他們追。」

二人一左一右地上了車，車子很快地開動。劉麗媚關注地問道：「小洪！你沒有吃苦頭吧？」

洪英豪訝異地說：「是妳向小方報訊的麽？」

劉麗媚點點頭說：「是的。」

「妳怎麽知道我被關在那兒？」

「事有湊巧，」劉麗媚從容地敘述：「自從知道你昨晚被打的事情之後，我就準備向魔鬼門徒妥協了。當我剛要進酒店去的時候，發現你也走進了『紅寶石』。爲了不使你有所誤會，我就暫時躲了起來。不久以後，發現魔鬼門徒扛了一個大帆布袋出來，看樣子就知道袋裏的是人。我直覺地感到事情有點不妙。於是就在他的車後跟蹤，一直跟到方才這個地方……」

洪英豪聽到這裏，又向方銳鋒問道：「小方！剛才你爲什麽堅持不帶那個女人回來呢？那是一條很有價值的綫索啊！我眞不明白你的用意何在？」

方銳鋒指着劉麗媚說：「你問劉小姐吧！這是她的意思。」

「甚麽？」洪英豪將疑惑的眼光投向劉麗媚。

劉麗媚苦笑着說：「小洪！我只是不想過份開罪魔鬼門徒罷了。」

方銳鋒故作不解地在旁插口問道：「誰是魔鬼門徒？」

洪英豪回答說：「就是傑克張。」

「是他麽？」方銳鋒顯得很吃驚。同時將目光投注在劉麗媚的臉上。「劉小姐！妳方才嚴格規定我除了救出小洪以外，不得帶任何人回來，也不得報警。這是什麽原因呢？」

劉麗媚語氣喃喃地說：「因爲我要做人。傑克張被送上法庭，不過是監禁一年半載，我的名譽就從此一敗塗地了。」

洪英豪咬牙切齒地說：「對！現在報警，我們舉不出他的罪狀來。等我將他的犯罪證據蒐集齊全，我要送他上電椅。」

「噢？」劉麗媚的兩眼瞪得溜圓，目光中有明顯的驚異。「傑克張犯了那麽大的罪嗎？」

洪英豪點點頭，沉聲說：「他犯了謀殺罪。」

方銳鋒突然叫司機將車子停在路邊上，然後對劉麗媚說：「我和小洪要下車了。謝謝妳向我提供小洪身陷險境的情況。

關於我答應妳的諾言，請妳放心，我絕對會遵守。」

他在說話的時候，暗中向洪英豪打了一個眼色。洪英豪知道他必有用意，也就一聲不响下了車。

劉麗媚向洪英豪搖幌着手，嚷叫着說：「小洪！晚上在『流星夜總會』見面，記住，仍是那張桌子。」

洪英豪還來不及回答，車子已飛快地開走了。方銳鋒以埋怨的口吻說：「小洪！你怎麽可以在劉麗媚面前說出傑克張犯了謀殺罪呢？」

洪英豪不以爲然地說：「那有什麽關係？她想將傑克張置於死地，我們方才說的話就不可能從她的嘴傳到他耳裏去。」

「你不覺得劉麗媚言行有些詭譎？」

洪英豪不禁一楞，反問道：「小方！你有什麽發現嗎？」

方銳鋒沉吟着說：「她的言行反常，行動詭譎。我調查過，『流星夜總會』的座位是她故意和你訂在一起的。」

「有這種事嗎？」

「投懷送抱，自然也是別具用心。」

洪英豪想了一陣，又問道：「那麽，她今天向你通風報信也是有用意的了？」

方銳鋒沉聲說：「我告訴你，小洪！我甚至懷疑這是她一手導演的戲。」

洪英豪訝然說：「那怎麽可能？」

「小洪！你聽我說，我這裏有一個大胆的假設。傑克張利用那羣跑碼頭的脫衣舞娘夾帶珠寶、鑽石。日久天長，被三名死者發現了秘密，由於她們貪婪成性，很可能向傑克張敲詐勒索，因而傑克張憤然而殺死她們。」

「很可能。」

「傑克張四處遊動，那麽他一定不是老闆。眞正的老闆必然是一個經營珠寶業的人。劉麗媚就有可能。」

「嗯！」洪英豪靜待下文。

方銳鋒接着說：「傑克張殺死那三個人，也許是奉了劉麗媚的命令。別忘記傑克張也是貪婪之徒，他眼見警方和我們都在追緝那三件案的兇手，因此也向劉麗媚敲詐。她感到難以擺脫，於是設法利用你去殺傑克張。」

洪英豪重重地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大吼着說：「小方，你是怎麽想到的。」

「別忘了我是一個私家偵探。」

「一定是這樣。」

「小洪！你又說得太肯定了。這只是我的假設，還需要求證來加以證實。我們分工合作。」

「小方！怎麽分法？」

「你釘劉麗媚，我追傑克張。無論如何先控制住不讓他們見面，使他們各懷鬼胎，滋生矛盾。」

洪英豪點頭說：「好！就這麽辦。」

「別忘晚間在『流星』的約會啊！」

洪英豪自然不會忘記。當方銳鋒離去後，他站在路邊沉吟良久。六點半在「流星」和劉麗媚碰頭，五點鐘要送金惠姬去「愛琴海」。最重要的是立刻趕去「華富酒店」看着羅美雅，他可不希望她昏睡得太久了。

他召來一輛出租汽車，向司機說了一聲「華富酒店」就閉上了眼睛，他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情。

四時正，洪英豪來到「華富酒店」。

羅美雅的房門沒有上鎖，一旋就開。洪英豪一眼就看見她和衣躺在床上。洪英豪撥開她的眼皮，只見她眼珠滿佈紅絲，酒氣醺人，不知她到底是服了過多的安眠藥？還是飲下了過量的酒？

不過，有一點却是可以　定的，今晚「流星夜總會」絕對不會有羅美雅的精彩表演，她注定要缺場了。茶几上有兩隻空的酒杯，其中一隻的杯底有粉狀的沉澱物，那必然是沒有完全溶解的安眠藥粉。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拿起電話，撥到「香城酒店」去，要總機的小姐接到七〇七室去。一分鐘後，傳來了回音。

「對不起，無人接聽。」

「金惠姬小姐不在嗎？」

對方很有禮貌地回答：「根據記載，她該在房內。」

「那麽，請將電話再搖一下。」

對方表示歉意：「對不起！她也許在熟睡。根據旅館的服務規定，電話鈴聲不能超過半分鐘，以免打擾客人的休憇。」

「好！謝謝妳！」洪英豪只得放下了電話。他看看錶，四點十分。他和金惠姬約好。五點鐘要去送她到夜總會上班，這個時候她應該已經開始整裝了。

洪英豪潛意識裏昇起一股不祥的念頭，他疾速地離開「華富酒店」，驅車往「香城酒店」疾馳而去。

來到七〇七室門口，洪英豪已經嗅到了死亡的氣息，像從事金惠姬這種職業的單身女性絕不可能鎖門睡覺的。

洪英豪不祥的預感證實了：金惠姬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兩眼圓睜，嘴唇扭曲，項間套着一隻綠色的絲襪。

她的胴體仍是如生前那樣豐滿，然而已缺少了那種誘人的光輝，相反地蒙上了一層令人顫慄的陰影。

洪英豪的心中不禁昇起了憤怒的火燄，金惠姬的被殺，顯然是因爲她在不知不覺中洩漏了傑克張的秘密。他中午曾在這裏停留，現在又再度前來，也成了嫌疑犯之一，因此他立刻打電話報警。

× × ×

六點十分，洪英豪和方銳鋒二人才離開警署。

二人坐進汽車，並沒有立刻開動車子。方銳鋒說：「小洪！我和探長研判過案情，目前還不能簽發逮捕傑克張的拘票。因爲還缺乏足夠的證據。」

洪英豪語氣堅定地說：「兇手一定是他。」

「小洪！那只是根據常情判斷。然而根據事實，他却毫不涉嫌。法醫檢驗金惠姬的死亡時間是上午十一時半到十二時半那一個小時。然而你離開她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時十五分……」

洪英豪接口道：「你說的不錯。可是我到你辦公室去打一個轉，到傑克張住的酒店時，是十二時二十分，其中有三十五分鐘的空隙。而從『香城酒店』到『紅寶石』酒店只需要化十分鐘的車程，傑克張有二十分鐘的時間來進行謀殺，你和探長注意到了嗎？」

方銳鋒說：「小洪，羅美雅的供詞對傑克張有利，你可知道？」

「噢！」洪英豪神情一楞，然後喘喘然說：「眞彆扭，我這個沒有執照的偵探，只有站在門外的份兒！」



方銳鋒拍拍他的肩頭說：「嗨！別發牢騷！」

「小方！談正事吧！」

「小洪，不能拘捕傑克張的原因，就是因爲羅美雅的供詞對他有利。」方銳鋒神情凝重地說。

「她怎麽說法？」

「她說傑克張十點多鐘就和她一齊回到酒店，兩人談談天，大概在十一點四十分左右才開始喝酒。一瓶威士忌喝光不是三、五分鐘的事情，從『華富』到『香城』，再從『香城』到『紅寶石』，單是車程就要二十分鐘。而且傑克張還要比你先回酒店才能潛伏等你。你從時間上該可以算出，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謀殺金惠姬的陰謀。這不是很明顯嗎？」

「那麽，他在羅美雅的酒中暗放安眠藥，這也是觸犯法律的，我們可以用這個罪名去……」

不待他說完，方銳鋒就連連搖頭說：「小洪！結果會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羅美雅經過檢驗後並沒有服食安眠藥物的跡象，否則她不可能在送到醫院去後不到一個小時就醒過來的。她只是喝了過多的酒，血液中驗得出來。」

「那麽，酒杯殘留的粉狀沉澱物……」

方銳鋒苦笑說：「那是未經溶化的蘇打粉。」

「噢？」洪英豪聳起了眉毛。「不會錯嗎？」

「我很信賴警署的化驗室。」

洪英豪神色一振，壓低了聲音說：「小方，這其中大有文章！」

「怎麽呢？」

「我們都是經常喝兩杯的，應該懂得蘇打一進酒杯就會溶化起泡，絕不可能沉澱……」

「可是，那的確是蘇打啊！」

洪英豪點點頭說：「不錯，那的確是蘇打。不過，那是在酒杯空着的時候放進去的，所以才沒有溶化。」

「那又有什麽特殊意義？」

「在引誘我們。」

「噢！」方銳鋒翻起了一雙眼皮說：「在引誘我們？」

「嗯！讓我們直覺地感到那種粉末一定是安眠藥物，然後我們就會一心一意地在這方面去構成對傑克張的控訴，而忽略了金惠姬這一邊。事實上也眞的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

「小洪！你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方銳鋒說到這裏，突又壓低了聲音，「不過，我對羅美雅也有點懷疑。」

「那一方面？」

「她的誠實。」

「你說說看。」

「你要她設法絆住傑克張，她就不該喝得那樣爛醉如泥的。小洪！這事不是有點奇怪麼？」

「她本來就有酗酒的惡習，也許是一時控制不了……」

方銳鋒大搖其頭地接口說：「小洪！你也許沒有注意到。你在十二點二十五分進入傑克張的房間時，他已在裏面，那麼他最少也該在十二點二十分就已回到酒店了。扣去從『華富』回到『紅寶石』的車程，他應該在十二時十分就離開了羅美雅。即使她有酗酒的惡習，也不至於在短短半個小時之內就喝得酩酊大醉了呀！」

「嗯！」洪英豪漫應着，沒有反駁。

「小洪！」方銳鋒神色凝重地說：「你若不想到蘇打粉是有人故意在酒後才放進空杯之中，我也不會想到這些疑問，現在……」

洪英豪急忙地問道：「現在怎樣？」

「現在疑問愈來愈多。」

「噢！有關羅美雅的嗎？」

「嗯！」

「來！告訴我。」

「據你的看法，羅美雅不但對傑克張印象惡劣，甚至成見極深，對不對？」

洪英豪點點頭說：「不錯。她這樣告訴我，而且據我從她的言行中觀察，也的確是如此……怎麼樣？」

「來！我們先從事一下心理分析。」方銳鋒以手勢加强語氣，「當一個人對某一個人心懷成見，印象惡劣時，此人的言行就會不知不覺地傷害了某一個人，更不會去注意到某一個人的利益。」

洪英豪反問道：「難道羅美雅在注意傑克張的利益嗎？」

方銳鋒蹙緊了眉頭，喃喃自語道：「羅美雅醉後初醒，神情疲憊，當警方詢問到傑克張在她那兒離去的時間時，她不但很愼重也很認眞，似乎唯恐有甚麼地方對傑克張不利。這種情況好像太反常了？」

「你說她很認眞？」

方銳鋒點點頭。「不但認眞，而且認眞得超過了她當時精神狀況的負荷。詢問的警官滿意了，她還在重覆不休。」

「小方！她知道金惠姬的死訊嗎？」

「不知道。她當然不可能是在故意迴護着傑克張。」

洪英豪沉思良久，才低聲說：「我建議傳訊傑克張。」

「用意何在？」

「印證羅美雅的供詞是否屬實。」

方銳鋒搖搖頭說：「不行！那樣作不但打草驚蛇，也得不償失。而且一傳訊他，最先遭到控訴的應該是你。」

「我？」

「嗯！」方銳鋒點頭苦笑。「你侵入傑克張的房間就是犯罪。當我們向警方解釋後，警方也許會諒解。但是，法律不會諒解你，更不會保護你這種侵害行爲。這就是經常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原因。」

「好啦！別說教！我們該怎麼辦？」

方銳鋒看看腕錶說：「你的約會還有五分鐘。」

「你呢？」

「我要釘牢傑克張，不過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找到他的行踪。不過他絕對無辦法偷渡出境的。」

「好！那就這麼辦，還有一件事……」洪英豪說到這裏，忽然壓低了聲音，「去找范老六。」

「那個范老六？」

「嘩！你忘記『紅眼貓』的事了？」

「啊——就是那個刀疤老六，找他幹什麼？」

「給他兩百塊錢，教他設法查出那個名叫孫阿銀的女人究竟是什麼來路，這一點很重要。」

「好！我立即就托人去找他。」方銳鋒說到這裏，打開了車門。「分道揚鑣，我不搭乘你的便車了。」

× × ×

「對不起！晚了一分鐘。」洪英豪的語氣有點喘，舞台上正好在音樂中昇起帳幕，使他的聲音變得更微弱。

劉麗媚打量着他，微笑着說：「我也剛到。」

「金惠姬死了，她是傑克張的情婦之一。」

「嗯！我在六點鐘的新聞廣播中聽到了。」

「今晚這裏也不會有羅美雅的精彩表演。」

劉麗媚挑起一雙眉毛，驚呼一聲：「啊——她也……」

洪英豪笑着說：「別緊張！她只是喝醉了酒，而且是傑克張將她灌醉的。」

「你怎麼知道？」

「麗媚！你別忘了我有一個幹私家偵探的朋友啊！」

劉麗媚淡淡一笑，沒有接下去。

接着，他們開始點菜，要酒。幾乎有半個多小時的時間他們都忙於吃喝，自然沒有空閒說話了。

當餐後酒——兩杯「馬爹尼」送上餐桌後，他們才又開始談話。

「麗媚！」洪英豪顯得漫不經意地問道：「眞是巧極了！妳怎麼能够順利地訂到這個座位的？」

「那還不簡單？打個電話就行了。」

「看起來妳在這兒是老主顧了。」

「嗯！我昨晚就對你承認過了。」

洪英豪詭譎地笑了笑說：「所以我也懷疑昨晚我們同桌並非偶然。」

劉麗媚的雙眉挑動了一下，語氣淡漠地問道：「那麼，你認爲我是故意安排與你同桌的了。」

「既非偶然，就是故意，但願妳不要否認。」

「請問：我爲什麼要故意安排和你同桌？」

洪英豪露出自我陶醉的神色，壓低了聲音說：「因爲妳芳心寂寞。」

劉麗媚迷人地笑了，很甜，也有得意之色，她輕輕地說：「小洪！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能否認了。否則我豈不是大大地損害了你們偉大的男性具有的自尊？」

洪英豪自然不會相信她的回答，然而她的答詞巧妙之極，旋迴得非常得體，使他無法窮追。

第一步試探不算圓滿，因此，他開始第二步的試探。以充滿了感情的聲音和懇摯的語氣問道：「麗媚，我們之間是否已產生了一點眞實的感情？」

「如果認爲有，我自然不否認了。」

「那麼妳希望我助妳解除困難嗎？」

「當然希望呀！」

洪英豪沉下語氣：「可是，並沒有使我瞭解妳的眞實情況。妳對我有所隱瞞，因此，也就變成妳想利用我的態勢了。」

劉麗媚顯得很吃驚地說：「你怎會那樣想呢？」

「我信任我的觀察。」

「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妳言語支吾，面對我時情緒也不够穩定。」

洪英豪以冷峻的目光盯着她，毫不容情地說下去：「而且到目前爲止，即使妳眞的對我產生了感情，那也是缺乏誠意而具有某種目的的感情。」

劉麗媚的一雙眼睛瞪得很大，凝神許久，才苦笑着說：「小洪，你的話太厲害，但是你的目光却更厲害。別那麼望着我，我實在受不了那兩道犀利的眼光。」

「麗媚！別忽略了我的誠意。」

「我知道。」

「那麼，妳就該回答我的話。」

劉麗媚點點頭說：「我的確對你有所隱瞞。」

洪英豪追問道：「隱瞞了些什麼？」

劉麗媚並沒有立刻回答他的問題，雙眉緊蹙，似在思索什麼。良久，才囁嚅地反問道：「小洪！你向我探問這些，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吧？」

「我祇是想瞭解妳。」

「那麼，我告訴你吧！」她像是下定了決心，語氣硬朗起來。「我和傑克張的關係不單純。」

「嗯！希望妳再不要有所保留了。」

劉麗媚吁了口氣，緩慢地說：「我做的是珠寶生意，傑克張拿珠寶來向我脫售，我自然會樂意成交。在商言商，祇要我有錢賺……」

「嗯！甚麼時候開始的？」

「大概兩年了，我丈夫還沒有死。」

「嗯！說下去！」

「我丈夫死後，傑克張開始向我糾纏，起初我對他尙有好感，後來我發覺他對女人毫無感情，我就……」

洪英豪擺擺手說：「這是妳告訴過我的話，我現在想知道你不會說起過的。」

「嗯！」她點點頭，接着說下去：「……他得不到反應，於是就威脅我，說以前賣給我的珠寶都是私貨，甚至還有國際竊犯所出手的贓物。」

「麗媚！妳不該害怕的……」

「他說他會向警署自首。」

「即使他眞的會那樣作，也不會對妳構成威脅。他無法證明那些珠寶首飾都賣給妳的呀！」

「小洪！你不知道。單是這半年來買他的珠寶所開出的支票就爲數不少。他在領欵時都在支票背面簽了字，可以驗出是他的筆跡，而我却沒有更好的理由，向警方解釋我爲什麼要付他那麼多的錢。」

洪英豪陷於沉默了，他很願意去相信劉麗媚的話。如果她所說的實情，即使她間接地帮助了傑克張的走私行爲，她也不是主犯。換句話說，她就與那四件命案無關。而他和方銳鋒也就可以減少一個偵緝的對象了。

劉麗媚見他沉吟，不禁問道：「小洪！你不相信嗎？」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信。那麼，我



該問妳了，本埠這段時間以來，已經連續有四個表演脫衣舞娘被殺，這四個被害者又都是和傑克張有親密關係的。麗媚，妳認爲這四件命案和傑克張有關嗎？」

劉麗媚遲疑地問：「你是說……」

「我說——傑克張有可能是兇手？」

「噢？」她顯得很吃驚。「他爲什麼要那樣做？難怪你說他觸犯了一級謀殺罪，他……」

洪英豪目光又恢復了冷峻之色，緊緊地盯在劉麗媚臉上，冷冷地說：「傑克張向妳勒索二百克拉鑽石，雖然是個很大的數目，但是他却因此損失了妳這個可以收購他走私貨品的去向。那麼，我們就可以姑且估計必然是他那個走私組織的內部發生了什麼不穩的情況，所以他想狠狠地敲妳一票，然後收手不幹。」

「小洪！你怎知他那走私組織內部不穩呢？」

「所謂組織，祇不過是假想。也許就祇有傑克張一個人。據我知道，被殺之人，都曾經爲傑克張帶過私貨。如果不是發生了嚴重的情況而對兇手構成嚴重威脅的話，她們不可能被殺。」

「你認定傑克張是殺人的兇手了？」

「雖不敢認定，却也相去不遠。」

「那麼，你是在帮助你的偵探朋友在偵辦這件案子了？」

「麗媚，難道妳以前還不知道？」

劉麗媚連連地搖着頭說：「我不知道，小洪！請相信我每一句話。」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相信。因爲我肯定妳和傑克張不是串通起來在演把戲。妳對我的社會背景，瞭如指掌，然而傑克張却還以爲我是一個外地來此淘金者。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你們不是息息相通的。」

「啊——」劉麗媚不禁吁了一口長氣，神情輕鬆了不少。

「麗媚！」洪英豪柔和地說：「妳打算要我製造機會去殺死他而除去眼前的威脅，可說是極爲錯誤而又危險的事情，那樣妳將愈陷愈深。麗媚！如果我殺死傑克張後，再來威脅妳，妳又怎麼辦？」

劉麗媚甜甜地笑着說：「幸好你不是那種人，我也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了！妳可千萬別再打什麼壞主意。傑克張遲早會被捕，到時候妳的威脅就會自然解脫了。」

劉麗媚抓住他的手，佻巧地問道：「那時我們的感情是否也就終止了呢？」

洪英豪點點頭說：「也許。因爲妳是一個富孀，別人一定會說我這個窮小子在動妳那筆龐大的財產的歪腦筋。」

「只要我不那樣想。」

「可惜這世界上不僅只有我們兩個人。」談到這裏，忽然傳來報幕小姐的報告——羅美雅因病請假，由緬甸尤物烏蘇拉代替演出。於是洪英豪趁機轉變了話題：「緬甸的女人美的太少，如果有傑出者那就一定是人間尤物。讓我們來欣賞這個黑皮膚尤物表演吧！」

他們雙雙將目光望向舞台，然而在那黑裏透俏的妖艷舞娘尙未出現之前，舞台兩旁的「幻燈箱」的屏幕上却同時出現了一行字：「來賓洪英豪先生電話。」

洪英豪見到之後，向劉麗媚打了一個招呼，就向服務台走去。

電話是方銳鋒打來的，他語氣急促地說：「小洪！傑克張畏罪自殺了！」

像是一記夏日焦雷，洪英豪有「不及掩耳」的驚詫。他怔了一怔，才振聲問道：「小方！你說什麼？」

方銳鋒清晰地說：「傑克張畏罪自殺了！」

「你怎麼說他是畏罪自殺了！」

「他在遺書中坦白承認那四件命案是他所作。」接着，方銳鋒又加以補充：「警方已證實遺書是他的親筆。」

「如何自殺的？」

「不用檢驗也知道是『氰化鉀』。」

「在那裏發現的呢？」

「『紅寶石』，他所租賃的那間房子裏。」

「嗯！小方！警方打算怎樣？」

「打算在宣佈傑克張自殺的新聞時，同時宣佈那四件命案偵破，我們的事好像也該結束了。」

「小方！沒有完。」

「噢！你的看法是……」

洪英豪語氣低沉而又疾速地說：「如果羅美雅對警方的供詞屬實，那麼金惠姬的被殺就與傑克張無關；換句話說他就不是那四件案的眞兇。因此，傑克張不是自殺，他不過是第五件謀殺案的被害者。我們的工作還不到結束的時候。」

「也許羅美雅沒有將時間記清楚。」

「你不是說她很認眞嗎？」

「也許她的供詞不確。」

「那麼她爲甚麼要說假話去袒護傑克張？」

「嗯！」方銳鋒顯然折服了。「我想我應該建議警方暫停宣佈破案，甚至連傑克張的死訊都予以封鎖。」

「小方！別去阻止，宣佈破案，對我們的偵緝工作有利。」

「小洪！說說你的構想吧！」

「見面再談，你在那裏？」

「中央警署。」

「到我家裏等我，我立刻就回來。」

此刻烏蘇拉正表演到精彩處，全場屏聲凝息，只有輕柔的音樂聲。不過，洪英豪已無心欣賞了。

他回到座位上，拉起劉麗媚的手，柔和地說：「麗媚！我們的交往到此結束了，當我有一天爲了訂婚要選購戒指時，我會光顧妳的珠寶店。」

「劉麗媚訝異地問：「怎麼回事？」

洪英豪神情凝重地說：「有一個不幸的消息，然而對妳來說，似乎應該是一個好消息——傑克張自殺了。」

「啊——」劉麗媚瞪大了兩眼，顯得無比的吃驚。

「麗媚，不陪妳了，我的朋友需要我立刻去一趟。」

「小洪！這樣分手太不公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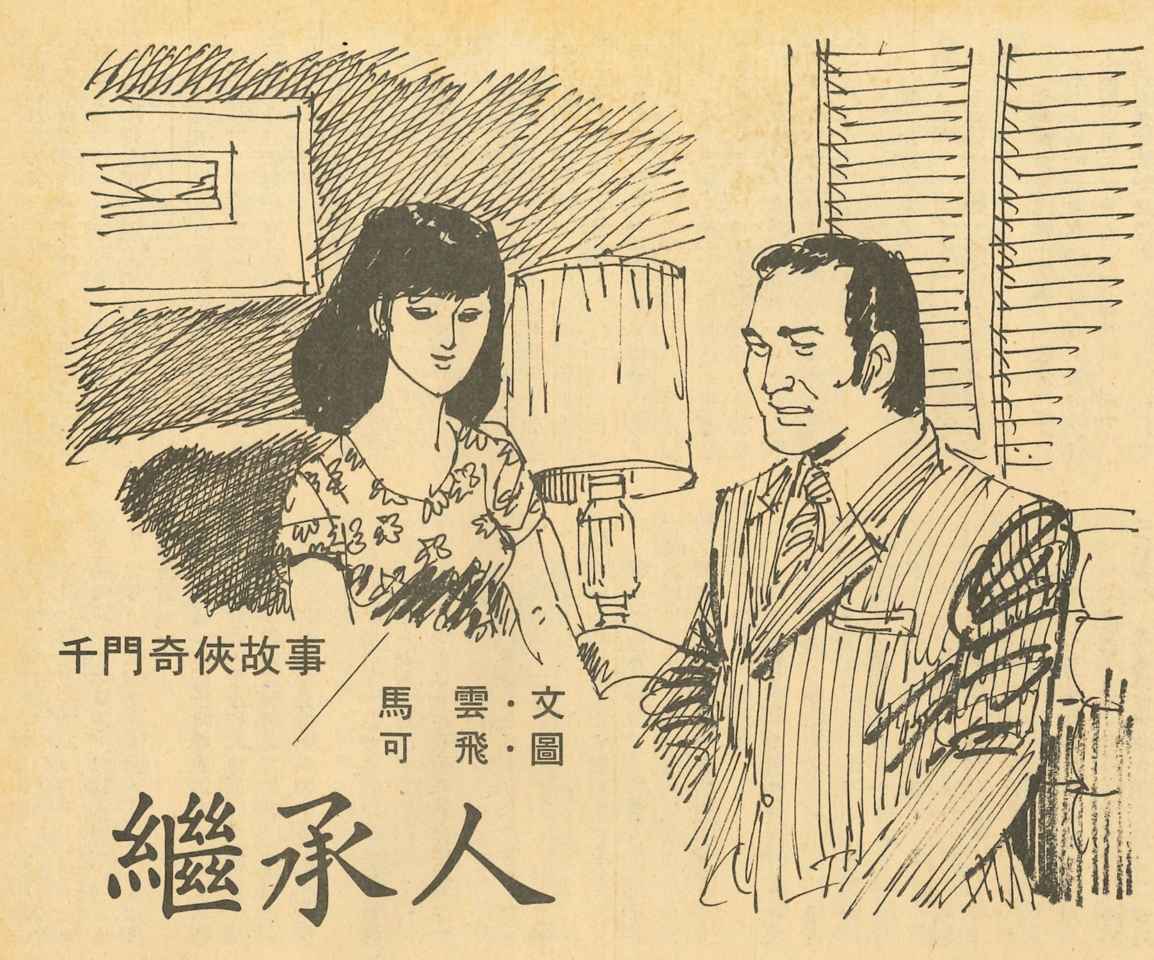
「對誰？」

「對你。」

「那麼保留隨時拜訪妳的權利吧！」

「歡迎，而且期待！」劉麗媚的面上流露出一個不大自然的笑容。自然，在她乍聞傑克張的死訊時，心情是絕對不會太穩定的。

（未完・二）



千門奇俠故事

# 繼承人

雲飛·文　馬可·圖

## 追查敵踪　再惹官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門奇俠游天虹因涉嫌犯罪而被押入羈留所，後來由林浩探長保釋外出，林浩探長帶着游天虹往一處兇殺現場，那裏正是范亦同陳屍之處，范亦同被利刀所殺，接着游天虹又發現退休千王湯伯仁也遭人殺害，此刻游天虹感到奇怪，爲什麽他所想找的人都紛紛遭人殺害，由范友明和沙樂民，以至沙百年和范亦同，再是湯伯仁，都一一被人殺死了，游天虹忽然覺得應該立即趕到石家去，他預感到石氏母子可能也有生命危險……來到石家，黎柏剛正好在石家，石老太生病，黎柏剛，游天虹等担心石老太的安全，設法取些藥物回去化驗……

游天虹笑道：「石公子，你可以繼續裝傻扮懵，也可以繼續對人說你患上了失憶症。但是，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就是你女朋友尤妙蓮的處境十分危險。除非你把她之所在，很正確的告訴我們，否則，只怕當你下次悄悄去偷會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幸身亡！」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石志謙又指指門口那邊：「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們最好給我滾！」

「好吧！」黎柏剛用手拍拍游天虹肩膊：「我們走吧！我看他眞的有些不大正常呢。」

游天虹亦覺無可奈何地，與黎柏剛雙雙離開了石家。

出到街外，游天虹道：「你大概也看得出，石志謙不但裝蒜，還有些老羞成怒呢。」

「是的，所以這件事變得更加複雜。」黎柏剛輕輕嘆了一口氣：「我現在逐漸明白過來了，爲什麼會有人放火焚燒我那間偵探社？爲什麼放火的人要將一切有關石志謙的資料燒燬？說穿了亦無非怕我們追查他的眞正身份，核對眞假而已。」

游天虹道：「現在石老太病倒了，我以爲我們除了在暗中保護她之外，還要設法查明究竟。」

「查什麼？」突然，有個男子的聲音加插了入來。他正是林浩探長。

剛才林浩探長不知道去了何處，他忽然之間又不知從什麼地方閃了出來。

游天虹埋怨道：「你剛才去了那裏？」

「我去訪問過石家的花王、司機等一些下人。」林浩探長又說：「從下人的口中，石公子一點也不笨，反而十分聰明。」

黎柏剛忍不住問道：「何以見得？」

林浩探長左張右望，分明是担心隔牆有耳。他低聲說：「我們到車子裏去再說吧！」

「嗯——」游天虹回頭瞪住黎柏剛：「你也跟我們一齊好嗎？」

黎柏剛有點猶疑地問：「你們打算到那兒去？」

游天虹毫不考慮地告訴他道：「去找藍采兒！」

三個人先後上了林浩探長的汽車。林浩這才說道：「從石家下人的口中，石志謙很小心，很狡猾，他曾先後悄悄地向下人們查問一些有關石家的事情；當然是過去的情況。由此可見，把他假設是個冒牌貨，這構思絕對不算得無中生有。」



「你還查到一些什麼？探長。」黎柏剛問道。

游天虹不等林浩答話，已將車子開走。車子是林浩的，但探長不知道藍采兒的居處。所以林浩索性讓他開車。

林浩探長道：「你是石家朋友，黎老兄，我們來一次合作好嗎？」

「如何合作？」黎柏剛本身也是警界中人，但自從轉業爲私家偵探之後，間中也有與警方一些舊同僚合作；但是就從未與林浩探長合作過。

林浩說道：「我們暗中合作，由你做內應，明查暗訪，必須要查一個水落石出，你明白嗎？」

「好極了！」黎柏剛忙不迭地說：「難得你這麼有興趣，我正希望你們警方插手此事。」

「好吧！」林浩探長伸出手來，與黎柏剛互相握了一下：「我們一言爲定！我和你携手合作，相信不久之後，必有收穫！」

游天虹忍不住插口說道：「如果我的構思不錯，石志謙的身份將影响到數宗案件的調查程序。」

車子終於開到藍采兒的家門外。

游天虹停好車之後，就對林浩探長和黎柏剛二人說道：「我們如果一齊上去找藍采兒的話，不但會嚇怕她，她的家人亦有可能大吃一驚。」

黎柏剛亦有同感。他說：「藍采兒與我比較熟絡，她的性格我也十分清楚。我担心她見了兩位陌生人之後，說話時會變得更加小心，我們自然亦會前功盡廢。」

「嗯——我倒有個好主意。」林浩探長於是伸手到他汽車的暗格裏，取出一些電子儀器來，那是一枚鈕型的袖珍咪高峯，然後示意地對黎柏剛道：「你只須把它放入你外衣的口袋裏，你和藍采兒的交談情況，我們就可以知得十分清楚。」

以前這一類電子偷聽儀器，只是間諜用的，但時至今日，警方和私家偵探亦已普遍採用，所以林浩探長也毋須再作更進一步的解釋，大家也心知肚明這是什麼東西，以及如何使用的了。

黎柏剛接過了「鈕型咪高峯」之後，匆匆落車，前往拜訪藍采兒去了。

林浩探長和游天虹仍留在探長的座駕車之內。

林浩把汽車錶板上附設的接收儀器扭開，隨即可以聽到了「格格」的聲响——那是黎柏剛的革履聲。

不久之後，黎柏剛終於在藍家會見了藍采兒。探長座駕車之內的接收儀器裏面，也可以收聽到他們之間的對答詳情。

「你最近有見過志謙嗎？」這是黎柏剛的聲音。

「不！」藍采兒的聲音有些啞澀：「他根本不大願意見我，我爲什麼要送上門去，被他奚落呢？」

「你可是覺得他變了？」

「何祇變了，簡直判若兩人。」

「我也有這種感覺，所以我才會登門造訪。」黎柏剛又說道：「我們可否進一步合作？不怕說得更加坦白一些，我正懷疑石志謙的身份。」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說得簡單一些，眼前這個石志謙，分明是假冒的，我希望你與我合作，去找進一步的證據，去揭露此人的眞正身份。」

「嗯——你也認爲他是假冒的？」藍采兒怔怔地說：「其實我也早已有此想法，因爲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志謙；他絕不可能用這種態度對待我。」

「爲了避免打草驚蛇起見，我希望你要忍耐一下，我的意思就是：你切不可輕舉妄動，一切行動必須與我們互相配合。只有這樣，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藍采兒想了想，又問黎柏剛：「我想知道你們打算怎麼樣去解開這謎底。」

「嗯——」黎柏剛很認眞地說：「我們還未想到什麼具體計劃，但可以肯定告訴你，你和我都不會孤立。」

藍采兒道：「既然我們都有同一見解，所以在這方面，我倒有些意見向你提供一下。」

「你有些什麼高見？」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這是人盡皆知的事。石志謙在他父親死前的一段時間，突然失踪，你可知道其中原因嗎？」

「聽說那是由於志謙想娶你，遭他父親反對。」

「對了，所以他雖然失踪，但論理一定不會與我失去連絡才對。但是，他失踪之後，只與我通過一次電話。」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就在志謙離家出走的頭一天晚上，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你不必爲我担心，當我找到工作，一切安排妥當之後，我們一定可以在一起的。』記得當時我也曾在電話中追問他在什麼地方。他只說暫時躲在朋友家裏，但不會找我，因爲他怕他父母可能請私家偵探暗中監視我。因此，我只好暫時忍耐一下。想不到以後我再也等不到他的電話了。」

藍采兒說到這裏，忍不住黯然垂淚！

黎柏剛也替她有點難過，但他却明知外面有人等着他，所以他不想阻時間。

他很冷靜地說：「我們還是不要難過，目前須要面對現實，先證明一點，就是志謙的身份之謎；假如他是眞的，那麼，他可能失憶。否則，他當然就是假的。」

「剛才我也說過了，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有人長相似志謙，是不足爲奇的事，但很難似到這個地步。他不但外形似足志謙，身裁、聲綫以及走路的姿勢也十足相似。這就似乎沒有理由。」

「那麼你的意思是：眼前這個石志謙是眞的？」

「我沒有這麼說啊！」藍采兒眨着含淚的雙眼，說道：「我只是想提醒你幾件事：第一、假如有人要冒充志謙的話，他的眞正目的何在？」

黎柏剛道：「這還用說，那當然是爲了石家的家財。」

「第二、我們就當他是假冒的，但爲什麼有人會似石志謙似到這般田地？」

「嗯——你的意思可是懷疑他曾接受過整容手術？」

「現在科技進步，記得以前有一個電影女明星，經整容手術後，不但年輕了十年，還引來一段笑話，就是往後有數名女性前往整容，結果竟然與女明星同一模樣。相信許多人都知道這個眞實的故事。我在這裏提出，無非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若有人要假冒另一個人，以今時今日的科技，是百份之一百可以做得到的事。然而，要這個冒充者模仿其人的聲綫、行動和小動作等等，則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志謙在失踪之後，好長一段時間與我失去了連絡，這其間一定有些古

怪。」

藍采兒又說：「他在這段長時間之內不可以給我電話，分明是失去了自由。於是我假想到有人在這段時間之內利用他——包括了利用另一個人去冒充他的外形、聲綫和一切小動作等等在內。當時機成熟了之後，就殺了他，把假冒他的人送回到石家來。」

黎柏剛雖然是個有經驗的私家偵探，但當他聽藍采兒說到了這裏，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想像力。他怕林浩和游天虹二人在外面等得太久，所以他只問道：「然則，你以爲目前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首先我們要印證他的指紋。」藍采兒說：「閣下是私家偵探，當然知道唯一不可以假冒的，就是指紋。我手上有一批情書——是志謙以前寄給我的，我可以交一部份給你。」

「哦——你眞聰明。」黎柏剛也不難想像得到：石志謙什麼都可以假手於人，只有情書一定是他親手寫成的，所以上面也必然留下不少他的指紋。將舊的與新的互相印證一番，自然就有答案。

藍采兒於是叫黎柏剛等他片刻，然後她就到後面房間去將石志謙的情書找出來。

但是，當藍采兒再次出現在他面前時，她面上的表情却充滿了失望和驚愕！甚至黎柏剛也可以想像得到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瞪住她，只不過等她開腔去證實而已。

果然藍采兒就對他說道：「奇怪！怎麼我那一盒子的情書都不見了？」

「你有沒有記錯地方？」黎柏剛提醒她。

但藍采兒却回憶着說：「不會的，一定是他——他那天來找過我，我曾經試用紙盒載住的情書去勾起他的回憶。此後我一直沒有動過那個紙盒子。」

「如果你沒有記錯，那麼，此人的確值得我們仔細地去研究。」黎柏剛看看腕錶，「我不想阻你太多時間，回頭我們再用電話連絡好嗎？」

藍采兒惘然地點點頭。黎柏剛後來回到探長的座駕車內，發覺林浩已將他們剛才的談話錄音，正與游天虹在反覆地商量，以及聆聽。

林浩探長說：「我們警方可以從人口登記資料中取得石志謙的指紋，但要經過一番例行的申請手續，因爲石志謙至今並未犯罪，法律上一個淸白的人，是須要受到法律保護的。」

游天虹道：「在未得到警方合作前，我們不妨自己去想想辦法。」他又對黎柏剛說：「張雪兒的偵探社裏面有你所須要的設備，你不妨與她連絡一下，再配合石家下人的秘密偵察行動，相信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到。」

黎柏剛道：「是的，我也正在想着如何收買梅姑，或者其他石家的下人們。」

「這件事似乎應該分頭進行。」林浩說道：「由你們兩位私家偵探去做內部偵查工作，我和游天虹去找一個人，她就是尤妙蓮。希望我們找到的，是個活人吧。」

游天虹和黎柏剛都明白，林浩探長的意思分明是担心他們找到的，可能又是一個死了的人。然則，又變了「遲來一步」了。

三個在江湖上素有經驗的大男人就此作了決定。

× × ×

游天虹和林浩探長商量過之後，決定先到尤妙蓮原居的地方，雖然他們都明知那兒已是人去樓空，但是，游天虹却希望再向她的隣居查問一下；而林浩探長則希望可以在尤妙蓮住過的地方，找到一些綫索。

豈料就當他們去到那兒附近的時候，林浩探長剛將他的汽車停在路旁，游天虹立刻就向他示意：「不要停車，繼續開向前吧。」

林浩探長是一名現役探長，過去也跟游天虹合作破過不少大案，所以雙方素有默契。

林浩一句也沒有反問，就把車子開出！

原來當時已有個男子由尤妙蓮住過的地方出來，看他準備橫過馬路的情形看來，那男子的汽車亦可能就停在這一帶路旁。要是他們不迴避，雙方一定會打個照面。

那男子並非別人，正是石奇。

石奇是富翁石桂河的侄兒，亦即石志謙的堂兄。

游天虹曾經見過此人，而且對他印象不大好，爲什麼他會在此出現？奇怪！

林浩探長隔住汽車玻璃望過去，他雖然不認識石奇，也明白他必然是個問題人物，所以游天虹才會有所暗示。

因此，當他將車子開走之後，一邊注視着望後鏡，一邊問身邊的游天虹：「他是誰？」

「他就是石桂河的侄兒，石志謙的堂兄。」游天虹不斷地回顧。

這時候，他又看見石奇果然橫過馬路之後，登上了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

游天虹於是又匆匆對林浩說道：「探長，請立即將車子靠旁！」

林浩探長會意，把車子往旁靠。

轉眼間，後面就有一輛車子開過來，車內坐着的正是石奇。

林浩等他的車子掠過後，就開始跟踪他。

游天虹：林浩探長說道：「據我所知，石奇也是石桂河的遺產繼承人之一，但必須要在石老太和石志謙母子二人都不幸死去了之後，才輪到他。」

「那麼，他去找尤妙蓮，似乎有些理由吧。」林浩說。

「嗯——你的意思是——」

「他同樣在懷疑石志謙是冒充的。所以，他必須先找到石公子同居過的女人尤妙蓮。」

「另一個可能性我們似乎不可以忽略，就是石奇也有可能是尤妙蓮的同黨。當然，這個可能性似乎不大，但無論如何，我們不可以忽略。」

這時候，石奇的車子轉彎抹角的，已轉入了一條橫街去了。

林浩探長也將他的車子緩緩地開了入內。

他們可以隔着擋風玻璃，看見石奇匆匆由他的汽車下來，然後急步進了一幢樓宇去。

林浩探長道：「憑你見解，你以爲石奇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我們何不進去看看？說不定尤妙蓮就在裏面呢。」

游天虹說着，首先推開車門落車去。林浩探長也匆匆地跟了過來。

這一帶很靜，所以他們連急步走過馬路時的步履之聲，也淸脆可聞。

當游天虹和林浩探長二人抵達那幢住宅大厦門口時，發覺這幢是標準的一梯二伙的建築形式，所以只得一部升降機。

那兒錶板之上，指示的燈號正停留在「5」字。

游天虹和林浩探長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伸手過去按掣。

升降機緩緩下降，二人急急走了入內。他們也同樣按了「5」字。

就當他們雙雙由升降機內步出之際，立即見到石奇神色張惶地迎面而來。

林浩探長固然是個有經驗的警探，就是游天虹也可以在直覺上感到事有蹊蹺。尤其是當石奇與游天虹打了一個照面之際，他更顯得忐忑不安，甚至不敢直視他——佯作不見。

他企圖側身而過，閃入升降機之內，却被游天虹叫住：「石奇，你找人麼？」



石奇怔了一怔，但却沒有理睬他，就伸手去按升降機錶板上的按掣。

當時游天虹和林浩已由升降機裏面出來，而石奇則剛剛走了入去。

眼見升降機的自動門就要關閉，游天虹手急脚快，迅速伸手探腿，將自動門攔住，林浩探長也會意地衝了入去，出示他的警方證件，對石奇說道：「我是警方人員，請你出來，我有話問你。」

石奇顯得十分不安的神色。「你們這是幹嗎要留難我呢？」他企圖掙扎：「我又沒有犯法。」

然而林浩探長却沒有多說半句，就將石奇推出了升降機之外。

現代的升降機，大都是採取全自動的電動控制系統，那些電動門只須用手或脚稍加阻攔，便會自動彈開——這種設計乃是爲了避免夾傷乘客。

因此剛才游天虹伸手探腿之後，電動門就不能關閉，現在他看見探長已將石奇推了出來，才讓自動門關上了。

石奇裝作鎮定地反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林浩探長一邊推他面壁，一邊搜身，一邊又回答他：「我只是懷疑你企圖入屋，有不軌行爲，所以作爲警務人員是有權查問你的，你不要亂動！」

這時候，游天虹已用他的開鎖方法，將一個住宅單位的門開啓了。

那個單位正是石奇到過，旋即匆匆離開的單位。

游天虹只入內瞥了一眼，就回頭對門外的林浩揚聲說道：「探長，快些入來看看吧，屋內發生了謀殺事件呢。」

林浩一怔，立刻盯實石奇，「我明白你剛才爲什麼會這樣害怕了……」

石奇惶恐地說：「你們完全誤會了，我來時已發現他死掉了……」

然而林浩却沒有等他說完，已將他推入屋內。

這住宅單位很小，只有一廳一房，面積大約只有三百餘呎左右。

入門處已是客廳，就在那小客廳的沙發前面的地板之上，躺了一具女屍。

游天虹正蹲在那女屍的旁邊，俯首觀察。

「可能與石奇無關。」游天虹回頭對林浩說道：「探長，我估計她已死去了多時，屍體上的血液亦已凝固了。」

石奇也說道：「是的，我入來的時候，已見到這情形，所以我才急急退出屋外去。我不知道是誰幹的。」

林浩却瞪住他說道：「你看見這種情形，你應該立即報警才對，爲什麼却這麼慌張？」

「嗯——我，我只是怕惹禍上身。」石奇吶吶地對林浩探長說。

「人既然不是你殺死的，你又怎麼會惹禍上身呢？」林浩探長仍然用十分凌厲的目光盯住他。「你分明是作賊心虛。」

「人人都會怕麻煩，我也不會例外啊！」石奇說。

這時游天虹却站了起來。

他問石奇：「你如何認識死者的？爲什麼又知道她在這裏？」

石奇道：「我根本不認識她。」

林浩探長問道：「你既然不認識她，爲什麼又會跑到這兒來找她？」

「嗯——」石奇眨着眼睛，然後又反問道：「我是否一定要回答你？」

林浩探長道：「你可以不回答我的問題，但我却有權把你帶回警局裏去！」

游天虹看見他仍在猶疑，又忍不住說：「石奇，我勸你還是合作一些好，其實我們一直在跟踪着你；你說謊，繞圈子，只有增加麻煩而已。」

石奇很認眞地想了想，終於也說道：「不妨告訴你們吧，我對現在這位石志謙的身份產生懷疑，所以我才想辦法去證明他是冒充的。」到此，游天虹和林浩二人又忍不住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但是他們却沒有交談。

游天虹問：「你爲什麼會懷疑石志謙會是假的？」

「我這麼說，不是胡扯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時期的觀察，以及明查暗訪之下才發現的。」石奇又說：「我叔父石桂河死後，有大筆遺產留下來，所以我才更加有理由懷疑有人將眞的石志謙殺死，然後再以這個假的充塲。」

游天虹又回頭望望林浩。林浩會意地問石奇：「石志謙身份的眞假，又與這女子有些什麼關係？」

石奇道：「探長，我費了很多時間才可以查到，我弟弟曾與這女子同居。但當我找到她居處去的時候，她已遷出了。最後我才追查到這兒來，想不到她已經被人殺死了。」

游天虹問：「你所講的弟弟，究竟是眞的石志謙呢，還是假的石志謙？」

「當然是假的，我弟弟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女朋友。」石奇又說：「我弟弟最親密的女朋友是藍采兒。」

「看來你倒非常關心你的弟弟啊！」林浩探長道。

「我是石氏家族中的一員，這種關心是不難理解的。」石奇說道。

游天虹又問石奇：「我想知道這女子叫什麼名字？」

「尤妙蓮。」石奇說。

「你怎麼會知道她叫尤妙蓮？」游天虹問道。

「嗯——是一名私家偵探告訴我的。」石奇說。

「你是花錢去請私家偵探吧？」游天虹瞪住他。

「是的。」石奇道：「石志謙是我弟弟，他的生活習慣，以及一些小動作，我當然淸楚。所以，當這假的石志謙突然回到了家中之後，我很快已對他產生疑心。」

林浩問：「爲什麼你不報警？」

「在未有足夠證據之前，我不想打草驚蛇！」石奇又說：「我以爲先由私家偵探去查，會比較妥當些，却想不到——」

游天虹心裏想：「那位私家偵探如何知道尤妙蓮就是『假石志謙』的同居女人？」

游天虹於是又問石奇：「你聘請那一位私家偵探？可以告訴我嗎？」

「嗯——」石奇不大高興地瞪住游天虹：「你們似乎把我視作犯人般看待，其實，我只是爲了保護我的家族的利益而已。這又有什麼不對？」

「每個人都有權保護自己，所以你並沒有什麼不對。」林浩探長插咀道：「但是，假如你不回答我們的問題，我肯定說你有許多地方不對的。」

游天虹道：「你可以不答我的問題，但你所講的必須是眞實的，否則你可能後悔莫及，因爲這兒的私家偵探約有八成是我的朋友，其他兩成相信探長一定也認識。萬一你說謊，只是自討苦吃。」

林浩探長看見石奇仍在支吾以對，又忍不住說道：「假如你不是聘請私家偵探，只由你自己親自出馬，亦未必是犯法的事。大不了就只是『擅闖私人住宅』而已。你又何必吞吞吐

吐？」

「唉！算我怕了你們！」石奇終於又說道：「我聘請的私家偵探叫江强。」

游天虹聽了之後，與林浩探長互望了一眼，因爲他們都知道當地不但有這麼一位私家偵探，同時他們也都認識他。

但是石奇却担心他們不相信自己，所以又說：「江强曾經跟踪過石志謙——那傢伙曾悄悄去過尤妙蓮的香閨，所以江强就將那地址告訴了我。豈料當我按址去找她的時候，尤妙蓮已遷出了。」

「爲什麼江强今天又不陪你來？」游天虹問。

「你也知道請私家偵探是要錢的。」石奇說：「我後來沒有繼續聘請他，他當然不會派人來陪我啊。」

林浩探長因爲這是一宗命案，所以親自去致電報警。但他發覺屋內的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只好到隣居去借電話。

林浩探長後來又從隣居的口中知道：死者只是數天前才搬來的，但她很少出現，經常將大門緊閉。間中也有人來找她，到底是一些什麼人，隣人反而不大留心。

游天虹忍不住又問石奇：「爲什麼不把你的想法悄悄對你嬸母石老太說出來？」

「最初我有所懷疑時，的確也有對她提及，但是，嬸母反而罵我胡思亂想。爲了找出有力人證物證，我惟有親力親爲。」石奇又嘆氣道：「眞想不到，我又來遲了一步。」

游天虹說道：「假如你繼續把此事交給江强去查，這女子也許不必死去呢！」

石奇道：「不怕對你說，我收入有限，要是長期聘請私家偵探的話，經濟能力根本做不到，所以有了初步綫索之後，惟有由我自己去查。」

「你既是石家一員，經濟情況應該不差啊！」游天虹故意這麼說道。

「你們外人根本不明白。」石奇聳肩苦笑，又搖頭嘆息道：「我只是石桂河的侄兒，並非他的兒子。」

游天虹有點恍然大悟地說：「那我倒明白了，只要你有辦法證明眼前這個石志謙是冒充的，你自然就可以搖身一變，變爲石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甚至是遺產的繼承人。對嗎？」

石奇有些尷尬地苦笑：「不！你不要老是想到我本身的利益方面，其實我也是爲了石家大局設想。如果這個石志謙是假的，幕後必然另有陰謀。假如我有辦法去揭破它，嬸母一定更加信任我。」

游天虹也覺得石奇言之有理，他如此努力追查「石志謙」的身份，確是一舉數得的事。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已開到現場來。林浩探長向一名帶隊的警官交代過之後，回頭對游天虹道：「現在我們總算也找到了尤妙蓮，可惜對我們一些帮助也沒有。」

「那又未必！」游天虹道：「經此一役之後，最低限度證明我的懷疑石志謙是假的，並非出於主觀，連石奇這傢伙亦有同感。」

石奇正在那邊接受警探的盤問，但林浩探長已悄悄對查案的警方人員說過了，他們只可以當一般命案處理，暫時不要扯到石家方面去。這是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之故。因此，當警方查問過石奇之後，也讓他走了。

後來游天虹和林浩探長來到了江强的私家偵探社，他們以前都是互相認識的，所以林浩探長也不兜圈子，將尤妙蓮被殺的事，對江强說了。

游天虹却問道：「現在我只希望你證明一件事，就是現在石家出現的石志謙：是否眞的去探望過尤妙蓮？」

「是的。」江强道：「不怕告訴你吧，我也是因爲跟踪石志謙，然後才會發現尤妙蓮這女子，以及她的住處。但後來因爲石奇那傢伙欠下我的服務費不肯付賬，所以我才中斷了調查，想不到會發展成命案。」

游天虹至此終於確定了石志謙的身份是假的。

他對林浩說：「探長，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反而是他的同黨，以及他的動機。」

林浩還未答話，江强已不忍住插咀道：「動機當然是爲了石桂河那筆豐厚的遺產。至於他的同黨，最低限度就包括了死者尤妙蓮在內，說不定還有其他人，甚至是一個集團也說不定。」

林浩探長道：「那麼，我們還等什麼呢？現在動手捉人大概也是時候了。再不動手，只怕又有人要被殺。」

游天虹道：「不，我勸你還是忍耐一下，假如你這時候動手，只怕你無法把幕後人揪出來。」

「你也認爲在幕後主持大局者另有其人麼？」林浩問。

「是的，」游天虹道：「以我個人見解，單憑假冒石志謙的人，不可能做出這種殺人滅口的事，假如這時候動手，就算我們能證明眼前這石志謙是假的，也只可以抓到他一個人而已。」

林浩探長一向相信游天虹的頭腦，所以忍不住問他：「然則，你認爲我們應該怎辦？」

「目前最重要的，當然是要設法證明石志謙的身份是假的，但是即使我們已證明他是假的，也不可以輕舉妄動，我的意思就是，秘密監視他，直至他有進一步行動爲止。」游天虹道。

林浩反問：「難道還要等他再動手殺人，我們才採取行動麼？」

游天虹道：「探長，你又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指他的進一步行動，不一定就是殺人，而是與他的同黨會面。」

江强立刻就同意了游天虹的見解：「對了，假如這是一個大老千集團，幕後必有一名師爺主持大局，而眼前這個石志謙：可能就是因爲他的外型酷似石志謙，所以才會被老千集團加以利用。因此，當我們有辦法證明他的身份是個冒牌貨時，反而要加派人手暗中保護他，因爲老千集團可以殺一個，亦可以殺兩個、三個，甚至更多更多的人。萬一他們知道石志謙的僞冒身份已告敗露，說不定也會派人殺他滅口。」

「我同意江强的講法，」游天虹又說：「目前我們應該多方面進行，一方面固然要派人去追查石志謙的身份，也要設法保護石老太和石奇，因爲他們都是有份，也有權去分享石桂河那龐大遺產的人，老千集團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江强看見林浩一聲不响地仍在沉默中思索，忍不住又說道：「暗中保護石老太和石奇，以及暗中追查和保護石志謙，都須要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看來這件事只有警方才可以辦得到。探長，要是你再猶豫，我眞担心還要有人被害呢！」

林浩探長終於也接受二人的建議，他決定派人暗中保護石老太、石奇甚至藍朵兒等人，因爲他們都是與石志謙的關係非常密切的。

而另一方面，林浩探長又向他的上司申請更大的權力，令他有權去調查石志謙的人口登記檔案——這是須要高級警務人員向法庭申請的。

游天虹本身因犯了「涉嫌殺人」而被捕，這次只是林浩探長將他保釋出去，也有時間限



制，所以他們必須爭取時間，去做他們認爲應做的事。黃昏時候，林浩探長又與游天虹雙雙來到紅燈區。

游天虹的目的是要找一個人，那人姓丁，由於他生得又矮又瘦，所以認識他們的人都習慣稱他「小丁」。

小丁以前家裏有點錢，父親死後他嗜賭如狂，所以一度陷入老千局，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就曾經仗義救過他，他才不致破產。

可惜這傢伙不知自愛，劣根性難改，等到游天虹在若干時日之後再見他時，他不但弄得家無恆產，還染上了毒癮，當時還伸手要向游天虹借錢。後來游天虹才知道他不務正業，有時做警方綫人，有時則做老千集團的「來手」——亦即引人來上釣者。

當林浩探長的座駕車開入紅燈區時，很明顯地有些人匆匆閃避，即使隔住車窗玻璃，游天虹也看得很清楚。游天虹靈機一觸，立即叫住林浩：「探長，請你就在這裏停車吧！」

林浩一怔：「到了嗎？」他一邊把車子停下來，一邊問道。

游天虹道：「不！還差半條街位才到，不過，我不想勞駕了。你瞧，許多黑人物原來都認得你的座駕車。所以他們只要見到了你這車子，就鷄飛狗走。我怕我要找的小丁，也跟他們一樣，那時我就變成白走一次。」林浩探長亦有同感，所以他也忍不住笑了！

車子就在附近的路旁停了下來，游天虹對林浩道：「探長，你就在這車子裏等我吧，只要他不走避，相信我會找到他的。」

游天虹落車之後，沿住行人道走過去。

他走進一間酒吧裏面去，放眼四望，昏暗的燈光底下，只見有個矮矮瘦瘦的男子，正向一些外國男子兜搭。游天虹故意走到他背後的一張枱子旁邊坐了下來。

「小丁。」游天虹叫了一聲！

小丁回頭一望，便自動走了過來：「眞巧啊！難得又見到了你，游大俠。」

游天虹却笑了笑：「不！我是專誠拜訪你的。」他又示意地指指對面的座位：「坐過來談談吧！」

小丁鬼鬼祟祟地左張右望了一遍之後，才走了過來：「有什麼貴幹？」他忐忑不安地坐了下來。

「游大俠這名字是你稱呼我的，你以爲我這個人夠道義吧？」游天虹笑道：「所以，我希望你也講道義。」

「你遇上了麻煩？」小丁怔怔地問。

「是的，最近先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命案，其中有一宗涉及我，目前我正要搜集反證，證明我無罪。」

「你是我的恩人，所以你想我怎辦，儘管直說好了。」小丁道。

游天虹於是問他：「范友明和范亦同兄弟二人先後被殺，退休師爺湯伯仁也被殺害了，有關這些命案，可是與某老千集團有關？」

「不！你可能弄錯了。」小丁道：「范氏兄弟根本不入流，據我所知，他們並非正式老千。至於湯伯仁，他根本死得不明不白，老千行業中人也希望知道他的仇家是誰，所以我認爲與老千集團無關。」

「我希望你不要帮住他們，這件事對我十分重要。這也是你報答我的時候啊。」

「放心，我會想辦法帮你的。不怕告訴你，我也認識不少老千，我知道他們也在找尋殺害湯伯仁的人。」

游天虹也知道有不少老千行業中人，十分敬佩已經退出了江湖的湯伯仁。所以這一次他被殺，引起老千行業中人的重視，是不足爲奇的事。

至此，游天虹似乎沒有追問下去的必要。他只留下一張名咭，就與小丁告辭。

游天虹幾乎還未走出酒吧門口，就有個女人走近小丁的身邊。她那一陣濃烈的脂粉與香水氣味，在酒吧裏面這種環境底下，實在是令人在嗅覺上總感到有些不舒服。

小丁忍不住瞥了她一眼。

在朦朧燈光底下，只見那女人最少也超過了四十歲。雖則她濃粧艷抹，亦難掩蓋得住歲月留下的無情皺紋。

她咬住一支香烟，目光閃閃地瞪住小丁：「你就是小丁，我沒有猜錯吧？」她神秘地笑了笑，以至那些黃澄澄的牙也在暗淡的燈光下顯得很突出。

「嗯，是的，你是——」小丁彷彿感到很面善，就是說不出她是誰。

「人人都習慣了叫我柳姨，我們在這個圈子都混了不少日子，就是我們始終沒有機會認識，多奇怪呢。」

「是的，柳姨，說起來我的確覺得很面善啊。」

「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我女兒常常提起你。」

「令千金是——」

「她今晚有些不舒服，叫我通知你，有空跟我去看看她。」柳姨又噴出了一口烟霧。

小丁心裏覺得奇怪，她爲什麼故作神秘？難道她眞的就是自己女朋友的媽媽？

小丁有個女朋友很年青，只有十八九歲左右，他們剛認識才不久，所以小丁根本未清楚她的家境和身世。

柳姨剛想說下去，就有個外國人過去把她叫走；她是老一輩的吧娘，許多外國人就是喜歡這種年紀的女人陪酒，甚至上床。太年青了，他們反而覺得沒有味道。

柳姨臨離去時再三叮囑小丁：「記得去看看阿翠啊！」

對了，他的女朋友正是叫阿翠。但是，他從未到過她的家裏去。看情形，阿翠的媽媽正是柳姨。怪不得她一直不願提及她的家人。

小丁對柳姨道：「你幾時走？我等你一齊回去好嗎？」

「好吧！」柳姨說：「陪完這個客人，我們就一齊走；不過你最好到外面等我。」

小丁在這種地方混了不少日子，當然明白到柳姨那種職業女郎的心態。

不久之後，小丁看見柳姨的客人走了。於是雙方關照了一個眼色，小丁就到外面去等柳姨。

小丁一邊吸烟，一邊倚在行人道旁的欄杆上，瞪住酒吧那扇遮遮掩掩的玻璃門。人出人入，就是不見柳姨的影子。

小丁正等得納罕，差些兒忍不住就要重返酒吧裏面去。想不到就在這時候，背後却有人招呼他。小丁回頭一望，原來柳姨已坐在一輛黑色房車之內。

小丁立刻躍過欄杆，坐進車廂裏去。

柳姨一邊開車，一邊抱歉地說：「對不起，我要到後街停車場去取車，所以就累你久候了。」

小丁這時才明白，柳姨原來是由後門離去的。

柳姨已將一身閃閃生光的旗袍脫下，換上了一身黑衣緊身衣服。小丁眞的難以置信，像她這把年紀，還保持着這麼好的身裁。

時間只不過是晚上九點多鐘，街道上來往的車輛頗多。

柳姨不斷望向汽車的望後鏡，小丁雖然有些不大明白，却又不敢追問。

車子終於在一條橫街停了下來。

柳姨落了車之後又左張右望，彷彿担心有人跟踪一樣。

小丁終於也忍不住問道：「有些什麼不對嗎？」

柳姨苦笑道：「不！只是見過鬼怕黑，有一次有個醉漢跟踪我，事前我一點也不知情，直至開門入屋時，他才由梯間衝出，結果雖則由警察帶走，也足足鬧了大半晚。自從那一次之後，我每次返家之前例必看清楚。」

小丁覺得，柳姨這種小心防範的態度是對的。

鎖好車門之後，柳姨帶着小丁登樓。柳姨放輕手脚開了門，屋內一片黑暗。

柳姨回過頭來，對小丁做了一個手勢：「她可能睡了。你請進來先在客廳坐下來，等我進房間裏去看看她。」

柳姨按亮了一支壁燈，然後又關上了窗門，拉了窗簾，才把冷氣機開啓。從她的一擧一動可以見到，她不但是一位慈母，做事也很有計劃，很有步驟。她招呼小丁在客廳的沙發坐了下來之後，又走到後面去。不久，她倒了一杯汽水出來，對小丁道：「阿翠果然睡着了，你喝杯汽水歇歇脚，讓我入去叫醒她。」

小丁信以爲眞，只好先喝了一口汽水，坐在客廳裏等下去。大約過了三分鐘左右，小丁仍未見柳姨出來，心感驚奇，想走進去看看，豈料剛站起來就覺得心驚肉跳，頭暈眼花！

爲什麼會這樣呢？小丁想想也覺得沒有道理，因爲剛才他喝的只是一杯汽水而已。難道柳姨在汽水裏面做了手脚不成？

小丁身不由主地，坐回沙發之上。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一個人影由走廊那邊走過來。當那黑影走近時，他才發覺她正是柳姨。不過這時候的柳姨却是目露兇光，手執利刀，瞪住小丁：「告訴我，那姓游的對你說過了一些什麼？」

小丁仍然摸不着頭腦：「你可是指那個到酒吧去找我的男人？」

「對了，就是他！」柳姨把利刀作勢地搖幌了兩下：「我要聽眞的，若有半句含糊，我會殺你！」

「他要追查一連串的命案。」小丁說道：「那是老千集團的事，與你們母女無關。」

「那你怎麼對他說？」

「我答應過他，如果有消息，就立刻通知他。」

柳姨完全判若兩人，她說：「你想知道這些事的眞相麼？我可以告訴你！」

他訥訥地說：「這些事情根本與我無關。你最好立即放我走吧，我什麼也不想知道。」

柳姨冷然一笑：「事到如今，你想置身事外也不可以了，除非你聽我擺佈吧。」

「嗯——你想怎麼樣？」

「替我撥個電話給那個姓游的。」柳姨隨即把一張紙放在電話几之上，「你就說你剛找到尤妙蓮的一位姊妹，她知道許多關於石志謙的事，叫他按址找到這兒來，你就在這裏等他；但你要提醒他千萬不要帶同其他人來，否則你不負責後果。」

電話几就在沙發一旁。小丁只須側過身子來，就可以伸手去撥電話。小丁往那張紙瞥了一眼，發覺上面所寫的地址，可能就是這裏。

他正想撥電話，又被柳姨一手按住：「你說話要自然些，小心一些，千萬不要令到對方生疑，否則，死的首先會是你。」

小丁道：「我明白了，你放心吧，他託我代查，他一定不會生疑的。」

柳姨持刀在旁監視，小丁於是開始致電給游天虹。

游天虹不在家裏。但是游天虹留給小丁的名咭之上，還有着他所配的無線電傳呼機的編號，所以小丁最後還是輕易地與游天虹連絡上了。小丁依足柳姨的說話，把游天虹騙到這裏來。因爲他以爲只要他充份合作，柳姨一定會放他走的。

從電話中實在聽不出游天虹有什麼懷疑，看來他快要到這兒來了。

小丁放下電話筒之後就說道：「我可以走了吧？」

「不！」柳姨道：「你要等他來！他大概要多久才可以來到這裏？」

「半小時左右。」小丁道。

「好極了！」柳姨看看腕表：「那就是說，我們還有半小時光景。小丁，爲什麼你忘記了阿翠？」她忽然又瞪住他，含笑盈盈地問。

小丁苦笑道：「我怎麼會忘記她。」

「但是到了這兒之後，我從未聽你問過她呢。」

「一則怕你反感，二則我實在害怕惹禍上身。」小丁又說：「事實上，你們就算有什麼恩怨，我小丁也只不過是個局外人而已。」

柳姨哈哈地笑了一陣！

她突然之間又是面色一沉：「小丁，我知道你也很想賺一些錢，你有膽殺人嗎？」

「不！我不會殺人的，你最好立即就放我走！」

「你眞是渾蛋，根本就不似個男人。」柳姨盯實小丁：「要是你沒有膽去殺人，你就會被人殺死！」

小丁忽然感到一陣震顫：「我什麼都可以當作不知道，你又何必難爲我？」

柳姨忽然持刀迫向他。小丁感到不妙，先下手爲强，迅速站立起來，抓起一把椅子做武器，就向柳姨襲擊！「嘩啦」連聲，椅子拍得粉碎！但是，柳姨已經消失於原來的位置。

小丁像見了鬼一樣，十分害怕，立刻衝向大門！但是，他還走不了幾步，已慘叫一聲，倒斃在客廳的地板之上。

柳姨手上的一把利刀，揷在小丁的背上，最少也超過兩吋深！

小丁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柳姨只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但身爲男人的小丁，竟然不是她的對手。由此可見，她不但有氣有刀，還有點武功的底子，否則，小丁也不會死得那麼快啊！

柳姨眉頭也不皺一下，就走過去將揷在小丁背上的利刀拔了出來。然後，她將大門虛掩，這才熄了燈。退到後面去！

她計算一下時間，這時游天虹差不多應該到了。

果然，就在屋子裏面的燈光熄了不到三分鐘光景，門外就傳來一陣步履之聲，而且逐漸迫近門口這邊。

當步履聲停了下來時，亦隨即有人按門鈴，但也只僅僅按了一下，又停止了。這可能是來人發覺大門虛掩之故，所以，就停止了按門鈴。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當時他的確感到奇怪，怎麼門會開着？他摸出那一張字條，小心地核對了一下地址，不錯，小丁在電話中所講的，正是這個地址。

於是他探首張望了一下，但屋內一片黑暗，從門縫中望入去，什麼也見不到。

「有人嗎？」游天虹揚聲問了進去。

但是，屋內全無反應。他伸手輕輕把大門推開，僅可見到近門處的地板，因爲窗簾已經落下了，只有公衆走廊的長明燈折射入內。

游天虹終於也放胆走了入屋內，再探手門後摸索燈掣。「拍」一聲，客廳的燈光終於也放亮了。



就在游天虹回轉身來，把視綫投向地板上之際，他整個人又嚇儍了。

游天虹行走江湖的日子可不淺，見過的死人也不知有多少，但眞正令他感到吃驚的，並非地板上的死屍，而是因爲游天虹一眼就可以認出死了的人分明就是小丁。

今晚較早時游天虹才在酒吧見過小丁，所以他輕易就認出了他。

半小時之前他才接過小丁的無綫電傳呼，他們才通過了一次電話，怎麼小丁忽然間又會死掉了？這兒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游天虹走近小丁的屍體旁邊，伸手探向脈搏所在，證實小丁的確已經死了。然後他才站起來，想走到裏面去看看有沒有人。

豈料就在這時候，電話就响了起來！

游天虹心裏明白這是命案現場，假如他去接聽電話，好容易就會留下指紋在電話筒之上。但是，這電話似乎來得太湊巧了，要是他不去接聽，可能又會錯失一條重要的綫索亦未可料。思想之間，電話鈴聲又再响了幾次。

游天虹終於匆匆摸出了一張紙巾，小心翼翼地，將電話筒拿起來，凑到耳畔。

「你是游天虹吧！」那是個女人的聲音，

游天虹難免感到驚奇：「你是誰？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呢？」

「哈哈哈……」那女人有些失常地狂笑了一陣，然後又說道：「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好像你這麼聰明，應該一想就明了。」

「小丁原來是你殺死的！」游天虹恍然大悟。

「不！是你殺的。哈哈哈……」

「你說什麼？」游天虹驚訝。

「我說你殺死了小丁，因爲酒吧裏面的人都可以證明你今晚去找過他，然後又約好在這裏見面。」

「你胡說八道！」游天虹幾乎也按捺不住要生氣了！「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你要殺死小丁？」

「好吧！就讓我告訴你，我殺死小丁，是讓你知道我的厲害。」那女人的笑聲在電話中停止了之後，聲音反而變得陰森可怖！「但我可以令人相信小丁是你殺的。」

「爲什麼你要陷害我？」

「因爲你太過愛管閒事了。」

游天虹道：「死了這許多人，你還當作閒事？」

「你沒有聽過：一個人生死有命嗎？他們一定是死得有道理，然後才會死掉的。正如你一樣，要是你繼續追查下去，小丁就不怕沒有伴兒了。」

「哦！我明白了！你是怪我追查一連串命案的發生，是不？還是因爲不喜歡我追查石志謙的身份？」

「石志謙？」那女人一怔之後，又反問道：「你到底說到那裏去了？」

「石志謙就是富翁石桂河巨額遺產的繼承人，你應該知道他是誰的，因爲一連串的命案，說不定全是因他而引起的。」

「不！我並不知道石家的事。但我奉命警告你：由現在起，你最好不要到處追查范氏兄弟以及沙氏父子之死，否則，我怕你後悔莫及呢！」

游天虹一怔，他望望地上的小丁屍體：「范氏兄弟，沙氏父子再加上小丁，總共便是五條人命，你這位女殺手也的確心狠手辣啊！」

「少嚕嗦！」那女人又說：「我講的話，你最好聆聽清楚，否則你也會像他們一樣。」

「好吧！我可以聽你說，不去理會這一切，但有兩件事，希望你也可以答允我。」

「什麼事？」

「第一，沙樂民之死，我無端端惹禍上身。你可否替我證明一下，讓警方相信我是清白的。第二，我很想知道，你爲什麼要殺死這許多人呢？」

「對於一連串的命案，你似乎有所誤解了，我有解釋的必要。首先是范氏兄弟出老千騙了人家的巨額金錢，有人要求他們退回部份賭欵，范氏兄弟拒絕了，因而招致殺身之禍。至於沙氏父子之死，只是他們之間的報復行爲而已。」

「那就是說，這一切只不過是他們之間的事，根本與別人無關，你又何必怕我追查下去？」游天虹道。

「坦白告訴你，我不想再次見到有人死去，而你的追查行動，最低限度，這次就害死了小丁。」

「小丁眞是你殺的嗎？」

「我不想多說，總之，你好自爲之吧！」

那電話中的女人分明就是柳姨，但是，游天虹並不知道誰是柳姨，更加不會知道她由何處給他這個電話。因此，他希望再拖一陣，然後設法追查電話來源。

但是，電話突然間又掛斷了。游天虹呆了一陣，因爲對方根本沒有正式回答他的問題。

游天虹正想再拿起電話筒，致電報警，想不到就在這時候，門外响起了一陣步聲，轉眼之間就有數名警方人員衝了入來。

首先出現的是二名穿制服的警員，他們拔槍相向。跟住出現的，是二名便衣探員，他們一邊口頭警告游天虹不要亂動，一邊已掏出了手銬來！

游天虹在手槍指嚇下，不敢輕擧妄動；何況他明知這是另一個陷阱，警方一定在樓下和門外，也佈下了伏兵。他不想再冒生命之險！

因此，他乖乖地束手就擒！（未完．五）

## 拜壽

（本文承自第92頁）

二男一女，悄然垂手出現在「東來軒」老闆的背後，二個男的一身落湯鷄，還在滴水。姑娘怯生生的跪下：「小女子是阿爹的女兒，姓何，小名阿鳳，給老太公拜壽來了……」

一面叩頭。壽翁一怔，呵呵笑：「是帥小鳳姑娘呵？老夫幾年前去東來軒好像是你捧茶過來？女大十八變，這麼標緻一朶花了？快過來，讓老夫看看……」

「你兩個，爲何這時才來？還不跪下拜壽？」帥子君叱喝。

那兩個垂頭發窘的小伙子應聲跪下，剛叩下頭，已被壽翁雙手一招，他二人竟身不由主，像兩個肉球彈起，飛落在壽翁面前！一手一個，拍拍他兄弟的肩頭：「好！你兄弟一定是下水救人了？太好了，跟老夫一同喝老夫的壽酒，老夫每人傳幾招，算是見面禮，也是奬賞仗義救人。」

「太公，還有我呢？」姑娘忙爬起來直嚷。

「少不了妳，少不了姑娘的，來，先和太公喝酒。」

「老太公，還有妾身來遲一步，給您拜壽了。」

姑娘剛喊：「娘！」

壽星哈哈大笑：「老弟，你們一家都來了？光陰不饒人，難怪我老了！來！先喝酒，再說。」

（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 落葉秋林羣英會

站在荒蕪老人身邊的，大概就是那個寶貝徒弟，他所稱的辛兒了，看他年紀約有十五歲左右，雖然未脫童音，長得倒很清秀。

他們兩個對面而立的，是一個半截冬瓜形的人物，又長又粗，雲髮遮住了半邊臉，鬍鬚短而粗，一排板牙，露在外面，臉上陰沉的笑，雙目露出兇光。

任是荒蕪老人那個好强的老怪物，見了此人竟連話都說不出來。

夏振華聽他說到過一隻狼一條命，聽他的口氣，必與羣狼有關，大概就是荒蕪老人師徒口中，所說的北山狼主了。

好半晌，才聽得那童音說道：「你一

## 滴血傳書前奏曲

定是北山狼主了。不過我們正準備替你送信，你那批狼羣，竟被別人殺死。」

「小雜種，你倒會說話，我的狼羣，是誰所殺？」

這破鑼之聲，震得四野皆動，林中枝葉飄落。

但他問是誰殺死了羣狼，不僅那童子臉色發白，連那荒蕪老人，老臉上也陡然變色。

「哼！你們偷偷踏入中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豈能瞞得過老夫……」

他故意一頓後，又冷冷地說道：「我料到你還沒有殺死我一百零八隻羣狼的本事，其中一定有人帮助你行事……」

他說時，又連聲冷冷的笑道：「不過，只要你說出人來，我也就放過你們這一遭。」

「北山狼主，不是我怕你，你也別欺人太甚，狼不是我們殺的，大丈夫敢作敢當，你如果一定唆說上我們，也是無法可想。……」

他淡淡地一笑道：「老夫爲人大概你也知道，我們河水不犯井水，我更用不着找着那批猛獸出氣。」

「不管是不是你殺的，反正我的狼是死了，那只有先找你們償命。」

說完，兩隻長臂，驟然暴漲半尺，而且自小臂以下，閃閃泛出金黃色來。

夏振華雖然相距在十丈之外，也不覺心驚：暗忖道：「此人一定練過『通臂猿功』。而且臂上必有劇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對着貢酒蓮花白、黃油肥鷄，還有好幾盤菜，正是「白酒黃鷄饌飢腸」，全部吃個精光，白衣少年同來也不與他計較，禮數周到，自稱叫威天。夏振華不好意思，謝過回房歇息，晚上聽少年的琴聲，自己似走火入魔，連忙運罡氣扶正，總覺那少年有點古怪，早上去找他已離去。在叢林中又見那紅姑引誘那少年，少年不受情挑所動，夏振華用浮雲指想將那淫娃擊斃，那少年出手攔阻，二人都被擊中，他不忍將他們殺害，那少年身穿女人內衣，懷疑他是迎風女？夏振華繼續前行將北山狼主的狼羣擊殺，北山狼主誤認是荒蕪老人師徒所爲……

此念雖電閃而逝，荒蕪老人也一手將那少年拉開，反手拔出長劍，厲聲喝道：「北山狼主，你放明白些，羣狼不是我們所殺，你要是爲着別的事，老夫就與你拚上一場，但與這羣狼無關……」

一陣悽厲之怪笑，打斷荒蕪老人的話。「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我的狼死了，我必須找你們償命。」語落人進，幾縷勁風，自四面八方分襲荒蕪老人。

荒蕪老人一劍在握也並非弱者，尤其他料知北山狼主此番找上自己，也決不能善罷干休。故才一手將愛徒拉在身後，免遭波及，同時以自己的武功與北山狼主拚上一二百招也並非難事，旁觀者當可獲益，萬一自己遭了不幸，死在北山狼主手下，徒弟親眼目覩，必會報仇。

荒蕪老人一番設想，誠然有理，放順



着劍勢，走開他一路獨門劍法。

但見劍風虎虎，劍影幢幢，人影劍光，早已凝混爲一。北山狼主雙臂振振有聲，但迫於荒蕪老人的凌厲劍法，也無懈可擊，不過他的功力深厚，每一招一式，迫得荒蕪老人都回劍自保。

這實在是一場極爲厲害拚搏，看看已是五六十招過去，荒蕪老人的劍勢，突然緩慢下來。

明眼人，都會看得清楚。再打下去，荒蕪老人決難倖免。

一道白影，劃長空而下，一聲清叱，震蕩在空際：「住手。」一股勁道從兩個拚鬪的人中，生生的擊去。

荒蕪老人的長劍被震開三數尺，幾乎脫手。北山狼主雙臂也似被一股冰泉浸透，涼遍全身。

兩個不世高手，都不自主地，蹌踉地退後，但北山狼主猶恐荒蕪老人藉故逃走，正欲再度撲上，却被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所阻。

「你的狼羣不是他們所殺，全都是我一人所爲……」他微微一頓，又指着荒蕪老人與少年說道：「他們不過是一個時辰之前來到，這狼羣已死了一日一夜，不信你去檢查一下。」

兩個拚搏之人，都愕住了，尤其荒蕪老人臉上更無人色。

北山狼主好半晌才吶吶地問道：「我的狼羣，都是你所殺……」

他微微一頓，雙目暴出兩道兇光，但他看到這白衣少年的挺挺風神時，又吶吶地問道：「你……究……竟……是……誰人？……」

一陣朗朗之笑聲，震得四野皆動，迴音歷歷。

「我嗎！我正是這位荒蕪老人所要找的『天下第一劍』。」白衣少年朗聲地說着。

「天下第一劍。」北山狼主跟着唸出。荒蕪老人臉色蒼白地不斷地後退，全身都微微戰顫。顯然因着天下第一劍的出現，受了不少刺激。

那個稚齡童子，一聽天下第一劍出現，精神大振，閃身一躍而前，朗聲說道：「你的天下第一劍，是自己取的，還是別人稱你爲天下第一劍……」

他那雙大眼珠在夏振華臉上不斷地流轉，他對這個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少年，見他身着白緞長衫，身佩長劍，文采奕奕，不怒而威……

好半晌，才繼續說道：「你的年紀比我大不了幾歲，我們來賭一場，輸一個『天下第一劍』如何。」

荒蕪老人，萬未料到他會强自出頭，故未防備，此時見到他與夏振華對面而立，如果夏振華驟施殺手，決無生理。

荒蕪老人不僅師徒情深，對於自己的素志，也都寄托在愛徒身上。

此時，也就顧不到個人利害，趨身而前，拉住那童子一隻左手，冷冷地喝道：「辛兒！爲什麼不聽話。」

他表面是拉着那孩子的手，其實已將全身功力，全投輸在那孩子身上，以防夏振華出手。

夏振華面含微笑，望着北山狼主說道：「晚輩不識這批狼是老前輩飼養，又復担心這批猛獸，爲害社會……」

他淡淡地笑道：「不然，我也幾乎成爲牠們的食物了，才將這批狼羣悉數殺盡。」他說時，又指着荒蕪老人師徒二人，笑對北山狼主說道：「他們二人到此時，這批狼羣已被殺死甚久，老前輩不必難爲他們，一切由我天下第一劍担當。」

北山狼主雙目厲芒畢露，髮鬚根根直豎，冷冷地喝道：「豎子何人，竟敢以天下第一劍自居，不怕折殺了你……」

他掃過林中一眼，又道：「北山之狼，一共一百零八隻，不僅爲無價之寶，也爲老夫數十年心血結晶，任何人的性命，在老夫眼中較之北山神狼，都難比其萬一。……」他說時，雙目似在流血，兩道綠芒，有如烈焰。

夏振華覩此，深知一場拚搏，又將無可避免，忙微微運勁戒備。

但他聽完北山狼主一番不倫不類之言後，也不禁俊臉色變。暗忖道：「此人決非善類。」

當下也就冷冷地喝道：「與獸爲伍，本屬荒謬絕倫，更以人命比獸命，更屬荒謬。我本來還稱你爲一聲老前輩，若如此不明事理，任意妄爲，那也就……」

他下面的話故意不說，果然那個目空一切的北山狼主忿怒交集，破鑼一般的聲音震得四野皆動。

「娃娃！你眞是吃了龍心豹胆，竟敢頂撞起老夫來，丟開這批狼羣不說，憑你剛才對待老夫如此不敬，就該剝皮抽筋，以爲……」

「北山狼主，你先別誇口，他是稱爲天下第一劍，你能不能勝他，如不能勝他，如何剝皮抽筋呢？」

那幽幽清音正是荒蕪老人的徒弟所說，別看他年紀小倒會使心計，他想挑起兩人間一場拚鬥。

荒蕪老人不僅未能阻止他說話，且對他所言，面上露出欣喜之色來。

但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以外者，連夏振華自己也認爲他這幾句不關痛癢之言，定然激起北山狼主的暴怒，勢必同夏振華火併一場。

一陣怪笑，石木皆驚。「小雜種！這些你都學會了，人家稱天下第一劍是他自己的事。你知道我此番東來，是爲着別人嗎？……」

他故意的一頓後，又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你有種就別走開，待我和這老鬼的樑子解決之後，我們再好好拚上一場。」

夏振華冷哼一聲道：「我天下第一劍，堂堂正正的男子。決不插手別人恩怨中，你們祇管打，我決不管這筆閒帳。」

「哼！小子！你以爲我是怕你帮他麼，就是再加上一兩個，老夫亦無所懼，我不過是不願被人利用罷了。」

他的話說得十分露骨，荒蕪老人本來一再容忍，此際再也忍受不住，冷冷喝罵道：「老賊！你不要認爲我怕你，我是爲大處着眼，故才不與你一般見識。如果你定要自找沒趣，那就……」他的話說完，一聲嘯天銳聲，荒蕪老人手中已多出一柄長約三尺寬約一寸，薄如柳葉的長劍來。

荒蕪老人一劍在握，立時豪氣萬千，雙目中閃出兩道厲芒，長劍劃出一道銀虹，閃耀在夜空中。

北山狠主也冷笑道：「你還有點人性在，我以爲從此就當起縮頭烏龜，再不出頭了。」

「老賊！你少逞口舌之利，反正今天我們是死約會，我們誰也別打算活着離開這落葉秋林間。」

荒蕪老人邊說，脚步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

看他那種蓄勢凝功，一寸一步，足見他的心目中對手，定是武功高絕，雄冠一時的人物。

額上汗珠，有如黑豆大，長劍抖抖，寒虹耀目，一絲絲冷鋒，沿劍鋒外吐。

北山狠主表面上要顯得鎮靜，但却也面目沉凝，緩緩向前移去。

一道黑影從荒蕪老人身邊擦過：「師傅，有事弟子服其勞，待辛兒來打發這個老賊。」

「螢光之火，欲與皓月爭輝，你也太不知自量了，還不與我退下。」說完，左手一掃，反手一勾，硬生生將那童子摔出十丈之外跌在林梢上。

雖然他被跌在十丈之外，却未受傷，顯然荒蕪老人別有用心，故用力也十分有分寸。

「老賊！不必預作佈置，我決不趕盡殺絕，對這稚齡童子，還不够我一掌一脚，一定替你留下這條命根子。」北山狠主冷冷地笑着，顯然這個一方梟雄，甚麼事也瞞不住他。

這時兩人已相距不過尋丈，長劍已可接觸，但兩人都未先出手，因爲他們誰都知道，祇要出手，就要有勝敵把握，否則一步走錯滿盤輸，後果不堪設想。

兩人如此劍拔弩張地，僵持有半盞茶工夫，誰也未搶先出手。

那個稚齡童子在樹梢端坐着，一雙大眼注視着全場變化。

夏振華冷冷地一笑道：「你們眞力相差無幾，若硬碰硬之下，怕不要拚個一天半日，如此豈不太躭誤時間。」

兩個拚鬥之人，耳中雖然聽到夏振華的話，但誰都不敢開口，因爲誰都會在這一失神之間，遭受對方凌厲無儔一擊的可能。

夏振華見兩人都不開口並不爲怪，因爲他在這段年月中，已獲得不少寶貴經驗，也懂得這就是江湖中的陰險處。正自籌施展一種無形罡力，將兩人分開。

一陣破空銳嘯向北山狠主前胸襲到。北山狠主武功再高，對此高手豈敢大意，這暗中一襲，變成夾擊之局。

前身一仰，脚下一勢流水行雲，原勢未變，堪堪躲過這暗中一擊。一聲龍吟之聲，荒蕪老人已乘勢出手，劍勢如驚濤駭浪，排山倒海般，層層推出。

他出手之間，正是北山狠主換位之間，此人眼目之準，出手之快堪稱一絕，連靜立一側的夏振華也不能不嘆爲觀止。

北山狠主被人暗算，乃至被荒蕪老人找着出手機會，雖然他的蠻荒絕學，獨樹一幟，但先機一失也就十分費力。

荒蕪老人萬未料到有這千載難逢機會，一招得勢那還再輕易失去，何況這對手，早就存了要取自己性命，焉能不藉此除去一個心腹之患。

北山狠主雖然失去先機，暫時失去主動，他的一雙鐵掌虎虎生風，每一招劈出丈許之地的樹木，都應手而折。

故並未站在絕對挨打的局面上，因爲他的武功，確另成一套，連夏振華這個天下第一劍，以琴、劍、指、掌、筆五絕神功，稱譽武林的高手，也未看出他的掌法和路數。

荒蕪老人也拚出了老命，他涉足甚廣，差不多遍及武林各派的劍招，都似被其採用。

看他一招「萬馬奔去」，又化作「雷雨巫山」，進而又疾變爲「倒趕千層浪」。前者是少林絕技，第二勢顯係武當絕學「千峯雷雨」脫胎而來，第三招又係崆峒招勢。不過表面看去，他這些招式都未用老，但却暗藏變化，甚至每招都足以致對方於死命。

而且每招都是虛實並用，奇招詭譎，令人防不勝防。一柄長劍如撒下漫天劍影一般。但見他身形起落不定，時東時西，忽左忽右，時而足尖離地三數寸，時而跌跌撞撞，有如酒醉。而長劍如虹，漫天劍影，有若一片彩虹，雖然招式未定，倏合乍分，但荒蕪老人的身體則全爲劍光所掩沒。

故北山狠主祇是在一片光幕之內。一時却無法脫出這劍陣之外。

看看就是六七十招過去，荒蕪老人的劍招，一招更自緊似一招，連一旁而立的夏振華也有點被他那砭膚生寒的劍虹所擾。但他不願展起罡氣，爲免影響兩個拚鬥之人。祇是向一側輕移三步，因爲他借勢移身，且十分輕巧，故兩個拚鬥之人都未曾注意。

又是十數招過去，北山狠主舌綻春雷，震得四野雷動，鐵掌連連劈出，一招「風捲殘雲」，一招「秋風掃落葉」，一招「推窻望明月」。三招出手，不僅荒蕪老人被震退三步。剎那間，土飛石揚，樹倒枝折，轟隆之聲，亂成一片，三丈之地，無一長物。

「老賊！原來你是要小雜種在暗中帮忙，我還未料到有這着，還以爲你怕我趕盡殺絕。」

老山狠似是氣極，破鑼般的嗓音，震得夜空中迴音歷歷，樹葉不斷飄落。

跟着一陣崩雷亂響，北山狠主右手已易掌爲拳，打出一股勁風，疾襲荒蕪老人胸際，口中冷叱道：「老賊！先把腦袋留下。」

他右拳甫發，左掌也繼續而出，先後兩股潛勁暗流，湧壓而至，凌厲凶猛，兼而有之。

荒蕪老人也凝聚着眞力，以數十年在蠻荒修習絕技，也施展了一記神拳，呼地一聲，凌空擊出。

他的拳力，激起一陣嘯風之聲，威勢驚人，剎眼之間，已碰上北山狠主第一式崩拳。

兩股勁力相交，蓬地一響，頓時狂飈旋捲，把週圍兩丈之內的合抱古松，劈得皮開肉綻，枝葉四下飄飛，好不怕人。



荒蕪老人但覺對方拳勢凌厲，尤勝掌力，較之自己在蠻荒苦練二十年的神拳三式，還要强猛得多。

不禁心頭一震。蹬。蹬、蹬。連退三大步，才拿住樁子，忙左手護心，右手長劍，倒趕千層浪。

但見霞光萬道，劍浪千層，一派碧波，登時響起了一片嘯風尖銳之聲，漫天劍影，向北山狠主攻去。

他的劍式剛一出手，北山狠主的左掌勁風又到，「蓬」地一響，四周狂飈陡捲，較之第一記崩拳，還要激烈凌厲三分。

荒蕪老人長劍雖已遞出，且拚命一招，對方縱或不死也得重傷，但自己也將被對方生生劈死。

權衡之下，不僅顧不得傷人，忙撤劍回招，一招「引賓伐主」。堪堪抵住來勢，但已驚出一身冷汗。

他暗忖道：「北山狠主眞是名不虛傳，崩拳既重，掌力尤强，拳掌交相攻出，更自威猛絕倫，看來我這一遭，想是凶多吉少了。」

雖然他自己一度搶攻，爭得先機，但瞬息之間，就被對方扳回劣勢。

他既已發覺對方武功較自己爲高，現在也唯有拚命。或可保命。故再也不作任何顧慮。長劍化作經天長虹，漫天飛舞，掌勢也凌厲連續劈出，劍掌合一，也自有一番威力，凌厲絕倫。兩個蠻荒高手，如此一番硬拚之下，但見劍光、人影、拳風、掌勢，有似層層山巒，洶湧狂浪，銳嘯聲震，十丈之內，樹木全被震斷。

看看已是百十招過去，兩人愈打愈烈，漸漸地，兩個拚鬥人影，已成爲一團黑影，難辨爲誰。

北山狠主的武功，雖然較之荒蕪老人高出一籌，但荒蕪老人却以拚命打法，祇攻不守。

任是北山狠主凌厲的掌和崩拳，那怕正是他自己的要害，可立斃其性命，他也總是不閃不避，他也揮着長劍，向北山狠主刺到。

雖然幾次北山狠主都可將荒蕪老人劈斃掌下，却因爲荒蕪老人拚命打法，迫得他回招自保。

就這樣竟相持了一盞熱茶工夫，荒蕪老人竟支持了個不敗之局。

不過這並非長久之計，時間一久，荒蕪老人拚命的招式，不僅耗費眞力而且無法支持。故此手中長劍一緩，身上也就被北山狠主的掌風掃中，右側痛徹心肺。

夏振華靜立一側，楞楞地，望着這兩個老怪人都是施展蠻荒絕技，尤其他們的招式變化，令人無法測度，力道之猛，即中原武林上也難常見。

心中暗忖道：「按兩人武功都非弱者，眞可謂半斤八兩，如以兩位蠻荒異人，用之於正途，則對社會人類，將有甚多裨益……」

此念閃電而逝，兩聲冷哼中，北山狠主和荒蕪老人都同時向後退出三大步，但却倏分又合，黑影復現。

夏振華目中晶光陡閃，冷冷地喝道：「兩位如再要硬打下去，怕不落個同歸於盡，能否聽我一言……」說完，一股潛勁暗流，硬生生向兩個拚鬪之人擊去。

本來他們還不大注意，直待那股潛勁迫近，才頓覺全身各大要穴，都被制住一般，忙迅即躍開。

而夏振華則已乘勢擠入兩個拚鬪之中，微笑而立。兩人本欲再度而上，但被迫於夏振華的無形罡氣，不自覺地，又向後退了一大步。

夏振華見兩人又自行退後，才淡淡地笑道：「兩位高手武學精湛，天下第一劍今日也一新耳目……」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不過兩位老人家，往日既然無仇，何必以生死相拚，尤其你們這種打法，縱或可贏上一招半式，但結果都將拚到力盡精枯，雙雙戰死……」

他說時，目露精光，一掃林野又望望兩位蠻荒怪人，又道：「依在下愚見，兩位拚鬪，可否到此爲止。」

雖然他在徵求兩人意見，但他兩目精光，看得北山狠主和荒蕪老人都不禁微微戰顫。

暗自忖道：「看這娃娃，年不及弱冠，武功竟有如此成就，怪不得稱作天下第一劍，誠非過譽。」

兩個人心目中雖都作如此想法，但誰都不曾說出。

尤其北山狠主本來氣焰萬丈，原想以打敗荒蕪老人的餘威，再給夏振華一頓下馬威。

萬未料到在他們拚鬪最烈時，而且勝負祇在於自己一擊之間，一股勁風硬將自己和荒蕪老人隔開，他更不知道以何種身法，擁身在自己和荒蕪老人兩人中。

祇單憑這份胆識，就非時下武林高手，所可望其項背。而他尤能自兩個拚鬪的高手中，擠身而入。

自己不僅未曾發現他施展何種身法，且從這少年人身上，發出一股無法抗拒的潛力，以自己一個甲子以上的修爲，尚且無法抵住，寧非怪事。

此時，北上狠主對於夏振華，有着幾分愛意也有幾分驚疑，但一個蠻荒梟雄，總少不了幾分妒嫉。

故望着這位風神奕奕，宛似玉樹臨的美少年，冷冷地喝道：「小娃娃，你多管閒事，豈不知煩惱皆因强出頭麼，哼，哼！……」

「哼」字拖得很長，但北山狠主的一句欲自找階台的話，竟成了以後武林數十年的讖語，甚至一片血雨腥風，幾乎造成了武林中空前未有的浩刦。

不過，北山狠主一句無意之言，當時決無用意，他不過藉此找一步階梯，以掩飾其不安。

夏振華聞言俊眉微掀，朗聲笑道：「你們的拚鬪如果告一段落，那就輪到你找我索尋狠羣之命的時候了……」他故意一頓，繼續說道：「我爲着略示公允，先讓你三招……」

不待夏振華向下說去，連聲怪笑，難聽之極，震得四野林間迴音不絕。

「娃娃！你實在是傲得可愛，倒很合我老人家的味口，本來一條狠賠一條命，誰也沒人敢犯……」

北山狠主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又說道：「不過，我這次倒不願再追究羣狠性命……」

「那你苦心孤詣所練成的『羣狠神陣』豈不白費，尤其你半生心血，都化在一百零八條狠羣之上。……」

荒蕪老人的徒弟——辛兒，不知何時竟又趨身走近前來，並截斷了北山狠主未竟之言。

「小雜種，你少囉嗦，你人細鬼大，我看留着你，總是禍根。」說完一記崩拳凌厲擊去。

那孩子，十五六歲，武功根底雖然不弱，但北山狠主的崩拳，連荒蕪老人竟然也受當不起。何況這稚齡童子那裏受得住，如此凌厲無儔的一擊，若被擊中怕不立時腦血紛飛。荒蕪老人愛徒心切，早又拚命橫身，一招「牧童指路」，長劍斜斜推出。

夏振華也輕輕趁勢將兩臂一分，說也奇怪，一股奇大無比的吸力，生生將北山狠主功力化解。

而荒蕪老人的劍勢攻到，他不僅無力發招拒敵，若不是夏振華順手一勾，北山狠主反將傷在荒蕪老人的劍下。

北山狠主從來未曾吃過如此大虧，正欲撲出。

却聽夏振華朗聲說道：「荒蕪老人，有天下第一劍在，傷不到令徒，祇管放心好了。」

「誰要你保護，別不要臉，有種的，我們就拚上一百合。」稚齡童子却不買夏振華的帳。

「小雜種。你是那個石頭中冒出來，憑你那老鬼師傅，也能調教得什麼人物出來，眞是破窰中焉能有好貨，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北山狠主對荒蕪老人這對師徒，全無好感，口中更無好言。

辛兒一聽北山狠主竟帮起天下第一劍說話，一股怒火雙目暴射厲芒，冷冷地喝罵道：「老豺狠！別以爲我們怕你，要不是我師傅在此，我先將你斷成十八塊，方出我心頭之恨……」

他說時，微一咬牙，立時咯咯有聲，又繼續道：「你別以爲你的『崩掌』，就能無敵於天下，我却願以師傅所傳的『神拳三式』，與你硬打一場。」

一陣震天暴笑。「螢火之光，欲與皓月爭輝，井底之蛙焉知宇宙之大，小雜種，你且先去瞧瞧你老鬼師傅的前胸，問他還能活到多少時候。」

他的話，顯非無的之矢，必有所因。

連夏振華這位以超絕的天下第一劍，也一時不得其解，故不自覺地回過頭來。

但當他看到荒蕪老人的臉色時，幾乎驚叫失聲，那個稚齡童子早巳「哇」地一聲哭出，並投入荒蕪老人的懷中。「師傅！你受了傷麼？」

這聲音十分淒厲，令人鼻酸。

夏振華心中暗忖道：「莫非北山狠主掌中練有奇毒，故使荒蕪老人感染……」

心念陡閃，北山狠主冷笑之聲，又傳入耳際：「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他故意一頓，又朗聲說道：「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當日『落葉秋林』可還記得。」這聲音，有如一柄利刃，刺入荒蕪老人心頭，全身都爲之戰顫，臉色更是難看得怕人，

「嘶」地一聲，荒蕪老人前襟被他撕裂，這聲音在夜空中，陡增了幾分恐怖。夏振華和北山狠主都不禁爲之動容。又是「嘶」地一聲，荒蕪老人的整個胸脯，都露在面前。

夏振華雙目銳利，雖然天黑，他都能在分辨毫髮。但見荒蕪老人的胸上足足印了十數個手印，按部位，每一個指印，有在他前胸致命大穴之上。而這十數個指印中，却都祇是顏色深黑，微帶浮腫。

夏振華心中也不覺微微一怔，暗忖道：「原來這北山狠主，對荒蕪老人，巳手下留情，否則，怕不早巳畢命，或血濺當地……」

他腦際迅如電閃，又朝着北山狠主望了一眼，見他正在暗中運勁調息，顯然他也受了內傷。

當下才放聲朗笑道：「兩位打過了，也兩敗俱傷，我本來不管你們，但天下第一劍，豈能對天下人的事不管，尤其你們兩位，或都將積傷成癆，由癆致死……」

他的聲音一落，先走到北山狠主跟前，手中托着兩顆藥丸，道：「此乃恩師天痴老人所煉神丹，或有助狠主運氣療傷，請速服下。」

他的話，關注中，有一股不可抗拒之威力，雖然心中有點不願。却依言將兩顆藥丸服下。

夏振華走到荒蕪老人身邊，冷冷地喝道：「一個練武之人，竟連普通常識都沒有，難道你想加速他的死亡……」他邊說邊將那稚齡童子提起，喝道：「走開！」一股奇大無比的勁道，直向外甩去。

「荒蕪老人，快將這兩顆藥丸服下，待……」

「不行！我師傅不能吃你的藥丸，誰知道你安什麼心思，說不定故意藉這假慈悲行爲，想謀害我師傅。」

夏振華還從未被人如此輕慢過，心中幾乎氣炸，但他終於罵道：「放心！你將天下第一劍當作何許人物看待，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稚齡童子又躍回荒蕪老人身邊，大聲說道：「師傅不可服他的藥丸。」

夏振華眞是又氣又恨，眞想一掌將他劈死，冷冷地喝道：「小賊！我不是看在巨無霸老前輩份上，也不願積此陰德。」

荒蕪老人這時也運過了一口氣來，冷冷的喝道：「辛兒！走開，這事不要你多管。」

夏振華正遞過藥丸，倏聞腦後風聲暴響：「小雜種！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非斬了你不可。」

那稚齡童子也罵道：「老賊頭，我要不是因我師傅的關係，早將你那幾根老骨頭折斷了。」說完，雙掌猛揮，幾股勁風，凌厲奔出。

「小雜種！留着你總是禍根，老夫爲武林社會，積此陰德。」

夏振華雖明知北山狠主有心將荒蕪老人的徒弟毀去。因爲他無暇分身，且料定十數招之內，那小子或可不致就此被殺。

故將兩顆藥丸塞入荒蕪老人口中之後，立即凝勁驟掌，一掌拍在荒蕪老人背上，一股強大無比的勁力，有如長長江河一般湧出。



荒蕪老人本巳凝勁運氣，這一股氣流湧到，全身也爲之一顫。

夏振華又復在他肩井穴上，連點三指，忑也作怪，荒蕪老人前胸的傷勢。立時平復，人也如熟睡一般。

夏振華處此情勢下，他不敢運施全力，一方面因這荒蕪老人，其心叵測，自己雖以一片好心，爲其療傷，但蠻荒之人毫無情義可言。萬一這斯反咬一口，那時自己將無力抵禦。

故夏振華雖以凌厲的一股勁風，將凝聚在荒蕪老人前胸的瘀血逼散，又爲他點開肩井穴，以俾血液流通。他自己的眞元之氣，却立即引回，祇是引導荒蕪老人本身內力，活躍於全身各大穴脈之中。

就是如此，荒蕪老人的傷勢，立時痊癒了七分，而以其本身眞力調元，又恢復了幾成功力。

老眼中不由滴下淚來，輕輕地嘆道：「老夫若不是還有未了的心願，決不願接受你這次所施援手。但……」

「老前輩不必放在心上，天下第一劍做事從不計較，更不想圖你報答，因爲天下第一劍要管天下人的事……」

夏振華朗朗一笑立即收掌而立，道：「我救助一個傷病的老人，不過是一種悲天憫人的心情，決沒有望你記着這件事……」他一笑又道：「我知道你一心想培養你的愛徒，來與我爭奪天下第一劍的名號。不過，我由衷地告訴你，大丈夫，應志在四海，蕩羣魔，靖寰宇，才是你培養徒弟的先決條件，切莫再祇從小心眼中來，製造武林的混亂和社會的不完……」

夏振華雙目精光陡閃，又道：「我的話，到此爲止，好歹任你去行，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蓬」地一聲大震，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

荒蕪老人大喝一聲，人也疾撲而出。

「老賊！你敢。」語落人到，劍光陡閃，漫天劍影有若夭矯神龍，長虹貫日般直向北山狠主刺去。

夏振華不由微微一歎，道：「武學本爲強身富國之道，却被那些爭强鬥狠之人，用得毫無價值。」

「老賊！你若再妄自出手，我必使你立時濺血荒林，流血五步……」北山狠主的話震蕩在空際。

荒蕪老人的劍勢果然立歛，但也冷冷地喝道：「我徒弟天生資質，你爲何妒才若此，硬想加害於他。」

「放屁！我是想爲社會除害，這小雜種歪鼻斜眼，心術不正，將來必爲武林大害，不若早一天除去，免得武林中，多出一篇血淚之債，豈是妒才。」

他的話，聽得夏振華全身一懍，暗道：「此人所言，無一不是以武林爲念，但他却帶着一批狠羣，來到中原，難道就不是率獸食人之輩嗎？……」

「就以這少年人而論，縱或有驚人資質，未必就能爲害武林，欲以殺一人而防止，豈不是因噎而廢食嗎？……」

夏振華不愧爲天下第一劍，一切都以天生萬物爲主體，以人類社會爲前題。對北山狠主的話，雖然句句都能聽得入耳，但對一個少年人並未發現他的過失，就將他毀掉，却又非他本意。當下緩步而前，朗聲說道：「狠主爲武林社會所謀，令人欽佩，但欲以殺而止殺，誠非大丈夫所應爲，何況此人羽毛未豐……」

他淡淡地一笑道：「一百零八條羣狠之命，是今日來討，還是以後索取？」

「娃娃！我就聽你的，你總有後悔的時候。」說完，頭也不回地，就向林中走去。

立即林中響起一片掘土之聲，北山狠主的哭聲，也隱隱傳出：「狠啊！你們是死在天下第一劍之手，並非你們的武功不好，而是對手太强……」微微一頓，又繼續哭道：「我不是不爲你們報仇，但他是天下第一劍，又能奈何呢？我當在這落葉秋林，爲你們築一座墳塜，以埋葬你們的英姿傲骨。……」

哭聲甫落，林際倏地傳出一陣雄偉悲壯的歌聲，震得四野皆動，林葉不斷飄落，歌曰：山野豺狠，列陣成神狠。

無堅不摧，無敵不遭殃，

攻可破山擊浪，

守可固若金湯，

血肉之體，銅筋鐵骨一樣。

毛髮之身，柔絲銀綫亦能擋，

雄糾糾，氣昂昂，

長嘯聲起，震得天崩地動海嘯狂奔。

宛似那人類末日，大禍臨頭，災禍頻漲。

啊…………

原打算滴血傳書日，面對江湖强梁。

清算一下血腥債，瞧瞧那淚眼徬徨。

誰知道剋星到，黃粱大夢醒，我那數十年心血白廢，仍只是看他人飛黃。

看別人猖狂。……

未了的聲音，似巳聲嘶力竭，漸不可聞。

夏振華也深爲這歌聲感動，料知這個蠻荒怪叟，一定有一番不平凡的遭際，或者是一篇血淚之詩。不自覺地竟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這個老人也是謎一般的人物，雖然他是爲羣狠而歌。這歌聲，却是唱出了他的心聲。」

荒蕪老人也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辛兒的傷勢裹好，淒涼地笑道：「辛兒，羽毛不豐者，不可以高飛，你現在應該理會這話的眞意了……」

他微微一頓，又道：「這次你能抵擋北山狠主數十招，總算盡了全力，算沒有白費我的心血，只是你心意大念，意志不堅，否則也沒有如此不濟……」

荒蕪老人說時，竟歎出一口氣來說道：「我是老了，因爲歲月不饒人，一切都只望於你。」

「師傅！北山狠主的武功，雖然冠絕一時，但並沒有要了我的命。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必報這一掌之仇。」

「放屁！誰要你去報那一掌之仇，難道你最厲害的敵人，到現在爲止你仍然弄不清楚？」荒蕪老人的話說得聲色俱厲。

站在一旁的夏振華心中雖有所感，也聽出了荒蕪老人口中所稱厲害的對手，自是指自己而言。如果換上別人，對於這個全無信義的老怪物，以及一個正如日東昇的少年，若趁他勢若長成，一擊除去，豈

不省去許多痲煩。

但他連想都未作如此想過，因爲他剛才還勸過北山狠主，不可以殺止殺，尤其是對一個無辜的少年人。

雖然他滿腔怒火却未發，只是望着荒蕪老人淡淡地一笑，嘴角抽動一下，欲言又止。

北山狠主手中提着一隻皮袋，蹌踉地走出林來，望着夏振華咧嘴一笑，說道：「娃娃！你會喝酒嗎？陪老夫喝一杯酒如何？」

「一條根，一條命，老豺狠認命了。」那幽幽童音替了夏振華的答覆。

「小雜種，我告訴你，無論何時只要你碰上我，連你那老鬼師傅一般，我必殺你。」

北山狠主的喝聲，顯較前失去了懾人威力。

「打不贏別人想勸別人喝酒，再從中下手，這就是老豺狠的心思巧計……」

「呼」地一掌，打斷了那小子的話。「小雜種，放屁！」

別看他年紀小，壞心眼確是不少，他先想挑起北山狠主的仇恨，又離間夏振華的感情。

夏振華右臂微微一引，道：「老前輩，不必同他一般見識，我雖不會喝酒，但可以陪，仿古人月下對飲之例，却未嘗不可。不過……」

他的話，還未說完，却被一聲幽幽輕嘆打斷。「老前輩，這就是落葉秋林嗎？我很想聽一下這段武林哀史……」

一聲低沉之聲漫應道：「孩子！這落葉秋林故事，其實也只幾個人清楚。」

夏振華聽這兩人一問一答之間，心中不禁一陣狂跳。荒蕪老人則臉色大變，拉着辛兒的手，縱身躍起，迅即離去。

北山狠主的笑聲，則震蕩在夜空中，道：「落葉秋林的秘密，沒有我，誰也無法揭開。他的聲音雖大，却比哭還難聽，顯然他在這中間，也有一頁血淚之歌。

林中倏地傳出一聲，「啊！原來你已來了。」

聲落人出，一個大塊頭，身着痲布長衫，頭上蒙着一方黑布，雖然未施展出輕功，但跨步之間，總是尋丈之外。

後面跟着一個大紅衣裙的少女，手中拿着一枝銀笛，臉上帶着微笑。

北山狼主的破鑼之聲，和着銳嘯的掌風，同時發出。

夏振華爲着那痲衣蒙面的身影出現懷疑，尤後他身後那個長髮紅裙的少女，更使他心中煩亂。

但當北山狼主凌厲的掌勢劈出時，痲衣和蒙面黑巾都被勁風飄起，夏振華情急之下，右手五指微微彈出。

五縷微風不僅將北山狼主的掌力擊歪，也將那股湧如狂波的勁道輕輕化解。「狼主！這位就是……」

夏振華的話尚未說完，就被北山狼主的朗朗笑聲所打斷。「要不是他，我還懶得劈他一掌。」

痲衣蒙面人的黑巾也微微飄動，好半响才道：「天下第一劍，北山狼主，與我亡年之交，是我約他來的。」

夏振華眞如晴天霹靂，望着北山狼主做聲不得。

還是北山狼主那破鑼之聲，打開了沉寂，「娃娃！我知道你心中在爲難，也在罵我老東西。」

夏振華尚未開口，那個長髮紅衣的少女，却「噗」地一聲笑出來。

她，眞是一笑千金，是一個宜嗔宜喜的美人兒。她的笑聲有清雅意義存在。

「老怪物！這大概應了一句老話，打是親，你這一見面就打，竟是何說！」

一陣破鑼之聲打斷了長髮紅衣少女之言。「女娃兒！這倒被你猜對了，你知道，我這一打，連你也在內。」

「呸！老不要臉！」紅衣少女顯然因北山狼主的話，涵義甚深，故不僅面色一沉，脫口罵出，兩朵紅霞也深深地印在雙頰之上。

一陣低沉之聲，也隱隱從那蒙面黑巾之內傳出。「狼主！你何時到達，這次竟然放了單。」

他所稱的放了單，顯然是指那批狼羣而言。

一陣懾人心神的笑聲，震蕩在夜空中。「還不都是爲着你，否則我那一百零八條巨狼，何至命喪於此。」

痲衣蒙面人全身一陣戰顫，吶吶地問道：「一百零八條巨狼，都……喪命……於此。這！是何……說。」

他的蒙面黑布微微飄起，顯得十分激動。

夏振華雙頰微紅站在一邊，實在不是滋味，此時聽出兩人一問一答間，他才知道自己做錯了一件事。

當下先朝那蒙面痲衣人微一拱手說道：「北山狼主的大批狼羣，都傷在晚輩手中，故一切責任由晚輩担代。」

他因爲一急故此詞不達意，連要說的話也竟未說出。

紅衣女也是臉色大變，櫻唇微啓，幾番欲言又止。

痲衣蒙面人的全身也爲之一懍，蒙面黑巾也連番飄起。

夏振華不待痲衣蒙面人開口，就朗聲說道：「老前輩！我當初是不悉羣狼之功用，且受着生命的威脅。更存了一種悲天憫人之心，狼羣爲害社會豈堪設想，故才全力予以擊殺……」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即使此時，我仍不願假手這批狼羣，否則羣魔更有藉口，何況我們目下實力，並不輸於對方。」

他的話雖未明言，顯然對滴血傳書之會，既然是一場正邪之戰，也是一場道張魔消。那就必須以堂堂正正之陣。一拳一掌、一劍一刀，將羣魔制伏。這才是制本清戰源的辦法。否則，羣魔四散，狼羣爲犯，那眞成了率獸食人的千古罪人了。

蒙面黑布之中傳出了一聲歎息。「孩子！你的英風豪氣，無疑地可列爲武林典範，但江湖中的險詐，却是你想象不到的……」聲音倏地一停，又歎出一口氣來。

「你可知道，你這一回却做了兩件錯事。固然狼母的一百零八條巨狼，招來一場是非，倒是小事，萬一也將她激怒，對我們的威脅，將大爲助長羣魔氣焰……」

他微微一歎之後，又繼續說道：「狼



母那面或者還有北山狼主可以疏通一下，祇是那山之上，那座『蟒蛇惡陣』，沒有這批巨狼去制伏，眞不知又有多少武林高手，要喪生在那惡陣中……」

夏振華全身一懍，臉色大變，萬未料到這一批狼羣對未來武林，竟有如許功用，而自己一時衝動，竟然鑄了如此重大的錯誤。恨得微微一頓足。

因爲地下正是一塊石板，被他那麽一頓，立時發出一陣響聲，碎石紛紛震起。

連站在旁邊的人，也立即閃開。

北山狼主本來已好久不曾開口，此時見夏振華如此激動，也就淡淡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也不必難過，在當時任何人，遇上那檔子事都不會善了，不過也幸遇上了你，要是那批餓狼遇上了別人，眞還不知道要出多少亂子……」

他的話雖然替夏振華解圍，也替三人帶來另一迷惘。北山狼主掃過三人一眼，又冷笑道：「這趟亂子完全由你巨無霸一人而起，我要不是有兩個娃兒在此，先就狠狠地揍你一頓……」

蒙面黑紗微微飄起，但並未發出聲音來。

北山狼主面色陡然一變，全身也跟着一陣戰顫。道：「事已至此，祇有我們全力以赴，好在還有半月之期，我看還是你去走一趟蠻荒，如果邀得　老乞婆來，或者對蟒蛇惡陣……」

蒙面痲衣客黑巾飄蕩，又傳出一聲短喟道：「我倒不是怕跑一趟蠻荒，而是如何對狼母說明這件事實，萬一鬧翻了，難道我能對她動手。或者……」

不待他的話說完，北山狼主朗聲一笑道：「你是担心她一怒之下，被你逼急了，竟借羣魔之力，來報這口怨氣……」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這事你倒可放心，雖然她性情偏激些，但擧目武林中，能够使她心服之人，還祇有你巨無霸一人。」

痲衣蒙面人黑巾微微飄起，又是一聲短喟傳出，這歎息，有着數種不同的成份在內。

夏振華此時再也忍耐不住了，不待巨無霸開口，就朗聲大笑道：「請老前輩不必發愁，此事既由我惹起，自當由我來善其後……」

他臉上閃過一抹悽涼的微笑，又繼續說道：「一百零八條巨狼的性命，滴血傳書之會中的『蟒蛇惡陣』，如果天不絕武林，我們自不必假手那些惡獸對毒蛇，何況巨狼爲患，所過之處，人爲之食，畜爲之餐，我輩武林，既以蕩羣魔，靖寰宇爲己任……」

他的聲音倏地提高，錚錚作響，顯出了他無比的激動。繼續朗聲說道：「若任由巨狼到處爲患，而社會武林，不僅未受其利，必將先受其害……」

他話音一落，雙目神光暴閃道：「滴血傳書之會，原是欲阻止羣魔爲患，如果祇單爲私人恩怨……」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一陣嘿嘿笑聲，穿林而出。

北山狼主和巨無霸都不自覺地後退一大步，蓄勢而備。他們料定這林中，隨時會有強敵出現。

「好一個不以私人恩怨爲念的天下第一劍，那末從今日起，就不再稱天下第一劍，你終日奔波，爭強鬥狠，還不是爲着要保持此一稱譽，請問，非私人恩怨而何？」語落，一個黑緞老婦，右手中提着一條鐵杖，左手提着一隻金絲雀的竹籠，緩步而出。

那個長髮紅衣的少女，早驚呼而出。「師傅！你老人家也來了。」

老婦的陡然現身，北山狼主早已臉色大變。巨無霸的蒙面黑紗不斷地飄起。

夏振華聽她的詞鋒咄咄逼人，早已面帶怒色，但一聽長髮紅衣少女，竟稱她作師傅，也就不禁楞住了。再仔細打量此人，見她年紀雖然已是六七十歲，但精神飽滿。雙目烱烱發光。面目輪廓，依然未改當年。

不過最令人稱怪的，在北方有不少男人，歡喜玩鳥，但女人玩鳥，却絕無僅有，尤其帶着鳥籠外出，更成了天下奇事。

他的頭腦精細，近來對江湖見識，更是大見增長，對這一個怪女人，定知其別有苗頭，而紅衣少女又稱她作師傅，自不會是平凡人物。

即以巨無霸和北山狼主的神態而論，此人來頭一定不小。而且必是潑辣一流的女人。

此念如電閃而逝，紅衣少女一聲驚叫，竟被老婦丢起丈來高，口中冷冷地喝道：「沒有用的東西，還有臉來見我，連這小子也制伏不了。」

紅衣少女如眞被她用鐵杖摔開豈有命在，即使是任意一撥，力道也是不小，紅衣少女竟昏了過去。

這一驟然變化，在場諸人無不駭然。

巨無霸痲衣大袖一擺，將紅衣少女抱了起來，迅捷無倫地塞過一顆藥丸在她口中，又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

「嫂子！你何必如此，一個人的成就，必須稟賦和資質，再加上苦練的武功。前者是屬於天賦，後者是屬於人爲。」

他微微一頓，又道：「令徒雖有特殊資質。可惜她究屬女兒家……」

一聲冷笑，打斷了巨無霸未完之言。「女兒家怎麽？你敢瞧不起女人。哼！我總要你們瞧瞧。」

北山狼主幾次欲言又止，終未說出話來。

巨無霸似是對她十分容忍，仍淡淡地笑道：「你們倆口子，隱居蠻荒，精練絕技……」

「嗯！你別替我戴高帽子了，什麽精練絕技，你乾脆說我們亡命蠻荒，幸得不死，這還要顯得你美劍客，對我們關心多了……」

說時，老眼中似有淚光，但她却忍住了。

回頭對北山狼主冷冷地說道：「老殺才，我們的孩子們呢？這落葉秋林，顯出了一片殺氣。」

北山狼主臉色紫灰，全身一陣戰顫。

巨無霸的蒙面黑紗也微微飄起。

夏振華心中幌過一個意念，暗忖道：「聽他們的口氣，老婦大概就是北山狼主之妻，所稱的北山狼母了。而她所問的孩子們，大概就是指羣狼而言。」

他心思慧敏，一聽出老婦之言，也知事態嚴重。因爲她竟視狼羣當作孩子一般。故料想一場無謂的拚鬥自所難免。何況還有一個紅衣少女正觸發了她的厲氣。

原來這紅衣少女，就是一尊子的掌上珠，但却爲武林諸前輩所賞識，甚至連巨無霸和天痴老人，都對她另眼相看的迎風女。

夏振華目覩這個不平凡的場面。心中也不覺怦怦然。但他始終未曾開口。因爲他知道是非都由他而起。

好半晌，才聽到巨無霸低沉之聲響起：「二位暫且不必拌嘴，這件事還得從長計議。」

迎風女這時竟「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空際倏地傳來一陣迴音，似鶯啼，也似悲怨之曲。

「姑娘！你還覺着那裏不適。」巨無霸低沉之聲，慈愛地詢問着。

老婦此際也似十分後悔，閃身走近迎風女身邊，輕輕撥着她的秀髮。道：「紅兒！迎風曲難道眞無法勝他嗎？」

迎風女望着夏振華的背影，雙目閃過一抹奇異的光芒。一抹淚痕，坐正了身體，悽涼地笑道：「迎風曲音震四方，力可貫石，祇是徒兒功力不够罷了……」

她又望了夏振華一眼，又道：「不過，不論如何，我總要奪取天下第一劍之名，決不使……」

一聲嘿嘿之笑聲，震得四野皆動。「好忑氣，祇是我老婆子等不得了，我今日晚間，必須親手鬥鬥他。」

說完，鐵杖一頓，火星四冒，那隻金絲雀的籐籠，也幌了一個圓形，直向夏振華面前砸去。

巨無霸一急，麻衣長袖一擺，橫立在老婦跟前，冷冷地說道：「嫂子！這事三思而後行，你活了這大把年紀，爲何像十七八歲一般。」

老婦臉上一熱，因爲十七八歲的往事，又縈繫在心頭，雙目中立時現出淚光，這與當年的情況，並無兩樣。終於，她冷冷地喝道：「我沒有別的，祇是找他鬥鬥，又不取他性命，你們怕什麽？」

一向眼高於頂的夏振華早氣得三屍暴跳，七竅生烟，朗聲長笑道：「老前輩！請讓開，我要不是看在一百零八條狼命身上，早就要她嚐點苦頭了。」

他的話簡直如一把烈火，也似火上加油。北山狼主和巨無霸都立時臉色大變。因爲他們故意拖延，就是不要使這老婆子知道狼羣之事。

不料夏振華竟親自說出。那有不使兩人吃驚之理，甚至連迎風女也爲之捏了一把汗。

果然老婆子雙目厲芒暴射，冷冷地喝道：「娃娃！你將話說明白些，什麽一百零八條狼命？」

「是的，就是你那一百零八隻巨狼，你所精練的『羣狼大陣』。都被我搏殺了。故此心存歉意，才對你容忍了許久。」

夏振華也冷冷地說着。

沒有任何聲音，除空際泛起一片廻音之外。靜得十分怕人，連各人的心跳，都能聽得清楚。

一陣怪笑，震得四野皆動，老婆子白髮根根直豎，鐵杖一抖數十點杖花，飛洒而出。

夏振華凝氣而立，連閃動一下也未作此打算。

老婆子這一杖箍下，何止數百斤重，慢說是血肉之軀的身體，就是銅澆的羅漢，怕也要被她打碎。

但夏振華竟端立未動，生似想硬受她一杖。

老婦似亦氣極，這一杖足使出了十二成功力。但聽得一片銳嘯，連北山狼主和迎風女都驚叫失聲。

忐也作怪。鐵杖掃近夏振華尺許之地，老婦的招式倏地一變，硬將出手之式收了回來。

這不僅環立諸人放下一顆心來，連夏振華也殊以爲怪。

老婦的喝聲也同時響起。「娃娃！你既不抵抗，也不閃避，難道我鐵杖上，長了眼睛不成。」

「誰要你鐵杖上長眼睛，我要閃避了，還能稱作天下第一劍嗎？」夏振華的喝聲，也震起一片廻音。

「娃娃！你簡直找死，多少英雄好漢，都未能逃過我鐵杖下的惡運，豎子何人，竟敢狂妄乃爾。……」

「要打就打，何必囉嗦，我要閃避一條小小鐵杖，何有面目去會天下人物。」他的話，愈說愈傲，簡直未將這老婆子放在眼中。

雖然有巨無霸，北山狼主和迎風女三人在側，但他們都無法插嘴。祇有在各人心中發急。

祇氣得老婦全身發抖，怒髮直豎手中鐵杖一抖，牙縫裏迸出了一句：「好！小賊頭，你敢瞧不起我老婆子，我要你……」下面的話，被她那杖風銳嘯所蓋住。

剎那間，杖風風洒，如落英繽紛，鐵杖如虬龍夭矯，電射飛出。

杖頭方起，嘯聲震耳，虎虎風生，四週林木，吱吱作響。有好幾處樹枝已被杖風劃破。

夏振華眼看這老婆子凌厲無儔的一擊，威猛絕倫。估量自己的武功尚還不致於被其所傷。祇是微微納氣，並將各大要穴輕輕閉住，全身上下却被一團罡氣籠罩。

當老婦的杖勢劈到瞬間，倏被一股勁風所阻，不自覺地頓勢收杖，向後邁退一大步。

但廻目四顧，却無任何人暗襲，而夏振華則仍是微笑而立。宛似一代王者面對臣僚。

老婦這一氣可大了，且明知遇上棘手人物，人本就是爭過一口氣來。那裏能就此服輸。立時目露兇光，臉含殺氣。悶哼一聲又復揮杖而上。

就在此時，兩條人影同時射至，一個則攔在夏振華身前，一個則雙手托住老婦的鐵杖。

低沉之聲也同時响起：「狼母！誰不知道你的蠻荒二十四路驚虹杖法是天下無敵……」

他輕輕歎過一口氣後，又道：「不過，目下羣魔亂舞，四境不寧，若在掃蕩羣魔之際，先自拚個你死我活，豈不爲親者痛而仇者快嗎？」



另一個聲音也抖抖地說道：「老乞婆！這多年來，我一直受你的氣，今日必須聽我一次。」

「呸！你別狗仗人勢，若不是美劍客在此，我早就一杖摔斷你的狗腿。」

她說話間狼狽地跟着一頓杖頭，硬生生從北山狼主手中奪掉。北山狼主竟被摔退三四大步。

「別再叫我美劍客了。美劍客之名，已隨這落葉秋林長逝，今日活着的祇是一個麻衣蒙面漢了。」

那低沉之聲，故意拿話來引開老婦的注意。想來冲淡這緊張氣氛，果然發生了不小效果。

「不管美劍客也罷，麻衣蒙面漢也罷，這『落葉秋林』總是耐人尋味。」說完，老眼中似已潤濕。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他們都說到『落葉秋林』，連那偏激狂傲的荒蕪老人，也說過這『落葉秋林』，在武林中有一頁可歌可泣的事。我必須要打聽一下。尤其這老婦與巨無霸，似還有一段不平凡的情感。」

他逐漸長大，雖然對兒女之私還未涉及，但他却保持了聖潔的情深。尤其他不濫施愛情，而又感情充沛。所以他對這些人中的微妙感覺也能體會得出。

當然他不會承認，他曾經愛上了一個姑娘，甚至到傾心能爲她失去性命。

但在他心中深處，却有幾個少女的影子。紅衣長髮的迎風女，長髮黑裙的俞小萍，還有兩個被人變形的可憐弱女。

這幾個女人都在他的心目中，佔着甚多的比重。不過他決不承認愛上任何人。在他的年齡，在那種時代，根本還談不到由自己去選擇，他更沒有這種勇氣，敢大胆地說，自己愛誰。祇有將自己純潔的一片愛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故聽兩人對答之言，不僅泛起一片同情之心，也生出了幾分疑竇，因爲兩人話中都有深長情感在。

本來他還想激怒老婦一番，此際却大是不忍。反而朗聲一笑道：「天下第一劍決無爭強鬪勝之心，且凡事亦必爲大處着眼……」

他望着老婆子淡淡地笑道：「老前輩年紀大了，脾氣也大。我看這塲拚鬪，以後再打，待滴血傳書之後，我們再好好打上一場。」

他說得十分認眞，決非故意推辭，面上顯出了紅光。老婦望了夏振華一眼，又朝着麻衣蒙面人悽凉地一笑道：「他宛似你當年的縮影，不僅面目相似，連聲音笑貌，甚至那性格，也是一模一樣。」

麻衣蒙面人全身一顫，又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不待老婦說完，大袖一擺人就倏地縱起。

眨眼間就失去身影，但遠處却傳來一陣蚊語：「九月九日，巫山滴血傳書。我當拚去性命，弄清幾件事實。」

夏振華本也欲縱身而走，但被另一片黑影所吸住。跟着是一陣朗朗長笑之聲，震得林木亂響。

北山狼主和老婦不自覺地向後邁退一大步。

破空聲響，振翅翻騰，一頭碩大無朋的神鷹，背上端坐着一位白髮如銀，長袍似雪的老人。

夏振華一聲歡呼。「師傅！你也來了。」邊說邊向老人懷中撲去。

老人原勢未動，仍是盤腿從鷹背上，移坐地上，那頭紅色神鷹引頸長鳴之後，即振翅而起。

跟着笑聲之後，又見三個老人，同時奔入林中，「老哥哥！別來可好。」這聲音大得驚人。

這一驟然的變化，連北山狼主也楞住了。

他們望着這林中，枝殘葉落，顯出了拚鬪的痕跡。

「華兒！你才同他們打過。」逍遙扇一拍，一株古樹應聲而倒。原來三人正是武林三傑的追風叟，逍遙客和知足翁。三個武林異人。

夏振華忙從天痴老人懷中一躍而出，見逍遙客祇是遙空一扇。這才放心，但他剛才一扇之勢，三數丈外之一株古樹，竟應聲而折。眞是薑是老的辣，武林三傑的武功，年來又增進了不知多少倍。

「叔叔！這位就是隱居蠻荒的北山狼主。」他又指着老婦，正欲說出，却被老婦截着笑道：「我沒有名字，你別替我亂取名字……」

說完，先向天痴老人微一欠身，道：「如果我老婆子沒有猜錯，老人定是武林聖者——天痴老人了。」

天痴老人微微一頷首道：「狼母，言重了，我們曾經見過，祇是你未曾注意罷了。」

天痴老人的話說得甚低，但諸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北山狼主也幌身而前，深深一揖道：「蠻荒野人，參見武林聖者。」說完便欲躬身下拜。

「老兄！何必客氣，一十年來武林恩怨，你們夫婦的一切，老夫都巳清楚。」

就在天痴老人幾句話中一縷無形潛勁，逼得北山狼主不自覺地微微後退，那裏還能拜得下去。

天痴老人又是輕輕一聲短喟，本來我不想再出惡潭孤島，祇因華兒的事未了，必須再出來一趟。

好半天被人忽略的迎風女，這時却如痴如狂地，跪在天痴老人身邊嚶嚶地飲泣起來。

她這一哭所有的人，都弄得莫名其妙。尤其老婦更露出一臉茫然之色。

終於追風叟大聲叫道：「姑娘！誰欺負了你，祇管說出來，哭又不能解決問題。天大的事有我們來担當。」

天痴老人也是好半晌未曾開口，甚至對迎風女的哭聲視同不見。

倏地，但見他右手在迎風女的頭一伸，輕按在頂之上。迎風女的哭泣聲不僅立止，且宛似熟睡了一般。

夏振華心中十分激動，但他並未說出，老婦人也察覺天痴老人的動作有異，先還有些不大相信的樣子，終於嘴角也泛出一絲笑意。

武林三傑凝神靜氣地，站在天痴老人身側。他們都知道，天痴老人是在施意形大法，以本身精湛武功，來爲迎風女伐毛






洗髓，並欲打開玄關之竅。

並知天痴老人代輸功力時，將入於無我無物之境，故武林三傑十分緊張。

祇有夏振華已深悉師傅武功。不必要人護法，祇是迎風女乃一尊子的女兒。從此恩怨牽連永難了結，何況她一心要奪取天下第一劍之稱號，而自己師傅竟爲對方代輸功力之後，這一個勁敵，便是成爲死敵了。

他這意念適如電閃一般而過，天痴老人竟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道：「可惜！可惜。」

老婦正不知天痴老人所云可惜爲何，正欲動問，却被武林三傑的神色所制止。

好半晌，才聽到知足翁低低地問道：「老哥哥！這是怎麽一回事？」

天痴老人倏地睜開神目，復微微地一歎，說道：「這孩子基礎太差，武功雖然擠上了江湖中第一流高手之列。惟其所學甚雜。我本想以我的功力，代她打通任、督二脈……」他微微一頓後，又歎出一口氣來，繼續說道：「我也想帮忙狼母一番。再栽培出一朶武林的奇葩來。但我這一番心血……」

他的話倏地停止又連番在迎風女的巨坎、期門、氣海、肩井，等十大死穴處戮去。要換上別人，老婆子早就揮動着鐵杖要拚命了。但對方是武林聖者天痴老人。

雖然他點的都是制命大穴，相信對迎風女而言祇是有益無損。

十大死穴戮完，迎風女粉臉上泛上桃紅，汗珠滾滾，人也昏然入睡。

天痴老人的聲音這才響起。「狼母！令徒的任、督二脈，雖然沒有打通，但她的武功却可倍增，尤其對你所傳的『迎風曲』……」

老婆子一聽天痴老人說迎風女的武功倍增，老臉上也立時湧出微笑，道：「她的武功倍增，奪天下第一劍之譽，當沒有問題。」

武林三傑聞言色變，但天痴老人却祇是淡淡地一笑。

迎風女這時也軟弱地坐了起來，道：「師父！我不再與天下第一劍爭奪那稱號了。剛才老公公說我的任督二脈，未曾打通，那我永遠打不過天下第一劍……」

她雙頰倏地一紅，又淡笑道：「不過，我在滴血傳書之會結束，當即尋一清靜之處，精練『迎風之曲』。務使它能成爲天下人目爲絕世神曲……」

說完，也不等衆人開口，紅影一幌，一陣管樂之聲，同時入耳，這個美嬌娃頓失所在。

武林三傑不由同時發出一聲讚賞。「老哥哥！惟獨你，才能使武學一途，有益於人類。」

天痴老人淡淡地笑道：「這孩子殺孽太重，我幾番以意形大法相授，其靈台雖然開啓，但對其武功並無多少帮助……」

言下之意，十分爲這朶武林奇姝惋惜，但也不禁爲武林中慶幸。

老婦也不禁低下頭來，自言自語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武學一途，亦是如此。」

「一語提醒夢中人，老乞婆，這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蠻荒歸隱二十年，仍然是爭強鬥狠之心。」

「老頭子！你也別說了，這些話要在一個時辰之前，怕不要你的頭上，生幾個窟洞才怪。」

北山狼主的話尚未說完，竟被老婦一頓奚落。弄得武林三傑都朗聲大笑。

天痴老人見這一雙老夫婦，竟爲自己的幾句話點醒迷津，心中大慰，但望了夏振華的臉色一眼，又輕輕歎出一口氣來。

「華兒！你來此處有了多少時間？」天痴老人忽然提出此問。

夏振華這才將來此之後，所遇之事一字不漏地完全說出，尤其說到獨處羣狼中，力斃羣狼。又將蠻荒老人偕徒東來，北山狼主夫婦相逼，巨無霸之來而復去等經過。

他微一沉思後，低低地向天痴老人問道：「師傅！他們都說這『落葉秋林』，有一頁武林秘辛……」

「這就是『落葉秋林』。」逍遙客的聲音，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

天痴老人面色沉凝道：「三位賢弟！這裏有我們在此，成就了一樁無比的大事，但在此事之先……」

他望了夏振華一眼，倏然閉口不言。

「我們也是離開惡潭孤島之後，才聽到『落葉秋林』的事。不過既不知落葉秋林在那裏，但也事過境遷，人事滄桑，我們局外人自也難於過問，萬未料到歪打正着，我們又齊會在此間，且與我們有着切身關係。」

一直不曾開口的追風叟，也輕輕地說着。這位心直口快的武林怪傑，年來忽然變得沉默起來。

「想不到武林三傑，也竟不知落葉秋林之事。這滴血傳書就是由此而起。」北山狼主淡笑着。

「老殺才！知道落葉秋林，就是你的本事，有什麽好値得你如此驕傲。」老婦的老毛病，一言不合就依然故態復萌。

北山狼主嘴角抽動了幾下。終於忍耐了。

天痴老人却淡淡笑道：「老夫來此，就是要找賢夫婦來啓開這一段秘密……」

他說時白眉毛下神光陡射，有如兩道烈燄。微一沉吟之後，又朗聲說道：「就以滴血傳書而論，巨無霸萬未料到，羣魔會將三山五岳高手全部集中，尤其有各大門派中人，都有被其欺騙者……」

他望了夏振華一眼，又道：「我們如果祇求以力勝敵，仍然折服不了羣魔，縱或一敗，仍然將捲土重來，眞是野火燒不盡……」

末了的話，他的雙目停在夏振華身上。又輕輕地歎出一口氣來道：「華兒的武功，五絕奇書，盡得其妙。如果這件事不曾弄清，正好在羣魔騙人的藉口，那時華兒勢孤力薄，不僅將疲於奔命。甚至以天下第一劍之尊，將受盛名之累。」

夏振華還未曾體會出老人的原意，還祇以爲天痴老人不大放心，給他太多的關懷和愛護。當下淡淡地笑道：「師傅！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華兒承蒙您老人家和三位叔叔養育授藝，幸得有成。不論如何，華兒總不能給師傅和三位叔叔丟臉。」

（未完・廿六）